武俠世界



第32年
51
$15.00

中國正宗

天然花粉靈芝

KPIC 广州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强身健體、
滋陰養顏、保健美容、
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KPIC 广州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複方片仔癀肝寶
更換金色新包裝

消炎鎮痛·救肝之寶

複方片仔癀肝寶

漳州製藥廠獨家生產的救肝名藥「片仔癀肝寶」是以多種專理肝臟的民間中草藥研製而成，經臨床實驗及用戶實踐，証實其消炎鎮痛、理肝功效卓越，獲得治療及時，“無不應方而癒”的高度評價，被醫藥界譽其爲「救肝之寶」。

中國福建省漳州市製藥廠監製
中外合作企業：漳盛製藥有限公司經營

總代理：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 3721(4線)
分銷處：好得洋行有限公司 電話：544 9895 華冠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42 2127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石中精靈」在今期刊出。俠客馬獅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富豪史家寧，史家寧道出他自己本是一個窮小子，自從獲得一塊石頭後，在他遇上難題時就有一個聲音响起，給他智慧與力量，漸漸地形成今日的權勢與地位，因此將這塊石頭珍藏起來……史家寧突然昏迷不醒，馬獅龍估計是石中精靈所為，便私自潛入史家，發現牠匿藏在泳池底，馬獅龍憑着他的機智、勇敢和石中精靈鬥法，最後……本文情節詭異曲折，構思獨特，喜閱南宮宇先生著作的朋友，不容錯過！

*　　*　　*

本刊自創刊至今已卅二年而屹立不倒，全賴各地讀友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謝！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為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所著的「反戈一擊」。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石中精靈(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史家寧因得石中精靈而致富，却也因牠而昏迷不醒，幸馬獅龍出手相助……南宮宇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政歸司馬氏(三國演義之四十三)◀三▶……徐正 48
九子血連環(湖海恩仇錄)
孝女藝成回舊地　快意恩仇黃山頂……高峯 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天殘掌(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相國公子承衣鉢　天殘毒掌有傳人……麥中青 60
巨龍幫(俠義傳奇中篇故事)◀二▶
風雲刀暗助孤女　羅師佗藥到回春……西門丁 70
九龍珮(俠義傳奇中篇故事)◀二▶
程小蝶捨己救急　方少俠獻計引見……卧龍生 80
羌笛怨(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黑道魔頭暗跟踪　施毒行刺許將軍……高皋 89
玉辟邪(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白帝城秘密會議　神女宮面臨伏擊……東方玉 97
魔鬼的門徒(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鐵老虎復活約鬥　三巨頭不敵脫逃……歐陽雲飛 105
浪子出馬(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小島搜不出寶藏　海上再遇上賊船……辛棄疾 11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亡命怪客(新派俠情長篇連載)◀三▶
串連策反遭滅口　妙語解頤起妒心……東門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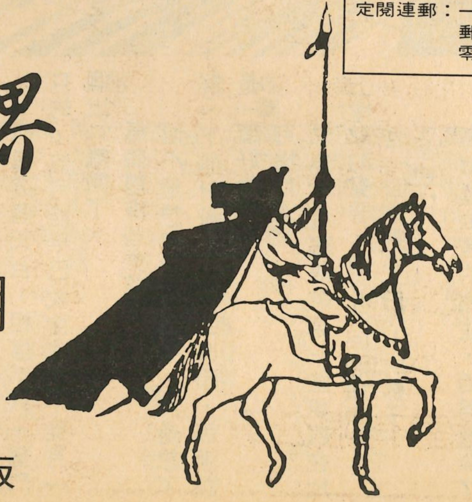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51期
(總號165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仙姿牌

仙姿牌

片仔癀 暗瘡膏

(選用著譽中外的漳州片仔癀為主藥)



用於暗瘡(即青春豆)療效極佳，用藥後三天能使暗瘡自動凋謝。用後有冰涼舒爽感覺。純中藥製劑，無任何副作用。

(特價每支HK$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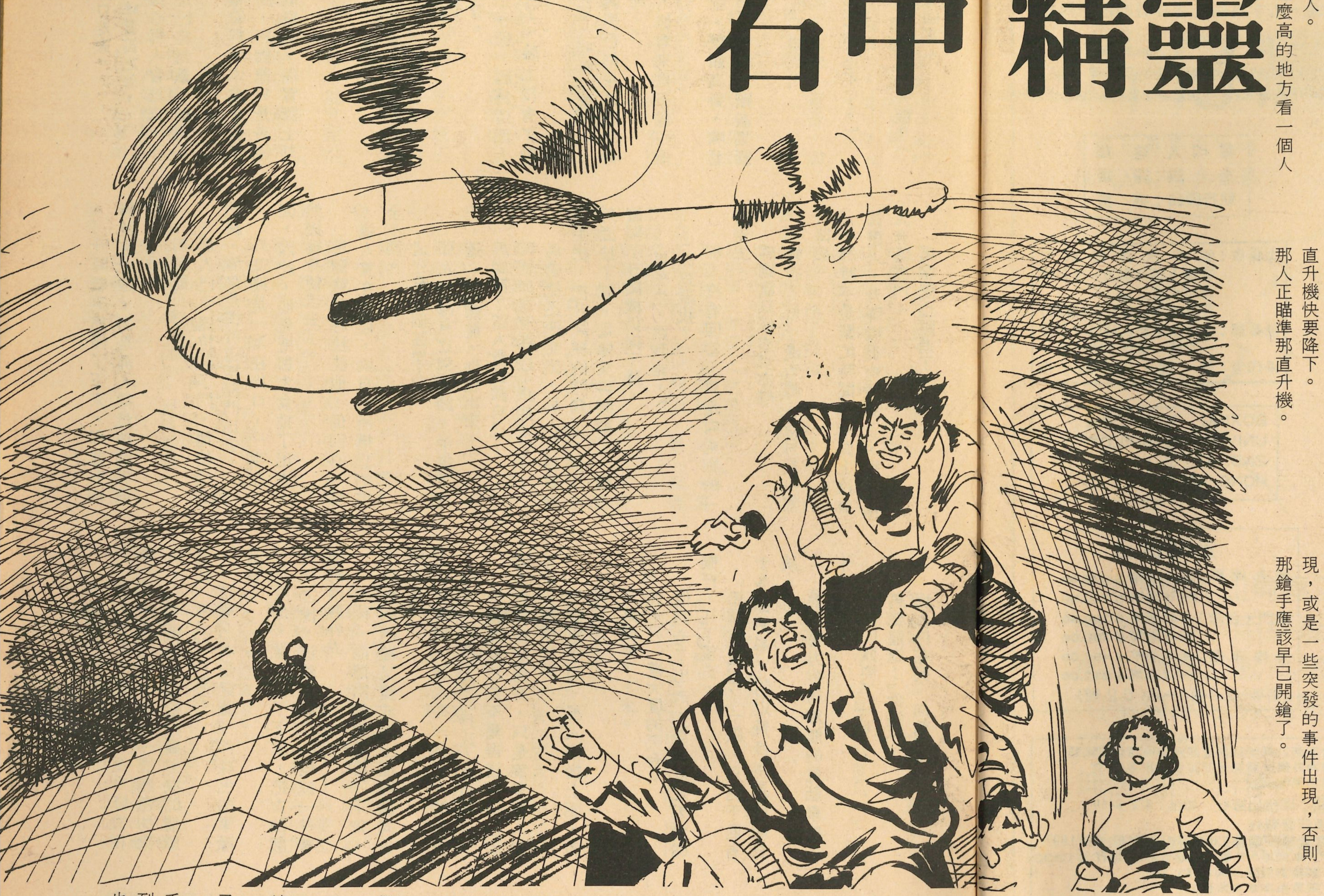
片仔癀暗瘡膏是採用福建漳州著譽海內外的片仔癀為主要原料，配以多種名貴中藥有效成份精製而成的外用藥品。經研究，本品有顯著的止痒作用，也可作為皮膚藥應用。療効神速，極為靈驗。

漳州市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代理：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 5508 傳眞：850 7509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 3811 傳眞：559 7762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石中精靈



石之靈感　富之源泉

馬獅龍從辦公室的窗口向外望去。

現代建築的玻璃幕牆製造了遼闊空間的假象，外面的世界可以一目了然，不過，人仍然是桎梏在一個細小的空間之內。

這是一個大城市，空間比甚麼都要寶貴。

外面是層層疊疊的鋼筋水泥建築物，高低不一的天台，就好像一些階梯。

一架直升機正下降，目的地是一幢建築物的天台。

馬獅龍知道，那是一間本市著名大銀行的天台，那天台設有一個直升機場，每天有很多直升機升降。

而遠離那銀行的天台，是另一幢大建築物，而吸引着馬獅龍視綫的，是天台上的一個人。

本來，在這麼高的地方看一個人，是非常難以看得清楚，不過，那人手上發亮的東西，反射着陽光，眩人眼目，使馬獅龍很清楚的看見他。

那發亮的東西應該是一柄手鎗。

持手鎗的人一直匐伏在那天台上。

其實馬獅龍很早便看見他了，不過，他只是覺得奇怪，為甚麼有這麼一個人會在那裏逗留那麼久。

直到那人拿出了手鎗，馬獅龍知道事態並不尋常，於是，拿出望遠鏡來監視他。

那人穿着一套綠色的軍服，頭戴美國將軍最喜歡戴的那種鴨帽。

馬獅龍的望遠鏡已非常精良，可以看清楚那人手上是一支最新的「麥林」手鎗，但卻看不見那人的正面，因為他是朝着另一方面。

直升機快要降下。

那人正瞄準那直升機。

一時之間，馬獅龍實在不知如何是好，難道眼看着那殺手射下直升機？

他情急之下，撥了一個電話報警。然後，走出辦公室，直落地下。

馬獅龍辦公室內的職員只覺奇怪，為甚麼老闆像風一般的離開？

但他們也不以為意，因為馬獅龍向來都是喜歡來便來，喜歡走便走。

馬獅龍走出商業大厦，直往隔鄰的商業大厦，幸好那並非繁忙時間，他很順利的到達那個殺手所在的天台去。

沒有鎗响，從高處望下，下面也沒有異樣的情形出現，看來那鎗手仍然沒有開鎗。

另外一邊，是那直升機下降的大厦天台，也沒有事情發生。

馬獅龍捏了一把汗，然後慢慢搜索。

看來一定是其中有些特殊情形出現，或是一些突發的事件出現，否則那鎗手應該早已開鎗了。

這個鎗手膽敢在鬧市中開鎗射擊一架直升機，當然不是普通的殺手。

馬獅龍非常小心的搜索着。

這些大厦的天台，並沒有人到來，但上面是出奇的凌亂，滿地都是一束束的電線，還有一些垃圾與鐵器。

他已大概知道那殺手所佔據的地方，於是，他朝着那個方向走去。

可是，到了那邊，卻空無一人。

前往這個天台，相信不只一個門口的，他可能早已收拾東西，從另一個出口離開了。

馬獅龍有些失望。

他不是想捉這個殺手，而是想了解一下他射殺直升機的原因，那應該是一個好故事。

可惜他遲來一步了。

忽然，馬獅龍聽見一些東西在地上撞擊的聲音，他立時回過頭來。

他一回首便瞥見那人的影子。

「站住！」

馬獅龍依言的站住，因為他除了瞥見他的影子之外，還瞥見他手上的鎗。

仍然是那支「麥林」。

「勿動！」

這持鎗的男人非常高大，滿臉于思，但口音却是純正的倫敦口音，而且聲音非常悅耳。

他的外型十分粗獷，但聲音却很柔悅。

那人慢慢的走過來。

馬獅龍想轉身。

那人道：「舉手！」

然後是一些機械的聲音，很明顯那是他拉開手鎗的安全掣，隨時準備發射。

那人走近馬獅龍，迅速的單手把馬獅龍的身體搜了一遍，看來他是害怕馬獅龍會帶備手鎗。

當他發現馬獅龍身上沒有武器的時候，他才放下心來，道：「你是誰？」

馬獅龍沒有回答他。

「為甚麼走來這地方？」

那人的聲音仍然很悅耳，而態度也十分斯文。

「你可以上來，為甚麼我不能？」

馬獅龍故意這樣回答他。

「你發現我在這裏拿着鎗？」

「是的。」

那人立時有點緊張，問道：「報了警？」

馬獅龍點點頭。

那人立刻道：「快跟我走！」

馬獅龍回過頭來，只見那人迅速地把那支槍藏在一個大木盒內。

那大木盒看來是一個中提琴的盒子。

本來，馬獅龍在這個時候可以動手，把這個人擒下，不過，他只感覺到那人並不是一個邪惡之徒，而且他也沒有射下那直升機。

那人收拾好之後，沒有再理會馬

獅龍，便向一處出口走去。

下面已傳來陣陣警笛之聲。

馬獅龍也不擔心那人會逃去，下面附近的街道一定已經封鎖，他逃不了的。

而且他手上拿着那大木盒，也不能逃過警探的眼睛，馬獅龍只是奇怪，這人外表極像個殺手，而實際上却一點也不像。

馬獅龍追了出去。

那人朝着一部升降機走去。

馬獅龍心想：「這人實在很愚笨。」

他進入升降機內。

馬獅龍急忙追着。

可是，他怔了一怔，因爲這個人的面孔已經改變了，臉上沒有了鬍子。

那人看着馬獅龍，哈哈地笑。

他把手上一團黑色的東西給馬獅龍看，是一副假鬍子。

沒有了鬍子，他看來更不像一個殺手了。

這人臉型瘦削，雙顴高聳，嘴唇薄而緊密，看來是一個非常剛毅果斷的人。

馬獅龍道：「你不怕？」

「怕甚麼？」

「下去的話，你一定逃不了。」

那人聳聳肩。

「你爲甚麼沒有射擊那直升機？」

那人仍然沒有回答。

升降機突然停了下來，那並非機器發生故障，而是那人突然按動緊急掣所引致。

馬獅龍正想發問。

那人已迅速拉開了門，他的手法熟練，看來是慣於這樣開門出去。

升降機是一半在出口，一半在下面，因此，他先把那木盒推了出去，然後縱身便出去了。

馬獅龍本想拉住他，但回心一想，這人實在古怪，與自己所構想的完全不同。

這究竟是個甚麼人？

那人並沒有立刻離開，半蹲下身子，道：「馬獅龍，你也出來。」

馬獅龍？這人竟認識自己？

那更加沒有理由不跟他走了。

馬獅龍迅速走出，那人又用熟練的手法，把升降機的門關了，並且在外面按了掣，電梯又再開動了，顯示燈顯示升降機仍向下降。

「馬先生，跟我走。」

「你認識我？」

那人沒有回答，只是向走廊的一邊走去。

馬獅龍只好亦步亦趨。

轉過了另一邊走廊，是另外一部升降機。

那時不是繁忙時間，走廊上沒有甚麼人，升降機很快便到了，那人進入升降機內。

馬獅龍也跟進了。

升降機却是向上升的。

機內只有他們兩人，這升降機相當大，那人從袋內取出一塊黑色的東西，一手便把那個監視攝影機的鏡頭遮住，並且開始脫衣。

他身上本是穿着一件綠色的軍隊制服。

可是，當他脫了下來，把衣袖翻過來之後，這件軍服立時變成一件普通的西裝外衣。

然後，他把兩個褲管拉了下來，那綠色的西褲又變成與上面西裝同色的西褲。

轉瞬間，那人從一個軍人的打扮，變成一個寫字樓的行政人員打扮。

馬獅龍雖然並不覺得這樣快速改變外表有甚麼稀奇，只是懷疑這人究竟在耍甚麼把戲。

馬獅龍想問，那人指指上面，表示快到了。

升降機停了下來。

那是另一幢大廈的天台。

他們走了出去，那人走近天台的欄杆，往下望去。

馬獅龍也看了一眼，只見下面有十多部警車，附近幾條街道已經封鎖。

看來警方對馬獅龍的電話舉報，十分重視。

那人回頭笑了一下。

馬獅龍道：「你逃不了。」

那人仍在笑，向前走去。

天台的另一角也有一架直升機升降台，而台上正放着一架直升機。

那人指指那直升機，便向着直升機走去。

馬獅龍心中覺得奇怪，這殺手竟然是個駕直升機去執行任務的人。

那人登上直升機，而且沒有關門。

他等着馬獅龍，並且開動了引擎。

馬獅龍也登上直升機。

直升機立時向上升起，並迅速向北方飛去。

前面也有一輛直升機飛來，機上寫明是「空中巡邏」，是警方的直升機。

兩架直升機相當接近，那人竟向對方的機師招手，而在旁的是一個警探模樣的人，也向他回敬。

這人慣於乘坐直升機，警方對他也不以爲意，他們這麼打招呼，就好像在街上駕車時遇上朋友一般。

那人又回頭向馬獅龍一笑，似乎在表示，那警察是他的朋友，那會拘捕他。

馬獅龍知道，這人的身份並不簡單。

看來在本市可以擁有直升機的人不太多，可以駕駛直升機來去自如的人更不多。

「你是史家寧？」

「是的，馬獅龍先生。」

史家寧在本市是一個家傳戶曉的人，不過，他却不喜歡上鏡或拍照，因此認識他廬山眞面目的人並不多，包括馬獅龍在內。

一個家傳戶曉的人物，竟是一個殺手，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可是，事實却擺在眼前。

「你怎麼知道我是馬獅龍？」馬獅龍問。

「你怎麼知道我是史家寧？」

「除了是你之外，還有幾個人有直升機？」

「多的是，只是你不認識吧！」

「那你也應該回答我的問題。」

「甚麼問題？」

「你怎麼知道我是馬獅龍？」

史家寧從身上取出一支原子筆，遞給馬獅龍。

馬獅龍連忙摸摸衣袋，那支原子筆早已不翼而飛，馬獅龍這時才明白，那支筆的筆桿上刻有他名字的簡寫。

「你拿走我的筆，也不一能肯定我是馬獅龍。」

「除了你之外，還有那個人敢上天台捉殺手？」

兩人轟然笑了起來。

直升機已經開經下降。

下降的地點是另一幢商業大廈，這幢大廈是全市最高的，也是整個城市最著名的商業大廈，也是史家寧的企業所擁有的物業。

「你住在這裏？」馬獅龍問。

史家寧點點頭，道：「回家了。」

直升機已降下，那是一個相當完善的直升機坪。

史家寧停了機器，便好像停了汽車似的，然後開門，施施然的下去。

馬獅龍也跟隨着。

史家寧回首道：「請跟我來。」

馬獅龍跟着史家寧的指示，一直來到一個大門，進了門內，是一條螺旋型的階梯。

史家寧仍然是一手拿着那個中提琴盒子，當他走到階梯的盡頭，他便放下了那木盒子，然後拍了兩下手。

一個男僕走出來。

那男僕看見馬獅龍，似乎有點詫異。

史家寧道：「這位是馬先生。」

男僕有禮地點頭，道：「馬先生。」

然後，他替史家寧拿了那個木盒。

史家寧吩咐道：「在馬先生沒有離開之前，我絕不接聽任何電話。」

男僕點頭稱是。

史家寧道：「馬先生，肚餓嗎？」

馬獅龍看看手錶，已是下午二時，已過了吃午餐的時候，不過，他仍沒有肚餓的感覺，因此，他搖搖頭。

史家寧想說話。

馬獅龍阻止了他，反問道：「你爲甚麼帶我來這裏？」

史家寧笑道：「我們可算是朋友？」

馬獅龍道：「在某個程度是。」

「另一個程度呢？」

「你是個殺人犯。」

「那麼你呢？」

「我是個目擊証人。」

史家寧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你爲甚麼不採取行動？反而跟我前來？」

「好奇。」

「就這麼簡單？」

馬獅龍實在是好奇。

史家寧道：「其實你視我爲朋友的成份比較多。」

「你有這麼大的自信？」

「當然有，否則我一個人如何經營這麼大的事業，這點我並不是自誇，你明白嗎？」

馬獅龍當然明白。

史家寧不單是本地的實業家、地產商、銀行家、証券專家……只要扯得上與賺錢有關的事業，他也可以稱爲該行業的專家。

「你是個賺錢專家？」

史家寧道：「可以這麼說。」

「你似乎並不滿足這個稱呼？」

「當然不滿足，人生在世，除了金錢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值得嚮往的事物。」

「這個當然。」

「譬如音樂、文學、藝術……」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這個以賺錢出名的人，却並不是一個市儈之徒。

也許，他已有足夠的金錢，不用再市儈。

史家寧道：「馬獅龍，我也明白，你並不是一個整天想着冒險的人，你有你的理想。」

馬獅龍當然有他的理想。

史家寧沒有理會馬獅龍是否想回答，便道：「你把我當作一個朋友，比視我爲一個殺人犯多一些。」

馬獅龍沒有說話，只微微一笑。

史家寧道：「無論如何，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有一份緣，有緣自然能相見，自然能成爲朋友，你認爲對嗎？」

「對。」馬獅龍簡單的表示贊成。

「好，既然我們是朋友，而你又到了我家，何不先參觀一下，然後再吃飯。」

「你……」

「我暫時不想聽掃興的話，來。」

馬獅龍覺得，這個人實在非常有趣。

他跟着史家寧進了一個大客廳，大客廳內，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擺設，只有幾張維多利亞時代的椅子，大客廳前面是一排窗帘。

史家寧上前，拉開一些窗帘，對馬獅龍道：「你看，這是一個偉大的城市。」

馬獅龍走上前，窗帘的後面是一

些落地大窗，而窗外却是大半個城市的鳥瞰圖。

「這裏是多少樓？」

「九十九樓。」

「頂樓？」

「是的。」

「這大厦是你設計的？」

「可以說是，我有一個意念，把這個意念輸入電腦，電腦把我的夢想畫成一幅一幅的草圖，開始的時候，連電腦也表示這個意念很好，但不能實行。」

「結果我當然是知道了。」

「我再把電腦的草圖與整個概念交與我屬下的一班工程人員，結果，我的意念成爲一種具體的建築物。」

「你勝了電腦？」

「在某方面來說，是的。」

看史家寧的表情，他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表示，只是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感覺。

馬獅龍往下望，只見雲霧縹緲之間，顯示出這城市的動力，汽車在那些狹窄的街道上行走，川流不息，就像人體內的血液，在動脈與靜脈中流動，一切都不能靜止下來，否則這城市將要滅亡。

「爲甚麼要建造九十九層？」

「電腦的邏輯思維也這樣問過，我的答案並不合乎邏輯，只合乎中國人的九九無盡的意思。」

「你是受外國教育？」

「可以這麼說。」

「爲甚麼你還有這些思想，我不是說這些思想不好，而是爲甚麼仍影响你？」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其實也是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的。」

馬獅龍可以聽得出，這話其實是話裏有話。

看着下面的城市，再遠望一片無際的天空，除了心曠神怡之外，馬獅龍只是有滿腦子的好奇。

史家寧突然問：「喜歡游水嗎？」

馬獅龍答道：「好，尤其是在這炎熱的天氣。」其實在這大客廳之內，一點暑氣也沒有。

「好，你跟我來。」

他們沿着另一螺旋型階梯下了一層，一推開門，馬獅龍不由怔了一怔。

這個地方與上面的客廳差不多大小，但當中却是一個圓形的游泳池。

一個在一幢大厦的第九十八層內的泳池。

史家寧道：「這泳池並不符合標準，只用來浸一下水，玩一下吧了。」

「建築上沒有問題？」

「當然有，但這次電腦却認爲在高空建造一個泳池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但我手下的一班工程師，却認爲我這個構想荒謬之極。」

「結果你也勝利了。」

史家寧道：「我知道我一定會勝利的。」

馬獅龍聽了，只覺得他是一個充滿自信的人。

史家寧在更衣室內換過衣服，跳進水裏去，而馬獅龍也進入更衣室更衣，裏面一切用品，一應俱全。

馬獅龍也跳進水裏。

一個圓形的大泳池，直徑足有五十米，沿着直徑來回一次，距離是一百米，足可以給人滿足游泳的感覺，並不是單純的浸浸水。

馬獅龍道：「你可以足不出戶，便可以得到你所想得到的東西。」

「可以這麼說。」

「那你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人。」

「我不敢承認，但也不否認。」

「你還欠缺甚麼？」

史家寧沒有回答，只是嘆了口氣。

馬獅龍道：「你仍有不滿足之處？」

「當然有。」

「我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

史家寧再多嘆一口氣，才道：「你記得你怎樣見到我的嗎？」

「當然記得。」

史家寧又再嘆了一口氣。

馬獅龍與史家寧相交，雖然是短短的幾個鐘頭，可是那實在是一個傳奇。

「爲甚麼你要去當殺手？」

「我並不是當殺手，而是一個殺手。」

這話更使馬獅龍覺得奇怪。

這話大大出乎馬獅龍的意料。

「爲甚麼這麼說？」

「其實，那是我的老本行。」

馬獅龍皺着眉頭，望着史家寧。

史家寧只是微笑，臉上流露一些無奈，半晌才道：「我知道你是個喜歡聽故事的人。」

「一個動人的故事？」

「也許是一個不可置信的故事。」

「可以說來聽聽嗎？」

「當然可以，說句老實話，假如今日我們不是如此情況之下互相認識，我也會去找你。」

「找我？」

「是的，我需要一個忠誠的聆聽者，也需要一個可以幫助我的人。」

「我可以嗎？」

「第二部份，你無疑是一個適當人選。」

「第一部份呢？」

「我不知道。」

馬獅龍閉口了。

史家寧道：「我們還是換過衣服，吃一些東西，邊吃邊談，效果會好些。」

馬獅龍沒有反對。

當他們換好了衣服，走到下面的一層去，那是一個家居的佈置。

非常簡單的家居佈置，一看便知是一個單身男人的居所，而餐桌上早

已預備了食物。

一個男僕站在餐桌旁。

史家寧道：「我整個下午仍然不接任何電話，也不見任何人。」

那男僕點頭，退出客廳去。

史家寧道：「請坐。」

馬獅龍坐下。

史家寧又道：「我一向喜歡清淡的食物。」

「我也是。」

於是二人開始他們遲了的午餐。

＊　＊　＊

在午餐的時間內，他們沒有再交談，雖然，馬獅龍滿腦子都是問號，但他仍然忍耐着。

面對這一個如此特殊的人物，也要多一番忍耐的工夫。

午餐之後，史家寧又引領馬獅龍進入另一個房間，在同一層的西面。

那是一間書房。

房間足有六百呎，如果換作一個家居，已是一戶中上人家的整間房子。

書房內三邊都是巨大的書橱，裝滿了各種不同的書籍，馬獅龍看着，面露詫異的神色。

「怎麼？」史家寧問。

「原諒我多口問一句……」

史家寧道：「你不用問，我也知道你想說甚麼。」

馬獅龍道：「我想說甚麼？」

「你想說爲甚麼我這些書都是平價書籍？」

馬獅龍點點頭。

書籍本來是供人閱讀的，但是後來却變成了裝飾作用，很多目不識丁的有錢人家，也買來滿櫃子的書，大多是非常美麗的精裝本，可是，史家寧的書櫃並沒有太多的精裝本，反而好多是從舊書攤拾來的。

「因爲這些書我曾經讀過，而且都是我從很多不同的地方親自購買的。」

「原來如此。」

「這些東西，價值不大，但意義却深遠。」

馬獅龍點頭稱是。

那時已是夕陽西下，從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滿天的紅霞，繽紛的色彩令人目不暇給。

史家寧突然嘆喟，道：「人生好像夕陽，最美好的一刻却是快要結束的先兆。」

「你的並不是。」馬獅龍道。

史家寧嘆了口氣，道：「人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其實每個人本身也有一本難唸的經。」

「你也有？」

「當然有，而且比常人難唸一百倍以上。」

「人心不足？」

「我想心足也不由自主。」

馬獅龍知道他要講他的故事。

「你來看看這邊的書櫃。」史家寧道，並走向另一邊較爲隱蔽的書櫃。

馬獅龍跟着走去。

「你看。」

馬獅龍上前，只見裏面擺設了很多中英文的書籍，書籍並不罕有，但題材却是一樣，總括來說，都是教人如何發達的書籍。

馬獅龍笑道：「你相信這些東西？」

「當然相信。」

「如果這些作者都明白發達之道，他們還會著書賺錢嗎？倒不如親力親爲，自己發達好了。」

史家寧道：「對，你說得很對，但有很多時候，你明知此路可行，但自己却總是無法達到的。」

馬獅龍道：「我明白，一切都要講求機緣，天時、地利、人和。」

「是的，缺一不可。」

「你發達也靠這些？」

「可以這麼說，却又並不全是。」

一時之間，馬獅龍實在摸不着頭腦。

史家寧道：「我十四歲開始從鄉下出來，獨自生活，我沒有過人的技能，我可以生存下來，已是個奇蹟。」

「你是個孤兒？」

「可以這麼說，我知道我的父母在鄉間，不過，如今已音訊全無，而且，他們在我腦海中的印象十分模糊，有亦等於沒有。」

「你怎樣開始在本地的生活？」

「見工做工。」

「甚麼工作也做？」

「有食無薪金的也要去做。」

「一直維持多久？」

「四年。」

「四年之後，中了彩票？」

「那也差不多。」

啊，史家寧原來是靠買彩票中獎而發達的，這個故事沒有太多人知道，就算市面上常常有人談論着史家寧的發達史，也沒有人提起過這一點。

史家寧道：「那年我十八歲，在除夕的晚上，我看見街上的人都匆匆回家團聚，心中極不是滋味，最慘的是我剛被人辭退了。」

「屋漏更兼連夜雨！」

「是的，我一個人走着，走着，根本不知要走到那裏去。走了不知多久，我竟來到了郊外，其實那並不是甚麼郊外，只是遠離了市區一點，那裏有一個山崖，很多遊人都會到那裏一遊，拍一些照片。

「那日黃昏，當然沒有遊人，我一直往那個山崖處走去，那山崖十分陡峭，前面有一些鐵欄，我走近鐵欄，坐了上去，我忽然有一種心酸的感覺，天下之大，我竟找不到一個容身之所。」

「想自殺？」

史家寧望着馬獅龍點了點頭。

「那是一種十分懦弱的行爲。」

「我知道，但我其實是個普通人，我內心也是十分脆弱，我坐在鐵欄上

，眞想一躍而下，可是，一陣冷風吹來，又使我冷靜了一些。

「我一直坐着，一直坐到又有跳下去的慾望。」

「你當然沒有跳下去。」

「有，當我跳下去的時候，不及半秒，我便好像被一隻巨大的手托着似的，還把我彈回鐵欄之上，我再跳，又是如此的被彈回來。

「那時，我驚慌起來，但看清楚下面，却甚麼也沒有，那裏有甚麼東西可以把我彈回來。」

「可能是一株在山邊突出來的小松樹。」

「不是，絕對不是，而且我跳下去的地方，根本連一株樹也沒有。」

馬獅龍開玩笑地說：「有鬼？」

史家寧嚴肅地說：「我也是這樣想。」

「眞的有鬼？」

「我坐着，不由自主的顫抖起來，忽然，有一個聲音跟我說話。」

「神仙出現？」

「馬獅龍，你不要笑我，我所說的一切都是事實。」

馬獅龍看着他嚴肅的臉孔，知道事情並不簡單，立刻收斂了笑容。

史家寧續說：「我相信那並不是普通的聲音，因爲普通的聲音是從耳朵聽到的。」

「你的聲音從那裏聽來？」

「我感覺並不像從耳朵聽來，而是從心裏聽來的。」

「從心裏聽來？」

史家寧說：「你試過自言自語？」

「當然試過。」

「也試過自己在心裏說話嗎？」

「試過。」

「那聲音像自我說話一般。」

馬獅龍有點明白。

「那個聲音說甚麼？給你三個願望？」

「也差不多了，他說：你覺得生命寶貴嗎？當時，我當然不覺得寶貴，我說：不。那聲音說：好，你既然認爲不寶貴，你賣了給我吧！」

馬獅龍立時想起那個浮士德魔鬼的故事，魔鬼要買浮士德的靈魂。

「賣給你？你給我甚麼？我問。我立時想起金錢，因爲有了金錢，一切東西都可以擁有，我立刻說：錢！」

「你想要多少？」

「我，那時我要的並不多，我只希望有半年人工左右，那麼，我可以不用捱餓半年，半年這麼長，我一定可以找到另一份工作。」

「你倒不貪心。」

「其實那並不是我不貪心，而是我沒有那麼遠大的眼光。」

「那個『他』怎樣將錢交給你？」

「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那聲音說：你把你整個人賣給我。我立刻回答：好極。那聲音說：你立刻趕回市區，那地方有一間小小的士多，這士多裏面掛着馬票，你可以把它買下來。過年之後，你便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那筆錢了。」

「你依『他』的話去做？」

「我還有甚麼選擇，但事情却不是這麼簡單。」

馬獅龍越聽越感到興趣。

史家寧續說：「我回到市區，很容易便找到那地方，是一間細小的士多，那個老闆也算倒霉了，人人回家吃團年飯，他仍留在店內，也許他想多賺幾個錢，因爲越晚生意會越多。

「當我到了那間士多的街口，我一眼看去，便看到一個圓架的上面，夾着五張馬票。我摸摸口袋，幸好還有十一塊錢，剛好夠買。」

「不是兩元一張嗎？」

「是，不過，這些小士多，每張貴兩毛錢，作爲他們的利潤，我走過去，拿出十一元，便要親手解下那五張馬票，可是，那店主人說：小子，要十二元！」

「爲甚麼？」

「他的理由總算充份，說是大年夜，他的馬票一定中，要多收一元。」

「那也沒有甚麼問題。」

「假如你的口袋有多一元的話。」

馬獅龍笑說：「你多一元也沒有？」

「沒有。」

「馬票買不成了？」

「我是個相當固執的人，我大力懇求店主，不過，那店主也是與我同樣固執，爲了一元，死也不肯賣，我實在光火，不過，我萬萬不能發火，因爲，假若他牛脾氣一發，不肯賣，那麼，我便見財化水。」

「你有甚麼辦法？」

「沒有，完全沒有，最慘的還是有一個主婦模樣的人走來，一手便把馬票買去，那婦人並沒有多說話，並且放下十五元，那店主說：幸好我沒有賣給你，如今還多賺三元。當時，我氣在心裏，却仍然沒有辦法。」

「放棄？」

「一個明知一定贏錢的機會，沒有理由錯過的，於是，我跟着那婦人。」

「你財迷心竅？」

「我當時的確有這樣的感覺，可是，那個感覺一出現便立即消逝。」

「甚麼感覺？打劫？」

「是的，我想去搶那個婦人的手袋，因爲馬票便放在她手袋之內。」

「你採取行動？」

「我想行動之時，已有人先我一步。」

「甚麼？有人搶那婦人的手袋？」

「是的，那是一個伏在樓梯一角的一個鼠竊狗偷。」史家寧說到這裏，也不禁笑了起來。

因爲他自己何嘗不是鼠竊狗偷。

史家寧續說：「那人一撲出來，便搶那婦人的手袋，我一見之下，也撲了出去。那個小偷，境況可能比我還差，不過，他發起狠來，却是不易相與。」

史家寧說到這裏，便停了下來，賣個關子。

馬獅龍說：「你輸了？」

「不，我當時身手敏捷。」

「你如今也不錯。」

史家寧笑着，知道他另有所指，微笑說：「他被我一拳兩脚，打倒了，並留下了那個手袋，迅速逃去了。」

「怎麼？輪到你把手袋一搶了之？」

「不，手袋到了手，我反而覺得這實在太沒有廉耻，於是，我把手袋交回那個婦人。」

「馬票仍然沒有到手？」

「是的。」他頓了一頓，說：「那婦人接過手袋，當然是千多謝萬多謝，然後轉身便走了。」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他這樣輕易錯過了一個機會。

「當時我十分失望，也非常後悔爲甚麼這麼大方便把手袋交還她，難道如今又要搶過？」

「眞的嗎？」

「沒有，那婦人走了幾步，忽然回過頭來，對我說：年輕人，你救了我，我一定要給你一些報酬。然後，她打開手袋，取出一張一百元的鈔票給我。」

「一百元，以當時的價值來說，也不是個小數目。」

「不算小，不過，我的目標是馬票，可是我又不能開口。我遲疑着，沒有接過，那婦人以爲我嫌少，又再加多一百元。」

「你心動？」

「當時我的確有點心動，二百元足夠我吃大半個月，而且可以買很多張馬票，可是，我記得那聲音說過，這小士多內的馬票，其中一張是必中的，我再次遲疑。」

「結果呢？」

「那婦人見我沒有伸手去接，便改口問我希望得到甚麼作爲報酬，那時，我才大喜過望地回答：我要那五張馬票。那婦人有點愕然，不過，她仍然沒有拒絕，把五張馬票交給我，然後說：你以爲一定中的嗎？我當然沒有回答，接過五張馬票，却挨了幾天飢寒交迫的日子。」

「爲甚麼？」

「因爲那幾天是過年，沒有賽馬，要等到年初三那天才有賽事。」

「你中了？」

「是的，第四天，我一早買了張報紙，一對之下，我那五張馬票中了，可是我登時冷了半截。」

「爲甚麼？」

「因爲我只是中了一個安慰獎。」

「甚麼安慰獎？」

「是與中獎馬票前後的兩張，換句話說，若一二三四五是中獎號碼，而我那張是一二三四四或五……」

「有獎金？」

「有，只有十元。」

馬獅龍也爲他當時的遭遇而有點失望，同情地說：「十元也勝過一無所有。」

史家寧却眉飛色舞地說：「不，我拿了馬票往領獎處，那些人却給我五千元。」

「五千元？爲甚麼？」

「因爲其實是中了獎。」

「爲甚麼會這樣？」

「因爲報紙印錯了。」

馬獅龍笑了起來。

史家寧說：「我拿着這五千元，是我生命的轉捩點。」

馬獅龍忽然想起，他也看過有關史家寧的一些新聞稿，他記得他沒有提起過上述的故事。

馬獅龍忍不住問道：「你騙我？」

史家寧奇怪的望着馬獅龍，說：

「我騙你甚麼？」

「我看過你的專論，而且不只一篇，你從來也沒有提過上述的事。」

「我當然沒有。」

「爲甚麼？」

「你會相信像我如今的地位，是拿着五千元彩金而發達的嗎？」

「我相信。」

「其他的人不會，而且我害怕如果我這麼說，我會造成一個壞影响。」

「甚麼壞影响？」

「使人有一種不勞而獲的感覺。」

「做一個出名的人也不易。」

史家寧點頭說：「是的，你的一言一行，都會受到注意，而且影响的力量，你自己也不能估計。」

那時，太陽已完全下山，室內一片漆黑，史家寧只是開了一盞小小的壁燈。

史家寧說：「我拿着五千元，首先大吃了一頓，然後，拿着四千多元，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再賭？」

「我有這個想法。四千多元，做得甚麼？而且那時是新年期間，賭博是很普遍的事。」

「有沒有去？」

「有，而且輸光了。」

馬獅龍吁了一口氣，說：「你的個性其實是十分好賭的。」

「是嗎？」他想了一想，才說：「是的，其實我是一個賭徒，而且是一個賭命的人。」

「結果呢？」

「我又回到那個山崖去。」

「爲甚麼？」

「因爲我一直希望那個聲音再出現，可是我無論怎樣集中精神，也聽不到，於是，我再走到那山崖，希望可以在那裏聽見。」

「聽到了沒有？」

「沒有，我一連去了三天，也沒有聽到，我知道那是甚麼原因，是因爲那一連幾天，都是放假的日子，遊人

衆多，我甚麼也聽不到。」

「你怎麼辦？」

「我十分頹喪，第四天，我回到家裏，吃也沒有甚麼好吃，倒頭便睡。」

「在夢中聽到那聲音？」

「是的，你猜得不錯，我在半夢半醒之間，聽到了那個聲音。那聲音並沒有怪責我，他似乎早已知道我的命運，更知道我的性格，那聲音說，你口袋裏還有一百元，我摸摸口袋，才發現我還剩下一百元，如果不是那聲音的提醒，我也不知道的，我這人十分健忘。」

「一百元有甚麼作爲？」

「有，有時候一毛錢也可以助你發達。」

馬獅龍越聽越覺得有趣。

「怎麼了？」

史家寧說：「那聲音吩咐我去做一件事，並且再三囑咐我，假若再錯失這個機會，他也無能爲力了。其實，他是在恐嚇我。」

「他吩咐你做甚麼？」

「去買一些東西。」

「一百元能買些甚麼？」

「很多。」

「甚麼東西？」

「一些舊傢俬。」

馬獅龍想起了一些收買佬發達的故事。

史家寧說：「在我住處附近，設有一個專收集垃圾的地方，那個垃圾站有一個老頭管理的，他爲了幫補生計，從每天收集的垃圾中再挑選一番，把可以賣錢的東西分開，然後變賣。」

「你去買？」

「是的，那時剛過年不久，他的垃圾堆內其他東西並不多，只有一大堆破舊的爛沙發。」

「你買了？」

「是的，既然甚麼也沒有，只好買了那堆爛沙發，那個老頭似乎正爲這堆沙發佔地方而煩惱，本來打算賣一百元的，也只以五十元出售。」

「你把沙發怎樣處理？」

「我借了他一輛手推車，把那十多張舊沙發，推到一個山邊，然後開工。」

「開工修理？」

「不，我把每一張沙發弄開。」

「沙發之內藏有金幣？」

「不是金幣，而是紙幣。」

「多少？」

「是十張一百元的美鈔。」

「在沙發裏面？」

「在一張最破舊的沙發裏面，我把它打開，便看見一條紙卷，再打開一看，赫然是十張一百元的美鈔。」

「那是一千元美金。」

「數目實在不少，當時是一對六，那是六千元，六千元，比我上次中馬票還多。」

「又賭？」

「不，我發誓以後不再賭了。」

「做生意？」

「是的，不過，我一時之間，也不知做甚麼才對。」

「你有生意頭腦。」

「其實，做生意是一些沒有本領的人才會做得成功的。」

馬獅龍聽了他的論調，覺得十分奇怪。

史家寧說：「假若你有專業的本領，例如你是個律師，你會去做買賣生意嗎？不會，當然不會，因爲你做律師的工作，也有足夠的生活費用。」

他說得實在不錯。

「那你沒有本領？」

「說句老實話，我實在沒有甚麼本領，直到如今，我仍然是沒有甚麼本領。」

馬獅龍知道，他的確是說出眞心話。

史家寧續說：「馬先生，我一直沒有對人說過上面的話，因爲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我，而且我也不相信他們，不願把心底話說出來。」

馬獅龍笑說：「那你爲甚麼相信我？」

「你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爲甚麼如此說？」

「我看過你的事蹟，也面對了這麼一段時間，我知道你是唯一可以幫助我的人。」

「幫助你，你還需要甚麼人幫助你。」

「你聽我把故事說下去。」

馬獅龍點了點頭，史家寧說這故事，實在是非常有趣，相信還有更多出人意表的事實。

史家寧說：「我還有些關於那一千元美金的有趣故事，你想聽嗎？」

馬獅龍點了點頭。

「我拿着那一千元美金往銀行兌換，那時的銀行，並不像今天那麼開放的，以我的衣着，那個守衛幾乎不准我進入，但我一拿出美金，他便不敢多言。這時，我第一次感到金錢的力量。」

「金錢萬能？」

「那也未必，我把錢拿到櫃位，那個職員看到我手上的美金，好像驗屍一般，驗了又驗，又進去找他們的經理問了大半天，那位經理從裏面走出來，看了我一會，才決定兌換。」

「他們做事很小心。」

「我當時心中十分憤怒，不過，我沒有表露出來，因爲我還要求他們，假若他們不肯兌換，我也是得物無所用，還要添煩惱，因此，我對自己說，假若我眞的發了達，我一定要買下這間銀行。」

「那一間？」

史家寧說出了那銀行的名稱。

「咦，你如今是那銀行的董事之一！」

「是的，我的誓言應驗了。」

「那個老闆模樣的人已死了，他的兒子成了我的一個手下。」

「十年人事幾番新。」

史家寧嘆了口氣。

「我拿着那一千美元，開始我另一種生活，我整個人也變得積極起來，再不是懶懶散散的過一天算一天，我開始注意，並且切實找尋賺錢的機會。」

「例如？」

「我發覺那時的食物非常昂貴，我買了一輛小型貨車，親自往鄉下的地方向農人購買糧食，而其實當時的糧食這麼貴，並不是因爲生產少，而是因爲交通工具缺乏，很多農產品沒有人下鄉買，或者運出來，變成有物品沒有人買，有人買不到東西。」

「你很聰明。」

「我知道了原因之後，便投資在交通上，買了一兩部車，開始了交通運輸的生意。」

「一帆風順？」

「不，天下間那會有永遠風和日麗的日子。」

「又投資失敗？」

「不是失敗，而是出現了問題。」

「甚麼問題？」

「燃油價格貴起來。」

「啊，是你經營成功而貴了？」

「不單貴了，而是經營下來，因爲我買賣糧食所賺的並不是太多，自從燃油價格一起，我只能把賺來的錢維持一般支出，一盤生意只是維持着，便沒有甚麼意義。後來，人手又開始缺少，沒有司機，那麼，我這個買賣糧食的生意，便開始崩潰。」

「你失意？」

「算是，但當然沒有以前那麼痛苦。」

「轉行？」

「當然可以，不過，我手上有了一些錢，不敢貿然再冒大險，我不斷的思索，但因爲只想而不做，漸漸鑽入牛角尖，整個人也變得暴躁起來。」

「爲甚麼不再找那聲音？」

「我當然想過，不過，那聲音並非一找便找到，而且我也有點不甘心，我並不是一個任何事情也要靠人才可以成功的人。」

「結果呢？」

「那聲音自動出現。」

「怎麼自動出現？」

「那是一個深夜，我睡不着，喝了一些酒，整個人變得渾渾噩噩似的，我看着一面白牆，那面白牆忽然出現了一個影子。」

馬獅龍聽了，也有一些緊張起來，道：「那人終於出現了？」

「不，不是出現，而只是一個影子。」

「是人的影子？」

「我看不清楚，可能是我有一些醉意，只見牆上是一團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的，模糊一片。」

「他說話？」

「是的，不過，仍然是感覺到他在說話，而不是聽到聲音。」

馬獅龍心急地問：「他告訴你甚麼？」

史家寧道：「他一開口，便指出我在鑽牛角尖。」

「一大堆教訓你的話？」

「不，我實在難以形容那番話，如今想來，那並非一番話，而是一種感覺，指出我所做的、所犯的錯，一連串的說了出來。」

「並不是語言那麼簡單？」

「是的，那並非語言。」史家寧想着。

馬獅龍道：「他教了你另外的投資之道？」

「是的，他問我：整個計劃的失敗在那裏？我說：是燃油。他再問我：既然燃油貴，爲甚麼不在燃油下手？」史家寧頓了一頓，續道：「我被他這一提醒，整個人也清醒過來，是的，燃油生意。」

「那時韓戰爆發？」

「是的，在這段期間，任何一種燃油的價格都大漲特漲，而我在這戰爭之前，已部署好一切，因此……」

「你再成功。」

「大大的成功，因爲轉眼間越戰又來了，這一場仗打了十多廿年，你可以想像我的收益。」

那實在是無法計算。

史家寧道：「當燃油價格穩定下來，我已成爲一個千萬富翁了。」

「你滿足了？」

「沒有，而且也不由我滿足起來，有更多的生意等着我去做，更多的錢等着我去賺。」

「譬如呢？」

「地產。」

馬獅龍聽了，知道他的千萬財產又成幾何級般上升了，有了錢，名譽及其他的東西都接踵而來。

「你有沒有再見那影子？」

「有，差不多都是在極失意的時候。」

「成了千萬富翁之後，還有甚麼失意的？」

「有的，有時看來一宗生意，一些人事糾紛，再無轉寰的餘地，我實在苦惱，那時，他會在我朦朧的時刻突然出現。」

「每次出現，你都得益不少？」

「是的，很多事在外人看來無法解決，而且以爲我在這一次危機中必然要倒下來，可是，他一出現，我不但沒有倒下，反而得到更大的勝利。」

「既然如此，你便當他是神靈那般拜。」

「當然。」

「可是，與你今日的行動，似乎沒有甚麼關係。」

提到今早發生的事，史家寧又開始皺眉，道：「那影子一直沒有定期出現，有時是一年一次，有時是四五年

才出現一次，在我有了錢之後，出現的次數便越來越少了，直至我買了一批鑽石。」

「鑽石？」

「那時我甚麼生意也做，只要有錢賺便可以，那批鑽石並非全是製成品，價錢非常便宜。」

「又賺了一大筆錢？」

「這次並非賺錢的事，我有了這一大堆石頭……」

「石頭？」

「因爲是未經琢磨，我們都稱之爲石頭，而其中一些已是製成品。那天是假期，我沒有把這些東西帶回公司的保險庫內，而是放在家中一個小保險箱之內。」

「遇劫？」

「不，我那個小保險箱，並非存放甚麼重要的東西，除了一些證件外，還有另一塊石頭。」

「石頭？又是鑽石？」

「不，是眞眞正正的石頭，但後來才知道不是。」

馬獅龍呆了一呆，不知他在說甚麼。

「聽來也覺奇怪，爲甚麼我會把一塊沒有價值的石頭放在保險箱之內。」

「有紀念價值。」馬獅龍隨口說。

「你怎麼知道？我記得那年我有錢之後，踼到一塊路邊的大石頭，之後，我便得到更多的錢，因此，我認定那是一塊對我極爲有利的東西，因此，我立即抬它回來。」

「那石頭從甚麼地方拿來的？」

「在最初我想自殺的山崖處。」

「你一直保存下去？」

「是的，我有了那塊石頭，一切都似乎更有信心，因此，這塊石頭成爲我幸運的象徵。」

「有甚麼幸運的事？」

「我有難題的時候，很多時候，只要對着這石頭出神，我便很快解決我心中的難題，可是，怪事發生了。」

「甚麼怪事？」

「其實我早已發覺，當我拾這塊石頭的時候，是有一個足球那麼大，但後來再拿出來，相隔也許是一兩年，那石頭竟然縮小了。」

「石頭縮小？」

「我不知道是否有錯覺，直到差不多十五年後，我拿在手上，發覺這石頭已成了一個小型足球。」

那實在是怪異的事。

「更怪異的事接着出現。」

「甚麼事？」

「便是我拿到了鑽石之後，那天晚上，我故意關了一些燈，只讓一支小小的射燈，射在那堆鑽石上，那些大大小小不同的鑽石，發出光芒，照耀了整個書房，我再把那塊石頭，放在另一張桌上，我本來的想法是先把石頭搬了下來，放入鑽石，然後再放回石頭入保險箱，那知道，那些鑽石的光芒，映照在那塊石頭上，我竟然看到一個奇景……」

「甚麼奇景？」

「是那石頭之內……」

「石頭之內，是變成了有透視眼？」

「不，是鑽石的光芒映射在石頭之上，使我看到了那奇景。石頭之內竟有一些物體正蠕蠕而動。」

「甚麼？你看見石頭之內有東西？」

「是的，那東西有點像人。」

「有頭身及四肢？」

「是的。」史家寧肯定的說。

「與我們一模一樣？」

「那又不是，不過，那人的形體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會說話。」

「甚麼？」

那實在不可思議。

「不是一句一句的向我說，而是像以前那個影子向我說話一般，我只感到那是一番話。」

「他說甚麼？」

「他說他是一個石中精靈。」

「石中精靈，你在說神話故事？」

「不是神話故事，是他這樣說的。」

馬獅龍一時之間也想不出怎樣向史家寧發問下去，整件事已越來越神奇。

「他說是被困在這塊石頭之內已有一億年了。」

「一億年，不可想像。」

「是，不過，他表示在他來說一億年，也是一個小數目。」

「他爲甚麼不出來？」

「他不能。」

「爲甚麼？」

「他解釋過，但我無法明白。」

假若這個生物說的話是眞的，那麼他的解釋，馬獅龍一定不會明白，或是整個人類也不明白。

「他有甚麼要求？」

「有，他要求我救他。」

「救他？你怎會有能力？」

「我也是那麼說。」

「他有提供方法？」

「沒有，他只是說，如今還沒到適當時候，將來一定會的。」

馬獅龍忽然想起今天早上發生的事，看來這件事與這話有些關連，便問道：「如今便是他所說的將來，你要採取行動了。」

史家寧似乎被馬獅龍說中了心事，一時之間吶吶不能言。

馬獅龍道：「他如今要求你做甚麼事？」

「殺一個人。」

「是今早在直升機上的那個人？」

「是的。」

「爲甚麼又沒有開鎗？」

「很多原因。」

「例如……」

「你發現了我，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還有？」

「有，天氣、氣流、風力、光線也都是。」

「這些有影响嗎？」

「不是影响我，而是影响了我們整個計劃。」

「你說詳細點吧！」

「如果你要明白，我又要從利用鑽芒而看見他的存在那次開始。」

天外怪石　作用玄妙

那實在是一個有趣的故事，馬獅龍已不論他是眞是假，也希望聽下去。

史家寧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道：「他告訴了我很多事情，包括我的過去與未來。」

「那個石頭中的精靈是個知道過去與未來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人。」

「我的確感覺他是個預言家。」

「他可以一一數清楚我的過去，最清楚的當然是由我想自殺那一刹那開始。」

「爲什麼？」

「因爲……因爲他說是他幫助我。」

「他怎麼幫助你？」

「原來我從一個要自殺的人開始，一直到現在，他也在幫助我。」

「那聲音便是從他而來？」

「是的，可以這麼說，自從我自殺不成，聽了他的話之後，他便控制了我。」

「怎麼控制？」

「他安排我一條路。」

「一條成功的路？」

「可以這麼說，他並且預言，我的事業在這三十年，將會是一帆風順。」

「他究竟有什麼能力幫助你？」

「我不知道，也許，他眞的有法術。」

「你相信？」

「不相信也不可以，自從我有了那馬票的錢之後，就拿着這一些錢，可以一路賺錢下去，你覺得我而今住這地方如何？」

「當然是一流的。」

「那不是表面的一流……」他想再加以解釋，但一時之間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馬獅龍是明白他的意思，道：「你是指這建築物不單是有錢便可以建成？」

「對，我的意思便是這樣，在這世界上，很多有巨大財力的人，但他們並不一定能建造像我這樣的大屋，例如在八十多層的樓宇上，建一個游泳池。」

「是的，那需要金錢之外，還要技術。」

「對，技術，當這座大厦建造的時候，很多工程師一看圖則，已經搖首，說我荒唐。」

「結果是做到了。」

「是的，他提出的方法，很多工程師起初當是幻想，但後來都一一成功了。」

「他怎樣教那些工程師，仍然好像你與他溝通一樣？」

「我不知道，當我們遇到難題的時候，我開了一個會議，讓所有工程師集中在一起。」

「有沒有利用其他工具？」

「有，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座巨型的電腦，那種電腦可以算是而今運作最快速的電腦，不過，他仍不滿意，只要我把那塊石頭放在電腦之上，他便可以與那些工程師溝通。」

「他會公開說話？」

「不，我看他仍然用與我溝通的方法一般，他不用說話，自自然然的使他們明白，因此，我們一有難題，便召開這些會議，而會議之後，他們一定有重大的突破，有時，有些突破，是震驚整個世界的。」

「他們知道有這塊石？」

「不知道，我肯定他們不知道，他們只是以爲，經過這麼多工作人員在一起，開了那麼冗長的會議，自然而然的造成一個可以實行的結果。」

「他們只知道是他們自己的功勞。」

「只有我才知道那是石中精靈所爲。」

「那麼，你漸漸與他熟絡了。」

「是，原來他是十分寂寞的。」

「寂寞？」

史家寧道：「他有時也會嘆息。」

「原來他也是個有人性的精靈，你有沒有問過他，他是從那裏來的？」

「有。」

「他怎麼回答？」

「他說他來自……」

「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他說的那是什麼地方，我只感覺到那是一處極爲遙遠的地方。」

「外太空？」

「我實在不知道。」

「那麼他是怎麼來的？」

「據說他是跌下來的。」

「跌下來？」

「是的，也許他所說的話，超出我們語彙之外，因此我不明白。」

「好，就算他是跌下來的，爲什麼會變成石中精靈？」

「他說他是跌入了一個火山熔岩之內。」

「火山熔岩？」

「是的，他是需要極高溫度來維持他的存在。」

「不過，熔岩離開了，也會冷却的。」

「是的，熔岩冷却了，他與這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但他仍然可以生存。」

「好了。」馬獅龍聽到這裏，來一個分析道：「我們可以來一個假設，有一個外星人，偶然或者不幸，掉落在地球之上，這個外星人，要有高溫才能生存，於是，他跳進熔岩內，那知道，熔岩一旦冷卻，他又被困在岩石之內，無法出來。」

「我也是如此想。」

「他雖然在石中，但他有超能力。」

「是的，他利用超能力，來使我富有。」

馬獅龍道：「天下這麼多人，爲什麼一定要使你富有？他可以找其他人。」

「我不知道，或者這是一個機緣巧合。」

「是的，他有沒有說出，他爲什麼要幫助你？」

「他說過，他可憐我。」

「天下可憐的人多的是。」

「我知道那並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馬獅龍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便問道：「他要你幫忙他什麼沒有？」

「起初沒有。」

「後來？」

「後來有，但他要求我幫忙的，並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

「例如？」

「他要我對付的人。」

「什麼人？」

「是我的對敵，但後來回心一想，他一定是有原因，爲了他自己，才對付那人。」

馬獅龍聽了他的解釋，仍然不明白。

史家寧道：「就以今早的例子來說。」

「好，你去殺人也是他吩咐的？」

「他並沒有叫我殺人，但他提出的情況，我再沒有其他的選擇。」

馬獅龍仍然一頭霧水。

史家寧道：「那又要從頭說起，也許你也聽過，我們要在附近的地方，建一個發電站。」

「核子發電站？」

「是的，你也知道，很多人反對。」

「對，我也反對。」

「可是，那個發電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你住在這裏，有充足的電。」

「是，不過，我投資了很多大型工廠，那裏沒有足夠的電，你說我那些工廠會變成怎樣？」

「廢物。」

「因此，我一定要建成那個核電廠。」

「我看一切對你都有利，你會成功。」

「是的，我一定會成功，但仍有很多人阻撓。」

「你的對敵？」

「是的，他並不是直接的阻撓，那人野心更大，他想控制那核電廠。」

「不是不想建造，而是控制電廠，爲什麼？」

「因爲控制了那核電廠，那是控制了我一大部份的投資。」

「他們野心便更大。」

「是的，不過，那石中精靈卻一直支持我。」

「怎樣支持？叫你去殺他？」

「沒有，他把整件事分析給我聽，無論在財力人力方面，我根本沒有辦法阻撓他，就算我把他所造成的阻撓，完完全全的撤去，我也有相當大的損失。」

「殺了他？」

「那是唯一的方法。」

「殺人是犯法的，對，你可以買兇。」

「這個……這個我當然想過，不過，我永遠不能給人拿着痛脚，因此，我決定自己來。」

「爲什麼？」

「第一，事成之後，沒有人敢懷疑我。」

「第二呢？」

「他會幫助我。」

「你有說過，他不會直接的叫你殺人。」

「他沒有，完全沒有，他只是對我說，今天早上，在十時左右，將會有一股龍捲風，並且會有一陣旱天雷，兩者同一時間發生，而那人正乘直升機。」

「那你只要開一槍……」

「是的，只要開一槍，那人死了之後，便遇上了龍捲風，打雷閃電……」

「那便不會被人懷疑是殺人兇手。」

「是的，我再沒有其他選擇，而且也是一個極理想的方法，他乘直升機，半空遇龍捲風，遇到雷電，已是死了一半，我加多一槍，也是減輕他的痛苦。」

「那是你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殺人是不對的，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

馬獅龍沒有再說下去，他要給時間史家寧在想，兩人沉默相對了一會。

史家寧恍然大悟道：「我自願去殺人，還以爲自己是沒有多大錯，那是他在影响我。」

「沒錯，他是利用你，達成他的願望，可是，他的願望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問過他沒有？」

「沒有，一個精靈，一個有超能力的物體，他還有什麼願望？」

「是的，他有願望，他自己也可以達成。」

兩人又沉默了一會。

馬獅龍道：「好了，姑勿論他有什麼願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正在利用你。」

史家寧也不否認。

「再說，今早爲什麼你不動手？」

「因爲沒有龍捲風，也沒有打雷閃電。」

「爲什麼？」

「我不知道，還有，他突然告訴我，我被一個人監視着。」

「他也發現了我？」

「是的，因此，整個計劃立時取消。」

「他知道我的存在了？」馬獅龍突然感到一陣寒意，因爲那並不是一般尋常的發現。

「你不用怕。」

「爲什麼？」

「因爲他不在這裏。」

「你把他放在什麼地方？不是在這大廳內的保險庫？」

「不是，因爲附近有爆炸的可能性，我已把他送到我另一處一個保險庫之內。」

「他有超能力，會知道我與你說話。」

「你害怕？」

「我是人，我當然害怕。」

「爲什麼？」

「對付人也許我還有力量，但對付一股超能力……」

「你不用害怕，他不會知道我與你一起。」

「爲什麼？」馬獅龍其實已感到一股寒意，因爲他們兩人所講的話，也許被那「人」知道了，那麼，他會被列爲敵對的人物。

史家寧道：「因爲根據他的估計，這附近今早一定會發生一些災害性的事件，也許會危及他，他叫我送他到一處較遠的地方。」

「什麼地方？」

「離開這裏一百哩之外。」

「不過，他仍有他的超能力。」

「是的，距離不是一個問題，他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也可以像面對面般和我說話。」

「既然如此……」

「但他也有一種尅星。」

「什麼？」馬獅龍實在想不到，這擁有超能力的東西，也有尅星。

「是的，他害怕石灰。」

「石灰？那是一種極普通的東西，你怎知道的？」

「有一次，我巡視一個地盤回來，身上不知怎的沾上了很多石灰粉，他只是感覺到石灰的存在，他便覺得十分不舒服似的，後來，我再作一試驗，把他放入一個塗滿了石灰的瓦缸內，他便與我完全隔絕似的。」

「那只是一種感覺。」

「他的存在也只是一種感覺。」

「你而今把他放在什麼地方？」

「我也要保護我自己的，我已建造了一個特別的灰窰，而我在昨天，已把他放了進去。」

馬獅龍道：「其實你已禁錮了他。」

「是的，我考慮過了，假若他吩咐我做殺手這件事一成功，我以後的麻煩更多了。」

「你似乎是忘恩負義。」

史家寧苦笑，道：「是的，我承認，不過，換轉是你，你會怎樣？」

馬獅龍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作答。

那東西有本領把史家寧從一個一無所有的人，變成一個本市，甚至世界上頂尖的人物，當然也有本領把他打回原形。

他當然不敢想像那一天的來臨。

史家寧再沒有說話，馬獅龍看了他一眼，只見他看來還是相當英俊的臉孔，竟是滿佈着愁慮。

馬獅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了，史家寧，你想怎樣？」

「馬獅龍，我看你也早知我心意。」

馬獅龍笑道：「我並沒有那麼高的本領。」

「我知道，不過，除了你之外，我還可以找到誰幫助我。」

「我並沒有對付這種東西的經驗。」

「當然，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有這種經驗，但我知道你有這種能力。」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有一個聰明的腦袋，也存有一副敏捷的身手，這兩樣東西，可以對付毒犯，也可以對付任何東西。」

馬獅龍笑道：「你太誇獎。」頓了一頓，又道：「其實，你想怎樣？置他於死地？」

「不，絕不，他實在是我的恩人。」

「那你想……」

「其實我是想幫助他。」

「怎樣幫助他？他也需要人的幫助？」

「我想是需要的，譬如，他根本不屬於這地球的，他來了這裏，應該是十分痛苦的。」

「送他回去？」

「是我一個理想。」

馬獅龍也覺得，史家寧的想法無疑是非常正確，不過，那並非而今人類可以做到的事情，何況他們只是兩個普通的人。

「你有計劃？」

「沒有，完全沒有。」

「其實你也想擺脫他。」

「對，我絕不否認，既要擺脫他，又可讓他回到他自己的地方，那實在理想。」

馬獅龍道：「你找我來，我想不是偶然的。」

史家寧道：「這……是的，馬先生，我實在是非常佩服你。」

「你很早便清楚了我的背景？」

「是的！」

「那麼，今早是故意吸引我？」

「可以這麼說，但又並不只是吸引你，而是我想與你成爲朋友，因此，我才救你一命。」

「救我一命？」

「你忘記了我剛才說過，照預算，我開槍殺了那人，整個地方便有龍捲風，打雷閃電，而這些可怕的天災，是會奪去附近一些人的性命。」

「結果沒有。」

「是的，情形有些改變。」

「你救了我一命，我應該報答你？」

「不，我絕不是一個如此的人，我只是希望加深你我之間的友誼，假若你認爲你自己絕不能替我做些什麼，你立即走，我絕不會阻撓。」

「爲什麼要選我？」

「剛才我已說出了一些理由，另外還有更重要一個……」史家寧故作神秘。

馬獅龍道：「說來聽聽！」

「我記得你曾經破獲化學工廠，又到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破獲他們利用超能力作軍事用途的基地，對於這些，你有足夠的經驗，也明白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根本連想你也想像不到的。」

「那有什麼關係？」

「有，當然有，你可以這麼想一想，我把我所遭遇過的事，向另外一些人說出，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也許有人認爲你發瘋。」

「對，這是正常的反應，可是，你却沒有！」

「那麼便是我不正常了。」

兩人都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好了，你想我怎麼幫你？」

「啊，多謝你，你答應了。」史家寧似乎是十分高興的，然後又道：「其實我也不知該叫你怎樣幫我。」

「你可以付出什麼？」

「你說是報酬？」

馬獅龍有點不高興地道：「不，我是說你可以提供什麼？」

「對不起，我的意思也並不是這樣——我可以提供任何你要求的東西。」

如果其他人說這話，馬獅龍會覺得那是絕對的誇張，不過，史家寧是有這樣的資格。

他又再說道：「我有七個秘書，她們在不同的辦公室，有無線電電話，二十四小時也可以聯絡。」

他說完之後，便在書房內一個抽屜拿出了一個只有口袋那麼大小的無線電話，又道：「上面是有記憶系統的，而我也輸入了所有的電話號碼，只要你按那個一字，我的電話便立刻接通，不過，我常常很忙，恐怕不是每次都可以接到你的電話。」

「這點我明白。」

「另外二至八，每一個字代表一個女秘書，一按下去便可。」

「她們是花枝招展的那一種？」

「我怎樣回答你……不，並不是那種花瓶……也不是醜八怪……」

他們又再笑起來。

史家寧續道：「她們一定可以幫到你的。」

馬獅龍道：「史家寧，你也明白我答應幫你，只是本着好奇，我沒有什麼計劃，也沒有什麼把握，更沒有什麼時限，我只是……」

「我完全明白，我並不算是請你來，而是我希望與你併肩作戰。」

「好了，我先告辭，當我回去之後，我會開始工作，你也不用找我，有需要時，我才會找你。」

「好極！」

史家寧看看手錶，道：「原來已是這麼晚了，馬先生，我浪費了你一整天的時間，吃過晚餐再回去。」

馬獅龍想推辭。

史家寧道：「你一定要吃晚餐的。」

他已推門出去，開了升降機，落到另一間套房，那是一個簡單的家居設計。

史家寧用對講機，吩咐他的僕人預備晚餐。

飯菜是普通的家庭小菜，其中有一味是馬獅龍特別歡喜的魚香茄子。

馬獅龍並沒有說什麼，但是從這一細節中，史家寧連馬獅龍平日最喜歡吃什麼也知道，這證明他也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他在這地方有這麼大的成就，無疑是有特殊的助力，但他自己也絕不是一個人云亦云的人，他的成功，他自己的努力，也佔有不少力量。

吃完了晚餐，馬獅龍告辭。

他回到自己的大厦，想找回車子的時候，突然有幾個人撲了出來。

馬獅龍正覺奇怪。

忽然，有人叫道：「馬先生，你往那裏去了？」

馬獅龍回頭一看，原來是他貿易公司的陸經理。

「馬先生，我們以爲你……」

馬獅龍道：「我剛巧遇到一個朋友。」看情形，陸經理是報了警的。

他連忙向那些人道：「對不起，各位，累你們忙了一整天。」

那些人都是便衣警探。

其中一個警探道：「請你回去與我們銷案。」

馬獅龍並沒有反對。

陸經理陪着馬獅龍往警署，幸好手續很快便辦好，因爲馬獅龍在警局中遇到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姓吳，英文名字是羅拔。

那人正是馬獅龍上次到西伯利亞破獲超能力軍事基地時所認識的，他

有一個美麗的女朋友珮絲。

吳羅拔只是知會了他的朋友，馬獅龍便立即可以離開，兩人已有三年沒見過面。

馬獅龍十分奇怪道：「爲什麼你會在這裏？」

吳羅拔道：「我來辦案。」

「辦案？」馬獅龍實在不相信，三年之前，他仍然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

「我投考警隊，剛剛派來這裏工作。」

士別三日，果然是刮目相看。

馬獅龍問：「陳珮絲呢？」

「我在這裏。」

馬獅龍立時回過頭來。

一個嬌俏的女郎在他面前，風采更勝從前，她仍然是一頭長髮、高佻的身段，散發了迷人的魅力。

「好久不見！」

「三年了，轉眼已是三年。」陳珮絲道。

「你們……」

「我們已經結婚。」

「恭喜你們。」

羅拔吳望着他的妻子，笑意是自內心而出。

「你也是……」

「是的，我也是參加了警隊，羅拔是我的上司。」

羅拔笑道：「不是什麼上司，我們被派來一起研究一件案子。」

陳珮絲道：「馬先生，你也來辦案？」

「不，是有些麻煩。」

羅拔已接口道：「我已問過，沒事了，相請不如偶遇，咱們在這地方，再醉一次。」

「你敢？」

「爲什麼不敢！」羅拔道。不過，他的眼睛仍然是瞥了他的妻子一眼。

陳珮絲十分爽朗，道：「吃飯再說。」

良朋相遇，把盞暢談，實在是人生一大快事，想起在西伯利亞的恐怖基地，他們都有點不寒而慄。

他們一直沒有提到公事，馬獅龍也不想這個時候，問及他們來此幹些什麼。

這一餐飯吃得很晚，他們交換了電話之後，便各自回家，馬獅龍雖然經過疲累的一天，仍然感到異常的舒暢。

翌日一早醒來，他不期然的想着史家寧的事。

那實在是一件奇妙的事，假若馬獅龍不是有過如此多姿多采、古怪離奇的見聞，他也不會相信史家寧所講的一切。

一個石中精靈！

這是二十世紀，還有這麼多妖魔鬼怪，這實在教人難以相信。

而這石中精靈，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史家寧其實是一個極爲普通的人，假若他不是有緣遇上這石中精靈，相信他不會成爲商業界的人上人。

當他正在沉思的時候，他的電話響了。

馬獅龍拿起了電話。

電話內傳來一些聲音，那是一些「嘶嘶沙沙」的聲音，馬獅龍道：「喂，喂，誰？」

電話仍然傳來那些聲音。

馬獅龍又再問了兩聲，可是，等了一會，仍然沒有回答，馬獅龍再放下了電話。

過了一會，電話又再響。

馬獅龍也不以爲意，拿起電話，剛才發生的事，又再重覆了一遍。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不一會，電話又響。

馬獅龍有點氣上心頭，拿起電話，較爲粗暴的說道：「找誰？」

「當然是找你！」那是一把甜美的聲音。

馬獅龍聽了，道：「啊，對不起，陳珮絲。」

「爲什麼這麼……睡得不好嗎？」

「不是，找我幹什麼？」

「飲茶！」陳珮絲笑道。

「噢，好極！」

「我和羅拔在市中心的皇宮酒樓等你。」

「啊，我會盡地主之誼。」

「我們找你也爲此！」陳珮絲爲人充滿幽默感，實在是個難得的女孩子。

馬獅龍飛車到了皇宮酒樓。

羅拔與陳珮絲已坐着，他們一向在外地生活，來到這地方，一切都覺得新鮮，一切東西都覺得好吃。

馬獅龍陪着他們玩了三天。

這三天之內，馬獅龍陪他們去逛所有的名勝古蹟，其實馬獅龍本身也像個遊客，因爲這許多名勝古蹟中，他也沒有去過。

馬獅龍足跡遍天下，可是，最近的地方，尤其是一些新建設的旅遊重點，更是未曾到過，因此，在這三天之內，他也感到趣味盎然。

第四天的早上，馬獅龍又再接到那一個「嘶嘶沙沙」的電話，馬獅龍沒好氣的放下電話。

然後，陳珮絲又來了電話。

馬獅龍問道：「妳今天想去那裏？」

「不，我們今天不去玩了！」陳珮絲的聲音帶點嚴肅，是出乎馬獅龍意料之外。

「那妳想……」

「我有一件事，不知應否告訴你？」

「什麼事？」

「那天你公司的人爲你報案？」

「是的，那是使我們再見面的原因。」

「我好像聽你說過，你是去與一個

朋友見面的，那個朋友好像姓史……」

「是的！」

「爲什麼竟會有人有這一個姓？」

馬獅龍聽了，笑了起來道：「妳以爲是那個屎嗎？」他實在忍不住笑了起來。

陳珮絲也大笑起來。

「不是那個屎，是歷史的史，爲什麼會提起他？」

「因爲警局內似乎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與那個姓史的有關。」

「什麼事？」

「那個姓史的，在這地方是個大名人？」

「是的，非常有名。」

「那怪不得。」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據說他失踪了，又受傷了。」

「什麼？」馬獅龍實在不明白她的意思。

陳珮絲道：「據說他失踪了兩天，却又突然在他家中發現了他，而他受了嚴重的傷。」

「什麼傷？」

「跌傷！」

「從高處墜下？」

「是的，症狀是這樣，不過……說來十分奇怪，這件事，警局方面仍要保密的，這一個大名人，弄到整個警局神神秘秘的，我們是外來人，更是不知所以。」

馬獅龍想了一下，道：「鄧局長在嗎？」

「他在，這三天他也十分緊張。」

「好，我一會與妳再見。」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飛車往警局。

鄧局長是他一個好友，相信他會把這件事告訴馬獅龍的，可是，當他到了警局，却無法與鄧局長見面，因爲他一整天都在開會。

馬獅龍在警局內問了一些熟悉的朋友，也打聽不出什麼，與陳珮絲所說的差不多。

一直到了傍晚，鄧局長仍然沒有時間見到馬獅龍，看來他實在是爲了這件事，而忙到透不過氣來。

當鄧局長從會議室出來，便去開一個記者招待會，馬獅龍與羅拔、珮絲也同去那個記者招待會。

鄧局長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一些有關史家寧的消息。

他說：「史家寧先生因爲私事而離開了本市兩天，因爲他是非常匆忙的離開，他的秘書及家人，以爲他出了事，才報了案，事實上他是因公事出了本市。」

記者聽了，不停的發問。

可是鄧局長並沒有回答他們。

他待衆人靜了下來，才道：「史先生的確是受了傷，不過，他的傷勢並不嚴重，只是跌倒一下，弄傷了頭部，他正在一間私家醫院休息，相信日內便會出院。」

記者又不停問及史家寧的傷勢。

鄧局長沒有再回答。

看情形那些記者並不滿意。

其中有些人道：「明天的股市一定有軒然大波。」

「你打賭是看漲，還是看跌？」

各記者當然是衆說紛紜。

羅拔低聲問馬獅龍道：「這個史家寧，影响力竟是這麼大，他的一舉一動都影响股市。」

「是的。」馬獅龍道：「不單會影响本地，他的跨國公司，會影响其他地方的股市。」

陳珮絲伸出舌頭，道：「據說他是個傳奇人物。」

馬獅龍點點了頭。

那時，鄧局長回首，道：「對不起，馬獅龍，你乘我的車回去，我一邊走一邊告訴你，並且請你幫忙一下。」

馬獅龍上了鄧局長的車，鄧局長便立刻開車。

「對不起，馬獅龍。」

「沒關係，你自己的工作要緊。」

「我帶你去看史家寧。」

馬獅龍想不到在這個時候，他會去看史家寧。

「他的傷勢十分嚴重？」

「是的，十分嚴重。」

「怎麼傷的？」

「高處跌下！」

「情況如何？」

「昏迷！」

「爲什麼你沒有在記者會上透露？」

「因爲我們衡量過，這消息一出，影响太大。」

馬獅龍也同意他的說法。

「他失踪的事，是事實嗎？」

「是事實，沒有人知道他去過那裏。」

「爲了同一原因，你們也只好說他是因私事而離開。」

忽然，馬獅龍發覺有車正在跟踪他們。

鄧局長道：「他們總是這麼鍥而不捨。」

「誰？」

「記者。」

鄧局長突然把車子加速，他的汽車性能極好，一加速便把那些記者的車子擺脫。

然後，他在一處不可轉入的地方轉入，躲了一會，等那些記者車遠去，才出來轉入另一條街道。

「你躲避記者的方法，似有一手。」

鄧局長苦笑，道：「我也是出於無奈！」

史家寧對本市來說，實在是一個太重要的人物。

他們很快便來到了醫院，出乎意料之外，並不是一間私立醫院，而是一間公立醫院。

馬獅龍道：「這是一種虛則實之，



馬獅龍見情勢危急，閃電發出一鏢。

實則虛之的手法。」

「是的，假如不是這樣，這裏會人潮洶湧。」

他們上了二樓。

那是一列政府的私家病房，收費其實也不廉宜。

在其中一個病房前面，有兩個男子坐着，他們一見了鄧局長，便站起來，對他恭恭敬敬的說話。

原來是兩個便裝探員，來保護着史家寧。

史家寧的病房並不大，床上便躺着史家寧，他臉部插着一些喉管，身體動也不動。

鄧局長道：「根據醫生的報告，他一直在這種昏迷狀態，沒有甦醒過。」

「有性命危險嗎？」

「沒有，情況還算穩定。」

「報告書說他是從高處墜下？」

「是的！」

「但你們發現他是在他的睡房？」

「是的，是在睡房的地上。」

「從床上跌下？」

「有這個可能！」

「床有多高？」

「普通的床，你說有多高？」

「那麼，他怎會是從高處墜下？」

「或者是在外面從高處墜下，什麼人送他回來？」

「沒有人知道，其實，這兩天他失踪以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那裏，他一直昏迷，因此無法問他。」

面對着好像熟睡的史家寧，實在沒有什麼辦法。

馬獅龍道：「你已派了警員看守他，唯一的方法，是一看到他醒，便問他。」

「那也是只好如此。」

兩人離開了醫院。

馬獅龍道：「這件事實在奇怪。」

鄧局長十分忙碌，看來他還有很多工作，因此，他們一直駛車回到警局，在車上，他們談論着每個可能性。

馬獅龍心裏滿是疑團，可是總無法推斷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三天前他還是好端端的，而且還有滿肚子的計劃，而今却是一個完全沒有知覺的人。

人生實在無常。

本來鄧局長還有很多話要與馬獅龍說，可是一回到他的辦公室，便是電話响個不停，進來向他請示的人也不停，馬獅龍不想再躭下去，鄧局長是身不由己。

馬獅龍告辭。

鄧局長道：「馬獅龍，你暫時不會離開這裏？」

「看來不會。」

「好極，這件事你願意幫忙？」

「沒有問題！」

於是，馬獅龍離開了鄧局長的辦公室。

他立刻飛車離開了警局，在附近

一處停車場泊了車，便把史家寧給他的無線電話，撥去其中一個秘書處。

電話响了兩下，便有人接聽。

是個嬌聲瀝瀝的女孩子的聲音：

「史先生？」

「不，我姓馬。」

「啊，是馬獅龍先生，史先生早已吩咐過。」

「既是如此，我不用再多說明，你告訴我，史先生在過去兩天的行踪？」

「好極，三天前，他知會我們不用找他，因爲他將要出海。」

「出海？在那裏？」

「我不知道，因爲他有一艘遊艇，這遊艇如果加滿了油的話，北可往日本，南可到澳洲。」

「他沒有其他吩咐？」

「沒有！」

「而今他受了重傷……」

「這件事我知道，不過，爲了不使這件事在本市發生更大的影响，我們直至現在還沒有機會見到他。」

「假若事情有進展，請通知我。」

「好極！」

馬獅龍又撥了另一個電話，那是給史家寧的二號秘書，所得到的結果也差不多一樣，他知道，再問下去也沒有什麼結果。

他收了無線電話，正想開車離去。

可是，他忽然發覺車的後面，似乎有人影一閃，他裝作若無其事，他想再發動汽車，前面已有一人站着。

那是一個面孔冷峻的人。

馬獅龍仍然想開車。

左右又出現了人，而且從兩面迫近他。

他們的手都有鎗。

馬獅龍知道，這是無可避免的一戰，便說道：「你們想怎樣？」

前面那個看來像首領的，道：「馬先生，請你出來，我們談一談。」

馬獅龍並沒有移動。

那人道：「你怕？」

馬獅龍道：「我當然怕，你們有這麼多人，也有這麼多柄手鎗，我爲什麼不怕？」

「我聽人說過，你曾出生入死，那會害怕這幾柄手鎗，看來，傳言與事實並不相符。」

馬獅龍從來也不害怕言語上的相激。

他仍然坐在車內。

旁邊的一個人，忽然想拉開車門。

馬獅龍便趁着這一時刻，順勢把門推了一推，閃身出了車外，並且奪了那人的手鎗。

這一舉動實在很快，快到其他人也看不清楚，而被奪鎗那人更是一陣茫然，手鎗已失。

馬獅龍一滾身，已靠近一條牆柱。

爲首的人笑道：「果然好身手，那又與傳聞相同。」

馬獅龍道：「你們想怎樣？」

「沒有什麼，只是希望你不要理會史家寧的事。」

「誰吩咐的？」

那人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道：「既然沒有人吩咐……」

「我吩咐的！」那人道。

「你是誰？」

「你想知道？」

「當然！」

他的「然」字還沒有說完，那人已把鎗舉起，並且要立刻發射。

馬獅龍眼快，也同時一閃身，向前一撲，已來至他跟前，並且再一躍起，右腿一挑。

手鎗在半空之中而發出了子彈。

「砰」的一聲，震耳欲聾。

那人動作實在已算快，但馬獅龍更快。

手鎗跌在地上，馬獅龍撲身上前，把鎗奪過來，那人也撲身上前。

兩人到達的時間是一樣，結果兩人都沒有拿到手鎗，只能把手鎗推開。

兩人已無可避免的接觸一下。

馬獅龍一手抓下，那人也非常敏捷，反手避開，而連消帶打的反抓馬獅龍手背。

這一抓與一反抓，已表露出那人武功底子實在不錯，兩人互相抓不着，稍一退開，有了迴旋之地，又再撲上，於是兩人便在車前打了起來。

兩人都是行家，一碰頭其實已知道了多少，再出了十來招，已知道對方的實力。

馬獅龍知道，他並沒有一定的把握打勝他，同樣，那人也沒有贏的把握。

因此，兩人都趁機跳開。

這一跳開，上風便落在對方的身上，因爲他還有幫手，而那些幫手都有手鎗。

剛才兩人相鬥之際，他們只能在旁看着，因爲他們不敢開鎗，恐怕傷及他們的首領。

當兩人一分開，他們已蠢蠢欲動。

馬獅龍當然知道自已的形勢。

他一跳開，已伸手向他後衣領處。

其中一人已開鎗。

鎗快，馬獅龍從後衣領處拔出的飛鏢也更快。

鎗聲响，飛鏢已射入了那人的手背，那人痛得連手鎗也掉了下來。

馬獅龍一個箭步，已把手鎗奪了過來。

那首領一直看着馬獅龍的動作，那閃電般的飛鏢，使他衷心的佩服。

那人道：「傳聞也沒有錯，馬獅龍的飛鏢的確是比手鎗還要快。」

「你也聽過？」

「當然聽過，馬獅龍，我佩服你，好，算我們冒昧打擾了。」

「你說走便走？」

那人並沒有回答，只是冷冷的一笑。

一陣汽車聲音傳來。

那些人迅速散開，並且轉眼不見。

馬獅龍心裏實在憎惡那突然而來的車子，假使再等多一刻，他也許能套多一點口風。

而今，看着他們上車，並且立即開車離去，馬獅龍唯一可以記下的，只有他們的車牌。

那是三輛車，三輛都是高價的歐洲車。

而從外面上來的一輛車，也在馬獅龍不遠之處，停了下來。

車子的門開了，跳下來的竟是羅拔。

「馬先生，你怎麼了？」

陳珮絲也從車內伸頭出來，問道：「我們來遲了。」

馬獅龍笑道：「來早了一點。」

羅拔問：「爲什麼？」

「假若遲來一點，我可能捉到那人。」

「那人？剛才飛車下去的那些人？」

馬獅龍點點了頭。

陳珮絲有點歉意地說道：「對不起！」

羅拔也道：「我們擔心你……」

「我明白。」馬獅龍突然有一個念頭，道：「你們而今住在什麼地方？」

「是一間半酒店半公寓式的地方。」羅拔道。

「那好極了，你們開車，我在後面跟來。」

羅拔道：「好！」他立時上了車。

馬獅龍等了一刻，才駛離停車場，因爲他害怕仍然會有人跟踪他。

羅拔與陳珮絲在轉角等着他。

很快，他們便到了羅拔與陳珮絲的住所。

那是一種專供在本地公幹的人仕居住，房租比酒店便宜，但設備與酒店一般，而且更有各樣衣食住行的服務，非常方便。

陳珮絲一到房間便問：「爲什麼要來這地方？」

馬獅龍道：「妳早已猜到。」

陳珮絲道：「我不知道，讓我猜猜，你發現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你希望與我們合作。」

羅拔道：「是史家寧的事，馬先生，你對這件事知道很多？」

「知道不多，而對方知道關於我的事，實在太多，因此我想你們……」

「我們生面，做事起來比較方便！」

馬獅龍點點了頭。

羅拔道：「剛才在停車場上，發生了什麼事？」

「三個……或者有更多的鎗手。」

「他們對你沒奈何。」陳珮絲道。

「假若你們遲些出現，也許……」

「其實我們一早便想找你，可是你離開警局之時，我們還不知，一直以爲你在局長室。」

陳珮絲道：「當我們發現你離去，你却早已離開。」

「那麼你怎會發現我？」

「那停車場上似有些人影，其實，我只是一種估計，想到這估計正確，但來錯了時間。」

羅拔問道：「那些人了解你很多？」

「是的，他們似乎是對我瞭如指掌，但我却套不出他們是屬於那一方面的。」

「那你完全沒有頭緒？」

「那又不是。」

馬獅龍把他與史家寧的故事說了一遍。

羅拔與陳珮絲都大感興趣。

羅拔聽完之後，問道：「假若我們將這一連串的事情連接起來……」

陳珮絲道：「好像有聯繫，又可以說沒有聯繫，不過，我們也當他們有聯繫的了。」

羅拔問：「眞的沒有什麼線索？」

「唯一的，三輛車的車牌。」

「好極，我們便由這唯一的線索開始。」

陳珮絲抄下了三個車牌，因爲她在警局內，抽查車牌是方便一點。

馬獅龍道：「而今，我在明，他們在暗，而你們也在暗，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馬獅龍又把自己的無線電話告訴了他們，然後，說了一些各人的感受，便離開了。

翌日，陳珮絲一早便來電話。

陳珮絲說道：「那三輛車都是屬於史家寧的公司，看來那是史家寧的人。」

馬獅龍道：「看來那是矛盾，史家寧這幾天已昏迷了，他的手下……」

陳珮絲道：「很明顯，史家寧的事業，根本已佈滿了對方的人。」

「其實，這事一點也不奇怪，那人早已料到一切。」

電話忽然有一些聲响。

陳珮絲道：「不要再說，我害怕有人聽到。」

馬獅龍道：「好，吃飯見。」

中午，他們在一間高尚的餐室見面。

羅拔有更深入的調查，據說那三部汽車屬於史家寧三間附屬公司的經理，而那三位經理，都說前日報失了汽車，看來可屬巧合，也看來是故意所作的。

馬獅龍想了一會，道：「你們繼續調查一下史家寧的公司，或與他有關的，我會從另一方面着手，有什麼發現，保持聯絡。」

他們吃了午餐之後才分手。

* * *

馬獅龍直上史家寧那間高聳的大廈。

史家寧的公司佔十多層樓，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些跨國公司所租賃的。

馬獅龍上到最高那一層，那是八十八樓，並非他的住家，八十八層以上，才是他的住家，他的住家其實也差不多佔了十層，其中有一層是游泳池，還有其他的，相信是健身室或者是其他的設施。

上八十八層樓也並非一蹴即就，而是要轉兩次電梯，才可以到達。出了電梯，馬獅龍已發覺有點不同。

下面的公司，因爲是公共地方，因此是人來人往，也沒有人看守，可是，這是八十八層，一踏出去，已有人上前。

那個穿西裝的人非常恭謹的問道：「找誰?」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知如何回答，只好道：「找史家寧先生。」

那人有點愕然。

「你是從外地來的?」那人道。

「他不在?」

「他因病入院休養。」

馬獅龍詐作愕然的道：「入了醫院?」

「是的，你從外地來?」他重複了一遍。

馬獅龍只好順水推舟的道：「是的，我剛下飛機，而且我們還約好的。」

「那麼，你可以和他的秘書接觸。」

「誰?」

「是譚上勇先生。」

馬獅龍的表情是無可無不可。

那人從袋裏拿了一個對講機出來，道：「譚先生，這位……對不起，閣下貴姓?」

馬獅龍道：「我姓陳。」

「有一位陳先生，本與史先生有約，而今他想見一見你。」

對講機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你沒有告訴他?」

「已經告訴了。」

「他……」

「他是從外國來，剛下飛機的。」

那沙啞的聲音，道：「好，請他進來。」

那人收了對講機，領着馬獅龍進去，前面是一個大客廳，大客廳內有一條通道，放眼望過去，是一列長廊，兩邊都有很多房間，長廊之上，有人進進出出。

馬獅龍坐下來，那守衛已走了出去。

不一會，已有人奉上香茶，那是一個剛剛出來工作沒有多久的小姑娘。

馬獅龍故意問她說道：「譚先生?」

「不，我不是，他們正在開會。」

「在那裏?」

「那邊。」

她指指長廊的盡頭，然後有點怯生地離開。

馬獅龍等着，一直過了五分鐘，也許那位譚先生實在忙碌，還沒有時間接見他。

可是，再等一下，是另外的十分鐘。

馬獅龍實在不耐煩，他站了起來，那時，客廳之內，和那長廊附近，都沒有人。

他決定往裏面去看看。

他一直向裏面走，有人出來，他並沒有與他打招呼，可能是這裏有很多職員，並不是所有人都是互相認識的，因此，他們並沒有對馬獅龍有什麼表示。

馬獅龍一直走，兩邊的房間有大有小，大的房間裏面有幾個人工作，小的房間，有的是空無一人，有的是只有一人在內。

馬獅龍從容的走着，一直走到走廊的盡頭。

那是一道黑色大門。

馬獅龍想推門，但是突然有人從後面走來，他不敢再推，閃身進入旁邊一間房。

房內並沒有人，馬獅龍既來之，則安之，他先開了燈掣，因爲房內相當黑暗。

電燈亮了，看來這是另一間會議室。

這會議室並不太大，只可容納五六個人一起開會，不過，這地方設備十分完善，差不多現有的辦公室器材，都一應俱全。

馬獅龍看見有三架電視機，電視機上有一個拍攝錄像機，那是用來開隔洋電視傳眞會議用的。

他開了其中一個。

他並沒有預料到會看到什麼。

可是，螢光幕一亮，他却看到了五個人在開會，五個都是男人，但電視機却沒有傳來他們的聲音。

本來，五個人在開會，而這電視機可以傳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可是……

馬獅龍走近一看，五個人之中，其中有一個人，簡直與史家寧一模一樣。

馬獅龍還以爲自己眼花，一看再看，沒有錯，那主持會議的人，正是史家寧。

史家寧昨夜還是在醫院內，昏迷不醒，而今却在這裏主持會議?

沒有可能!

但事實却是擺在眼前。

而且他並不是呆呆滯滯的，看來是口沫橫飛的，馬獅龍不再靜待，回身走出這個會議室，向那大會議室走去，他一定要找出……

可是，他沒有機會再踏出這個會

議室一步，因爲，門外已站了幾個人。

那幾個人都沒有出聲。

他們都舉起了一支手鎗，那種十分小型的手鎗，放在手掌之中，還不及手掌那麼大。

不過，馬獅龍知道，這些手鎗外型雖小，但却是十分厲害，與那些大型手鎗不遑多讓。

馬獅龍退後，並且伸手向後衣領去。

其中一人道：「勿動!」

可惜他的說話却不及馬獅龍的動作快。

他的飛鏢已出。

那人「喲」的一聲，馬獅龍飛身便撲了上來，並且把身旁那個人一腳踢了過去。

然後，他一再竄身，已撲到其中一人身上，奪了手鎗，並且把那人一拳打暈了。

馬獅龍手脚之快，實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那些人只是口呆目瞪。

馬獅龍有了手鎗在手，便道：「站到那一邊去。」

那些人沒有反抗。

馬獅龍走向門邊，一閃而出，接着便把那門關了，他再撲向會議室那邊。

本來，馬獅龍處事一向冷靜，凡事都會三思而行，可是，今次，他連想也沒有想過，便去推開那門。

因爲史家寧在這裏主持會議的事實在太使人不能相信，也使馬獅龍有點不顧一切的衝動。

門開了，裏面仍然坐了幾個人，不過，史家寧所坐的地方却是空了。

馬獅龍叫道：「史家寧!」

所有人都回過頭來，望着馬獅龍。

「你找誰?」終於有人開口。

「當然是史家寧!」

「史先生不在，你是……」

「我明明是見到他!」馬獅龍一衝而上，而那些人不由自主的散開。

整個會議室並不太大，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藏的，但沒有史家寧的影子。

馬獅龍呆了一呆。

而這時後面有兩個穿西裝的人進來，這兩個人穿着西裝，却並不是文質彬彬的類型。

「抓住他!」那人叫道。

原來是兩個護衛。

兩人包抄而來，其他人紛紛散開，並且離開了這個會議室。

馬獅龍回過頭來。

兩人已惡狠狠的上來。

馬獅龍知道，這是史家寧的地方，如果被這兩個護衛抓着，一定脫不了身。

於是，他決定以快打慢。

「史先生!」馬獅龍叫道。

兩人不期然的回過頭去，那裏有史先生的出現?

他們看到後面沒有人影，再回過頭來，便迎接着馬獅龍的兩拳。

一時之間，兩人只覺金星直冒。

馬獅龍已竄上前去，想打開會議室的門，可是，門是緊扣的。

看來，他們早已有意把他扣押下來。

馬獅龍心中盤算着，一定要盡快離開這地方，否則……一時之間，他也想不出有如何的結果。

兩人已慢慢的起來。

馬獅龍當然想到了一個辦法，他又再踢了其中一人的後腦，那人又再倒下。

而另一人撲起。

馬獅龍看準他的來勢，一閃身，反手一扣，已扣着他的右手，並且把他右手屈向背後。

那人悶哼一聲。

馬獅龍道：「快帶我離開!」他一邊說，一邊搜他身，把一枝手型那麼大小的手鎗拿了在手上。

那人並沒有行動。

馬獅龍把手鎗指着他的後腦。

那人有點緊張，道：「你跟我來!」

馬獅龍道：「不要弄花樣。」

那人一直移向後牆，那牆並沒有什麼特別，那人一踢之下，竟然現出了一道門。

馬獅龍才明白，那是一道看不見的門，看來剛剛還在這裏的史家寧，早已從這門遁去。

「這門往那裏?」

「後樓梯!」

「你想吃苦頭?」

「信不信由你……」

馬獅龍押着他，向那門走去。

果然，門是引往一道樓梯。

「下面是什麼地方?」

「下面可以一直落到樓下。」

「上面呢?」

「也可以上至頂樓。」

「史家寧一定上去了。」

「這點我不知道。」

馬獅龍心想，只要脫身，將來一定有機會再來，而今已是打草驚蛇，再闖也是無益。

於是，他決定往下去。

馬獅龍一直押着那人走了幾層。

那人突然停了脚步，道：「你一直要往下走?」

「當然!」

「這裏一共還有八十多層。」

「你熟悉這地方，但你不要耍花招。」

「我不會……下一層有電梯直落。」

「你……」

「我也不想跟你下去。」

馬獅龍回心一想，這樣走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姑且信這人一次。

那人帶着馬獅龍轉入了一層樓，果然是有電梯，不過，附近都沒有人。

那人道：「這電梯可以直下去。」

馬獅龍入了電梯，他一按動，電梯往下去，馬獅龍暫時安心。

突然，門開了。

有兩人進來，馬獅龍也沒有辦法，只是用手臂壓着那人，免至他有所行動。

電梯又再動。

那兩人中的其中一人，突然一按電梯，電梯便立即改變了，立時向上。

馬獅龍發覺，已是太遲。

而另外一人，用硬物按着馬獅龍的手臂。

因爲電梯內地方不大，只要一動，那人手槍一按，無論那人槍法如何差勁，也會傷到自己。

馬獅龍不敢稍動。

他狠狠的望了那人一眼，那人却以微笑回敬。

電梯門再開，並無一人。

馬獅龍正想發勁，那用硬物壓着他的，早已推了他出去，一出外面，馬獅龍已知道麻煩事來了。

外間是一大班人。

前面是一個休息室似的，也滿是人！

原來這是整座大厦守衛人員的休息室，所有正在休息的人，都似乎接到報告，要來恭候馬獅龍。

馬獅龍看着那麼多人，恁是三頭六臂，也是無可奈何，無從抗拒。

「好了，你們想怎樣？」

爲首的一個站了出來，道：「老友，這句話似乎是應該我們問你。」

「我是來找史家寧的。」

「史先生在醫院，這事誰也知道。」

「但我剛才見過他。」

他們聽了，却不期然的笑了起來。

馬獅龍看着他們的笑容，知道並不是虛僞的，要下一個命令給這麼多人一起笑，沒有這個可能。

換句話說，史家寧應該不在大厦之內。

那麼，那個與史家寧臉孔一模一樣的人是誰？

有人叫道：「帶他上警局。」

「揍他一頓，他這樣進來破壞，壞了我們守衛的聲譽。」

這一提議，似乎受到人們的讚成。

爲首的守衛道：「不，我們都是守法的人！好，叫警察來。」

馬獅龍並不害怕警察，而是害怕給鄧局長的解釋，因爲沒有人會相信他的話，甚至鄧局長。

忽然，馬獅龍有這一個想法，既然已落到如此田地，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他突然向前一衝。

那些人沒有這個心理準備，而且人這麼多，他們的行動並不能一致，有人迎上來，也有人退後去。

這麼一動，整個房間也亂了起來。

馬獅龍並不往外面走，而直入那個室內，室內有門，門不知道往何處。

但馬獅龍不再計較那麼多，推門而出。

外面竟是一條樓梯，向那一方向走好些？

向上？向下？

樓梯間有一些爛木木碎，是一些裝修工人剩下來的，馬獅龍把那些木塊向下踢去，而自己却向上跑。

那些木塊滾了下去，發出一些聲音，因此，追來的人，大都以爲馬獅龍向下走。

馬獅龍一口氣向上奔。

奔了十層樓左右，他走出外面。

外面是走廊，走廊有電梯，他進入電梯，一手便把那個電眼封了。

電梯迅速往上升，他並沒有受到任何的干擾。

電梯的門開了，顯示板上寫着八十八樓，只要再多上幾層，便是史家寧的住宅。

馬獅龍走了出去，並且再上。

到了九十樓，已是另外一個格式。

忽然，有一道門自動開了，而門後面是一道走廊，走廊之內，有一架輪椅。

輪椅之上，赫然坐着史家寧。

這是馬獅龍在這座大厦之內，第二次見史家寧。

史家寧的突然出現，使他驚訝之極。

坐在輪椅上的史家寧，突然站了起來，快步的向馬獅龍而來。

馬獅龍只感到一陣一陣的心寒。

史家寧並沒有多說一句話，衝向馬獅龍。

馬獅龍不由自主的退後，史家寧却是一直向前，緊追着馬獅龍。

馬獅龍一直退，退至無可再退，那是一道玻璃幕牆，他只好站定。

史家寧也到了。

他出手。

出乎意料之外，史家寧也懂得出手，而且一出手便是非常厲害。

馬獅龍雙手往外一格，那知他的雙臂一被史家寧碰「」，便立時被夾着。

馬獅龍立感到雙臂有如被鐵夾着似的，史家寧的手指力極是驚人。

他的手指已深深的陷入馬獅龍的手臂肌肉之內，馬獅龍感到異常的痛楚，整個人已完全沒有了攻擊的能力。

而史家寧雙手再一用力，把馬獅龍舉了起來。

馬獅龍只覺雙脚離地，他稍爲掙扎，但完全沒有用處，而史家寧已把馬獅龍舉了出來，並且向玻璃幕牆處一拋，這一拋之力非常厲害。

馬獅龍整個身體摔向玻璃幕墻，而且摔碎了玻璃，而人却仍繼續衝出去。

石中精靈　鬥智鬥法

馬獅龍千萬也沒有想到，見到了史家寧之後，會有如此的遭遇。

他感到一陣冷風自下而上。

其實那時他已在外面，在大厦的外面，正迅速地向下跌去。

九十多層的高樓。

馬獅龍自忖必死無疑。

不過，他一向求生慾望極强，在很多次完全沒有生還機會之下，他仍然可以逃生，當他迅速下降之時，他拚命的亂抓，只要抓到任何東西，他都有生存機會。

他亂抓。

下降的速度又增加。

突然，他抓到了一些東西。

他連忙用手抓着，那是一條繩索，因爲下降速度極快，而且他的身體也不輕。

「嘶」的一聲，馬獅龍只覺手掌痛徹心脾。

但他仍然抓着，終於，他定了下來，原來自己是抓着一條吊着抹窗機器的繩索。

下面仍然縛着那個抹窗工人上上下下所用的工作平台，馬獅龍向下一望，下面只是模糊一片。

幸好他仍然看得清楚那工作台，他慢慢下去，他只覺雙手濡濕，痛楚。

終於，他捱到了工作台，整個人倒了下去。

馬獅龍不知自己昏倒了多久，當他醒來的時候，他有兩種難以忍受的感覺，第一是寒冷，第二是痛楚。

他看看四週，自己仍然在那個抹窗的工作台上，風來自外面，使他倍感寒冷。

痛楚却是來自他的雙掌。

他看看手掌，只見兩隻手掌都滿是血絲，那是在抓着那些繩索或鐵索滑下的結果。

馬獅龍再往下看，他本已感到異常的寒意，更加上一倍，但無論如何他都要起來。

他慢慢的坐了起來。

忽然，他聽到了一陣古怪的聲音。

聲音混和着這高空的風聲，非常怪異，這聲音並非人聲，也並非一般人可以聽見的聲音。

馬獅龍定神下來。

那是一種細碎風鈴似的聲音，是斷斷續續的，似乎可以捉摸到，又似乎捉摸不住。

馬獅龍看看四周，暮色已開始籠罩這個城市，他不要再理會任何事情，他而今唯一應該做的事，是想辦法走進大厦之內，離此險境。

可是，周圍是玻璃幕牆，沒有一個窗是開的，而且，雙手非常疼痛，叫他如何攀爬內進？

那聲音又再來了。

馬獅龍大聲叫道：「你想怎樣？」

「你」的意思，在馬獅龍心中，並沒有甚麼特別意思，只是假想有人在作祟。

可是，他的假想竟變成眞實。

「我想幫助你。」

馬獅龍聽到陣聲音，並不是普通的聲音，而是彷彿是長途電話的聲音。

現在的長途電話雖然十分發達，遠在天邊的聲音也可以靠電波傳送，但電波雖快，始終也要一段時間，因此聲音總是有點斷斷續續的感覺。

馬獅龍聽到的便是這種聲音。

他尋找聲音的來源找了半天，仍然找不到聲音的所在，他又再感到一陣寒意。

不過，聲音已出現，而且說要幫助自己，何不打蛇隨棍上？

馬獅龍叫道：「幫我？怎麼幫我？」

「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便可以幫你脫離此險境。」

「甚麼事？」馬獅龍仍然用目光搜索着。

「你不要再理史家寧的事。」

「史家寧的事？甚麼事？」馬獅龍故作不明白。

「你不用裝作糊塗，馬獅龍，如果你要性命的話，你便不要再理史家寧的事。」

「史家寧？那一個史家寧？」

馬獅龍使的是激將法。

「當然是你認識的那個史家寧，馬獅龍，其實是我要他找你在先……」

馬獅龍心中一凜，這話已很明確的表示出來，這個「人」便是控制着史家寧的「石中精靈」！

「爲甚麼要找我？」

「因爲你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

「我與其他人類並沒有甚麼分別。」

「我相信有，不過，你再嚕囌下去，我便不再與你再多談一句！你看，風會突然增大……」

風果然在增强，吹得馬獅龍所站的工作台也在左搖右擺。

馬獅龍死命的抓緊了工作台旁的鐵索。

「你害怕？」

「我當然害怕死亡。」

「你答應了？」

「我答應甚麼？」

「你答應不再理會史家寧的事。」

「我會不會理會史家寧的事，那要看事情的發展，我不能一口便答應

你。」

「你不答應你得死亡。」

馬獅龍聽了，知道那並不是說笑，只要風力增强，工作台一翻，他便會粉身碎骨。

不過，他仍然硬着頭皮的道：「我們在這地球上，除了生命之外，還有很多寶貴的東西。」

「還有甚麼？」

「例如是正義。」

「正義？」那聲音靜止下來。

而馬獅龍就在這時，發現了離開他不遠之處，在一個半開的窗角中，有一顆光點。

那光點並不顯眼，因爲那是一種湛藍的光芒，並不太光亮，就像秋夜中一點小小的螢火蟲！

「在我的資料庫內找不出這『正義』的意義。」

原來那聲音靜了下來，並不是離去，而是不明白馬獅龍所指的意思。

馬獅龍道：「正義是一個很簡單的名詞，正確而有意義的事，便是正義的事！」

「舉例。」

「爲了國家、民族而犧牲，那便是正義。」

馬獅龍一直看着那小小的螢火光點，這時，他更可以清楚的看到，那光點不斷地轉換顏色。

所謂轉換顏色，並不是由藍轉紅，而是一直保持藍色，不過，深藍、淺藍、海軍藍、蔚藍、黑藍……不斷地展現不同的藍，雖然只是一點小小的光點，也足以使馬獅龍大開眼界，原來在這世界上，便是一種單純的藍色，竟然有這麼不同的展現。

「我不明白你的話，我知道地球人一向有狡辯的習慣，我不再與你咬文嚼字，我只能簡單的向你說：你要性命，便答應不再理史家寧的事。」

馬獅龍並沒有立刻回答。

那聲音續道：「其實你再理也理不到甚麼。」

馬獅龍聽了，立時道：「那麼，你還有甚麼顧忌，你的力量比我大，我可以做到一些甚麼？」

「當然，地球人可以做出的事情實在有限，不過，你並不是一個常人，馬獅龍，我有你所有的資料。」

「那又如何？」

「其實我要史家寧找你也是因爲你有過人之處。」

「過人之處？你也來舉例？」

「你破獲不少毒品的案件，你有特別的本領，你反應敏捷，身手不凡，頭腦冷靜……」

「你究竟想我與史家寧一起做些甚麼？」

「做一些非常普通的事。」

「究竟是甚麼事？」

「我而今已不再需要逼你了，本來，我可以再增强一下風力，一會兒下面是多了一條血肉模糊的屍體。」

「是的，你可以這樣做。」

「不過，我不想，你不用再多推延。」

「如果我不答應？」

「你會受到懲罰。」

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難以抉擇，其實只要自己答應，立時便可以得到安全。

不過，他回心一想，假若這樣便屈服，他似乎是完全失去了自己，不但自己再沒有顏面，連人類的顏面也完全丟掉。

史家寧爲了得到榮華富貴，因而把自己出賣了，他代表人類汚穢的一面，假若自己也是如此，更加丟盡了人類的面子。

想到全人類，馬獅龍立時挺起了胸膛。

他想：「我斷斷不能如此！」

「你看過那眞正的史家寧？」

「你是指躺在病床上的？」

「是的，那是因爲他不合乎我的要求，而受到肉體上的懲戒。」

「你在恐嚇我？」馬獅龍問。

「不，那只是事實。」

「好，你開始你的懲罰吧。」

馬獅龍天生傲骨，何況在這外星人面前，他不能太丟臉。

也許這是一種虛榮感作祟。

也許這是人類的尊嚴。

風果然增大，馬獅龍死命的抓着那些鐵索。

風越來越大。

工作台已變成一個千秋架，在狂風中亂舞。

馬獅龍有點後悔，他其實也只是一個血肉之軀，他有求生的熱切渴望。

不過，這時的後悔已是太遲。

工作台不單搖動，而且那些鐵索也開始向下墮。

馬獅龍無法站穩，只好坐了下來，任那工作台下降，他自忖捱不了多久。

不過，捱得一刻便是一刻。

忽然，工作台停了下來。

「你已下降了五百多呎，這個高度，不是很多人可以捱得住的。」

馬獅龍沒有作聲。

那聲音等了一會，再道：「再摔五百尺，我看你完全沒有生存的機會。」

馬獅龍仍然不作聲。

風又起。

工作台在狂風中顛晃不已，並且又再度迅速下墜。

馬獅龍有了上次下墜的經驗，這次反而會好了一點，他拚命抓着，有一段時間根本是閉着眼睛。

他害怕，極端的害怕。

在這個期間，他眞的想放棄一切，放開雙手，任由狂風把他吹去。

不過，他忽然聽見那一種似笑非笑的笑聲，那非常刺耳的笑聲，使他突然掙扎起來。

士可殺，不可辱。

那笑聲便是一種侮辱。

馬獅龍從失望之中振奮起來，而風便在那時停了，他睜開了眼睛，只見工作台已散了一半，只有一邊還有鐵索紮着，另一邊已鬆脫開來。

他放眼望去，只見那大廈旁開了一列的窗口。

馬獅龍好像在大海中看到了救生圈似的。

他突然一躍而起。

他撲向那一列開着的窗。

本來這種玻璃幕牆的大廈，是完全密不透風的，不過因爲大廈本身極高，一般消防車或者其他消防設備根本不能到達，因此，大廈本身，每隔十三層，便有一層空置，內裏擺有一些消防的設備。

十三既是一個不祥數字，也可將這一層作安全措施，因此，這一層是窗戶開敞的。

馬獅龍一躍而入。

十三對他來說，應是吉祥。

馬獅龍進入那層之後，不敢逗留在窗前，拚命往裏面走。

不過，他仍然聽見那聲音，叫道：「你逃不了，你逃不了。」

那聲音似乎充滿了詫異與意外，也許，那聲音以爲到了如此田地，馬獅龍一定不可能再有逃生的希望。

馬獅龍一向求生意志非常强烈。

他拚命的往裏面跑，並且躲進那些錯綜複雜的喉管之中，那些金屬喉管可以掩護着他一會。

忽然，外面竟有雷聲隆隆。

本來在這個晴天，並沒有打雷閃電的可能，不過，而今外面是電光閃閃。

馬獅龍躲着，一動也不動，然而，外面的電光忽然的向內掃射了一下。

一時之間，這層樓內充滿了一種燒焦的味道。

而這層內一些防火設施有了反應，發出「嗚嗚」的聲响，天花板上的自動洒水掣開始工作，一時之間，整個樓面水花四射。

那種帶有襲擊性的光線已經停了下來。

外面亦有人聲，看來，大廈內的工作人員已發現了這層樓有火警，紛紛來看。

馬獅龍仍然躲着。

一會，大門開了，有人湧入，有一些人開燈，一些人去關水掣，一時之間，非常混亂。

馬獅龍趁着人手混亂之際，悄然出了外面，他進入電梯，往最下層去，一出大門，便招手叫了計程車。

* * *

他並沒有回家，他立即往羅拔與珮絲所居住的酒店式公寓去。

當他抵達的時候，嚇了二人一跳。

珮絲立時安排了馬獅龍休息的地方，並且打電話叫服務部送了一些衣服與食物來。

馬獅龍疲倦得欲死，他一見了床，便躺了下去，當食物與衣服送來的時候，他已熟睡如死。

羅拔與珮絲知道馬獅龍一定有難以忘懷的遭遇，他們耐心的等候着，這一等便等了差不多一天半。

到了翌日的下午，馬獅龍才醒了過來，他換了衣服，並且吃了很多東西。

珮絲與羅拔已在客廳中等候。

馬獅龍簡略地說了他在前天可怕的遭遇。

羅拔與珮絲而今已是受過訓練的警務人員，他們雖然覺得馬獅龍所遭遇的事，光怪離奇，不過，他們都相信，馬獅龍所說的一切屬實。

珮絲道：「你這次的對手不再是人了。」

馬獅龍道：「是的，如果照我們的觀念來說，那是一個石中精靈。」

「石中精靈，有超能力的精靈，這似乎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外。」

「是的，在他面前，我們根本像螻蟻。」

羅拔却道：「螻蟻却可以撼倒一間大屋。」

馬獅龍道：「是的，無論如何，我們對這件事不能不理。」

珮絲道：「你已知得太多了，你就算不理，他也會找上門來的。」

羅拔緊張起來。

馬獅龍道：「他也許會找到來，不過，他仍然不敢放肆，尤其是這麼多人的地方，他的出現，越多人知，對他越是不利。」

羅拔問道：「我看那另一個史家寧的出現，是整件事的關鍵所在。」

「是的。」馬獅龍表示同意。

「那麼，我們應從這兩個史家寧開始着手。」

「一個已完全昏迷，一個已是那東西手下的傀儡，怎麼着手？」

「我們只希望那個在醫院的史家寧有甦醒的一天。」

珮絲忽然問道：「馬獅龍，假若你是石中精靈，你最希望做的是甚麼？」

馬獅龍想了一下。

羅拔也在沉思。

珮絲道：「我們三個人，都有各自的想法，倒不如我們各人用筆寫了下來，再加以思索，來對付這個石中精靈。」

羅拔與馬獅龍都同意。

馬獅龍只寫了兩個字，而珮絲與羅拔也寫不了多少字，於是大家都開了來看。

「回家。」

羅拔與珮絲都笑了起來，原來他們也是同樣的寫着「回家」兩個字。

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們都是那麼殷切，那東西——

石中精靈是個外星人，他流落地球這麼一段時間，他而今最急切的當然是要回去他的老家。

馬獅龍道：「我們可再多一個假設，如果這石中精靈有超能力，那麼，他們自有辦法……」

「我不同意。」羅拔道：「所謂超能力，只是相對而言，我們地球人，沒有他那種能力，便叫他那種能力爲超能力，在他們來說，也許是一般的能力。」

珮絲道：「我也是有同樣的想法，他有超能力，但並非無所不能。」

馬獅龍道：「因此，他要回去，一定要靠其他人的幫助。」

「對，我們也有能力幫他。」羅拔說。

珮絲開玩笑道：「你有這麼大的信心？」

「當然有。」

馬獅龍道：「是的，這東西一直在利用史家寧，他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史家寧幫助他。」

「史家寧背叛了他？」羅拔道。

珮絲道：「我看並不一定。」

羅拔道：「如果不是，他爲甚麼要製造另一個史家寧出來？」

「多製一個？對，羅拔，你說得對，這東西有複製人的本領。」

珮絲道：「我看我們還是不要多發現那東西更多的本領，否則，我們再沒有勇氣去對付他，或者幫助他了。」

馬獅龍道：「假若我們以史家寧的角度來看，他會有甚麼感覺？」

珮絲與羅拔都聽過馬獅龍提及史家寧的發跡經過。

羅拔道：「假若我有此際遇，我會認爲是上天派來護我的神仙。」

珮絲道：「我會把他當作恩人般看待。」

「這是正常的反應，不過，日子久了，你們會改變嗎？」馬獅龍問。

珮絲道：「這麼一帆風順，還改變甚麼？」

羅拔道：「我想我會改變，」他望了珮絲一眼，續道：「也許這是人性的弱點，漸漸，我會覺得我這些本領，並不一定從他那裏來的。」

「對，我極之讚成。」

珮絲道：「你漸漸會以爲那是自己的力量，因而不再理會那東西。」

「不是全不理會，而是自有主張。」

「那麼你不再那麼容易成功。」

「不，每件事，開始之時，定然是困難重重，不過，一具規模，很多事又會水到渠成。」

馬獅龍表示同意，並道：「他自己成就了一兩件大事之後，不一定再聽那石中精靈的話。」

珮絲道：「結果是發生了問題。」

羅拔道：「很多事情，却是關乎每個人的觀點與角度，並不是對與錯的問題。」

馬獅龍道：「因此，我們要追查此事，一定要在史家寧近日所做的事中，找出一個端倪。」

羅拔道：「對，我們可以分頭進行。」

珮絲道：「好極，我們在政府資料方面着手，而你打算從何方面去着手？」

馬獅龍道：「我會從他的商業方面着手。」

於是，三人決定了工作的方針。

馬獅龍先回到自己的寫字樓，寫字樓的職員不見了馬獅龍一段日子，而今又再見他，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表示，因爲馬獅龍一向都是如此，見怪不怪。

連他的經理人也是如此，因此他並沒有詢問他突然失去了踪影的原因。

馬獅龍一開口便調查史家寧的事。

陸經理說：「那是很容易的事，因爲只要一按電腦，那些大型的，與公衆有關的，都會在螢屏上出現。」他說完之後，便按着電腦的鍵盤。

不一會，果然出現了一系列的資料。

陸經理道：「從過去的一年來看，史家寧所參與的公衆事項也不少。主要是一些工程，你看，這是一個大型的私人屋邨……然後是發電廠的加股……他加了股份以後，已經可以控制整個發電廠……還有……這是個特別的收購行動，他買了那間海水化淡廠。」

「那古老東西已多年沒有用了。」

「是的，政府却每年要用大量公款維修，因此，政府決定把它拍賣。」

「史家寧買來作甚麼？」

「那我們無法知道。」

馬獅龍又看了一會，陸經理一邊看，一邊按掣，就好像看書般，一頁一頁的看下去。

史家寧一向是偏重地產生意，近年來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他似乎更喜歡參加一些公共服務事業，剛才看到的發電廠，是其中一個例子。

另外，他也參加了設水管的龐大工程，還有一間極具規模的糧食公司，這公司可以控制本地糧食達百分之三十，馬獅龍越看越覺有些線索出現。

他想起了最近發生的一件大事，便問陸經理道：「聽說他也有參加那個核電廠的工程？」

「開始的時候，他是整個工程的發動者，但後來，那是三個月之前，他完全退出。」

「爲甚麼退出？」

「公開的理由是因爲他最近在外圍收購行動太多，而且牽涉資金也很多，加上本地對核子發電的恐懼，因此他決定退出。」

「以你在商場的經驗，你認爲眞正

的理由是甚麼？」

「我不敢肯定。」他頓了一頓，續道：「首先是輿論，太多人對核電的恐懼，使他在壓力之下退出，那也是一個可能的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他發現與當地工程人員合作，出了問題。」

「有甚麼問題？」

「那邊的工程人員比較馬虎，而他知道這樣子的東西，一點也不能馬虎，他與那邊工作人員多次爭議，爲的是爭取安全的工作程序，因爲雙方所持意見不同，他便決定退出。」

「那是他爲大局，爲自己的理由。你還知道一些其他的理由嗎？」

陸經理搖了搖頭，道：「他的大對手却因爲他的退出而大表高興。」

「是那個叫陳就發的？」

「是的，他是個暴發戶中的暴發戶，他總算懂得理財，因此，他有後來居上之勢。」

馬獅龍心中一凜，陳就發？那正是史家寧要下手謀殺的人，原來他們之間是有私人恩怨的。

「爲甚麼陳就發會因史家寧退出而高興？」

「因爲他一直想在當地發展一股新勢力，可惜，因爲史家寧的存在，而使他無所施其技。」

「其實史家寧不用與他競爭。」

「是的，史家寧已擁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帝國，不用與他作任何競爭，不過，最近傳言，他又有參加這個工程的意思。」

「爲甚麼？」

「沒有人知道，可能是受陳就發的挑戰，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影响。」

馬獅龍再看看其他資料，似乎是無關重要，他叫那位陸經理把這些資料編印了一份。

他自己坐在辦公室之內，望着沒有空白的螢光屏在發呆，他把剛才看過的資料綜合起來，似乎有了一個概念，近年來，史家寧的生意似乎沒有以前的一帆風順。

最令人起疑的是那個核子發電廠，他大力鼓動，並且參加合資，再參加工程建設，花了這麼大的心血，反而要退出，這裡面一定有耐人尋味之意。

而最近又要重新加入，那又表示甚麼？

他不會因陳就發的參加而要鬥氣，再參加一份，他是個成熟穩重的人，他不會這樣。

那天，史家寧要當殺手去殺的人，便是陳就發，他們之間有些甚麼恩怨，要用「謀殺」來解決？而且要史家寧親自出馬，那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而今史家寧已變成了兩個人，在醫院的那一個，再問也沒有甚麼結果，而在史家寧大厦內的另一個史家寧，已經成了馬獅龍的死敵，要查也不能正面的查。

反而是陳就發應說是一個好線索。

因此，馬獅龍決定在陳就發這一邊着手。

他首先駕車到陳就發的公司，那是離開史家寧的大厦不遠之處。

陳就發的派頭也極大，馬獅龍一直打電話，打了很久，才接通了他的秘書。

他的秘書要馬獅龍作一個預約，大約要七個工作天之後，他才可以見到他，但也並不是一定約到，因爲七個工作天，已是差不多兩星期的時間，到時，他又有可能是要到外地參加其他重要的活動。

換句話說，再多等兩個星期，也並不一定可以見到他，馬獅龍聽了，心中有點氣。

這麼一個大人物。

假若不是自己追上史家寧的天台，陳就發已經成了一宗大新聞的主角，甚至是上了天堂，或者下了地獄。

當天，馬獅龍並沒有再想辦法找陳就發，他回到羅拔與珮絲的住所，看看他們有沒有別的收獲。

羅拔與珮絲倒也有一大叠資料，那些資料與馬獅龍所得的又是不同。

原來史家寧並不是官委議員，也不是有參與政府事務工作的人，但有很多事情，政府也派人向他諮詢，因爲他是一個大商家，每一舉一動，都會影响整個社會，因此，政府問他意見倒是可以理解。

馬獅龍問道：「你們有沒有核電廠的資料？」

珮絲道：「有。」她拿出了另一個大信封，續道：「這份資料是高度機密，我費了很多功夫才找到。」

她打開了那份文件，上面全是一些數據。

馬獅龍道：「你看過？」

珮絲點了點頭。

馬獅龍道：「你解釋一下好了。」

珮絲道：「開始的時候，或說是核電廠計劃的時候，政府大力支持這事，而史家寧也熱心參與。」

馬獅龍接口道：「後來，史家寧却退出。」

「是的，政府方面却出現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情形。」

羅拔道：「我不明白。」

珮絲道：「因爲受輿論壓力。」

「甚麼輿論？」

「最主要是安全問題。」

「有問題嗎？」

「表面問題不大，但工程顧問報告，並不是一些議員那麼樂觀。」

「換句話說，是有危險的了。」

「史家寧因此退出？」

「那有可能。」珮絲並不肯定地說：「也可能有另一些原因。」

「例如？」

「資金週轉不靈。」

「他有這個可能嗎？」

羅拔道：「有的，史家寧雖然有錢，但他的現金並不一定充裕，一有問題，也會資金週轉不靈。」

馬獅龍道：「他退出，誰得益？」

「陳就發。」

這個答案與馬獅龍的調查一模一樣。

「你們對這人有甚麼看法？」

「沒有查過。」

馬獅龍立時把自己的所知告訴了他們。

珮絲與羅拔立時同聲道：「這人物倒也有趣。」

「是的，我相信這個人不易應付。」

「爲甚麼？」珮絲問。

馬獅龍道：「他似乎有後來居上之勢，他的成功，比起史家寧來說，更成功一點。」

「成功的人並不一定難以相與。」

這點他們都沒有異議。

羅拔道：「倒不如我們從陳就發這個人物開始，看看事情有沒有進展。」

馬獅龍低頭不語。

珮絲問道：「你覺得怎樣？」

馬獅龍道：「我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也可以說，這是一種預感……這件事牽涉似乎越來越大。」

羅拔道：「兩個大人物，商界大人物，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自然是事情越來越嚴重。」

那夜，他們說到了深夜，馬獅龍也爲了本身安全，沒有回到自己的家裏，只在這間半酒店的寓所中，租了一個房間休息。

翌日一早醒來，珮絲與羅拔已先行出去，看來他們對他們的工作十分有興趣。

馬獅龍叫了一個早餐，由侍者送上酒店來吃。

他一邊吃，一邊盤算着，怎樣去找陳就發這個人，他決定不用電話，而是親身到他的辦公室去。

用電話肯定是無法聯絡到這種大忙人，親身找去也未必一定可以找到他，不過，機會比較大。

如果用一個比較特殊的身份要求見他，那麼該是一個較有把握的方法。

馬獅龍便這樣決定，爲了方便，他打電話租了一輛車子，這樣可以避過那個假史家寧方面的人物。

找陳就發其實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因爲他習慣每日都是上午上班，下午往一間闊佬俱樂部打高爾夫球，雖然時間並不一定，但大約是如此。

馬獅龍決定到他的寫字樓去。

到了那間大廈，馬獅龍便有一種奢華的感覺，因爲這間「就發大廈」，整間都用金色來作裝飾，並且到處都掛滿了金錢的飾物。

以前人們都視金色爲俗物，但而今一切以金錢掛帥的社會，金色反而更覺親切，雖然馬獅龍並不是如此想。

他到了接待處。

馬獅龍道：「我姓馬，想找陳先生。」

「有預約？」

「沒有。」

那位小姐面有難色。

馬獅龍立即道：「你說我是個高能物理學專家，我姓馬。」

那位小姐仍有些猶豫道：「你的卡片……」

「我不用卡片，你說出我的身份，他一定會立即接見我，你不用懷疑。」

那位小姐撥了一個電話。

開始的時候，她似乎受到並不太好的回覆，但當她一提及馬獅龍是個高能物理學家的時候，情形有了極大的改變，她放下了電話。

「陳先生請你入內。」

馬獅龍道：「謝謝。」

要見這位陳就發先生眞的並不易，由一個負責招待的職員帶領，要經過九曲十三彎的通道，才到了陳就發的寫字間。

「請進。」

馬獅龍敲了敲門。

「進來。」

馬獅龍推門而進。

放眼望去，又是一些黃金的色彩。

一張鋪金似的大辦公桌後面，是一個胖子，這人臉圓、身圓，甚至手脚也是圓的。

「馬先生？」

馬獅龍點了點頭。

「請坐。」

馬獅龍坐下，並端詳了四周一番。

陳就發站了起來，馬獅龍看着他胖胖的身體，身高比常人是矮了一截，覺得有點好笑。

「你是高能物理學家？」

「是的。」

「是研究……」

「核子動力。」

陳就發一聽了，似乎十分興奮地道：「好了，上天終於派了這一個人來爲我解決這個問題。」

馬獅龍道：「甚麼問題？」

「應否建那核子發電廠。」

馬獅龍聽了這個問題，實在也感到意外。

不過，既然是開對了門，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

「那要看你的目的。」

陳就發猶疑一下，道：「不，我的目的很多，既是爲了國家民族，也爲了自己的荷包。」

馬獅龍笑了一笑，因爲這位大企業家倒是一個斬釘截鐵的爽快人，並不諱言是爲了賺錢。

「如果是爲荷包，那你應該建造。」

「爲甚麼？」

「因爲在下一世紀，石油肯定是大漲價，而電力是永遠不可以缺少的動力，因此，核子發電，既可代替石油，而永遠有顧客。」

「是的，世界上那有一種生意，成本既便宜，而又人人非買不可的呢？」

「唯一就是這核子發電。」

陳就發其實很早便有這個想法，不過，總有一些其他原因，令他不敢單獨爲自己的荷包着想。

馬獅龍當然看出他的心事。

「可是……」

「有甚麼問題？」

「如果是爲了國家民族，倒要考慮一下。」

「考慮甚麼？」

馬獅龍正想回答的時候，電話响了。

陳就發拿起了電話，說了兩句便放下來。

「考慮甚麼？」

馬獅龍想回答，但電話又响。

陳就發索性按下了電話，對他的秘書道：「在這三個小時內，我不接任何電話。」

他放下了電話。

「考慮甚麼？」他再問。

馬獅龍又想回答，可是，陳就發的抽屜中，又傳來一陣鈴聲。

他打開抽屜，那是一個無線電話。

他把無線電話接下，只是留神的聽着，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到了差不多三分鐘之後，才道：「好極。」

他放下了電話，對馬獅龍道：「馬先生，實在對不起，其實我也想與你談下去，不過，我有一個重要的約會，不能不立即去。」

「好極，我們約一個時間再談。」

「明天？」

馬獅龍無可無不可。

陳就發道：「不，明天太遲，下午，可以嗎？」

「可以。」

「不是在這裏，在發達俱樂部的哥爾夫球場。」

馬獅龍點了點頭。

「下午三時，再見。」

馬獅龍無法不離開他的辦公室，他邊走邊想，這個陳就發，比起想像之中，又有點不同。

離開了陳就發的辦公室，馬獅龍看看時間，想不到又是快接近午飯的時候，他到了一間餐室，並且打電話找到了珮絲與羅拔。

他們兩人也從各種商業資料中，查到了陳就發可能會代替史家寧而出任那間核子發電廠的最大投資人，馬獅龍告訴了他們，下午他將會再見陳就發一次，也許會有更大的收獲。

珮絲比較仔細，追問道：「在甚麼地方？」

「發達俱樂部的哥爾夫球場。」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回到座位，叫了一客午餐，然後駕車往那個著名的闊佬俱樂部。

來這發達俱樂部大都是有錢人，尤其是最近發達的人，因此，這俱樂部也表現出一派暴發戶的跡象。

發達俱樂部的哥爾夫球場非常大，共有十八個洞，與世界其他的哥爾夫球場比較，並不遜色。

下午並非一個繁忙時間，因此發達俱樂部眞的人不多，哥爾夫球場上，更是一眼看去，並沒有人跡。

馬獅龍在詢問處問了一下，有關陳就發是否有來的，那個職員望着他，問道：「你是誰？」

「我姓馬。」

那個職員道：「陳先生已吩咐過，馬先生一來，便可以直往哥爾夫球場去。」

「哥爾夫球場這麼大，怎找他？」

「很容易，你去哥爾夫球場的辦事處，那裏有職員，他們會給你一輛車，而今人不多，很容易找到的。」

馬獅龍依言，到了哥爾夫球場的辦事處，領了一輛電動的哥爾夫球車。

他駕駛着車子，沿着小路，轉了兩個彎，他看到遠處有兩個人在打哥爾夫球。

其中一個矮矮胖胖的，當然是陳就發。

另外一個也是十分矮的，不過，馬獅龍一時之間，看不清楚那人的面目。

他把電動車加速，可惜，這種車子馬力不大，加速也快不了多少。

忽然，在另一邊也有一輛電動車駛出來，那是在馬獅龍的相反方向，離陳就發較近。

馬獅龍也沒有覺得甚麼不對，不過，那電動車速度極快，比起馬獅龍那輛快得很多。

因此，雖然大家離陳就發的距離差不多，不過，那輛車子比他快接近陳就發。

那時，陳就發已發現了兩輛車子，他也是不以爲意。

而且，他已看到了馬獅龍，並且向他揮手。

馬獅龍又加速，但車子仍是那麼慢吞吞。

陳就發轉了面，向那輛停了下來的人打招呼。

忽然，那輛車子上走下兩個人，遠處看去，兩人都是衣着講究，戴了帽子，也有太陽眼鏡，因此，馬獅龍看不清楚那兩人的眞面目。

說時遲，那時快，兩個人忽然動起手來，把陳就發拉了上車。

這時，馬獅龍已相當接近他們。

馬獅龍叫道：「陳先生！」

陳就發想回首來應，但已被挾持上車。

馬獅龍叫道：「你們想怎樣？」

沒有人回答他，而車子已開動，連那個與陳就發在一起的人也被拉上了車。

馬獅龍踏盡了汽車的油門，車子也快不了多少。

而那輛車子却完全不同，一發動，轉眼已進入那邊的小樹林內。

馬獅龍追了上去。

那個小樹林並不太密，馬獅龍駛了車子進去，那知道進入那條小路，便有人撲出來，並且用力一推，車子翻側，馬獅龍跳了出來。

那兩人同時襲擊馬獅龍。

馬獅龍硬接了他們一下，感覺兩隻手臂都痲木了，看來他們衣袖之間，是藏有武器的。

那兩個人又再進攻。

馬獅龍的手臂暫時無力，但他的跳躍功夫仍然非常厲害，一連閃開了他們幾下。

那兩個人有點詫異。

這時馬獅龍的手臂回復了力量，他一發拳，打中其中一個的太陽穴。

那人晃了一晃，並立即倒下。

而另外一個人，立時閃開。

那人的手上已有了一柄手槍，馬獅龍一瞥過去，已發現那手槍裝有滅聲器。

那人一言不發，便開始發射，幸好馬獅龍身手敏捷，一個滾身，已躲在一棵大樹的背後。

另外一個本來有些頭暈，但一倒下不久，立時又恢復知覺，也多了一柄手槍在手。

那人看不見馬獅龍，但仍發射了幾槍。

槍聲只像幾下鳥叫的聲音，並不會驚動任何人。

「快走！」

「不，他走不了。」

那人吃過馬獅龍一拳，似乎心有不甘。

另外一個人却催促。

那人上前搜索，發現了馬獅龍，又再開了幾槍，馬獅龍在那棵大樹後面，左閃右避，沒有受傷，不過倒是驚險百出。

另外一個人也發槍。

兩邊夾攻，馬獅龍躲不了多久，可是，在這環境之下，却是無法可想。

他們再追近一點，已避無可避。

「姓馬的，你出來，否則後果自負。」

這兩個人居然是知道馬獅龍的姓。

馬獅龍道：「你們想怎樣？」

「我們要你。」

「要我做甚麼？」

「我們不知道，活的也要，死的也要。」

馬獅龍感到一陣寒意。

兩人從左右一步一步的逼近。

馬獅龍再無路走，不過，他也不想這樣白白的被他們威脅。

可是，兩個槍嘴已向着他。

馬獅龍正想舉手。

忽然，「啪啪」的兩聲，兩人驚叫，並且把手槍抛了在地下。

馬獅龍正感奇怪，只見兩人的後面，多了兩人，一男一女。

正是羅拔與珮絲。

他們的槍法十分準確，打下了他們手中的手槍。

兩人倒在地上。

馬獅龍俯身，撿起兩支手槍，並且向羅拔與珮絲道：「幸好你們來得及時，否則……」

那兩個受了傷的人同時躍起，連槍也不要了，急速地轉入樹林深處。

珮絲與羅拔追了上來。

馬獅龍也追上去，可是，裏面的樹林較爲密茂，一時之間，也不知該朝那個方向追去才對。

馬獅龍道：「我們立即通知這裏的保安，有人把陳就發綁架去了。」

他們駕了車，回到辦公室。

馬獅龍把事情報告了那處的職員，幾個職員立時忙作一團，可是，他們撥了幾個電話之後，却同時望着馬獅龍、羅拔與珮絲。

馬獅龍道：「怎麼？找到他了？」

「不。」

「你們看，」他從一個電腦打印機中抽出了一張紙，交給了馬獅龍。

馬獅龍接了過來。

那職員道：「你們不要再胡亂說話，你們知道，我們這裏是甚麼地方，不會和你們玩的。」

馬獅龍看看那張紙，上面印着：

「陳先生與貴賓都已離去。」

離去？馬獅龍實在不能相信。

可是，看這紙張，却又是由辦事處總部發出，那一定不會是假的。

不過，他們是親眼見陳就發被人挾持上車的。

事情究竟是怎樣的？

那幾個職員看着他們，其中一個道：「你們再亂說話，我們便找警察。」

羅拔出了聲，道：「我便是警察。」

那幾個人無言。

羅拔道：「我要見你們的經理。」

那幾個人又忙了一會。

「經理請你們過去。」

三人坐了另一部電動車，往俱樂部的經理室去。

珮絲道：「你找他其實也沒有甚麼用。」

「爲甚麼？」

「這是一間出名的貴族化俱樂部，他們既然有意隱瞞整件事件的眞相，這樣去查，也是多餘。」

羅拔無言。

就在這時，他們聽到一陣刺耳的鈴聲。

馬獅龍道：「火警？」

而這時在附近玩樂的人都走了出來，他們人數並不多，臉孔十分從容。

有很多工作人員都往餐廳那邊去。

馬獅龍道：「看來這麼忙亂，甚麼也不會查到的。」

這時停車場最多人，因爲人們都害怕發生意外而要離開這俱樂部。

不一會，消防車來了，十字車也來了。

聽一些人說，據說餐廳處發生了火警，馬獅龍心裏總是覺得，在這個時候發生火警，總是有點疑問。

羅拔也有同感地道：「怎麼這麼湊巧在這個時候才發生火警。」

珮絲道：「既然陳就發離開了，我們便直接去找他。」

馬獅龍也不想浪費時間，他們各自上了車子，約定在陳就發的商業大廈下面等候。

因爲人多要離開這地方，一時之間，他們都未能立刻離開，羅拔與珮絲的車子比較遠離俱樂部的大門，他們立時可以離開。

而馬獅龍却等了一會，才可以離開。

當車子駛在路上的時候，又再令馬獅龍不耐煩，因爲車子前進慢如蝸牛，却原來前面的路上又發生了意外。

這是唯一的一條路通往市區，因爲前面意外而改爲單線行車，任誰也無法快走一步。

轉眼過了大半個鐘頭，車子仍然停滯不前，再等多半個鐘頭，車子才慢慢蠕動。

馬獅龍十分心急，心想：「假如羅拔與珮絲沒有受到這意外的拖延，一定等得他們十分心急了。」

車子終於駛過交通意外的現場。

天！馬獅龍呆了。

因爲那汽車殘骸仍未拖起，而那輛汽車竟然是羅拔與珮絲那一輛。

馬獅龍把車子駛在一旁，下了車，找到那幾個負責這案件的警察。

馬獅龍向他們發問，開始並沒有一個人理會他，後來他說出與鄧局長有合作協議，其中一個警察才說出，這車內一對男女受傷，早被送往醫院。

馬獅龍聽了，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他要求警員給他找局長。

幸好很快便找到了局長，馬獅龍說出了因由，要求派一個警察開路，讓他趕快出市區去看看羅拔與珮絲。

鄧局長立即答應了。

其中一個警員道：「如果我開路，你駕車子，也快不了多少。」

馬獅龍道：「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有，你坐我的電單車。」

馬獅龍一想，這也是一個好主意，於是，他坐在那警員的電單車後面，直往醫院。

到了醫院，很容易便查到羅拔與珮絲的房間，兩人都是全身裹了繃帶，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

他立即去找那主診醫生。

醫生說：「他倆都因爲經過劇烈的震盪而暫時呈半昏迷狀態，那些裹着的繃帶，只是一些皮外傷。」

「半昏迷？」

「是的，他們說過……對了，你是誰？」

「馬獅龍。」

「那個女的曾經說過，馬獅龍，快找那石中……」

「她要你對我說？」

「不，她只是不停地叫出你的名字，然後又提石中，我想你聽了，也許明白。」

「他們有沒有大礙？」

「沒有，性命是沒有問題。」

「我是指昏迷。」

「我不知道，沒有人會知道，也許他們永遠昏迷下去，變成一個植物人，也許他們一會便醒來。」

馬獅龍聽了，心內實在難過。

珮絲叫他去找石中，那可能是石中精靈！不過，去那裏找？

照史家寧的說法，「石中精靈」仍是他收藏着，不過，他並沒有透露放在何處。

就算說過，那是他私人財產，就算是警方人員，也無法去拿出來。

可是，他不能眼看着朋友受苦，也許找到石中精靈，很多事情都會迎刃而解。

其實，馬獅龍一早便想去找石中精靈，特別是當他發現兩個史家寧的時候，不過，在他內心，他似乎有一種特別抗拒的情緒，使他不敢面對這事實。

那種抗拒情緒，不知從何而來，而今，理智告訴他，事情發展到如此地步，不由他再不面對現實。

馬獅龍懷着惆悵的心情離開了醫院。

到那裏去？去史家寧的辦公室？到史家寧的豪華住宅？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去？

沒有。

就算到了史家寧家中，或是辦公室，又怎能知道他把那一堆鑽石與那塊石中精靈放在何處。

照常理推測，史家寧早已知道那石中精靈對他的好處與壞處，他一定會好好收藏它。

那麼，他家中若有保險庫，應該是放在家中，因爲一般人都認爲家中較任何地方都安全得多。

馬獅龍決定往史家寧的豪華住宅。

那時正是入夜，他並不覺得肚餓。

來到城市中心，却不見人潮，馬

獅龍看看手錶，才知道今天是週末，城市中心再沒有人上班，也沒有甚麼人在逛街。

他找到那座高聳的大廈。

大廈關上了鐵閘，裏面坐着一個管理員。

馬獅龍在外面觀察了一會，發現若果有人要進入商業大廈之內，一定要簽名登記。

馬獅龍不想節外生枝。

他決定用另外一個辦法入內，他走到大廈的後面，那裏有另一架電梯，是給送貨人用的。

那處並沒有人看守。

馬獅龍很容易便弄開了門，閃身內進。

馬獅龍一進入電梯之內，便掩了那電眼，然後一按電梯，直上最高那一層。

那是八十層，離史家寧住的地方，仍有八層之多，他出了電梯，一直走上去。

八十八層，不知是否太高，空氣較爲稀薄，馬獅龍也感到有些氣喘。

史家寧並沒有家人同住。

一進入他的住宅範圍，防盜的設施反而並不太多，可能是他認爲根本沒有人可以到達大廈這部份。

馬獅龍逐層的搜索着，並沒有遇到甚麼阻礙。

到了另外一層，看來是史家寧的寢室。

馬獅龍小心入內。

忽然，他聽到一陣貓叫的聲音。

史家寧有沒有養貓，馬獅龍並不知道，一隻貓對馬獅龍的搜查，相信並沒有甚麼影响。

他小心地走着。

貓叫聲已停止下來。

馬獅龍走着，那厚厚的地毯，並沒有發出甚麼聲响，他仍然小心地走着。

忽然，一個黑影撲出。

馬獅龍一閃而開。

而那黑影再撲，並且發出「貓嗚」的一聲。

一隻貓，一隻體形異常大的貓。

馬獅龍滾在一旁，而貓又再撲下，牠的兩爪劃破空氣，發出利刃似的聲音。

馬獅龍只覺右手手臂一涼，原來右手的衣袖已被扯下，而且肩上有些血跡。

馬獅龍再沒有機會細看，因爲那貓又再撲起，馬獅龍領教過這貓的厲害，不敢再攖其鋒，急忙閃開，閃撲一滾，躲在一旁。

貓是向直撲的，馬獅龍向一旁閃，牠暫時失去了目標所在。

馬獅龍看準了這一刻，突然一脚飛出。

這一脚出盡了勁力，整隻貓被這一脚踢了兩個翻滾，一直滾向牆上。

那貓發出淒厲的叫聲。

馬獅龍聽了，也覺毛骨悚然，他不敢動，只看着那倒地的貓，看看牠有沒有反攻的可能。

那貓慢慢的起來。

牠那雙發光的眼睛掃射了一會，落在馬獅龍的身上，馬獅龍不期然的全身緊張起來。

貓又撲起。

馬獅龍已知牠的弱點，一閃身，向旁撲去，貓又失去了準繩，而馬獅龍又再趁這機會，再多一脚。

那貓兒吃了第一脚，其實還未復原，再吃這一脚，已使牠失去半條貓命，牠似乎十分有靈性，當牠蟄伏了一會，呼吸喘定，竟然不再攻擊，反而是向門外竄去。

貓走了，本來是好事。

不過，馬獅龍突然有一個感覺——這貓並不是普通的貓，但這貓有甚麼的神奇，一時之間，他却是並不知道。

他決定追踪那貓兒。

那貓兒本是步履十分輕快的，可是，吃了馬獅龍兩脚之後，似乎有點蹣跚。

那貓一直往上層走去。

馬獅龍也迅速的跟着。

貓兒是知道他的跟踪，但牠却無法擺脫馬獅龍，牠一直往上去，直到那層有一個大泳池。

一入內，便不見了那貓兒的踪影。

馬獅龍小心地看了一遍。

他索性開了燈，水池波平如鏡，燈光映下，發出輕微的盪漾。

馬獅龍看得清楚！

那貓兒已奔入了水底沒看錯，貓兒正好端端的坐在水底之下。

馬獅龍還以爲自己老眼昏花。

再看清楚，他才發覺，這個大水池之下，仍然有一層，那一層上面透明，下面仍是磁磚的堆砌，假若沒有那貓，沒有人會發覺池底下仍有一層。

不過，躲在其中，馬獅龍已可以清楚的看見那貓兒蹲在的那一層。

那一層並不太高。

看來可以站一個人。

史家寧在水池之下，設計一處地方，可以站一個人，那是甚麼意思？

馬獅龍想了一會，恍然大悟！

有甚麼地方可以更安全的收藏自己的秘密東西？水池底是個好地方！

因爲第一沒有人會想到。

第二，整池水可以成爲一道大保護牆，假若再在其中弄些機關，有人闖入的話，就算知道那入口處，說不定也出不來，甚至是溺死其中！

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設計！

馬獅龍想到這裏，不禁又笑了起來，因爲這裏既然是史家寧整個大本營中最安全的地方，那麼，那個「石中精靈」自然是放在這裏了。

至於那貓爲甚麼有如此大的攻擊

能力，爲甚麼又會因抵受不了馬獅龍的攻擊而躲了起來，一時之間，恐怕還是難以解釋，不過，只要找出那「石中精靈」，問題一定有答案。

馬獅龍在這個龐大的游泳室中走了一個圈，並且走入了那個控制室內。

那個控制室控制了泳池一切，包括水溫、水的清潔程度、消毒系統、供水與去水系統，好像一個小型的科學實驗室一般。

馬獅龍把那個去水喉開了。

他走出來，聽到那去水的聲音，而在水底之下那隻貓兒，又開始呈現不安。

馬獅龍等着，只要那些水去盡，他自然有辦法下去對付這可怕的貓兒。

轉眼之間，水已去了一半。

忽然，那隻貓「咪嗚」的叫了一聲，又從水底中冒了出來！

貓本來是極爲怕水的動物，竟然敢從水中冒出，實在是一個大奇蹟！

貓撲上來，馬獅龍早有準備。

那貓的身體有了顯著的不同，這時牠撲上來，是全身帶光的。

而那兇狠程度似乎又有所增加。

牠一撲上來，雙爪便是抓向馬獅龍的眼睛！

這種攻擊的方法，並非是貓的本能，馬獅龍連忙一閃，而貓又再轉身再撲。

馬獅龍更覺詫異。

因爲貓科動物的頭頸與其他動物不同，因爲牠頸短而整個連着肩膊，因此牠是不能向橫轉過，更不能轉側攻擊，可是，而今這全身發光的貓，却是可以如此。

這是打破大自然的規律。

馬獅龍知道，再在這地方與這貓週旋下去，一來是地方太狹小，二來是貓的攻擊能力增强，他不能以力取勝，便要以智取勝。

他一掌劈出。

那貓並沒有閃開，馬獅龍已覺得奇怪，不過，已來不及收掌！

手掌打在貓的身上。

貓「咪嗚」地狂叫了一聲。

而馬獅龍也全身戰慄地叫了一聲。

人與貓同時彈開！

馬獅龍只覺全身觸電似的，不是似觸電，而是眞正的全身觸電。

幸好那貓兒的身體並非黏着馬獅龍的手掌，否則他一定會被高壓電力電死！

貓又再來，身上發光程度更爲顯著。

馬獅龍當然不敢再領教，他拚命的閃開，便奔向那門口，而貓仍窮追不捨。

馬獅龍出了門，向樓梯走去，貓仍狂追，他轉向另一個門口，是上去上一層的。

貓的速度極快，使馬獅龍再沒有仔細考慮的餘地，他只能見路便走。

他上了另一層樓。

下面一層是有防盜設施，但這一層却是完全沒有，可能是史家寧認爲，沒有人會闖過泳池那一層，因此以上的樓宇，不用再設防盜系統。

每一個門戶都是暢通無阻。

而這一層的設計，也有點像個迷宮，通道左穿右插，可以暢通無阻。

一個門口，引入一個大廳，另一個門口，引入一間書房；再一個門口，又引入另一間房間。

馬獅龍走着，氣喘不已。

而貓却像有無窮的精力，越追越快。

再追下去，馬獅龍一定被牠追着，抓死他也說不定，而且可能是被電死！

於是，他拚命想尋求脫身之計。

他走進了一個房間，這房間相當空洞，只放了幾個大型的雕塑，牆上却掛滿了畫。

那些雕塑之中，有些是十分抽象的，一件三尖八角的東西放在那裏，不知是甚麼。

走到房間的盡頭，却是一個唐吉訶德的塑像。

唐吉訶德是個中古歐洲武士，他全身披甲，手持着一條長矛。

馬獅龍走過塑像的後面。

貓兒亦已追來，並且一撲而起。

馬獅龍一閃，貓撞向那個唐吉訶德的雕像之上，「砰」的一聲，整個塑像跌了下來。

原來那並不是一個塑像，而只是一套盔甲。

那貓一碰那像之時，身體有些反應，牠的身體光度大減，而且有點害怕似的退縮。

馬獅龍看在眼內，這貓又遇到了另一個尅星，他立時走近那盔甲中，並且搬了起來。

那貓退後，很明顯，牠是害怕這盔甲。

馬獅龍索性用那盔甲擋開貓兒。

貓兒迅速退開，並且逃出房間。

馬獅龍這時才鬆了一口氣！

他想了一下，征服這貓兒是整件事情的關鍵，而貓害怕這盔甲，自己何不穿上這盔甲？

他穿上這件半硬半軟的盔甲。

馬獅龍穿了起來，實在合身，他現在已成了一個現代的唐吉訶德似的。

他走到一塊鏡面前，看了一眼，自己也笑了起來。他一步一步走出這房間。

馬獅龍更可以肯定，那貓很害怕這盔甲。

於是，他放心走去。

他再下去，回到泳室。

那時，泳池中水已退去大半，而貓又想逃回水底，不過，馬獅龍却不

讓牠去，他追着。

貓兒一時之間找不到回水底的入口。

馬獅龍手中長矛一揮，打在貓兒的身上，貓兒狂叫了一聲，馬獅龍又再插下。

貓兒這時已近牆邊，避無可避。

馬獅龍心想，看你這次能否再逃大難！

他一插長矛，貓兒閃開，長矛插入了牆壁，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拔它出來。

而貓兒也是十分精靈，牠一閃反撲，向著馬獅龍雙手而來，牠攻擊他的雙手，是因爲那是唯一沒有被盔甲遮掩的地方。

馬獅龍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痛楚。

他退開。

貓兒狂叫一聲，又再抓上。

馬獅龍把雙手縮了入盔甲之內，而血却滴出。

血一滴一滴的從盔甲滴出。

貓兒又退。

馬獅龍看見牠害怕的樣子，索性把血濺向那貓。

貓兒狂叫一聲，迅速找路走。

原來，這貓也怕人血，對馬獅龍來說，應該是一個重大的發現。

他雙手雖是流血，但傷勢並不嚴重。

他再把血濺出，貓兒發狂的亂奔，似乎失去了理性，馬獅龍再用血追牠。

那貓衝向一個窗前，上了窗框。

馬獅龍再追上去，洒出血水。

貓兒已是避無可避，向窗口外面躍出去。

這應該是九十層以上的樓宇，馬獅龍伸頭向外望，下面是模糊一片，有些黯淡的燈光。

如果貓眞有九條命的話，那麼，這次應該是第十次的生命，如果牠仍能活的話。

馬獅龍倚在窗前喘氣。

突然，又一度强光從下面閃上。

馬獅龍退後，看看那度强光入了水池之底，而那時水已退盡！

馬獅龍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貓兒這個强敵已去，又要對付「石中精靈」？

「馬獅龍！」

馬獅龍聽了這古怪但清晰的聲音，整個人嚇得毛骨悚然，因爲他實在不知道這房間之內，竟會有其他人的存在，他定了神下來，打量四周。

房間內根本沒有人。

「馬獅龍！」聲音又起。

馬獅龍這次已可以肯定，聲音來自池底！

「馬獅龍，你實在了不起！」

馬獅龍這時已可以完全肯定聲音是來自池底，他索性大膽的回應，道：「我根本沒有甚麼了不起！」

「我可以給你一個條件！」

「你究竟是誰？」馬獅龍問。

「我是誰？你早知道！」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

「我便是史家寧口中的石中精靈！」

「你是……」

「我沒有騙你的必要，馬獅龍，你學識廣博，你們中國人也曾傳說過鬼魂附身？」

「鬼魂上身？」

「剛才那隻貓的情形，我只好如此的向你解釋！我剛才是附在牠身上！」

「你想毀滅我？」

「是的！」

「爲甚麼？我對你並沒有甚麼行動！」

「沒有？你把池水放盡，目的是找我出來！我爲了保護自己，我沒有辦法不毀滅你！」

「其實我並不是像你所想要毀滅你，我想找你出來，救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我兩個朋友已昏迷，史家寧又變成了植物人，而最不明白的是又多了另外一個史家寧！」

「你只想如此？」

「是的！」

「那簡單之極，我可以把你的朋友救回，史家寧也可以回復正常，至於另一個史家寧，那是更加容易解決，我使他不再出現！」

馬獅龍道：「那你要甚麼條件！」

「其實我的條件也極爲簡單！」

「甚麼？」

「你們在這兩年內，大力推動核子電力，那麼便可以了！」

「爲甚麼？」

「我不能說出原因，只要你跟隨着我的指示便可！」

「核子電力危險！」馬獅龍道。

那石中精靈竟然也笑起來，道：「火也危險，你們不是用了幾千年？」

「那是不同的！火，是任何人也懂得操縱，一旦操縱不得其法，也的確有危險！而核子動力却是不同！」

「有甚麼不同？」

「核子動力一旦發生危險，將會毀滅很多人，很多東西，甚至危害整個地球！」

「不，我們會操縱！」

「我相信你們有高超的能力，不過……」

「你爲個人利益？」

「不……」

石中精靈不讓馬獅龍再多說下去，接口道：「我會在這年內，使你成爲在本社會內最有影响力的人，那麼你不用擔心個人利益，我知道，這地方的人，個個都希望發達……」

馬獅龍心中有氣，「史家寧的發跡，也是你在後面一手扶持的！」

「當然，以他這種人材，眞可以成爲一個如此大的企業家，一個社會上那麼有名望的人？你可知道他的底子，他是一個連生活也應付不了的窮光蛋！」

到了這時，馬獅龍才明白，史家寧的發跡是石中精靈一手扶植。

石中精靈仍侃侃而言，道：「他不願再跟我合作，我便要使他變成原來的樣子！而且，你也看到，陳就發也要代替他了！」

「既然有了陳就發，你一切也可以辦得妥妥當當，我見過他，他一定會聽話的！」

「是的，不過……」

「他野心勃勃！」

「是的，他有足夠的野心，不過，他並不是一塊料子，以我看來，他比史家寧更差，因此，假如是你的話，我有信心……」

馬獅龍冷笑起來。

「啊，馬獅龍，我明白你的心意，你不稀罕甚麼名利，不過，你一向是人們心目中的大俠，那麼，我一樣可以幫助你成爲人們心目中的英雄！」

馬獅龍不言。

「你生平最恨毒品，我會在我走之前，幫助你破獲更多的毒品，使那些販毒的人永不超生！」

「爲甚麼你不說，可以使整個地球再沒有毒品出現，那便更好！」

「不，我可以這樣做，但我不會這樣做！」

「爲甚麼？」

「如果這世界上再沒有毒品，你豈不是再沒有事情可做！」

馬獅龍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這石中精靈竟然也有幽默的一面。

石中精靈等了很久，仍然沒有得到馬獅龍的反應，他似有點不耐煩。

馬獅龍故意如此，是希望可以套取他更多的實情。

石中精靈道：「你還有甚麼要求？」

「沒有，我並不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我只想知道你推動核子動力發電，是甚麼原因！」

「是……這個你不用管！」

「既然我們不能互相坦白合作，這合作並沒有意義！」

「是對我有利，這點你早已明白！」

「對我有害？」

「沒有，相信是沒有大害！」

「相信？」馬獅龍頓了一頓，才道：「你能力這麼大，用相信兩字，我想，對我危害一定極大！」

石中精靈並沒有再加以解釋。

馬獅龍道：「無論如何，你要告訴我，你要核子動力發電，爲的是甚麼？」

「你一定要知道？」

「假如我知道，而且對你有益，而對我們並沒有甚麼危害的話，我是可以無條件的幫助你！」

「是嗎？」石中精靈似乎在考慮，一會，才道：「因爲我要回去！」

「回去？」馬獅龍頓了一頓道：「其實我早已想到，你是渴望回家的，你家在那裏？」

石中精靈道：「我的家在你們的銀河系以外……你們近年來，天文學也有了極大的進展，不過，太陽系在這宇宙來說，只是滄海一粟，我去的星球是……」

馬獅龍聽着他說一連串古怪的名字，那些名字對馬獅龍來說，那是沒有甚麼意義的。

「你要用核子動力推進你的太空船？」

「不是。」

「你要用强大的電力把你太空船上的機械開動？」

「也不是！」

「那你鼓勵我們用核子發電是甚麼意思？」

「這個我不能告訴你！」

「爲甚麼？」

「因爲你們地球人思想十分古怪，而且情緒極不穩定，常常是花樣百出！」

馬獅龍道：「假若我幫助你離去，你會……」

「報酬？」

「不，至低限度的要求是，你救回我幾個朋友！」

「羅拔與珮絲是沒有事的，他們已出院，並到處在找尋你！」

「至於史家寧？」

「你幫了我，我也可以使他回復正常！」

「陳就發？」

「那人與你們毫無關係！」

「不是這麼說，他是地球人，也是我們一份子，如果他的思想、行爲被你控制，那麼……」馬獅龍想到這裏，忽然覺得有點寒意。

石中精靈可以控制陳就發，也可以控制其他人，石中精靈可以製造另一個史家寧出來，也有能力製造另一個陳就發，如此類推下去，這實在是一個危機！

「你還控制了一些甚麼人？」

石中精靈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等了一段時間，仍然沒有得到答覆。

石中精靈似乎是一個不善於說謊話的人，但他却又不想再把談話延長下去，因此，他祇有用不言不語來作一種掩飾。

「你控制了很多人！」馬獅龍故意如此指責。

「不！」石中精靈的聲音並不强硬。

「你不告訴我，我永不會幫助你，讓你永遠在池底之內……永不超生！」

石中精靈突然發出一陣古怪的聲音，那聲音並不是我們日常所聽見的笑聲，不過，以馬獅龍的感覺，石中精靈的確是在大笑，苦笑。

「我並不一定要你的幫助！你可以走了！我自己仍有很多辦法！」

「我走？你不害怕我出去之後，把這事公開，然後派大隊人馬來……」

那恐怖的笑聲又起。

石中精靈道：「馬獅龍，你不用恐嚇我，你出去對人說，有人會相信嗎？這是史家寧的地方，你們有權進入這私人的地方嗎？」

馬獅龍一時之間，也是啞口無言。

石中精靈見他的話有效，反而恐嚇馬獅龍道：「如果你不答應幫我，那會害到你自己！」

「害到我自己？」

「你也可能出不了這大厦？或者，你可能成爲另一個史家寧！」

馬獅龍也是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

「我不相信！」

忽然，池底閃出一陣强光，這强光一直射在馬獅龍的眼睛，這使他不得不閉上眼睛。

那强光實在厲害，使他盲了一陣。

當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另一陣綠色的光線使這房間突然涼了起來。

涼意漸漸加重，並且變成了寒冷，馬獅龍等待着，看他會弄些甚麼出來。

馬獅龍只感到越來越冷，漸漸，冷得他牙關打戰。

强光又起，一會，室溫又回復正常。

石中精靈道：「馬獅龍，你嘗過這些苦楚，你應該明白，你是無法與我對抗，倒不如乖乖的服從我，我可以一夜使你成爲本市最有錢，最有勢力的人，那你幫助我在附近的十個地方，推行核電建設，只要有三處地方實行，我便感激你不盡！」

「爲甚麼你不把實情告訴我！」

「對不起，你也是地球人！」

這話實在惹馬獅龍反感，因爲石中精靈似乎已把地球人這三字代表了欺詐、奸狡。

「你不信任我，我們無從合作！」

良久，强光又閃。

馬獅龍忽然覺得，這個石中精靈雖然有極大的能力，在地球人來說，那已是超自然的能力，不過，他似乎並不輕易使出。

其實，如果他一發揮那威力，十個馬獅龍也沒有抵抗的能力。

那强光在泳室之內迅速游走。

馬獅龍道：「如果你要下殺手，下殺手好了！如果你認爲我沒有用，你也不放我在眼內，放我走好了！」

那强光突然射向馬獅龍。

馬獅龍又再拿起身旁那套唐吉訶德的盔甲。

原來這盔甲對付這强光，也非常有用，强光射在盔甲上，反射出去，並且把那光柱打敗。

馬獅龍看見，知道那是唯一脫身之計。

他迅速走向窗口，因爲那處有兩條繩索在飄動，如果依照正常的途徑逃走，那不但驚世駭俗，而且可能逃不出那種强光。

假如外面有一架抹窗用的自動升降台，那麼成功的機會一定較大，因爲在外面，石中精靈也許是無能爲力。

那只是一次賭博。

如果馬獅龍押下這一注，是錯誤的話，那麼，他一定要賠上生命。

他撲向窗口，果然，那自動升降工作台仍在，馬獅龍再不考慮。

他一撲而出。

石中精靈似乎猜不到他有這麼大的勇氣，那强光並沒有向外射出。

而馬獅龍已抓緊這個機會，一手按下旁邊的下降掣，工作台迅速下降。

寒風自下面升上來，使馬獅龍的頭髮也飛揚起來，轉眼之間，升降台已接近了地面，不，不是地面，而是一個大平台，應該是大厦大門上的大簷篷。

馬獅龍看着，也沒有驚動甚麼人。

他抬頭望上去，也再沒有甚麼强光。

他呼了一口氣，他押下這一注，看來算是成功了。

臨別贈言　至誠至理

到了安全的地方，馬獅龍立刻想起羅拔與珮絲，他立刻趕赴醫院。

可是，到了醫院，却又找不到他們，幾經詢問，才知道他們已沒事，而且回到了寓所。

馬獅龍立即打了一個電話給他們，聽到了珮絲的聲音馬獅龍才覺安心下來。

馬獅龍並沒有立刻離開醫院，他又查詢了一會，發覺史家寧已被送上一間私家病房，病房外間有幾個保安人員，加上警方人員，他知道一定無法進入。

於是，他決定先找珮絲與羅拔商量。

珮絲與羅拔已在寓所中緊張地等待馬獅龍，他們都知道，在他們昏迷了一段時間，馬獅龍一定有奇怪的遭遇，而且可能是找到整件事情的關鍵。

馬獅龍到了他們溫暖的寓所。

看到他們，馬獅龍好像看到了親人一樣。

馬獅龍一口氣把自己的遭遇告訴了他們，他們聽來不但津津有味，而且有時是口定目呆。

他們都陷入了沉思。

羅拔先開口道：「馬先生，你現在一定是辛苦又疲倦了，而且一定十分

肚餓，這個時候，我們再逼你思考也是沒有多大用途，倒不如先吃一些東西，再睡一覺才說！」

羅拔的提議實在不錯。

不過，馬獅龍這一覺並不好睡，因爲他在夢裏，夢見自己與那强光鬥法。

那彷彿是回到了古老電影的時代。

馬獅龍起來的時候，出了一身冷汗。

他梳洗過後，覺得頭腦較清晰，石中精靈的確是有超自然力量，可以很容易對付他們，不過，這力量他並不是輕易的使出，那是甚麼原因，馬獅龍也猜不到。

羅拔與珮絲已等待着馬獅龍。

那是上午十時左右。

馬獅龍走到了他們的房間。

珮絲一見馬獅龍，便道：「我們不能讓那石中精靈再存在下去，他是威脅我們整個人類的！」

「那麼嚴重？」馬獅龍半開玩笑地道。

羅拔也接口道：「是的，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找到他甚至毀滅他！」

馬獅龍道：「話是說來容易。」

「並不！」珮絲道：「他是藏在那些石塊之中，由很多鑽石保護着！」

「對，這是他而今生存的狀況。」

「那麼，只要我們把他那些石塊破壞，搬走其他鑽石，那麼，他便不能再生存下去！」

「怎麼找那些石塊？」

他們都靜了下來。

馬獅龍道：「其實我也有一些猜想，昨日，我與石中精靈的一場拚鬥，已看出他躲藏的地點……」

「在那裏？」

「他每次一發生問題，便逃回池底，換句話說，那一定是鑽石收藏的地方！」

羅拔道：「你是指泳池底便是史家寧的保險庫？」

「是的！」

珮絲道：「就算你知道那是保險庫，你又有甚麼辦法打開！」

馬獅龍道：「打開保險庫的方法並不太多，一是密碼，二是憑電腦——我想史家寧有這麼好的條件，而且保險庫對他十分重要，他一定會採取最先進的！」

珮絲道：「希望不是密碼，因爲密碼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而他是個植物人！」

馬獅龍道：「我們先去查一查史家寧那幢大厦的建築法，特別是泳池上的建築！」

他們一起回到警局，並且找到了鄧局長。

一連串發生的事件，使鄧局長受到十分大的壓力，不過他對於馬獅龍的要求，立刻辦到。

政府方面答應他們去看圖則，並且安排了最快的時間。

臨離開警局之前，鄧局長仍殷勤地道：「你們爲了這事已十分辛苦，但假如需要甚麼幫忙，請隨時回來！」

在那建築圖則辦事處內，他們粗略地看過史家寧大厦的圖則，不過，只是粗略地看，也要了大半天，再看泳池之處，却發現泳池底部有一個相當大的空間，圖則之內，並沒有註明那是甚麼用途。

看來，大半天的功夫是白費，因爲建築圖則之內並沒有說明用途。

馬獅龍有點失望。

忽然，他想起史家寧留給他的七個秘書電話。

他一一的打了去。

到了第七個，他才聽到了一些眉目。

馬獅龍道：「你安排我見那負責保密文件的經理！」

那位有最高權力的秘書也十分合作，如實地把那位經理的住址給了他們。

原來，他也是住在史家寧那間大厦之內，當然不是八十八層之上，而是下面。

馬獅龍立即與他會面。

爲了不使這位經理有所誤會，決定由珮絲去見他，而馬獅龍與羅拔則在下面汽車內等她，她手上有無線電話，一有消息，便立即通知。

其實這是一件頗爲困難的事情，因爲她去見的是一位高級經理，他是負責秘密文件的，而竟要洩漏出史家寧的最高秘密。

珮絲却有絕對的信心。

他們一起出發，往史家寧的大厦。

珮絲上了那經理的住所，馬獅龍與羅拔在車場等她。本來，羅拔一直堅持自己也要上去，因爲他害怕珮絲有危險，但珮絲却堅持自己去，以免太過張揚，而嚇怕了那位經理。

他們在停車場內等了很久，但一直沒有聽見無線電話響，羅拔非常心急。

過了五十分鐘，當羅拔幾乎要衝上的時候，那無線電話響了。

羅拔搶着來聽，道：「珮絲？」

他定神的聽了下去，半晌才道：「你在上面，安全嗎？」

然後他又說了一番囑咐的話，便按停了電話。

羅拔對馬獅龍道：「珮絲認爲，那保險庫最大的可能是用史家寧本身的指紋來開的！」

「指紋？」

「但史家寧是個植物人，他怎能來？」

羅拔道：「他不能來，我們去找他！」

他立即把車子開動，並不是去醫院，而是先回到他自己的寓所。

馬獅龍覺得奇怪，便問：「你要拿

些甚麼？」

「一些攝影器材！」

羅拔並沒有再解釋，他在一間攝影材料供應公司前停下，對馬獅龍道：「你入內買一些軟片。」他說了一些名號。

然後又道：「我再來接你！」

馬獅龍進入店內，說出名號，那位店員幾經辛苦才找到他所需要的軟片。

馬獅龍問：「那是甚麼軟片？」

「那並不是軟片，而是硬片，非常冷門，屬於即映即有之類，其餘我也不清楚了！」

馬獅龍出到門口，羅拔的車子已到。

他們迅速的向史家寧大厦而去。

馬獅龍道：「你是想利用先進的攝影工作，映了史家寧的指紋？」

「是的，馬獅龍，似乎甚麼也瞞不了你！」

「不，這一切都要靠你了！」

他們下了車，携着器材上八十八樓。

珮絲在電梯外面等着他們，並且道：「我曾經上過去，裏面十分安寧，似乎那石中精靈也不在！」

珮絲帶他們上了上面。

「怎樣套取他的指紋？」馬獅龍問。

羅拔道：「他在那間房工作？」

珮絲道：「相信是泳池上面那一間書房！」

他們趕快的從後梯上去，到了上面，馬獅龍比較熟悉一點，很快便找到那書房。

馬獅龍早已來過這書房。

羅拔已拿出所有器材，並且拿出一副眼鏡戴上，環視一周道：「除了史家寧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的指紋！」

馬獅龍道：「我來過！」

羅拔一看，道：「是的，那是你的，其他的便是史家寧，希望如此！」

羅拔小心地用攝影機影拍攝一會，然後再拿出另外一些相機，又忙亂了一陣。

他走進了厠所，把門關了，看來是把厠所當作一間臨時的黑房，把照得的照片冲洗了。

一會，他才出來，並且拿了一張底片出來。

那是非常清晰的五隻指紋印。

羅拔道：「如果沒有差錯，這應該是史家寧的五隻指紋！」

珮絲道：「一試便知！」

他們立下到泳池那一層。

三個人看着那乾涸了的水池，摸索了一會，便找到了一個狹小的進口。

那進口的地方也是透明的，因此，平日如果水池灌滿了水，那是沒有可能發現的。

史家寧這個設計實在聰明。

羅拔一馬當先，想進入內。

馬獅龍阻止道：「看來，並不正常！」

珮絲道：「我也覺得，那石中精靈……」她下意識地看看四周，續道：「他有超自然的力量，爲甚麼不來阻止我們！」

馬獅龍索性大叫：「石中精靈！」

完全沒有回響。

馬獅龍道：「他已可以來去自如，那麼，我們先開了保險庫再說！」

羅拔道：「爲了安全起見，我與珮絲負責進去開鎖，你負責在外面把風。」

馬獅龍知道，兩人都是開鎖專家，而且要用這些高科技開鎖，還是他們的知識比較豐富一點。

他倆利用他們所套得的指紋，分別的按在保險庫上的一塊感應板上。

保險庫並沒有甚麼反應。

羅拔又再上來，走進厠所之內，把那些指紋底片加以改良，因爲他所套的指紋，是分別印在枱椅上，並不是整個手掌一起印出來的，因此，他要作很多的修改。

然後，他又再下去。

這樣修改了五次，還未見成績。

馬獅龍有些擔心，他害怕那「石中精靈」突然回來，那麼，他們便有很大的危險。

而且那是防不勝防，因爲「石中精靈」是來去無踪，不能防範的。

直到第六次，保險庫有了反應。

保險庫的設計非常特別，那像一艘潛艇，深入地下，而且非常巨大，羅拔可以跳下去。

他拿了一大盤鑽石上來。

珮絲看了，實在有些興奮，因爲那盤上放有各式各樣的鑽石，大小不一，顏色也並不相同。

最令人透不過氣的，是當光線射上那些大小不一的鑽石之上，發出的光芒，眞令人目爲之眩，心爲之醉。

他們三人都呆了一刻。

馬獅龍一手拿起了那當中最大的一塊。

這塊鑽石，似乎並未經琢磨，只是有一部份露出，看來這東西可能是「石中精靈」藏身之所。

他研究着。

就在這時，室內突然寒風大作。

其實在一間密封的巨型泳室之內，那會有無端的起一陣寒氣，可是，那的確是事實。

他們都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寒意。

馬獅龍十分機警，死命的拿着那塊未經琢磨的鑽石，他有一種預感，那是「石中精靈」已回來。

那種預感漸漸變成一種感覺。

而這種感覺，不只是馬獅龍感到，而羅拔與珮絲也同時感覺得到。

他們三人退到一旁。

而寒風已靜。

「你們終於來了，而且把保險庫打

開了！」那聲音在他們耳邊响起。

馬獅龍聽了，並沒有甚麼怪異的感覺，因爲他曾經聽過了這聲音。

羅拔與珮絲却是十分緊張。

馬獅龍道：「你回來了！」

「是的，馬先生，你手上拿着的東西，可否放回保險庫之內？」

馬獅龍立時知道那是手中一塊皇牌，立即道：「我們可以再談條件！」

「甚麼條件？」

「那是你要釋放了史家寧，並且清楚的解釋，你爲甚麼要控制他，及另一個陳就發，要大力推動核電的原因！」

「你可否把那東西放下再說！」

「不能！」馬獅龍道。

那聲音發出冷笑，道：「你以爲你握着我的要害，馬獅龍，你弄錯了！」

馬獅龍正想出聲反駁，泳室內忽然燈光掩映，很多東西都無風自動。

他們却下意識地退近牆邊。

忽然，所有燈光都熄滅了。

珮絲驚叫。

馬獅龍看得清楚，一道光線自天花板而下，射向珮絲，而珮絲立刻走避。

那光線追着珮絲。

珮絲被那光柱嚇得魂不附體，高聲狂叫。

羅拔走近他，用身體來保護着珮絲，但光線忽强忽弱，游走不定，也緊緊的釘着他們。

馬獅龍看着，不知如何是好。

而兩人狂奔，躲在一個小樓梯轉角之下。

光線本來是循直線而行的，但這時，却出現一個在地球上本是沒有可能的現象。

那冷冷的光線，竟然可以轉過了彎角，直攻躲在樓梯底下的珮絲與羅拔。

馬獅龍再也不能忍受。

他一撲而上，以身體阻擋着兩人，任由光線射在自己的身上。

馬獅龍是以背向光線，他只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痛楚，就像一柄非常鋒利的刀，從他頸項，一劈而下。

馬獅龍狂叫。

珮絲與羅拔躲在樓梯轉角之處，並沒有被光線所射到，不過，他們却可以清楚的看見，血一滴一滴的淌在地上。

馬獅龍似乎還不知道，自己正受傷淌血。

珮絲驚叫，羅拔也驚叫。

馬獅龍只感背上極痛，但低頭一看，也可以清楚地看在地上一滴一滴的血。

血下滴的速度非常快。轉眼之間，地上已是一大攤血漬，馬獅龍也開始感到痛楚難忍。

羅拔突然把馬獅龍一拉，拉入了樓梯下，而他自己却竄身出了外面。

馬獅龍知道他是想用身體保護自己，可是，他回心一想，自己已是受傷，何必再累及他人。

於是，他又一拉，把羅拔拉了回來。

而他們你推我拉，糾纏不清之際，珮絲却從另外一邊，竄了出去。

兩人停了手。

這時，輪到珮絲以身體護着他們兩個男人。

兩個男人當然不會要一個女孩子保護自己，尤其是羅拔，更不想自己的妻子受傷。

他不理一切，撲了出去。

馬獅龍也是一撲而出。

結果是三人都出了樓梯外，再沒有甚麼東西護着他們，那光線却突然退縮了。

那聲音發出一陣沉重的呼吸聲音，道：「好了，好了，我服輸了！」

「服輸？」馬獅龍實在奇怪地回問。

羅拔也問：「你輸了甚麼？」

那聲音並沒有立即回答。

珮絲心思較爲周密，道：「你既輸了，你便要按我們所要求的來做！」

「好極！」

那是出乎意外的反應。

馬獅龍也覺得奇怪，不過，這時，他的頭腦開始不清晰，並且有點暈眩的感覺。

珮絲道：「我們先救馬先生！」

那聲音道：「你們走開，馬獅龍，你躺在地上！」

馬獅龍已是不由自主，他不能躺在地下，因爲他背部受傷嚴重。

他只能扒在地上。

他的衣物已完全燒焦，整個背脊已被一開爲二，珮絲不敢細看。

羅拔道：「可以看到骨的！」

那聲音道：「你們不用驚慌，我傷了他，自然也可以救他！」

「快！快！」

「你們走開！」那聲音道。

兩人移開了一些。

那光線突然又出現，這次並不再是閃現不定的顏色，而是保持藍色的光柱。

光柱又再射在馬獅龍的背上。

羅拔正想說話，而那藍色的光柱一射在那傷口之上，那傷口竟然自動地縫合起來。

血也完全沒有了。

光線一直照下去，而馬獅龍本已被劈開的背部，竟然完全無恙地縫合起來。

馬獅龍並沒有感到痛楚，反而漸漸覺得恢復了體力。

那實在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如果他們不是親眼見到，他們永不會相信這是事實，而今人類已可以用激光來開刀，却未發展到用光線把傷口縫合，而只有這光線才有此能力！

那實在不可思議。

過了一會，整個傷口縫合，衣服當然沒有縫合。

馬獅龍坐了起來。

羅拔與珮絲望着馬獅龍，問道：「怎麼了?」

「沒有甚麼!與未受傷之前一樣!」

他們都放心下來。

而那藍色的小光柱已不再出現。

「好了，你們把那塊未琢磨的鑽石放回保險庫之內，然後我們好好談談。」

馬獅龍把那鑽石遞給羅拔，羅拔看了馬獅龍一眼，依着他的吩咐去做。

他們都明白，其實以三個人的力量，根本並不是那光線的對手。

等了一會，那聲音仍沒有出現。

馬獅龍道：「我們好好的談談!」

那聲音道：「好極!」

頓了一頓，那聲音問道：「你們究竟想知道甚麼?」

一時之間，整件事有點無從問起。

馬獅龍道：「我們已知道，你來自外太空，因機緣巧合而躲進一塊石之中，而今你想回去……」

「是的，我想回去。」他的話帶着一陣鄉愁的感覺。

「你怎樣回去?」

「這是整件事情的關鍵問題，我打算回去已有一段日子，那要回溯到你們有能力放出第一枚原子彈的時候!」

珮絲道：「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我還在譏笑你們的打仗，像玩泥沙；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了些進步……」

羅拔道：「你是好戰的份子?」

「不，我並不，我要回去，除了我思鄉之外，還有鄙棄你們地球人的自私自利!」

「爲甚麼?」珮絲問。

「兩次世界大戰都已過去了，第三次似乎要在任何時間都會爆發，因此令我十分不安……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可以預言，只有一種極爲低等的生物，或才有資格繼續生存下去!」

「爲甚麼?你那麼自負而有信心?」

「不是我自負，而是事實，事實上，你們不用我的解釋，你們也應明白!」

沒有人回答他。

「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一次毀滅性的戰爭，無論是勝是負，都會滅亡，而我是躲在石中的，那鑽石未經琢磨，折光程度不强，但阻擋複雜的光射線，却是最好的，因此我有把握，我不會被那些光線所殺死!而至於那些最低等的生物，例如是蟑螂，牠們是與天地同存的!」

這個解釋也令他們十分信服。

「好了!」馬獅龍道：「你的能力這麼大，你要走定然有你的辦法!」

「巧婦難爲無米炊!」

這話是個中國的俗語，馬獅龍與珮絲都明白，只有羅拔不明所以。

羅拔問道：「我不明白。」

「我有能力，但我也要利用一些工具，才可以回到我要去的地方，沒有工具，沒有能源，我也沒有甚麼辦法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我以爲還要多等一兩個世紀，才可以利用你們的能源，你們的工具!」

馬獅龍開始有些明白，道：「因爲以前我們還不知道怎樣利用原子核子的動力!」

「是的，當第一個原子彈投下的時候，我爲你們既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你們終於懂得利用原子分裂的力量；難過的是，你們發現了這一個寶藏之後，不會利用寶藏來豐富生活，而是利用寶藏來互相殺戮!」

那聲音形容原子核子的動力是人類寶藏，看來是一句眞實的話，只要好好利用，地球的日子應該好過一點。

「說回你自己!」珮絲道。

「我打算回去，但我需要大量的能力，在你們來說，而今只有電力，發電在你們，是一件相當艱辛的工作，要燒大量的煤，而今你們懂得利用核子，既可以大量發電，也可以避免染污，假如控制得好的話!」

「我想知道，你怎樣利用史家寧，而今又再利用陳就發!」

那聲音發出一些乾笑，好像在嘲笑他們，也好像在嘲笑自己：「我在石中，甚麼也沒有，因此，我要利用他們，使他們爲我建造多個龐大的發電站!」

「怎樣利用他們?」

「人類有一種叫『宿命』的理論，你們明白嗎?」

羅拔似不明白。

珮絲道：「那是不是相信上面有主宰?」

「是的，也可以這樣解釋，他們都相信命運，據說一個人註定要發達，那麼，無論而今他處甚麼環境，他也是要發達的!」

「那又如何?」馬獅龍問。

「我不能親自去建發電站，我只有利用人。」

「第一個是史家寧?」

「是的，他是個人材，可惜早期是個十分懶惰的人，他相信不勞而獲，不成功時，便退縮，甚至自殺，這種人在我看來，是個好的實驗品，我在幫助他，使他從一個窮光蛋而成爲一個最有影响力的人，其間，他有重大的改變，他成了一個積極的人。」

「你一手訓練與栽培他?」

「是的，一切都很成功，可惜，他漸漸變得太有主張了，而且要違抗我的命令，因此，我只能一夜之間，使他再度成爲窮光蛋，使他成了一個植

物人，是唯一的方法!」

「陳就發呢?」

「這人心術不正，他而今要代替史家寧的地位，不惜犧牲一切來遷就我，因此，我打算好好利用他，完成我離開這地球的工作!」

「那些史家寧的複製人呢?」

「啊，那只是我利用光線，影响史家寧手下的人，使他們容貌整變，而爲我繼續工作。你們要明白，我並沒有複製任何一個人，我只是利用光線，利用你們的視力結構，使你們產生幻象!」

「他們根本沒有改變了?」

「是的，你們地球上，有很多有大智慧的人出現過，他們都不約而同的說出，這世界根本是一個幻象，功名，富貴，物質，其實都是一些幻象!」

馬獅龍明白，他們指的有大智慧的人，可能是一些出色的宗教家，一些哲學家。

「可惜，這些理論並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明白，因此把他們的學說，視如宗教，或者是哲學，認爲是一些高不可攀的理論，其實那是十分顯淺的理論!」

「你要栽培陳就發，要建成更多的核電站，那麼你還需要很多時間，並且不一定成功!」

「是的，不過，你們的時間與我不同，你們一個世紀的時間，只是我一個月的時間左右!」

「那麼，你影响他們，使他們爲你建立更多核子動力發電站，對我們來說，可能是一兩個世紀後的事!」

「我恐怕不能再等!」

「那你……」珮絲有點緊張。

「我發覺你們的穿梭機有了長足的進步!」

「你要利用穿梭機?」

「是的，我對他們無害，我只要那穿梭機帶我出大氣層，在最稀薄空氣與外太空眞空交接的地方，將有一次更大的雷暴，那雷暴的力量將是史無前例，只要我好好把握那些雷暴的力量，我便可以回去!」

馬獅龍道：「你說來是輕描淡寫，我們却不知你在說些甚麼!」

「是的，其實你們也不用知道甚麼，只要你們送我到美國的穿梭機基地，其他的事情，我自己會料理!」

「你會造成重大損害?」

「不，完全不會，而且他們也完全不知道的，只有你們幾個人知道!」

「爲甚麼你不能再等，再照你原定的計劃下去?」

「我想借用你們的核子電力，但還要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且我實在害怕污染地球!」

「你說過那些核子發電是既安全又清潔的!」

「是的，我並沒有說錯，舉個例來說，例如發明炸葯是人類史上一次重大發明，而且可以改進人類的生活，可惜落在不同的人的手上，會成爲毀滅人類的工具!」

「你意思是指核子發電落在……」

「落在一些沒有技術，也沒有足夠智識的人的手上，那是一個大悲劇!」

馬獅龍明白他的意思。

「那你因此而改變!」

「是的，最重要的是，我計算地球大氣層與外太空交接之處將有一次空前的電力聚合大爆炸，這是幾萬年來難得的一次機會!」

馬獅龍道：「你肯定不會累及穿梭機上的人?」

「不會!」那聲音斬釘截鐵地道。

珮絲道：「你去做，這些人又如何?」

「假如你答應我，帶我往那個太空穿梭機基地，我臨走之前，我定會使他們回復正常的生命!」

「以後呢?」

「以後他們要好自爲之!正如地球上所有人一樣，他們要好好爲自己而努力奮鬥!」

「你有甚麼保證?」馬獅龍問。

「很簡單，當你們答應了我之後，我便立刻令史家寧回復正常!」

「你想我們怎麼做?」

「把我帶入基地之內!」

馬獅龍道：「我並沒有絕對把握!」

羅拔道：「我們有一位同學，據說在太空署任一個非常高的職位!」

「那好極了!」那聲音頓了一頓，道：「馬獅龍，我向你們道歉!」

馬獅龍笑道：「中國人有一句話，是不打不相識，而今，我們相識了!」

「回去之後，我會與你通消息!」

這似是一個好提議!不過，這個石中精靈與地球人的時間觀念不同，假若要接受他們一個消息，馬獅龍可能到了九十歲!

馬獅龍道：「好極，而今我們離去，你做你應做的事，我們也回去作安排!」

三人站了起來。

那聲音道：「馬獅龍，我剛才剖開你的背脊，其實是有一個目的的。」

「甚麼目的?」

「我看你這個人非常精靈，而且體力、手腳的靈活，是超出一般人的，看你是不是一個機械人。」

馬獅龍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珮絲促狹的道：「是的，是的，馬獅龍是個機械人，也許是另一個星球的人!」

馬獅龍道：「你既然已剖開過我，你發現了甚麼?」

「沒有甚麼，你身體極好，祇此而已!至於你骨骼筋骨，一清二楚，我也肯定你不是一個機械人!至於你的腦筋，我沒有看過!」

馬獅龍接口道：「不，不，多謝你了，我的腦筋與常人一樣，不用剖開來看!」

「我只要一看，再縫合起來，或者，我可以在其中加多一些東西，使你更聰明，更勇敢！」

馬獅龍急急的道：「不用了，多謝，我而今一切都夠用，也沒有其他野心！」

羅拔道：「你有機會改進自己也不願意？」

馬獅龍道：「那麼你給他剖開一試？」

「你也可以！」那聲音道。

羅拔聽了，也急忙道：「不，不，多謝了！」

「你呢？你想做一個女中豪傑嗎？」

珮絲連忙道：「不，不，我也多謝了！」

三人互望一眼，都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好了，我們滿足於目前！」

「能滿足，也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那聲音道：「你們站定，一閉上眼之後的兩秒，你們便回到你們自己的車上！」

「不用我們走路？」

「是的，好！閉眼！」

馬獅龍並沒有閉上眼睛，不過，他也沒有看見甚麼，只覺得自己已坐在車子之上。

那石中精靈的超能力實在神奇，不過，也許只是他們普通的能力，將來地球人也有此能力也說不定。

之後的幾天，羅拔與美國太空署方面作出了聯絡，並且順利地找到那個同學，他們藉口要參觀下一次的太空穿梭機發射，那同學也答應了安排。

而醫院方面也傳來好消息。

史家寧已經恢復了知覺。

馬獅龍去探望他，發覺他好像做了一場夢似的，不過他仍然記得「石中精靈」的事。

馬獅龍簡單的告訴了他一些，其中曲折情形，並沒有加以描述。

史家寧道：「他要走了？」

「你覺得怎樣？」

「我好像失去了一個朋友！」

「不過，你以後要完全倚靠自己了！」

「我的對手呢？」

「他也好了，看來，以後的日子，你還要與他作商業上的競爭！」

「那是以後的事，你們甚麼時候離去？」

「日子未定！」

* * *

羅拔與珮絲本來有任務在身，但爲了那石中精靈，也放下了一些工作，到安排妥當之日，他們想捉拿的幾個國際通輯犯，却自動投案。

那當然是石中精靈所做的工作。

羅拔與珮絲既完成了任務，又得到上頭的誇獎，自然是非常高興。

馬獅龍道：「這只是偶一爲之的，我們地球人一向也有這些不勞而獲的機會，我們稱之爲幸運，不過，幸運只會在一個人一生之中出現一次或兩次，我們絕對不能靠好運！」

珮絲道：「我們會努力！」

羅拔已安排了飛機直往美國的太空基地，馬獅龍特別訂製了一個公事箱，來盛載那石中精靈，至於用甚麼料子來做，也先由石中精靈自己訂出來的。

那些花費不少，但也是值得。

他們在太空穿梭機發射之前的兩日到達基地，受到羅拔的同學費沙十分熱誠的招待。

可是，費沙對這次發射並不太樂觀，馬獅龍不敢追問，那是他們國家的機密。

當他們參觀完畢，馬獅龍雖然沒有做過甚麼，但他知道自己已完成了一切任務。

回到酒店，整個公事箱內的鑽石都變了韻石，回復了一堆黑炭似的，那可能是石中精靈把鑽石內的精華(對石中精靈來說)吸盡而去。

到發射前的一天，天氣突然變壞，看來是無法依期發射，不過，他們還是耐心等候着。

結果，經過三次的延期，每次延期一兩個鐘頭，但最後仍是決定升空。

馬獅龍與羅拔、珮絲，一起在貴賓席內觀看，天氣仍然並不太好，偶爾有一些陰雲閃電。

不過，既然那些太空專家認爲可以發射，相信也沒有甚麼問題。

馬獅龍看着整個發射基地的規模，心中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兆。

忽然，他想到一個問題：石中精靈是需要那一種空前絕後的雷電風暴，他會不會爲了自己，而不顧太空穿梭機上其他人的安危？

他很想阻止太空穿梭機的升空，不過，當然沒有人會相信他的話。

結果，太空穿梭機升空十秒之後，便發生了爆炸！

* * *

這件事當然是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事後工作人員發現是輸送燃料的管道出現了問題。

也許石中精靈本身在這次爆炸中毀滅了。

五個月之後，馬獅龍在他家中圖文傳眞機中收到一份非常古怪的文件，裏面並沒有文字，只是黑黑白白的一大片，看不到甚麼。

開始，馬獅龍以爲是傳眞機壞了，後來，發覺那機器一直操作正常。

他拿着那張紙看了又看，實在不明白，後來，他把紙交給一個翻譯密碼專家，發覺那可能是一些密碼，可是他却無能爲力。

馬獅龍知道，那可能是石中精靈一封平安書！

（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三

政歸司馬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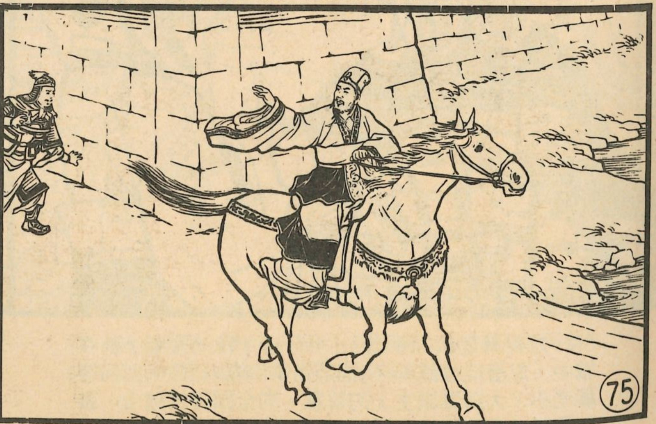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73　桓范聽到召喚，暗想：曹爽手裡掌握着將印，只要當機立斷，不難對付司馬懿。便推說要收拾一下，請來人先走一步。



74　來人一走，他跳上馬背，奔到南門，見了守門將司蕃，便從袖裏拿出一塊竹版，揚了揚道：「太傅有事，要我出城辦理。」司蕃要看竹版。桓范厲聲道：「你是個小小守門將，敢這樣大膽？」



75　司蕃慌了，只得開門放出。桓范放馬出了城，回頭道：「太傅造反，你還是跟我走吧。」司蕃大驚，慌忙來追桓范，桓范加上一鞭，飛一般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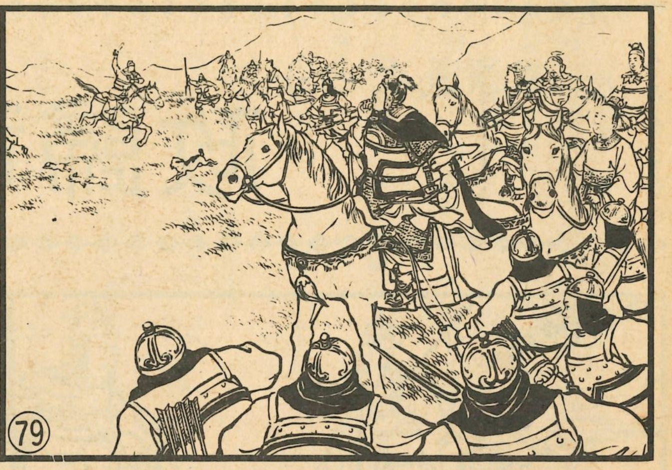
76　司蕃慌忙來報司馬懿。司馬懿大驚，對蔣濟道：「智囊跑了，這怎麼辦？」蔣濟道：「曹爽是個優柔寡斷的人，决不敢用桓范的計策。現在先得設法，把曹爽騙回城來。」



77　司馬懿先派許允和陳泰出城去見曹爽，只說太傅要他兄弟交出兵權，並不追究別事。許、陳兩人受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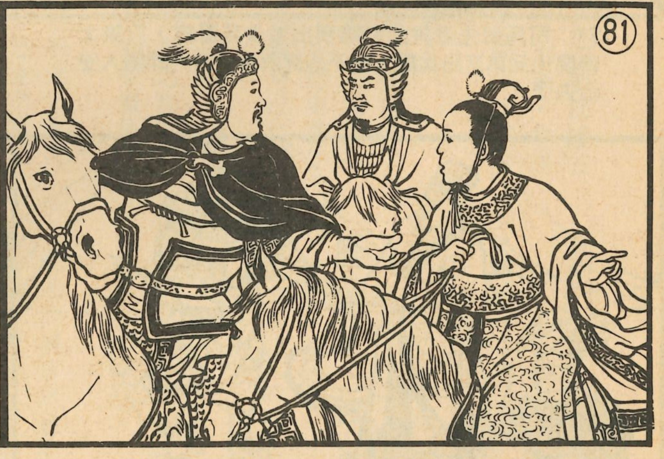
78　又令蔣濟寫了信，派與曹爽相好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帶給曹爽。司馬懿叮囑道：「見了曹爽，你只說太傅與蔣太尉對天立誓，只是爲了爭兵權，並沒有相害的意思。」尹大目也接信去了。



79 城裡鬧得天翻地覆，城外的曹爽却正在放圍打獵。忽然有一騎馬衝進圍中，高聲叫道：「太傅有表！」曹爽聽了，嚇得幾乎跌下馬來。



80 他過去接了表，拆了封，交給曹芳的侍從讀起來。曹爽呆呆地聽着，不住地打顫，却不知如何是好。



81 曹芳聽完了，對曹爽道：「太傅說的是這樣，大將軍怎麼辦？」曹爽慌慌張張地回頭問兄弟道：「怎麼辦？」曹羲道：「以前諫過阿兄，阿兄不聽，現在事已如此，還有甚麼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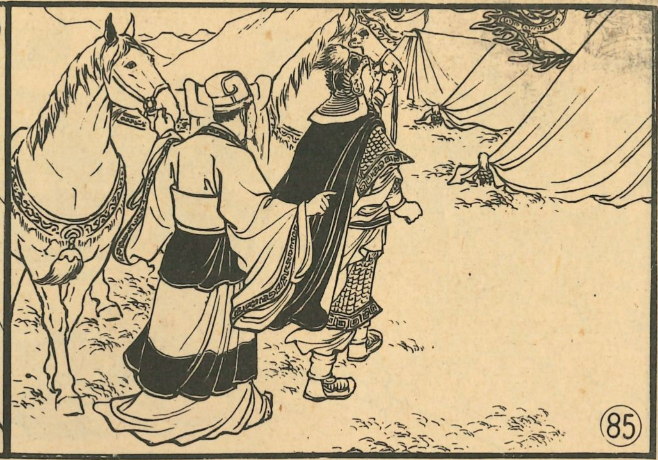
82 正在驚慌，辛敞、魯芝趕到，說起城中情況，要曹爽早定大計。曹爽心如亂蔴，哪來的計策，搓了一會手，却不說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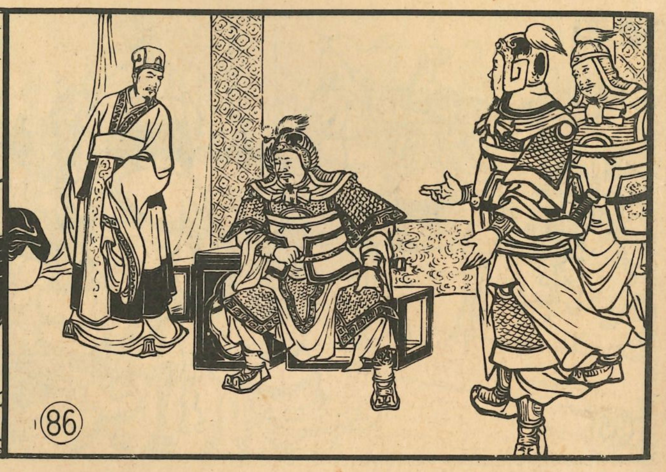
83 不久，桓范也來了。曹爽握了他的手，顫聲說：「怎麼辦？」桓范道：「大將軍趕快護送主上到許都去，然後調動軍馬，討伐司馬懿，平定這場亂事。」



84 曹爽驚得放開手道：「不行呀，我一家老小都在城中，怎麼能往許都？」桓范道：「事到如今，如何能顧老小？大將軍請主上的旨意，向全國發佈號令，誰敢不從？千萬不能走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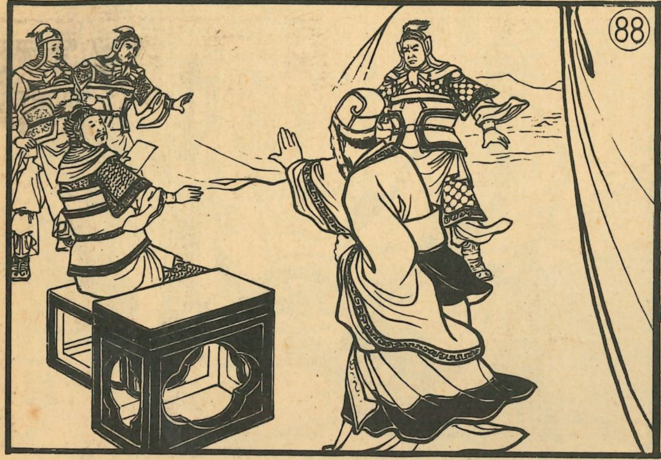
85 曹爽默默無言，向帳中走去。桓范苦諫道：「從這裡去許都，半天就到；許都的糧草，可以支持幾年；用大將軍的將印，調全國人馬，一呼百應。大將軍趕緊決定，才是活路。」曹爽聽了，只是流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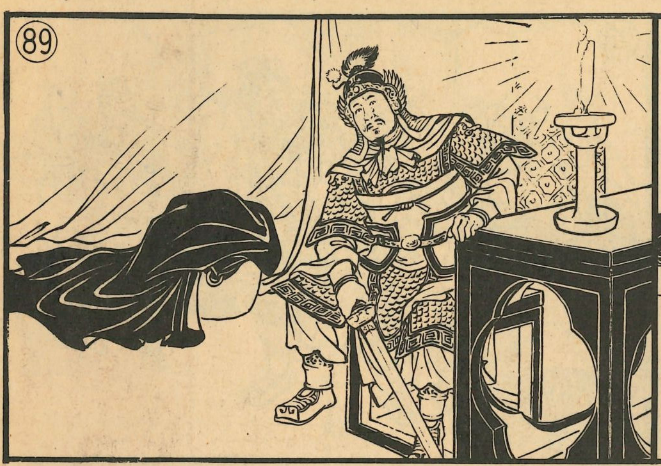
86 這時，許允、陳泰到了，告曹爽道：「太傅只爲將軍獨掌朝政，所以要你交出兵權。將軍儘管回城去商量，保無別事。」曹爽只顧低着頭不說話。



87 尹大目隨後趕來，送上蔣濟書信，說了司馬懿對天發誓的話。曹爽聽了，略略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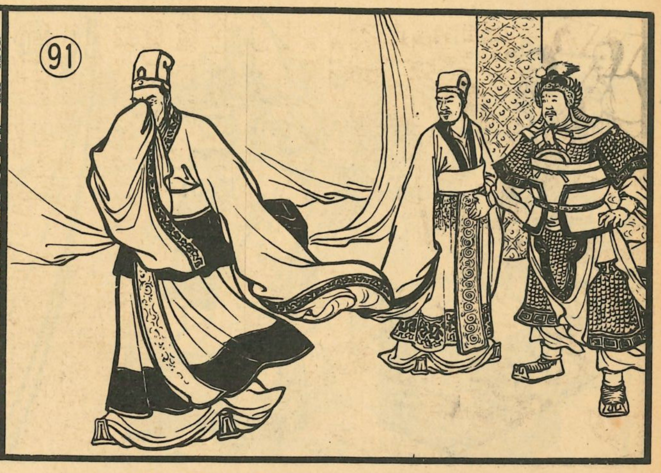
88 桓范急道：「事情萬急，切不可輕信外人，自投死路。」曹爽心又亂了，揮手道：「且讓我再想想。」



89 衆官退出帳外，曹爽獨在帳裡，想來想去，決不定主意。他把寶劍拔在手裡，揮了幾下，又嘆氣、流淚，從黃昏直到天亮，還是一點主張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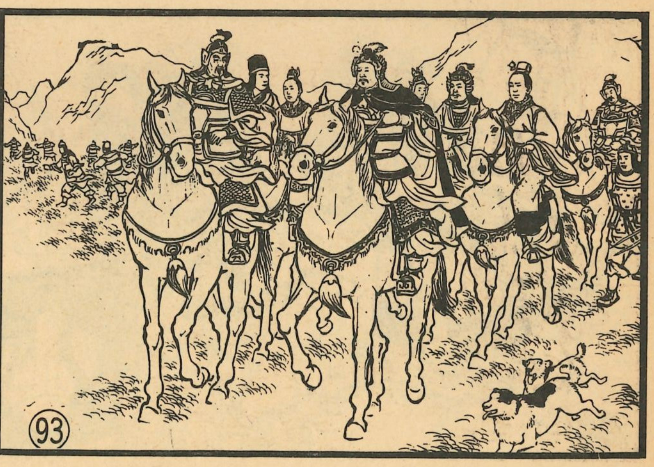
90 清早，桓范忍不住闖進帳來，催促道：「大將軍想了一夜，有了決斷嗎？」曹爽丟下寶劍，嘆道：「我情願交出兵權，放棄官位，保住家產，做個富翁算了。」



91　桓范大哭道：「曹眞大將軍是個智勇具備的英雄，誰知他的兒子竟是個昏蟲！」他一路號着出帳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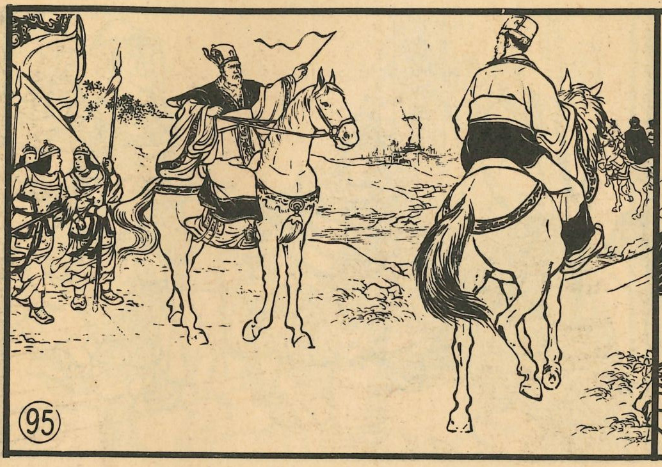
92　許允勸曹爽先把將印交出，曹爽便把將印捧來。主簿楊綜扯住印綬哭道：「大將軍放棄兵權，投降司馬懿，性命也保不住啊！」曹爽滿面流淚地道：「太傅對天立了誓，不會失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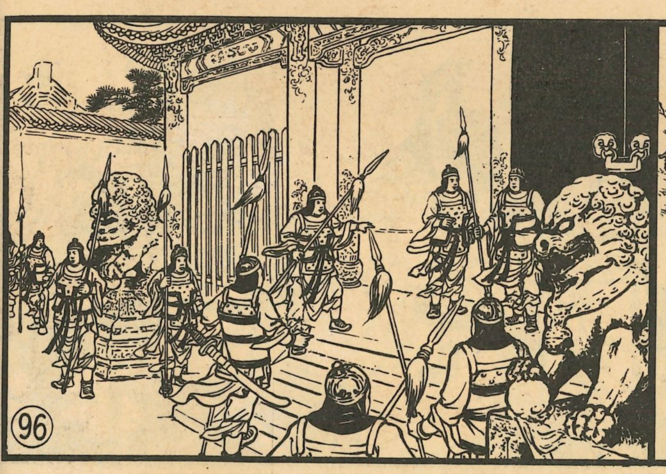
93　許允拿到將印，先回城去了。陳泰勸曹爽隨曹芳一同進城。曹爽哪裡還有主張，便令大小官員，馬步兵將，擁着曹芳回洛陽來。兵將們聽到曹爽交了將印，沿路就散了不少。



94　走近城郊，曹爽身邊只剩下幾個兄弟、門客。司馬懿教人把門客拘留了，讓曹爽兄弟先回家去。



95　司馬懿騎着高頭大馬，立在浮橋邊，等候曹芳。一眼看見桓范，便揚鞭問道：「桓大夫爲甚麼要跟曹爽？」桓范瞪了他一眼，一言不發，進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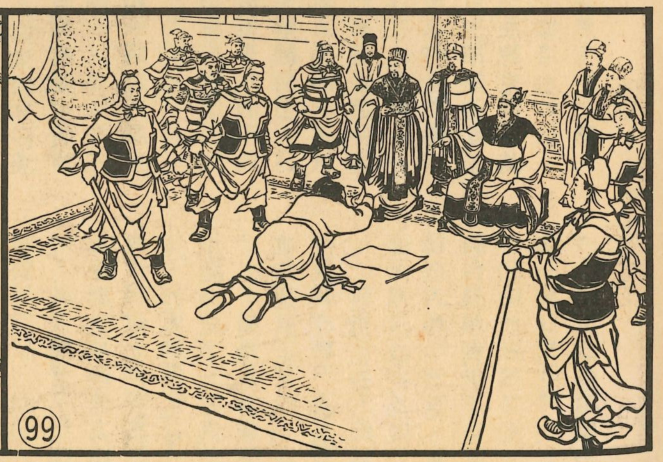
96　司馬懿把曹芳迎進洛陽，派兵圍住曹爽府第，用大鎖鎖住大門，斷絕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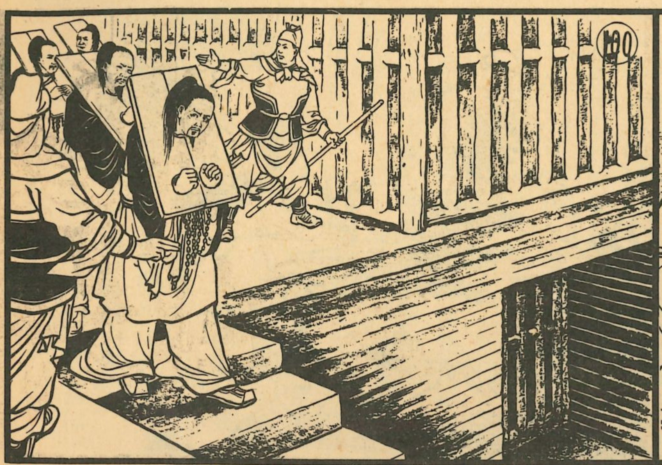
97　曹爽弟兄坐在府裡，消息不通，心神不定。曹羲出了一個主意道：「阿兄可以差人去向太傅借糧食，如果他肯借，大概我們還能活命。」曹爽便寫了書信，差人送給司馬懿。



98　當天，司馬懿送來一百擔糧食。曹爽大喜道：「司馬公對天立誓，本沒有害我的意思。」



99　哪知司馬懿早把曹爽的心腹張當捉了，動刑審問。張當受刑不過，只得供稱：「曹爽和何晏、鄧颺、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造反。」



100 司馬懿得了口供，把何晏等一一捉到。那些人都是白面書生，看到刑具，早嚇得昏頭昏腦，甚麼都承認了下來。司馬懿教用長枷釘了，收入死牢。



101 城門守將司蕃，又來告桓范騙開城門，口稱太傅謀反。司馬懿道：「寃人謀反，就該反坐抵罪。」把桓范捉到，也釘枷收監。



102 司馬懿眼看人証俱全，便派兵捉了曹爽弟兄全家老小，連同大小門客，都押到刑場斬首。（待續）



湖海恩仇錄／高峯·文　可飛·圖

九子血連環

孝女藝成回舊地　快意恩仇黃山頂

黃山古道，山路崎嶇，此際正是黃昏時份，暮靄蒼茫，九獅鏢局所押的鏢車正慢慢而來，由斜坡直上，押鏢的是九獅鏢局的總鏢頭九頭獅子呂天成，身邊還有他的獨生愛女呂月娥，年僅十歲，但已得乃父武功眞傳，平日九獅鏢局接得的鏢貨，都是由副總鏢頭押運的，但因爲這一次所接的鏢貨非常貴重，九頭獅子呂天成恐怕有失，因此便親自押運，憑他在江湖上數十年經驗，武功底子又好，黑白兩道都尊重他幾分，相信總可以把鏢貨安全護送到目的地的。

此際，鏢車正緩緩而行，轉到一個大彎之處，叢林甚密，呂天成是個老江湖，生怕林中有伏，當下便對各人說道：「兄弟們小心，如果綠林好漢亮相，不妨以禮相待，除非必要時，否則切勿在兵刃上交手。」

各人聽了，也提起了精神，嚴加防守。

突然，一點黑影由背後直滾而來，呂天成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黑衣女郎，騎着一匹黑馬，飛馳而至，呂天成覺得在這偏僻之地，竟然有此單身女子策馬飛馳，顯然事有蹊蹺，當下連忙叫各人把馬兒拉在一旁讓路。

那黑衣女郎馳到鏢車附近之時，各人才看清楚她的面目，原來這女子一身便服，全是黑色，面貌生得極美，杏眼蛾眉，嬌艷多姿如洛水神仙，當她來到鏢車之前，突然玉手一翻，竟把坐在車廂中的呂月娥提起，挾在腋下，雙足一挾馬肚，飛馳絕塵而去。

呂天成中年喪偶，僅得一女，愛如掌上明珠，平日都把她帶在身邊，現在眼見愛女被擄，不禁大吃一驚，手中雙鐧一翻，使出一招「雄獅出洞」，直向黑衣女郎的天靈蓋點去。

那知這黑衣女郎身法怪異之極，只見她腰肢一扭，向後一仰，把來勢避過之後，人馬向前一竄，飛馳而去，在密林中忽然不見了。

各鏢師及趟子手一見總鏢頭愛女被擄，俱都心中一寒，紛紛向密林中追去，呂天成叫道：「各位切勿入林，免遭暗算，小女被劫事小，看管鏢車要緊。」

各人聞言，只得止步，對這個黑衣女郎突然把呂月娥劫去的動機，却無法明白，個個都相對無言。

呂天成道：「目前的情形，鏢車是不能再走了，因爲黑衣女郎既把小女劫去，顯然是有意劫鏢車，擄去小女並非是眞正目的，無非藉此威脅，且待我親入林中，看看情況如何？」

於是，各人把鏢車停下，駐紮妥當，呂天成把馬匹拴好，正想施展輕功進入林中之際，突然後面又來了一騎白馬，馬上坐着一個白衣女郎，面目和先前那個黑衣女郎一模一樣，有如一雙孖生姊妹。

呂天成知道對方騎功極好，只要

稍一放鬆便會給她走掉，因此，雙足一點，縱到路中心，攔住白衣女郎的去路，白衣女郎馬韁一緊，妙目一張，問道：「你爲何攔住我的去路？」

呂天成不知道這白衣女郎是甚麼人物，拱手陪笑道：「老朽乃保定城中九獅鏢局的總鏢頭呂天成，這次接了一支鏢，路經此地，剛才有一黑衣女郎策馬經過，把小女擄去，潛入密林中，我想女英雄一定知道那黑衣女郎的下落。」

白衣女郎冷冷一笑，說道：「要取回你女兒麼？這並不難，只要把鏢車留下便行了。」

呂天成一聽，心頭一涼，不禁虎目圓睜，劍眉一剔，道：「老朽行走江湖多年，黑白兩道也賞幾分薄面，女英雄何必如此要脅，而且，老朽對生死二字，已無芥蒂，但是小女年僅十歲，女英雄把她劫去，實在是毫無意思的。」

白衣女郎笑道：「既然你要護鏢，而把女兒拋棄，那我們姊妹倆只好動手劫鏢了。」

呂天成在江湖闖盪多年，不曾見過如此强蠻的綠林女强人，當下雙鐧一揚，道：「好吧！既然你要劫鏢，那我就憑一雙金鐧，來保九獅鏢局的聲譽，請女英雄亮出兵刃吧！」

白衣女郎毫不在意的道：「我從來不喜歡用兵器的，你儘管發招吧！」

呂天成雖然是個老江湖，但也知道江湖上的僧尼道婦都是難以應付的，可是以愛女身陷對方手上，鏢局安危又繫於己身，因此，也就拚了一條老命，當下左手鐧使出一招「獅吼中原」，向白衣女郎的中庭穴點去，這一招乃是虛招，是專用來擾亂對方耳目，跟着右手鐧使出一招「擎天一柱」，點向白衣女郎的太陽穴，這一招使得極强勁，挾着一股寒氣，去勢奇特快猛。

可是，那白衣女郎的身法奇詭之極，雖然身在馬上，右手一拉轡繩，滴溜溜的轉了一個圈，輕易的把雙鐧避過，左手快如閃電，向呂天成的雙眼點去，只聽得一聲慘叫，呂天成雙眼便被點瞎，雙手掩面，縱身退開。

各鏢師見總鏢頭受傷，大喝一聲，兵刃齊出，蜂擁上前，把那白衣女郎團團圍住。

白衣女郎冷笑一聲，道：「江湖上誰不識我『玉面羅刹』洪素冰，你們這班膿包，想來送死是嗎？」

各鏢師聽了，才知道這白衣女郎乃是綠林後起之秀「玉面羅刹」洪素冰，無不爲之心驚膽戰。

原來近年在綠林道上，出了兩個人物，乃是一雙姊妹花，年長的叫洪素琴，外號「黑衣龍女」，年幼的叫「玉面羅刹」洪素冰，姊妹倆在江湖行走，性格古怪，而且心狠手辣，對於江湖人士，爲害甚大，而且她們出沒之處詭秘非常，無人知道她倆是在何處。至於她們的武功師承何人，更是無人知悉。

此際，各鏢師以眼前這女郎乃是「玉面羅刹」洪素冰，焉能不驚，而且也知道即使合衆人之力，也是無法打敗她，因此便退而思其次，其中一名叫林達的鏢師挺身而出，道：「女英雄見諒，在下乃是靠保鏢在江湖上混兩口飯吃的，現在呂總鏢頭已經被你所傷，這是技不如人，無話可說，不過，呂總鏢頭的女兒落在『黑衣龍女』的手上，生死未卜，在下跟隨呂總鏢頭多年，實在不想他連這一點血親都沒有，因此，想請女英雄把呂總鏢頭的女兒交還我們，由我負責撫養，也算盡了一場朋友之義。」

「玉面羅刹」聽了，不禁仰天長笑，隨即收斂了笑容，說道：「你姓甚名誰？外號是甚麼？看你倒也有點義氣。」

林達知道事情有轉機，當下便恭聲答道：「在下名林達，外號『鐵掌如來』。」

「玉面羅刹」洪素冰道：「好一個鐵掌如來，既然你如此義薄雲天，我也不妨成全你的心願，把呂天成的女兒交你撫養，將來她長大成人之後，如欲報仇，也不妨前來黃山找我。」說時，雙眼一翻，向四面的鏢師掃了一眼，目光如電，懾人心魄，又道：「至於那些飯桶，實在不能留下了。」

衆人聞言，無不駭然，知道自己的武功實非那女魔頭的對手，當下各人倒退數步，想發足狂奔，可是，洪素冰身軀一晃，便如幽靈似的纏向各人，只聽得慘叫連聲，十餘個鏢師全都被點中了死穴，陳屍地上，只有林達平安無事。

「玉面羅刹」洪素冰瞧了林達一眼，冷冷的道：「等我請姊姊把呂天成的女兒送回給你。」

林達眼見這個悲慘的場面，即使是個久歷江湖的人物，也爲之膽寒，當下只得點頭稱是。

洪素冰飛身上馬，沒入林中，林達恐觸怒了洪素冰這女魔頭，不敢走動，站在鏢車前垂手呆立。

忽然間，兩條人影一黑一白，從樹林中飛縱而出，正是聞名喪膽的黑白女魔頭，這一次她們二人不騎馬，但却顯得她們的輕功更超絕。

「黑衣龍女」洪素琴的手上還挾着一個女孩，正是呂天成的女兒呂月娥，轉眼之間，便縱到林達身前。

「黑衣龍女」冷聲道：「林達，這女娃兒你就把她撫養長大吧！」

林達把呂月娥抱住，呂月娥見到父親倒在地上，雙目流血，已經氣絕身亡，不禁放聲大哭起來。

林達道：「呂姑娘，江湖兒女是不會哭泣的，這兩位女英雄曾經對我說過，你將來武功有成之後，可以找她們報仇的。」

「玉面羅刹」洪素冰哈哈大笑道：

「林達果真快人快語，怪不得有『鐵掌如來』之譽，端的是一條硬漢子，我們已有言在先，這鏢車的財貨就交給我們保管好了。」

林達點點頭，道：「這個當然，大丈夫一言九鼎，言出必行，兩位女英雄就把鏢車取去吧！我林達深悔學藝不精，無法保護這鏢，今後自當閉門苦練，如果武功稍有成就，一定來拜訪兩位女英雄的。」他又望着地上的呂天成，心中一陣凄然，道：「在下還有一個要求，希望兩位女英雄能夠答應，那就感激不盡了。」

「玉面羅刹」洪素冰兩眼一瞪，冷聲道：「你的要求眞多，好吧，這是最後一個了，你想說的，不妨說出來。」

林達道：「我和呂天成是生死之交，而且和各位鏢師也親如兄弟，現在他們都陳屍地上，我實在不忍他們死無葬身之地，可否讓我把他們埋葬後才離開黃山？」

「玉面羅刹」望了一眼「黑衣龍女」，道：「我們是否做了一件善事？」

「黑衣龍女」微微點頭，「玉面羅刹」對林達道：「好吧，你就把他們的屍體埋葬吧！」

於是，林達以刀掘地，含淚把各人的屍體埋葬，然後抱着呂月娥，上馬離去。

一路曉行夜宿，返回保定九獅鏢局，副總鏢頭林冲，見林達只帶着呂月娥回來，不禁大爲訝異，連忙問道：「林鏢頭，是不是出了岔子？」

林達虎目一瞪，道：「呂總鏢頭已經喪命了，所有弟兄也都死去，僅得我一人倖免，把呂姑娘帶回來，想不到總鏢頭一生闖蕩江湖，竟然栽在這兩個女魔頭手上。」

林冲一聽，不禁暴怒，大吼一聲，一掌拍向八仙桌上，木屑橫飛，問道：「林達，你所說的話當眞？」

林達喟然一嘆，便把經過情形詳細說出，林冲和呂天成相交三十多年，當年二人並肩闖蕩江湖，走遍大江南北，才能創名立譽，開設這間九獅鏢局，現在呂天成竟然喪生在這兩個黑白魔女手中，怎不悲哀？

當下對林達說道：「我一定設法替呂天成報仇的，我和呂天成乃是生死之交，現在他慘遭殺害，我怎能坐視不理？」

林達凄然道：「這並不是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洪氏這兩個女魔頭的武功非常高强，手法極怪，呂總鏢頭和她僅是三招，已被她用手指插中雙目，直入腦際而氣絕身亡的，而衆兄弟也被她一個照面便點中死穴斃命，你這次前去找她們，看來也未必有把握，不如慢慢想個妙法，把呂月娥撫養長大，找尋名師，使她成爲武林中的高手，才去找她們報仇也未晚。」

林冲點頭不語，第二天清晨，鏢局的人發覺林冲在房中留下一張字條，人已不在，林達拿起字條一看，原來林冲吩咐各人把鏢局結束，他獨自前往黃山找尋洪氏姊妹爲呂天成報仇，其後並着林達把呂月娥帶到衡山神尼妙一師太處學藝。

林達見了林冲留下的字條，不禁長嘆一聲說道：「林冲兄此番休矣，洪氏這兩個女魔頭的武功厲害，他獨自一人孤身前去，那裡是她倆的對手，此去必凶多吉少的了。」

但事已至此，當下便依言把鏢局結束，遣散鏢局鏢師，帶同呂月娥往衡山晋謁妙一師太。

見到妙一師太後，把呂天成遇害及林冲獨自前往黃山找洪氏姊妹報仇經過說出。

妙一師太面色凜然的道：「林師侄這一趟前去，看來也是九死一生，想不到洪荒的一雙女兒，行徑竟然和她的父親一樣怪異，實在是江湖上的禍害。」

林達問道：「師太，晚輩出道得遲，不知有個洪荒的人，前輩可否見告？」

妙一師太道：「在十六年前，綠林黑道上出了一個怪異人物，這人名叫洪荒，外號『毒神君』，練就一身武功，內外兼修，但是性情暴戾，心狠手辣，有不少英雄好漢都喪在那老魔頭手上，其後激動公憤，有十八名武林高手聯合前往黃山找他，當時我也曾參與，洪荒武功雖好，但却難敵十八名高手，結果身受重傷，跌落黃山千仞谷中，這千仞谷深不見底，想洪荒定必粉身碎骨。我們又曾到他結廬之處，找尋他的兩個女兒，目的並非斬草除根，而是想把他遺下的一雙女兒撫養，但找遍黃山，也找不到她們的踪跡，只得作罷，現在這兩個女子在黃山出現，顯然是『毒神君』的兩個女兒，只是不知道這兩個女子的武功是誰所傳授，你記不記得她們的招式？」

林達道：「當時她出手很快，無法看得眞切，只知道她是指掌兼用。」

神尼妙一師太奇道：「這就奇了，當年『毒神君』也是指掌兼用，但是，『毒神君』已死，誰會授她們此等武功？」她頓一頓又道：「照現時的情形，即使我親自出馬，也未必能勝得過她們。唯今之計，就是集五嶽的武功精華，使呂月娥成爲一個人才，去除這兩個女魔頭，替其父報仇。」

林達問道：「請問前輩，如何集五嶽的武功精華使呂月娥成材？」

妙一師太道：「我先把生平本領武功盡量傳給她，然後送她到華山『金剛指』蓋天雄那裡學藝，藝成後，又送她到東山『雙掌震乾坤』黃天霸那裡，繼而嵩山『陸地飛行』齊天壽教她輕功，再而恒山『賽玄壇』柳天元教她掌功，如此一來，她的內功雖然較遜，但集合了五嶽所長，相信也可以制服得黑、白那雙魔女的。」

林達聽了，不禁拍手稱妙，道：「老前輩，這個法子眞是妙極了，現在

就把呂月娥交給前輩了，就此告辭。」

林達離開衡山之後，他因走慣江湖，所以便投入鏢局任鏢師，繼續那保鏢生涯。

呂月娥雖然年僅十歲，但當日黃山之役，父親呂天成慘死在洪素冰手下的慘狀，永記心中，所以，妙一師太教她的武功，均能悉心苦練。

妙一師太早年是江湖上成名人物，但近年來因年事已高，不想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便隱居衡山，創造了一種絕門暗器，叫做「九子血連環」。

這種奪命血連環，其厲害之處，乃是一次能夠打出九隻，每隻環的方向不同，分打對方九處大穴，使對方無法躲避。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之間，又是五年了，這一天，妙一師太對呂月娥道：「爲師因知妳身負血海深仇，因此我把一生武功盡量傳授給你，至於奪命環，乃是我晚年所創，現在也傳給你了，如今我給你八十一隻金環，這八十一隻金環都是餵上劇毒的，見血封喉，將來你可以用來對付洪家這一雙魔女，但不能亂用，至於你的武功，以一對二，尚嫌未到火候，我把你送到華山蓋天雄道長那裡學藝吧！」

呂月娥唯唯受命，在華山學藝之後，又到嵩山、泰山繼而及恒山。

二十年之後，呂月娥集五嶽武功的精華於一身，返回衡山，拜見妙一師太。

妙一師太道：「月娥，二十年來，我都在希望你的武功有成就，今天你學得了五嶽的武功精華，可以去黃山找尋洪家姊妹報父仇了。」

呂月娥凄然道：「只是經過了二十年來洪氏姊妹的武功可能又有進展，我是否能夠敵得住她們，實在也是個問題，不過，我父仇在身，無論如何也得要盡自己的力量去除掉她們的。」

妙一師太點頭道：「你這番話本來不錯，不過，以你目前的武功，一定可以去找洪家這兩個魔女的，爲師無物可以贈送給你，就把你師祖當年留下給我的一把金龍劍送給你吧！」

說罷，走入室內，取出一把金龍劍，拔劍出鞘，只見金光四射，耀人雙目。妙一師太道：「這把金龍劍，乃是集五金之精英所鑄成的，鋒利無比，削鐵如泥，你可以好好的使用。」

呂月娥接過了金龍劍，當日便向師父拜別，施展陸地飛行輕功，往黃山方向奔去，她的輕功已達上乘之境，故此飛馳起來，比馬還要快些。

此時正是冬盡春來，臘梅吐艷，呂月娥背插金龍劍，來到黃山脚下，想起二十年前，跟隨父親押鏢，父親就在黃山的山麓，喪生在玉面羅刹洪素冰毒手之下，想起來不禁咬牙切齒，當下身軀一縱，隨着山麓大道飛馳而行，這條大道就是當日父親押鏢所經的道路。

不到一盞茶工夫，已經來到山腰轉彎之處，當日她雖然年僅十歲，却記得林達將父親屍體埋葬之處，只見得遍地野草，雜樹叢生，暗忖：「父親埋骨於此，九泉之下，實在不能安息。」

當下便拔出背上金龍劍，把泥土挖開，將父親屍骨起出，然後揀個好地方，把父親屍骨重新安葬，洒淚而行，但她覺得前路茫茫，這黃山之大，何處找尋這雙洪家魔女的踪跡？

想到此處，却又爲之黯然，心中快快不樂，走到密林之前，徘徊了一會，覺得這密林之中，可能有洪家那兩個魔女的踪跡，只是，自己對這個密林的地形不熟，單身冒昧入去，可能會有危險，結果，她終覺父仇不共戴天，即使有危險，也不能不進去密林看個究竟，或者可能找到洪家這雙魔女的踪跡，一報父仇，心念一動，雙足一點，便逕往密林中竄去，只見這密林樹蔭濃密，樹幹參天，陽光無法能透射入來，經年累月，致使地上長滿野草，高達人身，想找尋一個人實在並不容易，結果她想出一個妙計，就是憑着多年來所練的輕功，雙足一點，飛身而上，在樹枝上奔走，往來尋覓。

突然間，東面的樹林枝葉顫動，呂月娥身軀一縱，快如鷹隼，逕奔枝葉抖動之處躍去，她的輕功已達化境，所以刹那之間就來到，那知一看之下，使得她爲之大失所望，原來是一個如人一般高大的白猿在樹枝上跳躍，呂月娥正想轉頭，不料這頭白猿對呂月娥似乎存有敵意，向呂月娥撲來，而且，手法似精通武功似的，呂月娥因找不到洪家兩個女魔頭，心中已非常憤怒，現在又見這頭白猿無理取鬧，更加氣上加氣，嬌叱一聲，駢指向白猿雙眼插去，這一招快如閃電，即使是武林高手，也是無法閃避，呂月娥本來不想妄下殺手對付一頭畜牲，只因她心中憤怒，一時性起，所以有此一着。

說也奇怪，這頭白猿頭部向後微仰，雙臂交錯，就把呂月娥的來勢避開，這使得呂月娥心中一凜，想不到這頭白猿的招式竟然如此怪異，比諸懂武的人更勝一籌，當下不敢怠慢，手法一緊，使出極厲害的招式，向白猿攻去，這頭白猿雖然精通武功，無奈呂月娥乃是集五嶽各派武功的精華於一身，武功極高，因此幾個照面之後，白猿便處於下風，僅能憑本身的跳躍閃避。

呂月娥剛在江湖露面，從未與人交手，此乃第一次施展所學武功，却和一頭白猿相鬥，心中不禁爲之又好氣又好笑，當下故意立足不穩，從樹上墮了下來，那頭白猿一見，不禁大喜，吱吱一聲，一撲而來，雙爪向呂月娥的咽喉抓去。

那知道這正是呂月娥的妙計，她

因見白猿怪異，好像是曾經有人教過牠武功，所以便故意賣個破綻，使白猿上當，此時白猿撲身前來，她單足把脚勾住樹枝，一個鷂子翻身，由上而下，身軀平空拔起兩尺，反而在白猿之上，左掌一劈，使出一招「橫掃千軍」，向白猿的頸項劈去，白猿想不到呂月娥的身法如此的快捷，想躲也來不及了，頸項給呂月娥劈中，滾下地來。

呂月娥因覺對方乃是一頭畜牲，也不想取牠性命，而且也知道白猿中了她的一掌，已是身受重傷，故此站在樹頂之上不動。

可是，這頭白猿雖身受重傷，却也能負傷滾開了數尺，支撐而起，逕向叢林西邊飛奔而去。

當那白猿去遠之後，呂月娥才想起了一個問題，覺得這白猿如此精通武功，說不定是洪家這雙女魔頭所飼養的，如果能夠追踪那頭白猿，說不定可以找到洪家這雙魔女，那時，豈不是可以報了父仇？

於是，雙足一點，施展了陸地飛行的輕功，身如蜻蜓點水一般，脚尖點在草地上飛點而行，可是追出樹林之前，已經不見了白猿踪跡，而且這密林之西，乃是峭壁，下面是一個深谷，烟霧迷漫，無法能見深谷底下的景物，她記得師傅妙一神尼曾經對她說過，當年「毒神君」洪荒，給十八名武林高手圍攻，身負重傷，跌落千仞谷之下，知道這個山谷乃是師傅所說的千仞谷了。

她覺得不見了白猿踪跡，莫非白猿已經跌落在千仞谷之下？但回心一想，却又不似是跌下山谷中，因爲白猿雖是一個畜牲，但到底也是通靈之物，受傷雖重，也不至神智迷失而跌下山谷去。

呂月娥站在山谷之前，望來望去，也望不到甚麼跡象，想了半天，她認爲這個深不見底的山谷，一定是有秘密，決心下去探個究竟。

但是，這個山谷是如此深不見底，如何能夠落到谷底去？她想了一會，也想不到一個好辦法，只見在山谷邊緣走來走去，無法可想，忽然間，她想出了一個辦法來，就是這個山谷雖然形如一口古井，深不見底，但峭壁四週却長滿了長春籐，這種長春籐經年累月的生長，非常堅靭，所以，可以作爲一條籐索之用，雖然不知道谷底究竟深到甚麼程度，却也可以藉着長春籐，慢慢直落谷底，於是，拔出金龍劍，削了幾條長籐，結成一條籐索，揀了一株老樹，把長籐套在老樹上，慢慢揉着籐索下去，籐索已經揉盡之時，又在谷中峭壁上削取長春籐結索，直揉而下。

幸好這山谷的長春籐極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愁沒有長春籐可用，只是，每一次揉籐索時，又要削籐結索，耗費了不少時間，故此揉了半天，也只落到谷中數丈，俯首望下去，只見烟霧迷漫，遮蓋着谷底，不知何時始能落到谷底，而山谷又是峻峭非常，又無立足之地，當氣將盡，想歇息半刻時，只好用長春籐纏着身子，把背部靠着峭壁，閉了雙目，攝心養神。

不久，已是日落黃昏，這山谷之中，萬籟無聲，由於她此時已經落到谷中，所以仰首望去，只見上面雲霞層層，無法看見上面的情景，而俯首下望，却又給雲霞遮蓋視線，彷如身在雲霧之中，飄飄然似的。

就在這時，忽然陰霾密佈，大雨傾盆而下，呂月娥身在半空，無遮蓋之地，渾身有如落湯鷄一般，狼狽之極，想攀上谷頂，却自己揉了這麼多時，雖然不知下面還有多深，但總希望谷底就在不遠，所以，她繼續削籐作索，向下揉去，大雨對她並無影響。

但是，上蒼却似乎有意與這位女俠爲難，除暴雨之外，還加上暴風，這山谷本來就是深不見底，暴風雨吹進山谷中，亂滾作一團，把呂月娥的身軀搖來搖去，幸好這長春籐乃是在山谷長了不知多少年，雖經大風所搖，却也不致折斷，否則，不難掉下山谷下，骨散身亡，那知長春籐雖堅靭，但上面谷頂的老樹，却經不起狂風暴雨的吹打，紛紛倒下，籐索所套的那株老樹，也被狂風吹倒，呂月娥的身軀因沒有老樹的牽力，頓然下沉，她不禁爲之大驚失色，暗想：我呂月娥父仇未報，却死在這山谷之下，莫非上蒼有意使惡人能得善終麼？不過，她雖然在絕望中，求生之念却未泯滅，身子直下，雙手却貫注勁力，只要能抓得一些東西，便可以支持身體的重量，不致跌落谷底粉身碎骨。果然再落十餘丈之後，她的手忽然抓到一些東西，此時因谷中一片漆黑，不知所抓的究竟是甚麼東西，但憑她的輕功，只要能抓到一點東西，便可以定住身形了，因此，她猛吸一口眞氣，一提身體，便不致掉下，定睛一看，原來所抓着的却是一株老杉樹。

能保存性命，這使得呂月娥爲之抹一把冷汗，想不到竟然在生死的邊緣中生還。當下便將身子輕提，沿着杉樹的尖端，慢慢揉下，坐在樹椏上，因爲這時天色已黑，加上狂風大雨，無法察看四週的景物，她不敢大意，恐怕一下子踏空了，不難再跌下去。

於是便索性坐在樹椏上，盤膝而坐，等候天明，此時雨勢已經漸小，風也停止，呂月娥因疲倦得很，竟在樹椏上呼呼睡着。

一覺醒來已是天亮，一宵風雨也已平靜，呂月娥俯首望下，只見谷底仍被烟霧遮蓋，無法看清谷底的深度，不過，有一點使呂月娥感到欣喜的，就是她所坐的杉樹，樹底下乃是一

塊很大的石頭，這石頭連接峭壁的，地勢較爲平坦，雖然目前處境危險，但總也比身懸半空好得多，於是沿着杉樹，慢慢的爬落石塊，挺挺身子，吁了一口氣，解下乾糧袋，坐在石塊上大吃一頓。

正在這時，一陣勁風忽然把她的身軀直吸而入，她因爲不留神，毫無防備，故此身軀不期然隨着勁風而轉，但她到底是經過二十年的苦練，當下一提眞氣，使出千斤墜的功力，定住了身形，並循勁風之處望去，原來石塊的盡頭竟是一個大山洞，勁風是從這個洞內發出，源源不絕。

呂月娥不禁爲之一愕，暗忖道：「這種含有吸力的勁風，顯然是武林高手所發出，但在這山谷中，杳無人跡，何以竟有這種掌風？而這種掌風竟越來越大，而且吸力也加强。」

呂月娥覺得這並不是一種普通山風的吸力，顯然是內功十分高强的人所發出，當下施展輕身功夫，退到旁邊，朗聲說道：「晚輩呂月娥，不愼墜下這千仞谷，前輩高人可否現身指教……」

話未說畢，洞中忽然有一把蒼老而刺耳的聲音道：「月娥，你怎麼會跌下來的？」

呂月娥覺得這聲音很熟悉，好像在甚麼地方聽過似的，但一時間却又記不起來。當下便立即問道：「前輩高姓大名？」

洞中的人說道：「我是你的義叔林冲，你進來吧！」

呂月娥一聽，不禁大喜，想起當日父親噩耗傳到保定城中，林冲聽得義兄喪生在姓洪的兩個魔女手上，赫然震怒，獨上黃山，替義兄報仇，至今已二十年了，消息杳然，生死未卜，如今竟在這山洞中，於是便走進山洞中，只見這山洞黑暗非常，並且有陣陣寒氣侵人肌膚，呂月娥暗忖：「這山洞如此寒冷，義叔林冲怎能在此生活？」走了一會，還不見林冲的踪影，呂月娥不禁大爲奇怪，於是又高聲叫道：「林冲叔叔，你在那裡？」

林冲的聲音由裡面傳來：「我在這裡，你再走一會便可以見到我了。」聲音好像就在目前，呂月娥知道義叔正是用上乘的內功「千里傳音」功力傳話，所以人雖在遠處，但聽起來却宛如在眼前。

但心中更感奇怪，因爲她的師傅妙一師太說過，這種「千里傳音」的內功是很難修練的，而義叔竟能修得如此高深的內功，顯然是不同凡响，於是便繼續向前走。

走了半盞茶工夫，看見前面平坦之處，端坐着一個長髮披肩、面色枯瘦的老翁，盤膝而坐。

呂月娥一眼定神望去，果然是相隔二十年的義叔林冲，但面目乾枯，只有輪廓可認，不過，林冲雖然瘦得不似人形，但雙目却炯炯有光。

呂月娥自幼與林冲接近，有如親叔叔一樣，此際見他如此模樣，不禁一陣凄酸，撲到林冲懷中，道：「叔叔，你怎麼會到這洞中來的？」

林冲長嘆一聲，道：「這件事說來話長，當日聽到你父親死在洪家二魔女手上，便獨自來到黃山，找洪家二魔女報仇，但她們武功極高，三招不到，我便中了洪素琴一掌，墜落這千仞谷中，也許是我命不該絕，跌到一半的時候，給我抓住了一棵杉樹，才不致粉身碎骨，但雙腿因撞在峭壁之上，已經折斷，後來我見到這個山洞，便爬入洞中，運功療傷。這山洞內有很多蝙蝠，肚子餓時，就用掌功把蝙蝠震跌地上，吃生蝙蝠充饑，由於二十年來，我用掌功震落蝙蝠，日子一久，掌力竟然有了吸力，而且這山谷中，寂靜無聞，更是練功的好地方，所以我又練就了千里傳音的內功。只是，由於我雙脚已斷，無法移動身軀，故此二十年來，脚下血脈已經閉塞，成了一個廢人。」

林冲說罷，又查探呂月娥怎會跌下這個山洞的因由。呂月娥便把林達帶她到衡山妙一師太處學藝，以及來黃山找尋洪家兩個魔女打傷了白猿，因而動了探山谷之念而至跌下的經過說了出來。

林冲聽了，點頭道：「虧你想得出用長春籐結索揉下的妙法，我被困在這裡已二十年，即使雙脚不是跌斷，也未必想出用長春籐結索爬上山谷，眞是後生可畏。」

呂月娥聽了便道：「叔叔，我本來是想探這個山谷，現在我還想繼續下揉。」

林冲搖頭道：「不用探了，我的聽覺非常靈敏，遠在數里之外的聲音，我也可以聽到。這谷底之下，並非平原，而是江水，人掉下去，定會被水淹斃的，所以，我認爲你不如結籐爬上山谷，找尋洪家兩個女魔頭爲父報仇，目前我的功力已可以消滅她們的。」

呂月娥點點頭道：「這方法也好，只是，不知道洪家兩個女魔頭目前身在何處？」大概她是好奇心起，覺得這山洞如此古怪，便想一探究竟，當下便道：「叔叔，我進入山洞去看看。」

林冲道：「這也好，本來我也想探探這山洞究竟通到甚麼地方去，可是，我的雙足已斷，無法起行，故此放棄了這個念頭，不過，你一個人前去，難免會有危險，不如我和你一同前往，即使有危險，也可以憑我的掌功，或者可以逢凶化吉的。」

呂月娥問道：「你雙足已斷，如何走路呢？」

林冲道：「你可以把我負着前行的，我的目力甚好，雖在黑暗之中，也可以視物。」

呂月娥也覺得甚有道理，當下便負着林冲慢慢向前走去。

這山洞端的是離奇古怪，裡面迂迴曲折，怪石嶙峋，兩人越走越深，好似是深無止境。

走了很遠，經過了一條很長的狹道，呂月娥道：「叔叔，你聽到前面有甚麼聲響？」

林冲道：「我聽到前面有聲音，但却不知道是蝙蝠的聲音還是其他的聲音。」

呂月娥負着他再走了一程，忽然前面發現了光線，呂月娥不禁大喜，脚步加快，循着光線奔去，原來前面有一塊大平原，長滿野樹雜草，草叢中有一團白色的東西，呂月娥定睛一看，正是被她用掌擊中的那隻白猿，白猿這時也發覺有人來了，一躍而起，正想逃走，林冲手掌微伸，一般極强的掌風，向那白猿打去，白猿便跌了下來。

呂月娥道：「叔叔，這白猿精通人性，我相信一定有高人教養牠的。」

林冲點頭道：「我想是了，但這種畜牲讓牠活下去，也是遺禍人間，不如把牠殺了吧！」

說時，猛然發掌，只聽得一聲慘叫，白猿登時倒斃地上。就在這時，兩條人影直縱而來，呂月娥一見，爲之微愕，原來這二人並非別人，正是「黑衣龍女」及「玉面羅刹」二人，雖然過了二十年，兩人的年紀已接近四十歲，看起來却仍像二十餘歲的少女一般。

呂月娥想不到這個山洞竟然別有洞天，而且又會遇上這兩個殺父仇人，心中怒火已壓制不住，冷聲道：「我便是九頭獅子呂天成的女兒呂月娥了，當日黃山道上，你們殺了我父親，並着林達把我帶走，現在藝業已成，前來找你們二人報仇雪恨，我踏遍黃山也無法找到你們，現在竟然在這山洞中相遇，也是你們命該如此吧了！」

「黑衣龍女」呵呵一笑道：「原來你就是當日給我一手提到密林中，結果由林達求情，把你放生的那個小娃娃麼？想不到你現在已亭亭玉立了。」

她說時再望望她背上的林冲，微噫了一聲，道：「你不是當日被我一掌打落千仞谷的林冲麼？原來你還沒有死去，而且還能走進這山洞中來。」

林冲冷聲道：「洪素琴，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了，我知你武功高强，當日我栽在你手上，是無話可說，但二十年來，我的掌功已練成了，可以一報當年之仇了。」

洪素琴點點頭道：「好極，我『黑衣龍女』不知結下多少仇怨，仇家遍天下，二十年來，不少仇家找我報仇，但沒有一個能生還離去，你們一老一幼，想單打獨鬥，抑或是以二敵一，或者四人打作一團呢？」

「黑衣龍女」這番嬉笑怒罵的話，若在二十年前，林冲一定會大動肝火，但他在山洞中獨坐了二十年，一切火氣已收斂，聽了「黑衣龍女」的話，也沒有發怒，只淡淡的道：「既然如此，我就先和你一算當日一掌之恨，再和洪素冰算呂天成挖目之仇。」

「黑衣龍女」道：「可以的，請你發掌吧！」

呂月娥把林冲放在地上，林冲低哼了一聲，雙掌一分，兩股勁風上下翻飛，向「黑衣龍女」身上捲來，「黑衣龍女」想不到他的掌功如此厲害，一時間也措手不及，身軀隨掌風團團的亂轉。

但是，「黑衣龍女」的武功却有其獨特之處，雖然身處險境，亦能運用本身的輕功，隨着勁風轉動了一陣之後，立即身軀一閃，向前一縱，雙掌向林冲的胸膛印去，林冲掌功雖然高深，但只能在遠處向人打去，對方一撲近時，便感不利。那知「黑衣龍女」的身法快得出奇，一個轉身，便繞到林冲的背後，駢指一點，插向林冲背後的大椎穴，林冲雖想躲避，無奈身軀轉動不便，結果慘叫一聲，登時斃命。

呂月娥右手一翻，已經拔劍出鞘，也不說話，逕向洪素琴的天靈蓋刺去，「黑衣龍女」仰首向後，把來勢避開，叱道：「無恥之人，未語先出手！」

洪素冰已經縱到，雙掌印向呂月娥左脅，洪素琴也返身向她攻擊，不惜以二敵一，呂月娥的武功雖然是得自五嶽高人所傳，無奈洪家二個女魔頭，武功蓋世，聯手之下，功力實在不同凡响，未幾，呂月娥已居於下風，僅能自保，知道久戰下去，難免會死在洪家雙魔女手下。

此時，洪素冰使出一招「移轉乾坤」，左掌劈向呂月娥的右肩，右掌向左胸打去，呂月娥見形勢危急，只得滾地閃避，雖然把洪素冰的雙掌避過，但「黑衣龍女」的雙掌又已攻到，蓬然一聲，胸膛竟被打中，口吐鮮血，倒仆地上。

洪素冰呵呵笑道：「你中了掌，想來也難活命，且待我送你歸西去吧！」

說罷，一劍刺去，眼看這劍定把呂月娥刺死，但呂月娥在這生死存亡之間，手撫秀髮，把套在秀髮中的九個金環撒出，分打九處大穴，洪素冰當場中環倒地，「黑衣龍女」知道厲害，正想走避，但呂月娥第二次金環又到，結果也中了金環，毒發而死。

呂月娥往山洞直走，原來山洞的盡頭，乃是黃山山」之頂。呂月娥安然走出山洞，離開 山，報了血海深仇，從此挾藝走天涯」。



（全文完）



天殘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相國公子承衣鉢　天殘毒掌有傳人

上文提要：鐵中錚揭發天殘掌是尙觀天假扮的，孫清羽和大家深入分析，他巧妙地誘開尙觀天，將剛病癒的蕭翎和傷重的蕭旭父女從相府中悄悄搬至平安鏢局王守儒處，再僱車回江南，由鐵中錚護送，他對蕭翎頗有愛慕之意，以護花使者自居，一時誤會，和點蒼派高足展一帆發生衝突，二人打起來，唐門兄妹趕來排解，原來他們都是相識的，鐵中錚便告之車內的人就是瀟湘堡主……

唐化龍道：「原來蕭老前輩也至這裡，不知鐵兄能否代我們引見。」

展一帆也接着道：「小可雖遠在滇南，但對瀟湘堡主的俠名，早已心儀，想不到今日有幸能在這裡遇着他老人家的俠駕！」

入雲神龍鐵中錚沉聲嘆道：「各位道路之上難道沒有聽說瀟湘堡主在京城遭了天殘毒掌的毒手嗎？兄弟此次離京南下，爲的就是護送蕭老前輩父女回堡療傷。」

他微頓了一下，接着喟然的嘆道：「此事說來話長，各位到了京城，可到鐵指金丸王老前輩處，天靈星孫老前輩和龍舌劍林佩奇大俠也全都在那裡，各位見着他們，就可以知道此事的詳情了，唉！」

他長嘆了一聲，又道：「總之，今日江湖已滿伏危機，最可怕的是，那天殘毒掌似乎已有了傳人，而他的傳人竟是當今相國公子。」

玉劍蕭翎蜷伏在車廂的角落中，正是愁腸百結，外面的每一句話，都像利箭般射在她的心上，然而她除了沉默之外，又還能做些甚麼？數十年來，一直被武林推崇的瀟湘堡，在息隱多年之後，甫出江湖，即致如此，此刻這蕭門中的少女心情不問可知，何況除此以外，她還有着自身感情上的困擾哩。

她悲哀的嘆息一聲，將自己隱藏在車廂角落陰影裡。

而此刻車廂外，却是一連串摻合着驚訝和感懷的嘆息。

在聽了入雲神龍鐵中錚的叙述後，「尙觀天」這三個字，在這幾個初來河朔的武林高手心中，也已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當然，在聽了鐵中錚的叙述後，他們對尙觀天的印象必然是極端的惡劣。

入雲神龍鐵中錚陰險的微笑了一下，暗自得意着，已將足够的麻煩加諸於自己的「情敵」身上，然後抱拳一揖道：「兄弟此刻待命在身，不得不遠離京城，但望各位到了京城之後，能有一個對付天殘毒掌之有效辦法。」

他故意一頓，長嘆着道：「尤其是那位尙公子，以堂堂相國公子身份，却做了武林魔頭的爪牙，此人若不除去，只怕武林中不知有多少的鮮血要染在他身上，兄弟此次事情一了，也得立刻趕返京城，但願兄弟還能趕得上與各位除去這武林敗類的盛舉。」

展一帆睥睨一笑，作態道：「這姓尙的在北京城裡安穩了幾天，不好受的日子也該是到了。」言下自負之意，溢於言表。

蜷伏在車廂裡的蕭翎聽了這些話，心裡又在想着甚麼呢？

*　　*　　*

夜已深。

北京城裡的平安鏢局，却因爲驟然來了四位武林高手而突然熱鬧起來。

在這深夜趕到此間來的武林高手，自然是四川唐門的三個兄妹及滇邊點蒼派掌門人七手神劍謝白石的高足展一帆了。

這天晚上平安鏢局的大廳上，燈火輝煌，直點了個通宵，在座的都是武林名人，談論的自然都是有關那哄動整個武林江湖，百年來不死的魔頭天殘毒掌和那神秘的尙觀天之事了。

天殘毒掌行踪莫測，尙觀天雖也行踪詭秘，但都是有着身家的人，這些話談來談去，結果是如果想除去此爲禍江湖百年的魔頭，只有從尙觀天身上着手，而且可以無甚顧忌，因爲這尙觀天既是相國公子，他們顧忌之事，顯然較自己爲多。

第二日清晨，相國府的門口，駛來兩輛篷車，遠遠的就停了下來。

車裡走出一個中年以上的魁梧漢子，從他身形脚步，一望而知是個武林健者，他手裡捧着大紅拜帖，緩緩的走近相府門口，就將手裡的拜帖交給門口的家丁，說是要拜見相國公子的。

這人正是遊俠武林健者龍舌劍林佩奇，此刻他神情之間微露不安，略顯得有些焦急的站在石階上來回走動着。

他雖然闖蕩江湖，幹過不知多少出生入死的勾當，見過不知多少鮮血淋漓的場面，然而此刻到了當朝相國的官邸前，仍不免有些發了慌似的。

從大門裡望進去，相府庭院深深，他雖也曾進過去，但此刻仍覺得是侯門深似海，不是自己能企及的。

過了一會兒，門裡走出一個十餘歲的孩童來，見了林佩奇深深一揖，道：「公子現正在後園，請您老從側門過去。」

這顯然有些不大禮貌，但林佩奇却不以爲意，因爲按人家的身份來說，這並不過分。

但事實俱在，却又使他不能不信，此刻他微笑了一下，朗聲道：「那麼便要麻煩小管家引路。」

這孩童正是尙觀天貼身書童棋兒，兩隻大眼睛一眨一眨的，上下打量着林佩奇，又笑道：「我家公子說，和你同來的爺台們也請和你一塊去，公子這兩天身子不太舒服，是以沒有親自出來接您，還請你原諒則個。」

車裡坐着的正是天靈星孫清羽、唐門兄妹、程垓和來自點蒼的青年劍客展一帆，聽了林佩奇的招呼，便都走了下來。

棋兒望着程垓，微笑着打個招呼，道：「你老也來了？」

程垓勉強也擠出一個笑容來，心裡却甚不是滋味，他想起日前在荒郊廢宅裡的事，此刻不覺有些訕訕的，只是別人却未曾在意。

衆人跟着棋兒走進那條側巷去，大家都若無其事，一副出門拜訪朋友的樣子，其實心裡都各自有些緊張，尤其是見過尙觀天的武功，甚至和他假冒天殘毒掌時動過手的人，更是心頭打鼓，生怕一個不好，就動起手來，自家不是人家對手。

原來這些人前來，早已經過周詳的參商，準備見了尙觀天後，就打開天窗說亮話，直截了當的問他是否和天殘毒掌有着關連，甚至把那幾件人命案也一齊抖了出來，看看這位相國公子如何回答。

這主意當然不會是天靈星孫清羽出的，因爲十七年前，華山一會，天殘毒掌絕妙神奇的身手，殘狠毒辣的手段，此刻仍然使他深深爲之驚愕着，而數天之前，他也還領教過人家的身手。

是以此刻他只是遠遠的走在後面，若有人讓他不去，他也求之不得。

極力主張如此的，却是甫出江湖的點蒼高足展一帆。

此刻他和唐門年輕高手唐化羽走在最前面，手掌緊握成拳藏在衣袖中，原來他掌心也泌出了冷汗。

他一出江湖，自恃名重江湖的「點蒼劍法」，總想以十餘年不斷的苦練，在江湖上闖出一番事業來，爲自己掙個「萬兒」出來。

何況他認爲這尙觀天縱然藝高，但是年紀尙輕，就算他是不世魔頭天殘毒掌的傳人，但憑着自己和江湖中素稱難惹的唐門三俠，再加上龍舌劍林佩奇等武林高手，還怕抵擋不住嗎？

但縱然如此，「天殘毒掌」四個字在武林中所造成的那種根深蒂固的力量，却使得這點蒼高足此刻禁不住全身起了一種難言的悚慄，其實他此刻不過只是去會見一個或許和天殘毒掌有着關連的人物，究竟有無關連，還在未知之數。

一進小巷子，天氣彷彿便陰沉了起來，棋兒首先領路，回頭笑道：「各位小心些！」他微微一笑道：「天氣陰濕，路上又滑，別要跌倒了。」

爲恐這些武林高手跌倒，這話若是換了別人說出，怕不立刻又是一場爭端，但說話的人僅是個孩童，展一帆心裡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但却未放在心上。

目光瞬處，前面突然走過一個人來，展一帆雖然不認識尙觀天，但此刻見這人穿着一襲頗爲華麗的袍子，臉上雙眉斜飛入鬢，鼻如懸膽，神采之間，飛揚照人，心中不禁一動：「此人怕就是尙觀天了。」

他心中動念，一步跨了過去，拱手道：「小可冒昧，閣下想必就是尙公子了。」

但咀角牽動一下，算是微笑，又道：「小可久聞大名，今日得見，果然名不虛傳。」

尙觀天雙目顧盼之間，不但將這巷內行來的人全都掃了一眼，也將站在他面前說話的這身材頎長，英氣逼

人的少年上下打量了一眼。

他對此人能够認出自己，並不感覺驚訝，朗聲一笑，也抱拳道：「閣下想就是展一帆大俠了。」目光落到唐化羽身上，又笑道：「這位大概就是四川唐門中的俠士，我尙觀天何德何能，竟敢動各位大駕，實在惶恐得很。」

唐化羽在這羣人中年紀最輕，才不過及冠，此刻臉上微露驚異之色，一脚邁了過來，也拱手道：「小可與公子素昧平生，公子怎麼會……」

他話雖未說完，但言下之意，顯然是，我不認識你，你怎認得我？

尙觀天朗聲一笑，却並不答理他的話，因爲這時衆人也都走了上來，天靈星孫清羽遠遠聽到了他們的談話，暗暗忖道：「這尙公子確是機智過人，他從我們名帖的具名，和這唐化羽腰間的鏢囊上，就猜出別人的來歷，他不但機智，而且還細心得很。」

在這種情況下，跟在棋兒後面走入此巷的人，腰間掛着鏢囊的自然是唐門中人，而腰無鏢囊的，背後却斜插長劍的自然是帖上具名的展一帆了。

尙觀天目光犀利的在大家面前一掃，然後停留在孫清羽面上。

他眼中那種略爲帶着譏諷的冷峭之意，使這老於世故的天靈星也不禁將目光轉向他處，不敢和他的目光相對。

他略爲期艾了一下，方想找些話來說，尙觀天却已微笑道：「小可無狀，言詞草率，再加上各位上次臨行之際，小可沒有恭送，心裡一直遺憾得很，却想不到各位寬宏大量，此刻又枉駕敝處，小可高興之餘，特此當面謝過，還請恕罪。」

他此話一出，龍舌劍林佩奇和八步趕蟬程垓都不禁爲之面赧，人家都是將自己待以上賓，而自己却不告而行，無論如何，這話都有些說不過去，此刻人家却再如此一說，這兩人的臉上都不禁有些掛不住了，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孫清羽却強笑着答道：「小可江湖草民，打擾了公子多次，已是不當，再加上傷病之人，更不敢在相府中打擾，公子是明理人人，想必知道小可們的苦衷。」

尙觀天仰天一笑，目光一轉之後，忽然瞪在孫清羽臉上，「那麼孫老英雄枉駕敝處，却是又有何事見教？」

他笑聲一頓，嘴角的冷峭之意便很明顯的露了出來，目光直勾勾的望着孫清羽，想是要看穿這江湖老手心中所想的事。

天靈星孫清羽又期艾着，唐化龍本是站在他身邊，此刻走了過來，大笑道：「化龍此次北來，一路上聽說京城裡出了位翩翩濁世的佳公子，無論文武兩途，都是高人一等，是以化龍入了京城，就不嫌冒昧，藉着孫老前輩的引見，來拜會拜會高人。」

尙觀天微笑一下，笑道：「唐大俠過獎了。」

他目光在這「笑面追魂」唐化龍腰畔一轉，望着那綉得極精緻的鏢囊，又微笑道：「唐大俠，這鏢囊中所存的，想就是名震天下的唐門絕器了，小可久聞玄妙，却始終無緣見識，等會一定見識一下。」

唐化龍胖肥的臉上肥肉立刻擠出一個頗爲「動人」的笑容來，一手撫着他那「過人」的肚子，一面笑道：「雕虫小技，怎入得方家之眼，若公子有興，小可這些不成材的東西拿出來，讓公子一一過目。」

這兩人雖然面上都有笑容，但言詞間却已滿含鋒銳。

天靈星孫清羽心中數轉，却已在奇怪尙觀天爲甚麼始終沒有將自己這些人請進去，而在這小巷裡扯着閒談，廢話連篇。

他心上忽上忽下，唯恐這機智過人的尙公子已測知自己來意，早已埋伏了殺着，就在這無人的巷子裡，要自己好看。

但是，他久走江湖，號稱「天靈星」，是何等狡獪之人物，此刻面上仍然是微微含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朗聲笑道：「尙公子人中龍鳳，英俊超人，我等愚昧，有幾件事想向你請教一下。」

尙觀天又一笑道：「名位大駕前來，小可本應略盡地主之誼，但不巧得很，家嚴剛剛派人來着小可前去有事訓示，小可不得不暫且失陪，還請各位恕罪。」

這尙觀天竟然下起逐客令來，唐化龍、唐化羽不禁面色微變，展一帆兩道劍眉此刻一皺，張嘴剛想說話。

那知尙觀天却又笑道：「各位如果有事見教的話，再過半日，小可再來就教，只要告訴小可地方，自會前來，也用不着再勞動各位的大駕了。」

他面上仍然泛着笑意，只是這種笑意後面，却使人感到一陣寒意。

天靈星孫清羽乾咳了一聲，心中暗忖：「再過半日，就早已子時了，這尙觀天約定的時間，竟在夜深之際，又是爲的是甚麼呢？」

他心裡又起了忐忑不安，嘴中却笑道：「公子既然有事，小可自應告退。」

展一帆接着道：「公子既然約定夜間見面，那再好也沒有了，只是我等初來此地，京城裡有甚麼住處可供清談的，也不知道，還是公子說定一個地方好了，子時之際，小可們一定去和公子秉燭長談一番。」

那棋兒站在旁邊，眨動着大眼睛在各人身上望來望去，此刻却突然笑着插口道：「公子，我倒想起一個好的地方來，就是那天你去遊春時遇見程大俠的那個地方，又清靜，又沒人，待會兒小的先差人去打掃一下，擺上一桌酒，在那裡無論談甚麼，不是都

方便得很嗎？」

尚觀天雙眉微皺，低叱道：「棋兒，你不要多口。」

展一帆却哈哈笑道：「這位小管家年紀輕輕，就如此的能幹，好極了，好極了，這地方再好沒有了。」

他轉向程垓，又道：「等會兒就勞程老前輩引路了。」

尚觀天仍然是那樣微笑着，道：「既然展大俠意下如此，就這樣決定好了，此刻小可先行告退，失敬之處，恕罪恕罪。」說着，竟揚長而去了。

天靈星孫清羽花白雙眉緊皺在一起，望着尚觀天的背影，心中思潮起伏，紊亂不堪，他知道這相國公子，別的不選，偏偏選中這種僻靜之地作爲談話之外，必定有着深意。

「難道他也知道我們看出他的破綻，而他眞的是天殘毒掌的門人，是以將我引到那種地方，正好一網打盡？」

他心頭一凜，又忖道：「只是那眞正的天殘毒掌此刻又在那裡呢？他最後一次出現，是在那位兩河名捕金眼鵰田豐身死的時候，當然，這因爲在金眼鵰的屍身上有着金色掌印。此後幾次天殘毒掌的現身，怕就是這尚觀天假扮的了，只是今夜，他會不會也前來呢？」

他心裡極快的轉着念頭，再抬眼望去，尚觀天和棋兒已走回門裡去了。

一進那後園旁的側門，棋兒就回身將門關上，加快腳步，走到尚觀天身邊，竟像個大人似的長嘆了一聲，說道：「公子，我知道你的心情一定是悶得很，但是再這樣下去，您怎麼辦？我……」

這精靈的童子此刻眼眶竟紅了起來，接着道：「我身受你救命之恩，這些年來，一直跟着您，您不但待我好，甚麼事也沒有將我當作外人看，我年紀雖小，還不懂得事，但天天看着公子這麼苦惱，心中也難受得很。」

尚觀天也是長嘆了一聲，低頭黯然半晌，突然抬起了頭來，道：「你到捲簾子胡同去通知你爺爺一聲，叫他吃過晚飯到我這裡來一趟。」

他不禁又長嘆了一聲，想到捲簾子胡同那棟房子，就不禁想起蕭翎，想起自己嘴唇接觸到她的時候，她那一份帶着戰抖的嬌羞，想起坐在爐火旁邊，那種溫馨的情意……

「此情可待成追憶……」他朗聲曼吟着，帶着一縷刻骨銘心的相思和一聲無比惆悵的嘆息，他走了過去，但是他已習慣了那種將往事都埋藏起來的痛苦，此刻在他英俊又冷峭的面孔上，却像是沒有甚麼激動。

於是他所有的往事，都在他冷若堅冰似的面孔後面凝結成一小塊像鑽石般的東西，隱藏在他腦海深處，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無法探測出這份寶藏，而對蕭翎的懷念，却只不過僅是在這塊鑽石上添上一塊稜角罷了。

棋兒暗暗嘆息着，想說甚麼話，却又止住了，等到尚觀天英挺蕭洒的背影被那玲瓏剔透的假山完全掩住，他又從側門裡走出去。

他沒有坐車，也沒有騎馬，走得却極快，他那機警俏皮、天眞活潑的面孔上，此刻却像是蒙上了一層深思之色，也不知在想着甚麼。

走了半晌，到了一個氣派甚大的宅子門口，這正是玉劍蕭翎在此宿過一晚的地方，像以前一樣，這房子門此刻仍然重門深鎖，竟蒙了灰，像是以前很久以來，這房子都沒有人進出過。

棋兒用力的拍着門環。

又等了一會，那兩扇厚重的大門才呀然一聲開了一線，開門的還是那曾爲玉劍蕭翎開過門的老頭子，低沉的問道：「誰呀？來幹甚麼？」

但等到他生滿白髮的頭從那兩扇沉重的大門裡伸出半個時，看清了叫門的人是誰的時候，他那乾枯的臉上才現出了笑容，道：「原來是你，快進來，外面冷得很。」右手毫不費事的就拉開了那扇沉重的門。

但他爲甚麼用一隻手來開門呢？

原來他左肩以下，就只剩下一隻空蕩蕩的袖子，左臂竟齊肩斷了去。

他慈祥而親切的撫着棋兒的頭道：「你怎麼好久沒有來看你爺爺了，這兒天氣冷，你可要小心呀，別受了涼，唉！」

這獨臂老人長嘆了一聲，道：「你要知道，我們華家就只靠你傳宗接代了……」他又長嘆着，拍着棋兒的頭道：「公子呢？這些日子來可好？」

棋兒眼眶紅紅的，隨着這老人走到屋子裡，屋子裡生着大火爐，暖和得很，然而棋兒却更難受了，因爲他爺爺從來冬天不燒火爐的，此刻燒起了火爐來，顯然不就是他老人家的身體更壞了些嗎？

他依偎在老人身邊，才說道：「爺爺，公子叫我告訴你老人家一聲，說是今天晚上請你老人家到他那裡去一趟。」

老人「哦」了一聲，低頭沉思了一會兒，眼中突然露出光來，像是自言自語般說道：「好了，好了，我老頭子總算有了替公子效力的機會，這麼，縱然我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他目光慈愛的落到他愛孫身上，緩緩的道：「孩子，你可不要忘記，我們祖孫兩人這條命都是公子救回來的，若沒有了公子，不但我們這一老一少早就骨頭都涼透了，你爹爹，你媽媽的大仇，又叫誰替我們去報。唉！爺爺現在想起來，那一天的事還好像就在眼前。」

他感慨的一頓，又撫着棋兒的頭，說道：「孩子，你眞的要好好的用功，公子那一身功夫你只要學上一成，就可以終生受用不盡了，我們的仇人雖已被公子殺了，仇也替我們報了，

但爺爺總想你將來能强爺勝祖，在武林中替姓華的露露臉。」

棋兒靠在他爺爺的懷裡，兩年多以來那一段血淋淋的往事，也在他小小心靈上留下一個極難忘而深刻鮮明的印象。

他眼淚流了下來，因爲就在那天，他們本安適、溫暖的家被拆散了，他的爹爹和媽媽都喪命在仇人的手裡。

那天晚上，天上有許多星星，天氣又熱，他們全家都坐在院子裡，爺爺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訴棋兒，那裡是南箕，那兒是北斗，走江湖的人，一定要認清楚這些星星，因爲靠着這些星星，夜晚才能分別方向，棋兒記住了，爺爺笑了。

然而爺爺的笑聲還沒有完，墻上，屋頂上，突然出現了十幾條黑影，爹爹，媽媽和爺爺全都跳了起來，厲聲喝問。

原來這些黑影都是大强盜，因爲爺爺爹爹以前保鏢的時候，得罪了他們，他們就乘着爺爺和爹爹退隱的時候，來報仇了。

這些黑影手裡都拿着兵刃跳了下來，就和爺爺、爹爹動上了手，他們雖然也被爺爺爹爹媽媽殺了三、四個，但是他們人多，爺爺、爹爹和媽媽手裡又都全沒有拿着兵刃。

棋兒站在屋簷樹蔭下面，希望爺爺能把他們打跑，但是一會兒不到，爹爹和媽媽同時被强盜殺了，爺爺的左臂也被强盜砍斷了，但仍然强自支持着和他們動手。

棋兒急得快發昏了，大叫着跑了出去，却被一個强盜回身一腳，將棋兒踢了個滾翻，一直滾到墻邊上去。

那强盜提着刀，又趕了上來，一臉的獰笑，棋兒知道這是强盜斬草除根要殺自己，只得閉上眼睛，心想：「我死了能上天去找爹爹、媽媽去，你要是死，一定被打下十八層地獄。」

那知道竟聽得慘叫一聲，棋兒沒有死，要殺棋兒的人却突然的死了，棋兒睜開眼睛四下一看，才知道院子裡突然多了一個人。

這個人穿着長袍，袍子飄飄的，棋兒眼睛只花了幾花，那些大强盜竟然全都被穿着長袍的人用重手法劈死了。

棋兒想到這裡，眼睛完全濕了，大而晶瑩的淚水沿着他那小而可愛的面頰流了下來，他感激的輕輕的叫了一聲：「公子。」

因爲他那救命的恩人就是尚觀天，尚觀天不但救了他，救了他爺爺，還替他們報了仇，這已足够使他感激終生了。

那獨臂老人也沉思着，像是思索着甚麼似的。

忽然他站了起來，緩緩走到另一間屋子裡去，回頭道：「孩子，你也跟着來吧！」

棋兒立刻跟着走了進去，那老人走到他自己所住的那間屋子裡，又低下了頭，站在床邊思忖了半晌，然後說道：「孩子，你把墻上掛着的那把刀拿下來。」

棋兒目光四轉，墻角上果然掛着一把黃皮刀鞘，紫銅吞口的扑刀。

雖然他不明白爺爺的用意，但他仍然輕靈的一縱身，掠到那邊，將高高掛在墻上的刀拿了下來。

老人嚴峻的臉上，此刻爲了他愛孫的輕功而微笑了一下，等到那孩子拿着刀來到他面前，他才緩緩伸出右掌，堅定的說：「快把爺爺的大拇指和中指削下來。」

棋兒面色驟變，吃驚後退了一步，老人却又厲色喝叱聲道：「你聽到了沒有，爺爺的話，你敢不聽嗎？」

然而他看到那孩子面上的表情，又不禁長嘆了一聲，放緩了聲調，緩緩的說道：「孩子，我問你，這些日子來，你一直跟着公子，他可好嗎？」

棋兒面頰上淚水本來已乾，此刻重又濕潤了。

他垂下了頭，可憐而委屈的道：「公子這些日子來，總是成天嘆着氣，脾氣也更壞了，一會兒發脾氣，一會兒又微笑着，抬頭望着天，想着心事。」

他抬起頭來，望着他爺爺，又道：「公子的心裡煩，棋兒也知道，可是爺爺，爺爺你……」

他抽泣着，竟說不下去了，老人兩道幾乎全白的眉毛，此時已皺到一處，嘆着道：「我們一家身受公子的大恩，怎麼報得清。」他眼中又現出奪人的神采：「大丈夫立身於世，講究的是恩怨分明，有仇不報，固然不好，但身受人家的大恩而不報，也就是個小人了，孩子，你願不願意爺爺做小人呢？」

棋兒點了點頭，老人重新出右掌，堅定而沉重的說：「那麼，孩子，聽爺爺的話。」

棋兒再抬起頭，望着他爺爺已乾枯得不成人形的臉，但這一瞬間，他却覺得爺爺的臉是這世上最英俊的，因爲這正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臉，這張臉並沒有因爲蒼老、乾枯而衰退，反而更值得人尊敬了。

於是，他緩緩的，戰抖着，抽出了那柄刀，刀光一閃，使得這祖孫兩人蒙上了一層無比神聖的光采，爲着別人的事而傷殘自己的肢體，縱然是報恩，這種人也值得人尊敬的。

＊　＊　＊

孫清羽、唐氏兄妹、展一帆等人目送尚觀天的背影消失，各人心裡不禁都起了一陣心事，默默轉身的走出巷去。

展一帆不覺將身後的長劍摸了一下，目光瞬處，却見自己乘來那兩輛馬車前面，倚着車廂竟站着一人，眼睛也正望着這邊，似乎他站在那裡，

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候。

這人影一入展一帆眼中，他面容不禁驟然而變，一個箭步，竄上前去，朝那人厲聲道：「好朋友，又來了。」

他冷然一笑：「朋友如果有事要指教我姓展的，不妨光明正大的說出來，何必這樣藏頭露尾，見不得人似的，朋友不是見不得天光的鼠輩。」

展一帆身形一動，衆人的目光不禁都跟着他落到倚在車前那人身上，也都不禁驚呼了一聲，像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樣子。

倚在車前的那人，原來竟是那行踪詭異，讓人摸不清來路的青衫少年文士，此刻懶洋洋的站直了身子，仍是笑嘻嘻的道：「奇了，奇了，難道閣下能來的地方，小生就來不得嗎？眞兇，眞兇，小生雖然不敢當『鼠輩』二字，閣下却像多管閑事的野狗哩？」

此人在罵人時，竟也嘻皮笑臉，不動怒色。

展一帆的臉色却已難看到極，一出四川，他就遇着此人，那時他正坐在酒樓中，酒後大概是說了幾句很狂的話。

自此之後，展一帆一路之上暗中吃了這人不少苦頭，若不是老於城府的唐化龍攔住，展一帆恨不得將這人戳個透明窟窿才合自己心意。

他大怒之下，連連道：「好，好，我是野狗，我是野狗，今天我這個野狗，却要領教閣下的高招，我倒要看看閣下究竟是甚麼變的！」

他盛怒之中，一連兩句「我是野狗」，那少年「噗嗤」一聲，掩口笑了起來，道：「原來閣下是條野狗，那麼請恕敝人失陪了，小生雖然不才，却還沒有荒唐到和狗對吠的程度，告辭了，告辭了！」說完，轉身就要走。

展一帆不善於言詞，此刻被這少年罵得狗血淋頭，見他要走，如何放得過，於是左腿一邁，向前又跨了一大步，厲叱道：「好朋友，要逃？可沒有這麼容易，不露兩招絕技出來叫我姓展的口服心服，朋友今天就不要打算走回去了。」

那少年果然止步，回過身來，仍然是嘻皮笑臉的，搖頭說道：「想不到，想不到閣下竟是騷人，要和在下聯『絕句』，只是不知道閣下是喜歡『五言絕句』呢？還是『七言絕句』？依小生的意思嘛，還是律詩遠較絕句嚴謹得多，才顯得出功力來。」

他搖晃腦袋的說了這麼一大堆話，旁觀的人險些爲之笑出聲來，此刻孫清羽眉頭微皺，原來他也和唐化龍一樣，看出這個佯狂的青衫少年，必定大有來頭，甚至還是難得的內家高手人物。

展一帆等他說完，却已氣得面皮發紫，大聲喝道：「好小子，你是罵我『騷人』，我看你才是『騷不雞鷄』的，像個騷婆子。」

他盛怒之下，連「土白」都說了出來，然而這青衫少年却笑得前仰後合，連孫清羽等都不禁笑了。

原來他自幼刻苦耐勞，苦練武功，讀書不甚多，竟將「騷人墨客」的「騷人」，認爲是和「騷婆子」同樣意思的兩個字。

大家這一失笑，展一帆臉上更是掛不住了，再而本有積怨，在惱羞成怒之情況下，他大喝一聲，身形一動，颯的一拳打去。

他文才雖不高，但武功却不弱，這一動手，拳出如風，雖在惱怒之下，却仍然勁力內蘊，其中還另藏煞手。

那少年驚呼一聲，像是已被嚇得立足不穩，歪歪斜斜地向後面倒去，然而却巧妙的躲開此招，讓展一帆的下一招也無從施展。

天靈星孫清羽和笑面追魂唐化龍幾乎同時搶了上來，大聲勸道：「展老弟，今晚還有大事，現在何必生這閑氣，快些停手。」

但展一帆這時却已氣紅了眼，這句話再也聽不入耳，一面喝道：「兩位莫管小弟的事，今天就是拚個你死我活，我也要和這個見不得人的鼠輩鬥上一鬥。」

說着，他搶步又要打上去，那青衫少年作出驚嚇的樣子，叫着說：「不得了，不得了，要打死人啦！」脚下東歪西倒，那展一帆快如飄風的兩拳，却又被他這種東倒西歪的步法巧妙的閃了開去。

孫清羽、唐化龍空自焦急，却也拿這點蒼派的高足無奈何，他們此時當然更看出這佯狂的青衣少年必定身懷絕技。

正鬥得不可開交之時，突然遠遠奔過兩個人來，大聲喝道：「是甚麼人敢在相府前面喧嘩生事，敢情是身子發癢，想好好的捱上一頓板子是不是？」

孫清羽回頭去望，見這兩個人身穿織錦的武士衣，知道是相府中的家丁護衛來了，此時正值太平盛世，這般武林豪士暗中雖不把官府中人看在眼中，但明處却也不敢得罪官府中人，更何況來自相府的。

他連忙大聲喝止展一帆，一面趕上和那兩個相府家人說着陪禮的話兒，連連陪個不是。

展一帆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只得悻悻的停了手，但兩眼仍然瞪在青衫少年的身上，像是生怕他會乘機溜走似的。

那知人家却仍笑嘻嘻的站着不動，那兩個相府衛士雖然滿口官話，兩眼翻天，可也全是眼睛裡不揉沙子的光棍，見了這批人物的形狀打扮，心中還不全都有了數，知道不是好惹的人物。

須知若不是練家子，怎麼做得了相府中的家丁家將，這兩人心下一琢

磨，全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打算，何況生事的兩人，此刻又全都停了手，於是也見機收篷，打着官話說道：「朋友們也都是老江湖了，北京城那麼大，那裡不好解決，爲甚麼偏偏要在這相府門前動手呢？萬一驚動了相爺，有誰擔當得起？兄弟們的飯碗，不也因爲朋友們打破了嗎？」

天靈星孫清羽眼珠一轉，陪笑道：「兩位大爺多包涵包涵，小的也不是故意在這裡生事，而是剛剛訪過尚公子之後，才和這位朋友生了一點小誤會。」

這兩個相府衛士一聽「尚公子」，收篷自然收得更快，忙道：「既然是這樣，各位就請快些回去，免得我幹差事的人爲難。」

孫清羽連聲笑道：「沒事，沒事，您放心好了。」一面叫各人趕快上車，一面反朝那青衫少年暗中一揖，輕聲道：「先請朋友大駕到車上去，一些小事，容易解釋，到了別的地方再說罷。」又道：「老夫可絕沒有惡意，朋友請放心。」

那青衫少年文士微微一笑，走上了車，却見展一帆鐵青着臉，也跟了進來，一上車就對着車前面小窗戶大聲對車把式說道：「你把車子趕到城外去，乘便找個地方停下，只要沒有人就行了。」

車把式吆喝一聲，馬鞭一揚，車子就開動了，孫清羽坐在車子裡，望着展一帆的面色，知道他已動了眞怒，自己在武林中的輩份雖然比他長一輩，但人家是七手神劍的首徒，將來極有可能就成爲點蒼下一代掌門人，自己也沒有辦法攔住他。

那青衫少年文士却像是無動於衷，臉上仍然是笑嘻嘻的，孫清羽朝這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幾眼，見這人兩眼神光滿足，面目娟秀，笑起來齒白如玉，一雙手更是十指纖纖，春葱也似的。

再看他的脖子，衣領很高，將脖子蓋住，像是生怕人家看他頸子上有沒有喉結似的，於是孫清羽不禁暗中一笑，雖然沒有甚麼特別地方，但這老江湖已看出這人必定是個女子來。

可是他也不去說破，只是在心中暗自思忖着：這人年紀輕輕，又是個女子，但就衝着方才人家露的那一手看來，武功竟是高絕。

但這人又是誰？武林之中，怎的突然出了個如此年輕的高手？

車子趕得本來就不慢，加上展一帆的連連催促，那就越發快了。

這輛車子之上，一共坐着四個人，除了孫清羽、展一帆和那青衫少年文士之外，還有一人，自然就是對此事也極爲關心的唐化龍了。

他此刻心裡也在思索着有關這青衫少年文士的疑問，又暗忖着：「此人身手不弱，若讓他今夜也加入我們隊伍裡，倒是一個極好的幫手，我想他聽了『天殘毒掌』的名字後，必定也會起同仇敵愾之心的。」

百十年來，天殘毒掌倒眞是武林羣中相攻的人物。

那知他正思忖間，車子稍顚簸，却已停了下來。

展一帆立刻推開車門，颯的起身下去。

四週一望，只見這裡果然甚爲僻靜，地上的雪都積得老厚，像是許久沒有人來過的。

他滿意微微一笑，但笑容立又斂去，朝着車內喝道：「好朋友，你的地頭到了，快些夾着尾巴走下來！」

孫清羽和唐化龍對望了一眼，走下車去，心裡各自盤算着等一下如何解開此圍，當然也要顧及展一帆的面子。

最後，那青衫少年文士慢慢的走下了車來，四望一下，只見白雪滿地，皓然一片，連柏樹枝頭也都堆有一堆雪花。

最妙的是，不遠處竟有幾株野生老梅，虬枝如鐵，在這冰天雪地裡散發着一股幽香，像是一羣耆老翁裡的幾個紅粧美女。

那青衫少年文士似乎被這種勝景所陶醉，嘖嘖連聲，稱讚着：「暗香頻送，雪色勝銀，想不到連閣下的車伕也是個雅士，尋得這幽雅所在，不禁使小生俗慮全消，神智皆清。」

一面却又搖頭晃腦的，口中喃喃吟哦着，儼如一派踏雪尋梅的風雅之態。

展一帆却看得幾乎氣炸了肺，連聲冷笑着，厲叱道：「這種冷天氣，雪又多，誰的屍首若是棄置在這裡，包保爛不掉，我姓展的爲你找着這種好地方，你也算是走了運了。」

那青衫少年文士突的仰天一聲長笑，笑聲清越而高亢，將樹枝上的積雪都震得片片飛落下來，孫清羽、唐化龍不禁又對望了一眼。

展一帆不是蠢人，豈有看不出這少年身懷絕技來？只是他連番受辱，實在羞憤，更加上自恃劍法和有着兩個幫手在旁邊。

是以他聽了那少年的笑聲後，面色微變之下，反手一抽，「嗆郎」一聲，將身後的長劍撤了下來，微一揮動，像是一泓秋水經天而下，果然不但劍上造詣不凡，劍也是一柄好劍。

他一劍在手，神色之間突然鎮靜下來。他十數年苦練，這種內家劍手應有的條件，雖在盛怒之下，仍未忘記。

那青衫少年笑聲頓住，目光傲然一掃，隨即又笑嘻嘻的道：「看樣子閣下眞想讓小生吃上一劍，唉，也罷，也罷，小生看樣子眞要埋骨此間了，死在這麼鋒利的劍下，倒也痛快了。」

展一帆一言不發，目光凝住劍尖，突然目光一動，盯在這青衫少年的身上，微叱一聲，脚步一錯，劍光便

經天而至。

天靈星孫清羽與唐化龍都是識貨的大行家，展一帆這一伸手，神定氣足，一絲不苟，意在劍尖，果然是正宗的內家劍法。

兩人正自暗讚之間，展一帆身隨劍走，劍隨身游，身形如風中輕柳，輕靈曼妙，劍光如漫天柳絮，點點如雪，晃眼之間，便已搶攻數劍，這種內家劍法一施展開，便如長江之水滔滔而來，使對手連一絲間歇，一絲空隙都找不到。

但那青衫少年却笑容未改，長衫飄飄，脚步有些凌亂，乍眼一望，眞的像被逼得走頭無路的樣子。

然而展一帆的滿天劍光，却半點也碰不到人家的身上。

孫清羽和唐化龍不禁變了顏色，這少年的身法，竟是自己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功力之高，竟然不可思議。

展一帆面色變得極其凝重，劍指轉化間，却又像是緩慢了不少，只是在這柄精鋼劍上，竟像依附着千鈞之物似的。

孫清羽和唐化龍都知道，這點蒼劍客此時正盡了最大的努力，正是以極其精厲的內家劍術來和這少年周旋着。

他倆不禁也開始緊張起來，眼睛瞬也不瞬的望着這兩個少年。

那青衫少年突然朗聲一笑，道：「少爺玩夠了。」

笑聲中兩隻寬大的衣袖突然一捲，朝展一帆掌中劍兜了上去。

展一帆猛哼一聲，硬生生將劍式由「羿射九日」變爲「海潮春光」，腕肘之間，猛的頓挫一下，劍光如靈蛇般轉了回去。

那知青衫少年又朗笑一聲，兩隻寬大衣袖，突然射出一條白影，原來是她的一隻纖纖玉手，就在展一帆硬生生將發出來的劍收反回去的時候，他右手疾伸，玉指輕輕向外一彈。

只聽得「嗆郎」一聲龍吟，展一帆掌中那柄百煉精鋼的利器，竟在這少年的一隻纖纖玉手輕彈之下，中折爲二。

這一來，不但展一帆面容劇變，孫清羽和唐化龍不禁也被這種神乎其技的武功驚得愣住了，站在那裡，半晌說不出話來。

那青衫少年輕笑一下之後，突然一拂袖袍，冷然說道：「像你這種無知的蠢漢狂徒，本該重重教訓你一下，但我看在一個朋友的面上，暫且饒過你這一次，還不快滾！」

展一帆師出名門，初出江湖，便受此重辱，望着手中斷劍，他廢然一聲長嘆，頓覺萬念俱灰，望了這青衫少年一眼，却將那柄斷劍珍重的插回身後，一言不發，轉首而去。

唐化龍連忙趕了上去，喊道：「展老弟請慢走！」

那知展一帆頭也不回，一頓足，身形掠起，一縱便出兩丈之遠，接近三兩個起落，他那頎長的身形，便消失在滿地雪光裡。

唐化龍廢然長嘆一聲，轉回身來，他知道這展一帆必定對自己的袖手旁觀甚爲不滿，抬眼望去，孫清羽已走向那青衫少年，當頭一揖。

那青衫少年面上可恢復了那種略帶嘲弄的笑容，望着孫清羽。

孫清羽一揖過後，恭聲道：「閣下武功超凡入聖，却令在下開了眼界。」他又深深一揖，道：「小弟孫清羽，爲天下武林請求閣下仗義援手，爲天下武林同道伸張正義，主持公道。」說罷，竟又再一揖。

那青衫少年却連連擺着手，道：「老英雄不要這麼客氣，小生雖然才薄力弱，但如眞是有關天下武林的事，小生無論如何也得稍盡棉薄的。」

須知他僅是不滿展一帆的狂傲，是以才稍微懲戒了他一下，對孫清羽等却無惡意，是以此刻言語之間，倒也和緩了許多。

孫清羽忙又恭聲道：「閣下可知道，爲害武林百年的魔頭天殘毒掌又重現江湖，這廝武功已入化境，而且還收了一個徒弟，大有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弟子。」

說到這裡，那青衫少年「哦」了一聲，現出頗有興趣的樣子。

這時候車聲隆隆，又有一輛車趕了過來，想必是林佩奇、程垓等人所乘坐的，那輛車從後面趕了過來，但孫清羽頭也不回。

因爲這些老江湖此刻已看出這位武功深不可測的人，已對此事發生了興趣，便絕口不問人家的來歷，更不說破她是個易釵爲弁的少女，只是隨着此人的一聲「哦」，接下去道：「不但如此，這個魔頭所收的弟子，竟是當朝一品的公子，此人姓尙，外貌看去，溫文爾雅，其實手段之毒辣，却並不在其師之下，這麼一來，那天殘毒掌豈非更是如虎添翼了。」

聽到這裡，這青衫少年神色之間，彷彿起了一陣極大的激動，只是他此刻已將這份激動深深的埋藏了起來。

天靈星孫清羽又稍爲停頓了一刻，接着說道：「這天殘毒掌雖然縱橫武林百十餘年，但小弟雖然老眼昏花，但却仍看得出閣下身懷武功，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恐怕普天之下，也只有閣下能和天殘毒掌一較身手。」

那青衫少年又微笑一下，只是微笑，那是爲了掩飾心裡的不安而已。

此刻龍舌劍林佩奇以及八步趕蟬程垓等人都已趕到，聽了唐化龍的簡單敘述，望着地上仍留着的半截斷劍，這些武林人士全都愣住了，呆呆的望着這近乎不可思議的青衫少年人。

孫清羽接着說道：「如果閣下仗義援手，不但我孫清羽感激終生，天下

武林同道聞之，想必也對閣下的高義隆情感激不盡的。」

他說着說着，竟像是聲淚俱下，恨不得馬上跪在這青衫少年人面前。

那青衫少年人不置可否的「哦」了一聲，深深的陷於沉思裡。

孫清羽却因他並沒有拒絕的表示，喜形於色的接着說道：「今夜子正，那姓尙的已約定和小可在郊外一座荒宅中見面，那天殘毒掌到時候也可能現身，但願閣下能爲着……」

那青衫少年却突然抬起頭來打斷了孫清羽的話，問道：「荒宅？在那裡？是甚麼荒宅？」

八步趕蟬程垓趕忙接口道：「那荒宅在西郊之外，往西山去的那條路上，只因爲那裡只有這麼一棟大房子，到了那裡就可以看到了。」

那青衫少年又垂下頭去，像是從孫清羽的話中他發現了一件足夠使他激動，也足夠使他去深深思索的事。

而羣雄也不禁陷入沉靜裡，只是直勾勾的望着這行踪詭異，武功却又深不可測的陌生青衫少年人，希望由他口中能說出自己滿意的答覆。

風聲穿過積雪的樹林，帶着一陣尖銳却不刺耳的呼嘯聲出去了。

這是靜默的片刻。

然而，那似乎隱藏着一件絕大的秘密的青衫少年，緩緩的抬起頭來，兩隻明亮的眼睛在這些武林羣雄面上一掃，說道：「今夜子正，西郊荒宅，好，好，小生到時自會去的。」

寬大的袍袖輕軟拂處，他的身形像是突然掠空而起，倒縱出去有三丈開外，然後在空中曼妙的一轉，雙臂張處，身形又橫掠丈餘，脚步在積雪的林木上一點，於是這位青衫少年文士便消失在灰暗的蒼穹下。

那枯樹上的積雪，並沒有因他的脚尖一點而有一片雪花被震落下來，只是站在雪地上的人們，却全都爲之大震了。

這種輕功，若非眼見，誰也不會相信，更不會相信那是發生在一個年紀很輕的少年——甚至是「少女」身上。

於是一連串相同的疑問，立即湧現於每個人的心中，此人是誰？爲何而來？他那一身驚人的武功，又是從何而來？

當然，這些問題又像是一些問題一樣，他們此刻還得不到答案。

只是他們此刻心裡却都是很滿意的，因爲這個奇人已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答應今天晚上子正之際，也到那西郊荒宅去。

孫清羽喜悅的感嘆了一聲道：「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想不到此人年紀輕輕，武功已然如此。」

他望了那雪地上仍然閃爍着的半截斷劍一眼，又道：「那展一帆無怪他狂妄，身手也委實是不弱，只可惜他受挫之下，竟然走了，唉，年紀輕輕的人，眞是沉不住氣！」

他嘴裡說着可惜，心裡却半點也沒有可惜的意思，因爲展一帆離去了，却換來一個武功更強勝十倍的高手。

於是，這老江湖面上感嘆着，心裡却微笑着，走上了馬車。

他們眼前，似乎已經浮現着一幅極其美麗的圖畫，那就是天殘毒掌的屍身正無助的躺在他們脚下。

那個奇異青衫少年，正和他們並肩站在一起，得意的微笑。

不錯，這幅圖畫是美麗的，只是好像太過美麗一些，美麗得連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

冬天晚上，通常是來得很快的，然而在等待之中的人，却覺得今天的夜晚，却像是比往常慢了些，但是，它終於還是來了。

像前一天，再前一天，甚至和大多數嚴寒的冬夜一樣。

今天晚上，也是無星，無月，寒意使得人們盡量將脖子縮在衣領之處，此時此地，圍着紅泥的小火爐，飲着綠蟻的熱酒，該是多麼的賞心樂事，但尙觀天此刻却沒有這份心情。

房子裡的燈光很亮，然而他的面色却是陰暗的，這和明亮的燈光正好成了一個强烈的對照，他，正陷於沉思中。

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斷臂的老人，臉色也是灰暗的，加上他面容本來就是蒼老，枯瘦，在這種陰暗天色就更加顯明。

在他們脚下的小欖上，坐着一個憂鬱的孩子。

他們都沒有說話，不知因爲話早已說完了，抑或是根本沒有話說，他們甚至連那在他們面前的爐火已經熄了都不知道。

因爲他們都在沉思。

沉思使得他們沒有說話，也沒有注意爐裡的爐火，也沒有發覺此刻窗外正漫無聲息的悄然站着一個夜行人影。

這夜行人影此刻也墜入沉思中，忽然一轉身，想去敲窗子，就在他手指將要觸到窗縫的一刹那，却又硬生生的頓住了。

這人像是有甚麼魔法的，將這活生生的人突然變成一具沒有生命的泥塑人像。

尙觀天沒有發現，那獨臂老人也沒有發現，那孩子也沒有發現。

這世上幾乎沒有一個人知道今晚在尙公子的窗外，正站着一條曾經竊聽過他們談話的人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人是誰？

良久，尙觀天長嘆了一聲，站了起來，轉身走到房間去，又過了一會兒，他手裡拿着一套金色的衣服走了出來，交給那斷臂老人。

那老人陰暗的臉上泛起一絲笑容，但在接觸到那孩子的目光後，他這

絲笑容裡的笑容，已遠不如悲哀來得多了。

他只剩下三個手指的右手，朝那孩子指了一指，緩緩的道：「這孩子……唉！」

他沒有說完，就以一聲長嘆結束了自己的話，因爲他知道自己的話縱然不說出來，人家也會知道。

尚觀天的眼光，悲哀的在那老人和孩子身上停留了一下，然後他又轉過身去背負雙手，一言不發的走到另一個房裡去。

風聲，似乎是越來越大了，吹得紙窗獵獵的發出一陣陣响聲。

夜，越來越濃，突然……

在相府的後園裡，掠出一條金色的人影，刷的飛身上牆，四下辨別了一下方向，縱身下了牆，幾個起落，消失在黑夜裡去。

棋兒悲哀的站在窗口，望着這條金色人影的消失，然後擦着臉上的眼淚，悲哀的又坐到火爐旁邊，撥弄着爐中早已熄滅的爐火。

這一刹那，這髫齡幼童子彷彿已長大了許多，嘆息的聲音也更像大人了。

後園像死一樣的靜寂，突地……

又掠起一條金色的人影，像是一隻燕子似的，在空中一擰身，便已掠出了後園的圍牆，再一長身，也消失在黑暗裡。

於是這黝黑的後園又沉靜了下來，初春的寒風，像刀一樣的刮在窗子上，這窗紙若不是雙層的，中間還夾着編成花紋的細線，此刻怕早已被如刀般的寒風吹襲得片片震落了。

但，突然……

又是一條金色的人影在這相府的後園裡掠起，轉折之間，也掠了出去，在牆外躊躇了一下，便也以極快速度飛掠出去。

於是，一切又歸於死寂，大地也沒有因爲這三個金色人影的出現而有絲毫變動。蒼穹，像潑了墨似的，是一種微現光澤的黑色。

嗯，黑色，黑色後面不總是隱藏着許多的秘密？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簫劍情仇——西門丁著



江湖上新崛起一組織——統一盟，大軍所到之處所向披靡，一時風聲鶴唳…

有武林雙秀之稱的兩少俠是唯一可抵禦統一盟者，但他兩却同時愛上一少女，均爲情困，且成情敵……

全書三集
全套港幣$54.—

H.K.N.G.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星島中心有售。



巨龍幫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風雲刀暗助孤女　羅師佗藥到回春

上文提要：巨龍幫幫主上官光明和總堂堂主謝英往鐵船幫談判併吞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盤事，回幫時，上官光明在千紅院遇夜行人伏擊，傷重死亡，謝英用棺木載歸，巨龍幫副幫主朱高正和各堂堂主研究死因，懷疑謝英在回程路上殺害幫主，便將謝英軟禁，待查清後才作決定。謝英女兒謝飛紅尚未知父親被因，還帶同小婢先在杭州玩了幾天，意猶未盡，又來蘇州……

書生感恩戴德地道：「多謝義士相助，小生沒齒難忘，敢問義士高姓大名？」

青年揮揮手，書生不敢再嘮叨，乖乖下船去了。謝飛紅似被人擊了一拳，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葉小葉道：「強出頭，誰要你賠！」

「路見不平，兩位若不收，那只証明你們意在刁難善良，不在乎那件裾裙。」青年說話無一點火氣，却又教人覺得難以招架。

謝飛紅一揚頭，伸手接過銀子，道：「姑娘成全你！」但隨即又將銀子拋落地上。

青年臉色微微一變，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這銀子既是姑娘的，我喜歡拋掉地上，你管得着麼？」謝飛紅冷冷地道：「你若心痛的，大可以撿回家去，姑娘絕不會恥笑你。」

青年冷哼一聲，右腿輕輕一踢，將銀子踢落河中，不發一言，轉身向前走了，他行動時，謝飛紅方發覺他左腿竟然微跛，心中猛叫一聲：「可惜！」

葉小葉霍地抽出劍來奔前，罵道：「你這跛子目中無人，姑奶奶今日要教訓教訓你！」青年看也不看她一眼，彷彿不知道有人要殺他般。葉小葉與他無寃無仇，劍尖離他後背半尺，再也刺不下去。她惱羞成怒，喝道：「停住！」青年依言站定，但仍不回首。

葉小葉氣得花枝亂顫，厲聲道：「你爲何不抽刀？爲何不閃避？」

「因爲我知道你不敢眞的刺下來。」

葉小葉手臂一伸，正想再刺出去，已聞謝飛紅斥道：「胡鬧，回來！」

青年開步再走，謝飛紅道：「留下名來。」

青年稍住一住步，頭也不回地答道：「杜一非。」言畢大踏步走了。他居然不「請教」她的芳名，謝飛紅感到有點難堪，暗罵一聲：「好狂！」隨即覺得杜一非這名字好熟，轉頭問道：「這人的名字咱在何處聽人提過？」

葉小葉撇撇小嘴，道：「在杭州聽周老大提過。哼，這邋遢青年，若非假冒的，便是同名同姓，怎會是那個名聞江湖的『風雲刀』杜一非。小姐，咱們回客棧去吧！」

兩人回客棧，吃過晚飯便回房更衣，謝飛紅忽然道：「小葉，咱們明天便回家去吧！料爹爹已回來，再不回去，也不知要吃他罵多少遍。」

葉小葉無可奈何地道：「好吧，小婢沒有意見。」

謝飛紅道：「咱們乘船回去還是走旱路？嗯，還是走旱路的好，整天坐在船裡，悶也悶死了。」

葉小葉道：「小姐，你若怕老爺擔心的，咱們明早先到碼頭找老韓，告訴他一下情況，然後咱們乘馬回去。」謝飛紅點頭稱善。

一宿無話，次日兩人收拾了一下，謝飛紅方發現自己帶出來的銀子快花光了。葉小葉道：「早知道昨日便收了那跛脚小子的五兩銀子了。」

謝飛紅道：「不必擔心，還有十來兩銀子，還怕不夠用？眞不夠的話，還可以乘船回去。」兩人吃過早飯，便去碼頭找老韓。

近年來巨龍幫勢力很大，不但控制了長江，而且在與長江有交接的江河上，亦早已佈下了暗樁。老韓便是被派到運河的人，他一要發展靠攏巨龍幫的勢力，二要起聯絡的作用。

謝飛紅是謝英的獨生女，而且也在總舵內見過面，因此她倆一到，老韓便熱情招待。老韓一聽說她倆要走旱路，便忙道：「小姐，還是走水路比較安全。」

「沒事的，這段路平靜得很！再說只要我一亮號，誰敢捋虎鬚！老韓，你只須替我捎個信，其餘的不必你操心！」

老韓拗不過她，便寫了幾個地址給她。「若有需要，可依址找這幾個人，他們都是本幫的暗樁。」老韓還親自送她倆兩匹駿馬。

兩人上了馬望西北而行，由此去江陰，全是寬敞的大道，而且路上也安定得很，老韓嘴巴上雖然說得緊張，其實心中也安定得很。黃昏，兩人已至無錫，無錫也是古城，又是水鄉，兩人遂提早入城遊玩。

待她們盡興回客棧，天已全黑，客棧內的飯館已沒有東西可以供應，只好着小二去買了兩碗麵充饑。姑娘家愛潔，吃過飯後又着小二提水洗澡，待她們清洗完畢，覺得風塵盡去，睡意油然而至，遂吹熄燈上床睡覺。

這一睡昏昏沉沉，待她倆醒來時，已經日上三竿，謝飛紅一骨碌跳下床，覺得有點奇怪，幸而房內的東西都在，衣服亦完整。葉小葉喃喃地道：「昨夜怎地這般好睡？」

謝飛紅道：「不管他了，快着小二送水進來洗臉。」

葉小葉出房之後，謝飛紅方發現紙窗上多了一個小洞，風自洞口裡灌進來，發出嗚嗚的聲音。她心頭一跳，推開窗子一望，只見花園對面走廊上站着一個人，可不正是杜一非？

杜一非見她推窗，微微一笑，轉身走了。謝飛紅正想喚他，目光一落，但見窗台下躺着一個漢子，地上還有一個吹管，杜一非人在走廊上消失，但聲音却在她耳畔響起：「他還未死！」

「人是你……制服的？多……」謝飛紅從未說過謝字，即使在此刻，那個謝字在喉頭打滾了幾次，還是發不出來。

葉小葉剛回來，訝然問道：「小姐，你在看甚麼？」

「小葉把窗外那漢子提進來。」

葉小葉把那漢子拖了進來，謝飛紅取出長劍，架在他頸上，然後解開其穴道。那漢子一醒來，抬起頭來，葉小葉這才看清楚他的面貌，驚詫地叫了起來：「這不是趙光麼？他是工堂弟子。」

謝飛紅更是奇怪，厲聲問道：「趙光，你因何跑來此處？還對咱們施放迷魂烟，該當何罪！」

趙光大吃一驚，忙道：「屬下不知是你倆，該死該死，請小姐原諒。」

「本幫幫規，不許幹這種鷄鳴狗盜的事，即使不是姑娘，對付別人也是犯規！」

趙光道：「小姐，屬下離開巨龍幫已經個多月了，不再受幫規限制。」

「如此更好！」謝飛紅手起掌落，左右開弓，在他臉上連摑七八記，把他雙頰都打腫了。

葉小葉道：「小姐，先折磨他一陣，再帶他回幫，說不定這廝尚未脫離本幫，亦可能是偷偷溜掉，未經申請的。」

「說得有理，找根繩子來。別動，否則姑娘的長劍可不客氣。」謝飛紅想起險象，心頭更怒，若非爲杜一非發現，也許自己已失身了。她怒氣未息，又伸手摑了他幾巴掌，忽然覺得他神色有點不對，喝道：「你裝死！」

葉小葉道：「小姐，他臉色發黑，似乎中毒。」話音未落，趙光一顆頭已軟軟地垂了下去，再一探鼻息，已經斷氣，葉小葉驚呼一聲。「小姐，他服毒自殺了！」

謝飛紅又驚又怒，收了長劍，憤恨不平地道：「這証明剛才他說謊，他根本未脫離本幫，死得好，該死！」

葉小葉驚慌地道：「他如今死了，咱們如何處理他的屍體？總不能帶回總舵吧！」

謝飛紅這才着慌，她雖然頤指氣使慣了，但到底未殺過人，也未遇過這種事，忙道：「快把他丟出窗外去，咱們立即離開無錫！」當下兩人處理了屍體之後，匆匆結賬離店，連早飯也不吃便出了無錫城，一路沿北急馳。

馳了七八里路，看看後面無人方放慢馬速，謝飛紅窩火地道：「咱們也太窩囊了，人又非咱們殺的，怕甚麼！」

葉小葉結結巴巴地道：「小姐，咱們還是早點回家吧，老爺一定回來了。」兩人忍着饑渴走了半天路，方找到一個小集，胡亂買了點食物便又匆匆上路。

迎面馳來一匹快馬，謝飛紅眼尖，認得他是她乳娘的兒子郭小城，連忙向他揮手。郭小城滿頭大汗，勒住了馬韁，邊拭汗邊道：「幸好找到你們！」

謝飛紅故意板起臉孔地道：「又不是天塌下來，你緊張甚麼？怎地你也偷偷溜出來玩了？要不要姑娘指點你一下路徑？」

郭小城喘着氣道：「我是專誠來找

你的，要告訴你一件事，請你到一旁說話。」

他素來有點傻氣，謝飛紅一向來都看不起他，不悅地道：「有話便說，何必鬼鬼祟祟！」

「不是鬼鬼祟祟，這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關乎你的性命！」郭小城用哀求的口吻道：「小姐你就聽我一次話好不好？」

謝飛紅見他如此，只好跳下馬，拉韁到樹後。「如今可以說了吧？」

郭小城道：「上官光明幫主被人殺死了。」

謝飛紅大吃一驚，急問：「那我爹呢？」

「你爹扛着他的棺材，到我家告訴我娘，並放了一些銀子要給你，叫你暫時到我家避一避，後來他回家才知道你出外，又悄悄派人來報訊，要娘跟我出來找你，叫你千萬不能回去。」

「胡說！」謝飛紅幾乎欲給他一巴掌。「上官幫主又非我爹殺死的，咱害怕甚麼！」郭小城雖沒說誰是凶手，但她肯定父親絕對不會殺幫主。

葉小葉也不大相信，插腔道：「幫主武功蓋世，再加上老爺，有誰能殺死他？喂，是否因爲你欲與小姐接近，故意想出這種餿主意來……」

她話未說畢，郭小城已滿面通紅，頓足道：「哎，我所說的，句句屬眞，你們爲何不相信？」

謝飛紅道：「姑娘暫時相信你，你說是誰殺死幫主的？」

「這個連謝老爺也不知道，因此他自己才怕回總舵之後會遭人思疑，也因此要小姐先到寒舍避避。」

謝飛紅怒道：「我就不相信，我爹爲巨龍幫立下不朽的功勳，他們會懷疑爹爹殺死幫主！哼，這還有公理麼？我一定要回去跟他們理論。小葉，咱們走！」她首先出林，一翻身已上了馬。

郭小城一把沒拉住她，急得大叫：「小姐，你回總舵，等於送羊入虎口。我一定會給我娘及你爹駡死，你……你不要害人害己。」

謝飛紅充耳不聞，揮鞭狂抽馬臀，郭小城七手八脚地爬上馬背，在後面急追，邊追邊呼叫。但他馬上功夫固然不如謝飛紅，胯下之馬匹也不如，是以距離越拉越遠，最後他索性不再呼喊了。

謝飛紅此際眞個是歸心似箭，恨不得背生雙翅，一下子飛回老父身邊，把事情弄個清楚。她內心倒希望那個傻小子是故意騙自己的，可惜她自己也知道不大可能，因爲諒他還沒這個膽量。

主婢沿途急馳，不掩行藏，原來霍陵派出來的人，都估計她會走水道，因此第一個得到消息的是趙光，他想領功，獨自行動，不料反而送了性命。搜索人員得訊之後，改走旱路，却因謝飛紅主婢一路急馳，距離反而拉遠了。

第二天下午，距離江陰已頗近，謝飛紅這才把馬速放慢，樹後忽然閃出一個人來，定睛一望，正是乳娘盧惠娘。

那乳娘生下孩子不久，丈夫便死了，迫得奶人家的女兒維持家計，而謝飛紅的母親却因難產而死，是以謝飛紅自小便跟乳娘生活，長大後雖然一兩年才見一次，但二人之間有段難以形喻的感情。謝飛紅一見到乳娘，便忍不住投進其懷抱，嗚咽地道：「乳娘，我爹怎樣了？」

「他還很好，到乳娘家再說吧！」

* * *

小屋內，一燈如豆，桌上之菜餚幾乎原封不動，雖無人開腔，但小廳內却滿是愁雲慘霧。

四方小桌正好坐着四個人，謝飛紅、葉小葉、盧惠娘，和郭小城。謝飛紅聽盧惠娘的一番話後，但覺胸臆間全爲憤怒、驚慌和焦慮所充塞，那裡還吃得下咽？

半晌，謝飛紅再問一遍：「乳娘，我爹如今眞的沒事？妳不可瞞騙我。」

盧惠娘嘆了一口氣，道：「孩子，我怎會騙你？他只是暫時平安，但當那些去信陽城調查的人回來之後，情況會怎樣，誰也不敢保証。」

「朱副幫主不敢殺我爹吧？」

盧惠娘雖然識字不多，但頗有見識，沉吟道：「這就難說，上官幫主不在世，朱高正若想坐上寶座，你爹對他是個威脅。」

「但我爹一直都無此野心，他一心只求巨龍幫能日比日强盛，他若稀罕什麼地位的，副幫主這個位子也未必會落在朱高正手中。」

「人心難測，雖說老爺沒有這份野心，但人家也得防着一點。」

謝飛紅霍地站了起來，道：「我去跟他們理論。」

盧惠娘一把將她拉住，道：「他們若有心剷掉老爺，孩子你這一去，不是正遂了人家斬草除根之願麼？若我是你，一定忍辱偸生，練好本領，以期將來爲父報仇。」

謝飛紅厲聲問道：「聽妳口氣，我爹是一定……無望的了，簡直胡說八道！」她心情激動，根本無視對方是自己的乳娘。

盧惠娘道：「這是令尊自己的推測，是以他將身上的銀子全部交給我，要我轉交給你……小城，去娘房內把那袋銀子拿來。」

謝飛紅揮手道：「不用啦，先放在妳這裡，有需要再拿。」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乳娘，你幾時搬來君山住的？怎地我一直不知道？」

郭小城搶着道：「咱們住在這裡已經十二年了，只是老爺不許咱們洩漏……也幸好老爺聰明，否則此處也不安全，小姐，您放心住在這裡，巨龍幫無人知道的，告訴妳，這棟石屋

也是老爺建好才送給咱們的，不信妳問娘！」盧惠娘點頭稱是。

謝飛紅心中頗爲詫異，在十二年前，謝英再英明也未必會料到今日有此奇禍，那他因何連自己的女兒也隱瞞？而且瞞得這般死。

盧惠娘道：「小姐，妳出入也得小心，難保人家不會找上門來，最好關在家裡練武。」

謝飛紅恨恨地道：「他們敢找上門來，姑奶奶便教他們知道厲害，不殺他們幾個焉能洩恨！」

盧惠娘知道自己難以勸服她，只好使激將法。「要想殺敵，不吃飯那來的氣力？」謝飛紅猛吸一口氣，硬生生把那碗飯送進肚子裡去。

飯後，盧惠娘把殘羹剩飯收起來，謝飛紅跑出石屋外面，一個人坐在石階上。四周靜幽幽，只有風吹葉動聲，附近也沒有其他房舍，她有點奇怪，因何父親會把送給盧惠娘的石屋建在此處。

葉小葉洗了澡也出來，坐在謝飛紅旁邊，問道：「小姐，妳在想什麼？」謝飛紅沒有應她，事實上她此刻腦海裡一片空白，只覺得這是一場噩夢，而且她也願意這是一場夢。

在這之前，她從不知道什麼叫痛苦，什麼叫焦慮，最大的痛苦，便是被困在家裡，不能到處亂跑，假如父親被冤枉，甚至會被處死，那麼自己以後的命運又會怎樣？一直留在這石屋內？

這刹那，她忽然覺得天下雖大，自己却沒有一個朋友，雖有乳娘、郭小城和葉小葉，但他們無一個可以依靠。

忽然身邊傳來一陣風，却是郭小城也洗了澡出來，赤着上身，道：「小姐，今年不知什麼原因，天氣還這麼熱，妳也去洗個澡吧，洗了澡好睡覺了，娘已將我的房收拾好，讓給你們睡，我睡在廳內就行了。」

謝飛紅拍拍身旁的石階，道：「小城，你坐下，我有話問你。」謝飛紅對他從未這般溫順，郭小城有點受寵若驚，但他也不蠢，立即坐下。

「小姐，妳有什麼話要問？」

「你常見到我爹吧？」

「嗯，一個月總有三四回，他來找娘的。」

謝飛紅微微一怔，脫口問道：「他常來麼？」

「是啊，還常在此過夜，有時過兩三天才走的，也常送錢及送禮物來。」

這個答案令謝飛紅十分詫異，忍不住道：「我不信！」

「眞的，我不騙妳，他常在晚上來，次日一早離開，有時候，第二天還留在家裡，第三天早上便不見了。」

謝飛紅聲音發顫：「我爹他半夜來……跟你一起睡？」

郭小城十分驚奇地道：「老爺不跟娘睡，跟我睡作甚麼？娘也不知多疼老爺，老是燒好菜，燉鷄湯給老爺喝。」

謝飛紅一顆心一直往下墜，她年紀輕輕，也知道父親跟乳娘有姦情，雖然盧惠娘的面貌、身材都不錯，性子也溫順，但她却不能接受乳娘變成自己的後娘，她心中不由駡道：「這女人甘心作賤，眞是無耻。」

可是另一個念頭立即翻上腦海：爹今年方四十出頭，娘已死了十七八年，如果他要另娶，機會多的是，也不愁娶不到繼室，爲何要與乳娘偷偷摸摸？」

郭小城見她不語，忙又道：「小姐，我說的句句屬實，不信妳可以問娘。」

謝飛紅一抬頭，猛見葉小葉正用奇怪的目光望着自己，惱羞成怒，駡道：「死丫頭，大人說話，誰叫妳在此偷聽？還不給我滾進去！」葉小葉本想反駁，又知小姐心情異常，不敢多說，紅着眼奔進去。

盧惠娘的聲音自內傳出來：「你們在胡嚼什麼舌根？小城，你還不進來，小姐，坐在外面始終不安全，妳也進屋吧。」

謝飛紅氣冲冲地進屋，道：「乳娘，妳進房，我有話問妳！」盧惠娘神色不變，隨她進自己的卧室，「剛才小城說的話，妳都聽見了？」

「我沒聽清楚，但也猜得到，他不會說謊。」

謝飛紅嬌軀如篩米般亂抖，駡道：「虧妳還說得出口，眞是無耻之極。」

盧惠娘神色十分平靜，在她身邊坐下，謝飛紅挪一挪開，似乎與她太接近，也會玷汚自己般，盧惠娘却毫不在意，道：「這種事女人能作主麼？何況令尊貴爲巨龍幫總堂主，我臉皮再厚也不敢打他的主意，如果妳懷疑乳娘是爲了因此得到好處，乳娘便不會在此受委屈，而早該在巨龍幫內風光了。」

謝飛紅似被人刺了一記，脫口道：「妳說是我爹……要妳的？」

盧惠娘沉吟道：「這樣說，對妳爹不公平，只能說咱們互相都深愛對方。」

「不要臉！虧妳說得出口！」

盧惠娘嘆息道：「妳如今年紀尚輕，很多男女間的事，說了妳也不明白，也許有一日妳自己遇上了，妳也會如此，我從來沒想到要自妳爹那裡得到什麼好處……這許多年來，他除了建此石屋給我之外，每月只給我十兩銀子作生活費，而我每月都擠了些儲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謝飛紅急躁地道：「我不問這些，我只想知道他爲何……爲何會要妳……他大可以明媒正娶。」

盧惠娘抬起頭來，語氣十分平靜，但又充滿了自信：「因爲他跟我在一起快樂，因爲他發覺自己不能沒有我，因爲他愛我，因爲他在其他女人身上找不到我的優點。」

謝飛紅嬌軀又顫抖起來，她本想再駡她，却不知要用什麼詞兒，半晌又怒道：「胡說！若妳這麼好，爹因何不娶妳回去？何必來此偷偷摸摸？」

盧惠娘嘴巴一噏，忽又頓住，半晌才道：「他從來沒有提過，我也從來不問他，以後妳若見到他，也不要問。」

「我不相信妳會不問。」

「因爲我信任他，他不娶我回去，必有其原因，而且他做事向來深思熟慮，決不會沒有道理，我若問他，不是給他添煩惱？相反他每次感到歉意時，我都安慰他！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我知道他只愛我一人，即使他抱着其他女人，他的心也還在我這裡，這已經足夠。」

盧惠娘這樣說，謝飛紅還能問什麼？忽然間她覺得自己其實並不了解父親，雖然自己是她獨生女，父親似乎隱瞞了很多事，她喃喃地道：「爲什麼……爲什麼……爲何我什麼都不知道？」

盧惠娘輕輕伸手拍拍她的肩膊：「我知道妳一向只當我是個下人，我也從不奢求妳待我好，妳爹待我好，我便得待妳如女兒，不管妳接不接受。不必胡思亂想，還是多想想以後的日子。」

「以後的日子？」

盧惠娘忽然有了淚光，沙着聲道：「他那天來找我，其實倒像是訣別，我勸他不要回巨龍幫，他只問我一句話：『惠娘，妳喜歡一位大丈夫，還是喜歡一個懦夫！』」

謝飛紅也湧出淚來了，嗚咽地道：「爹眞傻，他對巨龍幫忠心耿耿，但人家却要害他。」

盧惠娘喃喃地續道：「他有什麼不測，我敢信比妳還心痛，但我絕對不能讓他當懦夫，否則他死後也會怪我，是以我只能默默看着他離開，隨即派小城去找妳們。」

房內忽然沉寂起來，半晌，還是盧惠娘打破寂靜：「孩子，妳早點歇息吧，總之有乳娘在的一天，便得教妳好好地活下去，乳娘若不在，便得看妳的造化了。」

她話中似乎有話，但謝飛紅沒有細聽，輕輕問道：「我要在此住多久？」

* * *

謝飛紅其實不用擔心，因爲她只在盧惠娘家住一晚事情就發生了。

第二天晚上，晚飯之後，謝飛紅打發他們進房歇息，獨自一人坐在廳內冥思，其實她什麼也沒想到，腦海內千頭萬緒，根本想不出一根線頭來，何況她自小生活便用不着她動腦筋，最後心底只剩下一個願望，這是一場夢。

她忽然孩子氣地用力在自己大腿擂了一拳，感覺是疼痛的，証明這不是夢。

門縫透進一絲月光，謝飛紅走前把門拉開，忽見外面有人影閃動，她心頭一驚，脫口喝道：「誰？」

黑暗中無人應她，但屋子內却有响聲，但聞葉小葉輕聲問道：「小姐，什麼事？」

謝飛紅手掌落在劍柄上，恨不得立即殺幾個人，是以語氣十分凶恨：「可能有幾個不知死活的小賊上門討死！」

話音剛落，外面便傳來一個熟悉的哈哈笑聲：「謝小姐，妳這幾句話難免刻薄了，咱們不是小毛賊，我是妳毛叔叔！」只見樹後走出一個矮胖的中年漢子，手上提着一把明晃晃的短斧，正是工堂副堂主毛叔寶。

謝飛紅激動地駡道：「呸！你們誣衊我爹，還敢自稱叔叔。」

毛叔寶哈哈笑道：「謝小姐，令尊在總舵裡十分寂寞，着在下來請妳回去陪他，咱們好意，妳怎地駡起人來？」

謝飛紅怪笑道：「謝飛紅已快十八歲，不是三歲小童！你們若是安着好心，因何三更半夜上門？又因何帶了這許多人？」

一個壯漢道：「副堂主，不必跟她廢話，走不走由不得她。」

毛叔寶也收起笑臉，冷冷地道：「謝飛紅，如今在下再問妳一句，妳要喝敬酒還是喝罰酒？」

謝飛紅未答，葉小葉已搶着道：「喝敬酒如何，喝罰酒又如何？」

「要喝敬酒的，簡單得很，兩位立即跟咱們回去，給予好好相待，若要喝罰酒的，那可就怪不得咱們了。」

謝飛紅冷冷地問道：「你要公報私仇，殺死咱們？」

毛叔寶乾笑一聲：「謝小姐言重了，妳又沒犯死罪，毛某因何要殺你們？只是妳們若不肯跟咱們走的，咱們便只好動武，刀槍無眼，屆時有什麼損傷，概與咱們無關。」

謝飛紅還想再說，却被盧惠娘拉了進去，嘴上道：「待咱們商量一下。」

毛叔寶急道：「上，莫教她們使詐。」

盧惠娘急道：「小葉、小城，你們兩個死死守住門口！」她把謝飛紅拉至房內，道：「飛紅，妳千萬別跟他們回去，一去便不能回了，拚命就更花不來，他們人多，剛才乳娘看過了，石屋四周全被包圍了。」

謝飛紅沒了主意，問道：「那咱如今怎辦？」

盧惠娘把炕壁上的門拉開，這本是用來放炭的，如今秋天當然還用不着。

「快鑽進去！」謝飛紅此際也只能任她擺佈，盧惠娘也尾隨而鑽入去，那炕較大，兩人在裡面，並不覺得太

過狹窄。

盧惠娘用手在地上摸索了一下，突然抓起一塊石板道：「快把鐵蓋打開，下面是地道，地道的出口在二十五丈外，那裡很隱蔽，快跳下去。」

此際已聞葉小葉的慘叫聲，謝飛紅吃了一驚，把鐵蓋打開，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了下去，呼道：「乳娘，妳也下來。」

盧惠娘道：「快跑，我拿了銀子便引他們都下來。」話剛說畢便把鐵蓋關上，上了鐵門，再把石板鋪好，然後鑽出炕外，把炕門關上。

謝飛紅在地道裡等了一陣，不見有動靜，心頭吃驚，爬上鐵梯，却打不開鐵蓋，她忽有一個不祥之念，用力打着鐵蓋，嘶聲罵道：「毛叔寶，你不得好死。」

忽覺地道這裡漸漸熱了起來，謝飛紅想起盧惠娘的話，飛快地向地道的另一端奔去。

地道建造頗爲粗糙，地上凹凸不平，這一段路似有二十五里般，好不容易方跑至盡頭，那裡又有一道鐵梯，她猿猴似的爬上去，至盡頭，伸手一摸冰冷的，又是一道鐵蓋，她找到了拉門，將它拉開。

鐵蓋上面是一塊石頭，謝飛紅用力一推，石頭移開幾寸，一股清新的風吹了進來，令人精神爲之一振，謝飛紅正想再用力把石頭推開，忽聽到一個聲音道：「副堂主，找不到謝飛紅那丫頭，回去如何交差？」

毛叔寶冷笑道：「咱們把石屋圍得像鐵桶一般，她能飛上天去？大不了匿在屋裡罷了，那一把火還怕燒不死她？回去就說已收拾她了。」

另一個漢子道：「但堂主可沒叫咱們殺死她，只叫咱們『請』她回去，這個……回去也交不了差。」

毛叔寶厲聲道：「你們聽着，回去若堂主問起，便說謝飛紅不肯跟咱們走，咱們只好動武，其他三個都死了，她自然逃不了，突然反手把劍送進自己的心窩內，咱們沒可奈何，只好放火燒屋，毀掉一切証據。」

衆人轟應一聲，脚步聲便逐漸去遠了，謝飛紅忽覺全身氣力全消失了，腦海裡一片空白。

也不知道了多久，忽又覺臉上一陣冰凉，却原來下起大雨來，謝飛紅心頭一動，用力推開石頭，七手八脚爬上地面，跌跌撞撞向山上跑去。

未幾，即聞到一陣刺鼻的味道，謝飛紅循味而行，果然找到那棟石屋，雨雖大，但仍不斷冒着烟，謝飛紅渾身已濕透，她突然不顧一切衝了進去。

迎面一股濃烟，嗆得她不斷咳嗽，但仍堅持向內走去，幸好是石造的，房舍甚是堅固，未曾倒塌，她雙脚絆到一物，幾乎跌倒，定睛一望，一具炭似的物件，觀其身材，料是葉小葉，再過去又找到郭小城的屍體，而盧惠娘則伏屍在臥房內。

忽然謝飛紅腦海裡升起一個念頭：「盧惠娘根本可以跟自己逃跑，她爲何不下地道？是爲了鎖住鐵蓋，不讓自己上來？是爲了捨不得兒子？是爲了拿銀子給自己？」

不管她目的何在，她都是善良的、偉大的，這刹那謝飛紅方猛覺自己對她的態度實不應該，一時感觸，忍不住撫屍大哭。

房內的木具衣物尚在燃燒，謝飛紅突然一醒，把三具屍體拖進地道裡，當她拉開鐵蓋時，手掌被燙得起泡，但竟然不知疼痛。

地道內臭氣難聞，謝飛紅想起盧惠娘的話：「孩子，妳早點歇息吧，總之有乳娘在的一天，便得教妳好好地活下去，乳娘若不在，便得看妳的造化了。」

她似被刺了一劍，自地上跳了起來，一口氣衝到地道出口爬了上來，剛抬步走了兩步，又回身把鐵蓋門緊，再把石頭推回原位。

她似行屍走肉般冒雨不斷地跑着，跑得累了，便躺在泥濘的地上喘息，喘息過後再跑，直至天亮，她才躲了起來，心中不斷問自己：「我該去何處？」

天下雖大，却無她謝飛紅容身之地，想來想去，覺得自己非到信陽城不可，巨龍幫是不能回去了，不但如此，她還不能讓幫徒們認出自己。

她不敢在附近下船，一路往西行，可是回心一想，整條長江幾乎都爲巨龍幫所控制，醜婦終需見家翁，是以臨黃昏時，她毅然躍上一艘渡江的小船。

她一上船，艄公竹篙一點，小船便破浪而去，謝飛紅暗暗打量船上之搭客，希望不要碰到幫內的熟人，不料却看到杜一非坐在船頭上，他目光在自己臉上掃過，但她知道他目光一絲絲都沒停留過，心中不由暗罵一聲：「好狂妄的小子！」却不知道自己一身泥巴，連臉上也沾滿了污穢，莫說杜一非，就是乳娘盧惠娘看到，也未必能認得來。船到岸邊，杜一非躍上碼頭，左腿似比以前更瘸，謝飛紅暗呼一聲可惜，但隨即又暗罵自己：「我自顧不暇，還管人家什麼事的！哼，他認不出自己不是更好？」

到了小集，杜一非便不知去了何處，謝飛紅見到路旁有人在賣包子，她實在餓得不成樣子，當下買了一包包子，不敢逗留，繼續上路，她邊走邊吃肉包子，但覺那包子其味無窮，從未覺得肉包子是這般好吃的。

晚上她只能歇在樹林裡，但次晚她到一個小鎮，再也忍不住，決定去投店，因爲她實在不能不洗個澡，不料那客棧的小二一見到她便怒道：「叫化子，你來作甚麼？這裡不是善堂，無人佈施！」

謝飛紅大怒，叱道：「你說什麼？」

小二看了她一眼，恍然道：「原來是女叫化子，剛才俺已將話說清楚，聽不到便算了，走走！」

謝飛紅自懷內掏出兩錠銀子來：「狗眼看人低，這些錢多得數不清，若不是跌落泥潭，哈哈……有沒有房？」

小二立即堆下笑容，連聲稱有，引她到櫃台登記：「要上好的清靜大房，要兩盆澡水。」小二爲了討賞提燈在前引路，忽然一扇房門打開，自內走出一個漢子來，與謝飛紅碰了個滿懷，謝飛紅罵道：「你瞎了眼呀！」

那漢子垂首作揖，「對不起，對不起！」隨即閃身出店而去，謝飛紅也不理他，回房立即着小二送澡水，她仔細洗刷，洗了兩大盆澡水才算乾淨，她匆匆披上內衣，爬上床便進入夢鄉。

待她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她坐在鏡前，望着鏡中的影子，又吃了一驚，以如今這副容貌出去，身份很可能會被拆穿，她終於咬咬牙，用污衣上的泥乾溶水，再塗在臉上，至於污穢衣服，因爲她身上只有這一套，也只好再將就了。

想想自己應該趕路，謝飛紅便開門出去，到大堂，那小二問道：「小姐要走了麼？」

謝飛紅見到他就生氣，冷冷地道：「是啊，算賬！」她邊說邊伸手去懷內掏，懷內空空如也，猛吃一驚，奔進房內，到處找不到，該死，屋漏更兼連夜雨，偏在這時候丟掉銀子。

她一直沒有出過客棧，因何會丟了銀子？除非有人偷偷潛進房內……但可能性不大，門窗都關得死死的，小偷怎樣進來？

猛又想起，昨夜在走廊上撞到一個漢子，一定是被他順手牽羊了，謝飛紅氣沖沖地去踢那房的門，小二聞聲趕過來，冷冷地道：「大小姐，沒有銀子便別拿咱們的門出氣。」

「誰說我沒有銀子？姑奶奶的銀子那廝偷了。」謝飛紅用力拍門，罵道：「賊狗頭，給姑奶奶滾出來。」

小二哈哈笑道：「人家昨夜已經結賬走啦！」

謝飛紅一把扭住他衣襟，罵道：「好啊，原來你們這裡是黑店，勾結匪盜打住客的主意，快把銀子還給我。」

小二高聲道：「你們來評評理，這姑娘住店不付錢。」

大堂跟走廊上都有人探望，謝飛紅罵道：「看什麼？這是黑店，你們也得小心，小二勾結盜匪，偷掉姑奶奶的十兩銀子。」

小二膽子也不小，道：「妳有什麼証據証明咱們跟盜匪勾結？咱們開店吃四方飯，莫說盜匪，就算是殺人犯，他上門住店，咱們也不能往外推。」

謝飛紅有點語塞，忽然大堂上走來一個漢子，道：「姑娘來得正好，上次在蘇州欠妳三兩銀子，如今還給妳。」

謝飛紅抬頭一望，可不正是那寃家杜一非，眞是寃家路窄，謝飛紅低低地喚了一聲：「杜一非。」雙手不由鬆了。

杜一非塞了一錠銀子在小二手中，斥道：「別狗眼看人低，這姑娘是大好人，上次在下在蘇州遇難，素昧平生，慨贈三兩銀子，這個你拿去，剩下來的都找給姑娘。」小二無非要錢，既然有人肯付，自然見好收帆。

杜一非走過來，低聲道：「今日外面下大雨，不宜趕路，多住一天吧！」謝飛紅心中如打翻了五味架，悔、愧、羞、氣，全都湧上心頭，那裡還說得出話來。

杜一非走到大堂，道：「姑娘要多住一天，小二哥，替我爲那姑娘買一套衣裙。」他交代好後，又走至謝飛紅身旁，道：「我就住在斜對面那裡，有事可來找我，嗯，妳那丫頭呢？」

謝飛紅失魂落魄，嘴唇不斷抖動着，却發不出話來，杜一非吃了一驚，問道：「妳有病？」謝飛紅忽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一陣風般衝進自己房裡。

她哭了好一陣，心情稍爲好轉，忽然房門被敲響，她以爲是杜一非，猶豫了一陣才開門，誰知却是小二。那小二十分精乖，雙手把衣物捧上，道：「小姐，這是對面那位杜爺送給妳的。」

謝飛紅氣往上衝，脫口道：「誰稀罕，拿回去給他！」小二剛一怔，不料謝飛紅又一把將衣裙抓了過去，接着用力把門關上。

她急快地換好了衣裙，攬鏡一照，覺得自己風采依然，心頭稍爲舒暢，隨即想起杜一非來，心中尋思道：「那小子雖然狂一點，但到底有點良心，不管如何也得去謝謝他。」當下開門去敲杜一非的門。

她敲了好幾遍門，均無人應，那小二恰又走過，道：「客官出去了！」謝飛紅一看到他便生氣，奈何身上不剩一文，只好氣鼓鼓地回房，想至悲處，忍不住又哭了起來，哭得累了，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忽然房門被敲響，她開門却是杜一非：「聽小二說，妳有事找我？」

謝飛紅本來要多謝他的，但不知爲何見到他又開不了口，杜一非眉頭一皺，道：「姑娘妳哭了？有什麼爲難的事，不妨說來聽聽。」

謝飛紅眼眶又紅了道：「沒什麼事！」

杜一非哈哈一笑：「姑娘何必自討苦吃？嗯！妳手掌怎樣？受傷？我有傷藥，不敷藥萬一化膿就麻煩了，手脚對咱們學武的人來說，是最重要的。」他返房拿了一包藥來。

謝飛紅此刻心情稍爲平靜，低聲道：「進來坐吧，哼，那小二還不把澡水捧出去，眞是……」杜一非出房喚小

二進來打掃，然後替她上藥。

謝飛紅心房似通過一道暖流，說不出的舒服，神態亦正常多了，低聲道：「謝謝你。」

「不必客氣，嗯，妳那丫頭呢？」

「她……被人殺死了！」謝飛紅又嗚咽了，她怕杜一非問她詳細，實不知該如何作答，是以連忙加上一句：「你不要問這件事……我問你，你是不是那個『風雲刀』杜一非？以一套『風捲殘雲』刀法，馳譽江湖的杜一非？」

杜一非輕笑道：「馳譽江湖不敢當，不過至目前爲止，江湖上似乎還未有人假冒過我！」

謝飛紅對他印象立即改觀，杜一非出道五年，二十歲那年，剛出道便在雁蕩山打敗武當派的叛徒青幽子，而一舉成名，須知當年青幽子在武當派內，除了掌門青雲子、長老抱石子之外，數他武功最高。

杜一非敗了青幽子，迫他依諾自動返回武當派面壁受罰，固然令他大出風頭，但僅過半年，他單刀匹馬，獨闖伏牛山五狠寨，把當年綠林道上最强最凶殘的五條狠，殺得幹幹淨淨，使他名震天下，自此之後，杜一非又乾了好幾樁事，都成爲武林佳話，可是他却有點神秘，他似乎沒有朋友，無人能了解他。

當下謝飛紅赧然道：「我有眼無珠，那天實在……」

杜一非道：「那天的事，杜某已經忘記，尚未請敎小姐高姓芳名。」

謝飛紅脫口道：「小妹謝飛紅。」話說出口後又有點後悔，萬一他跟巨龍幫有點淵源，自己可就危險了，她怕他再「盤問」下去，忙又問：「你要去何處？」

杜一非道：「我腿上受傷，遇到庸醫，肉都腐爛了，要去找一位叫『羅一刀』的名醫，只知他就住這附近，却未知地址。」

謝飛紅喜道：「我知道，他在此七里外，明早我帶你去，他一定肯替你醫治。」

杜一非喜道：「如此就眞的要多謝妳了，哈哈，幸好我不計前嫌，否則……嘿，妳與他有交情？」

「羅一刀」與謝飛紅有交情，而且跟巨龍幫衆頭領也有交情，謝飛紅不禁又猶豫起來，只唔了一聲，道：「我想辦法叫他替你治腿。」

杜一非問道：「謝小姐，妳吃過飯否？」

謝飛紅道：「我吃不下。」其實她肚子咕咕地响着。

杜一非點點頭，道：「在下告辭了，晚飯時杜某做個小東，請妳賞臉。」言畢回房而去。

謝飛紅一個人躺在床上，心亂如蔴。杜一非態度雖然沒一絲狂態，但不知爲何謝飛紅老是覺得她與他之間，似有一段距離，也不夠熱情，以前在巨龍幫，誰不來巴結自己？誰不把自己當作鳳凰？「哼，他有什麼了不起？不過刀法厲害一點罷了！」又覺得自己若幫他找到羅一刀，便再無欠他的情，心情好了一點。

她想來想去，覺得目前自己最欠缺的，除了銀子之外，便是武功，獨自闖江湖，武功低微，處處受制，是以便抽出劍來，在房內舞了一回，却因手掌疼，又無精打采，練了十多招便收劍了。

漫漫的一個下午，實在難捱，她心中又怨起來，「那杜一非眞的是個木頭人，他死在房內作甚麼？爲何不來找我？難道我這般令他討厭？」

好不容易，房門方再被人敲响，果然是他。「謝小姐，妳中午沒吃飯，咱們早點吃晚飯吧！」謝飛紅聽他這樣說，心頭又有氣，但已餓得身子發軟，只好委屈地跟着他出去。

杜一非祇帶她到客棧的飯館裡吃飯，他着謝飛紅點菜，謝飛紅道：「你作東，當然由你主意！」

杜一非倒乾脆，招小二過來，只叫小二把好吃的菜弄四個來，便靜靜地坐着。謝飛紅忖道：「此人有點古怪，連一句話也不說，難道要我再又謝他？哼，你不開腔，本小姐樂得清閒。」若在以前，以她性子，必定拂袖而去，但如今慘逢巨變，又囊空如洗，只能吃啞巴虧，想到委屈處，眼圈又紅了。

杜一非見狀微微一怔，問道：「姑娘，在下得罪妳麼？還是妳有傷心事？」

「沒有……」謝飛紅澀聲道：「我有親人在信陽身故，剛才想起來，心中感觸，而且……半路遭賊劫，死了一個丫頭，又把錢全丟了。」

杜一非道：「那賊子是什麼人，妳可知道？」謝飛紅搖搖頭，杜一非又道：「路費一事，姑娘不必擔心，若妳願意同行者，路上開支，全由杜某支付，因爲杜某要去鄭州，正好順路，若妳不願意與杜某同行，杜某也可資助妳。」

謝飛紅放心不少，結結巴巴地道：「待找到羅一刀後再決定未遲。嗯，仙鄉何處？」話說出了口，又忙改口：「你可不答，我順口問問而已，就當我沒說過。」

杜一非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齒來。

謝飛紅突然覺得他其實很好看，事實上他洗滌之後，比在蘇州邂逅時順眼多了。

杜一非道：「姑娘不由擔心我會查問妳……其實我也很想知道自己的故鄉在何處。」

謝飛紅好奇心一起，忍不住訝然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是位孤兒。」杜一非臉上露出幾絲無奈。「家師偶然在東海一艘漁船上找到我。」

「那漁船上只有你一個人？怎會如

此？」

「杜某也不斷在調查，可惜無跡可尋，猜想家父母出海遇到海盜被殺了，他們見我尚在襁褓中，沒有下手，大概心想，我一個人在海上，不被海水淹死，也會餓死吧，幸虧我命大，遇到家師。」

謝飛紅脫口道：「眞可憐……」話說出口，又猛覺可憐兩個字正是自己此刻之寫照，便不再說下去了，幸好小二送上飯菜，才解尷尬。

這些菜，燒得實不如她家廚師老劉萬一，但謝飛紅居然吃得津津有味，也失了禮儀，筷子動個不停，杜一非則仍是那副半死不活的神態，不慌不忙，說話不徐不疾，他話不多，吃飯時，才說了兩句，第一句是：「姑娘，請！」第二句是在杯碟朝天時說：「姑娘，妳飽不飽？」

謝飛紅雙頰飛上兩團紅暈，道：「飽了……想不到這裡的菜，燒得還眞不錯。」

既然吃飽了，自然付賬回房，到房門外，杜一非忽然道：「在下尚欠你三兩銀子，先付給妳，斜對面有家成衣店，妳可去挑一兩套衣服更換。」

謝飛紅忖道：「想不到他還細心。」她心頭大悅，乃道：「你用不着怕我難爲情，就當我欠你的，日後有機會一定連利息還給你。」

「這是小意思，不必放在心上。」

杜一非道：「明早再見。」

次日一早，杜一非又去敲謝飛紅的房門，兩人在客棧吃了早飯便聯袂離開。謝飛紅曾在三年前，隨乃父到羅一刀家看過一次病，因此知道路徑，很快便到他居住的仙鶴村外，此刻她又有點猶豫了。

杜一非見她不走，問道：「謝姑娘，妳忘了路麼？」

「不是……我，我怕他脾氣太過古怪，不肯見你……這樣吧，你且在此等候，我先進村，跟他談好之後，再來帶你去見他。」

杜一非笑道：「好，我在那裡等妳！」他手指指向一棵大樹，隨即飛身躍上去，謝飛紅遂走進村內。

羅一刀的家很容易認，屋外有座竹舍，看病的人便在竹舍那裡等候，謝飛紅到竹舍時，見兩個童子在煉藥，乃問道：「師佗大夫在麼？」

那羅一刀的藥童子一聽，立即刮目相看，其中一個進內通報，蓋世人只知羅一刀的外號，不知其眞名爲師佗，而知道此名的，除了羅家之人之外，世上不超過十人知道。

俄頃，藥童出來，道：「請姐姐跟我進內見家師。」

謝飛紅一進丹房，羅師佗臉色即一變，對童子道：「今天不看病了，叫他們改天再來，把大門關上，來來，坐下坐下。」

謝飛紅在他身旁坐下，道：「羅伯伯還認得姪女？」

羅師佗哈哈笑道：「羅某對認人有特別本領，何況與令尊又是莫逆之交！噢！令尊的事，羅某也擔心不已，妳來得正好，如今情況如何？」

「姪女一直在外面，不敢回巨龍幫。」當下謝飛紅將經過說了一遍。「姪女來此的消息，請伯伯嚴密守秘，否則姪女寸步難行。」

羅師佗道：「放心，羅某與巨龍幫來往，也是瞧在令尊份上的，妳放心，稍候羅某送妳幾包藥粉，妳易了容，便不怕被熟人認出來。」

謝飛紅大喜，因爲這一來便替她解決了許多麻煩，忽又發覺一個問題，「伯伯，你怎知家父不幸的事？」

「因爲三天前白子文去信陽城調查，臨時拐來我處，漏了口風，巨龍幫有規定不許洩漏此消息，是以賢姪女也請守秘。」是以兩人都笑了起來。

羅師佗再問：「賢姪女是次來此是爲了什麼？」

「我位朋友，遇到庸醫，把他的腿給醫壞了，連走路也一拐一拐的，他屢次救姪女，否則姪女如今已被巨龍幫捉回去了，是以……」

羅師佗截口道：「你不用多說，喚他進來，祇是此人靠得住嗎？他是何人？」

「他就是名動江湖的『風雲刀』杜一非，」謝飛紅忙加上一句：「不過他還不知姪女之身份。」

「羅某曉得了，速喚他進來，今晚妳便在此宿一宵，明天再起程，對，妳準備去何處？」

「去信陽調查一下，你放心，杜一非恰與姪女同路。」

羅師佗擺擺手，謝飛紅想不到事情這般順利，蓋這羅師佗脾氣古怪，他不願醫別人，任你是什麼人，付多少醫藥費，也難以令他改變主意，如果他高興，不但不收診金，還贈以良藥。

謝飛紅到樹林，向杜一非招招手，喜孜孜地道：「走，他肯替你醫傷。」

「謝謝你！」杜一非微微一笑，當下隨謝飛紅到羅師佗醫館。

羅師佗不多問，劈頭第一句便道：「把你左腿褲脚拉高給老夫看看！」杜一非依言拉起左腿褲脚，只見他左上腿內側有一塊碗口般大小的爛肉，灌滿了膿汁，陣陣臭味，衝人口鼻。

謝飛紅忍不住捂住口鼻，羅師佗道：「多久了？」

「受傷至今已三個月了，屢醫無效。」

羅師佗走上前，用手指在傷口附近按捏，只見杜一非額上立即標出汗珠，但他不哼一聲，羅師佗道：「還好，未曾傷到筋骨，再拖一月半月，你這條腿便算報廢了，幸虧落在我手中，也算你造化。」

「多謝大夫，杜某感激不盡！」

「先別謝，還未治好，我且問你，

你要快，還是要慢！」

謝飛紅問道：「伯伯，快又如何，慢又如何？」

「快便開刀剜，把爛肉剜掉，慢則用藥，快麼，大約一個月便可完全恢復，慢則非兩個月不可。」

杜一非毫不考慮地道：「快！」

羅師佗道：「用刀你起碼要躺幾天方能下床，而且受的痛苦特別大，你須考慮清楚。」

杜一非道：「在下一個月後便得赴一個生死約，好歹也得搏一搏！」

羅師佗指指旁邊的蓆子，杜一非立即躺了下去，羅師佗又令藥童準備一切。

他先用藥敷在爛肉上及傷口附近，拿了一塊毛巾道：「咬住，別哼出聲來，影响老夫動手術。」

杜一非道：「在下挺得住，大夫儘管動手不妨。」羅師佗輕哼一聲，先以指封住傷口附近的穴道，然後拿出一把小刀來，先在火上烤了一下，隨即一刀刺了下去，只見杜一非雙腿顫動了一下，額上汗珠標了出來，但他緊咬嘴唇，一聲不哼。

謝飛紅在旁只看得心驚肉跳，只見羅師佗手腕一旋，刀鋒過處，瘀黑色的血水立即淌了出來，到後來，她索性閉起雙眼，不敢觀看。

羅師佗動作極快，手腕一挑，那塊爛肉已被挑了出來，血水立即塡滿肉洞，羅師佗左手的毛巾一落，把血吸乾，刀鋒再剜，但只一剜，血水又滲出，又用一塊新毛巾吸乾血水，如此幾個來回，大功告成，而杜一非一身衣服已全爲汗水濕透。

「藥來！」羅師佗頭不抬，手一伸，藥童立即將一包藥散交給他，羅師佗把藥散傾落血洞中，又喝：「再來！」藥童把一包剛煮熱的黑乎乎的黏糊糊的藥膏給他，羅師佗又迅速將藥膏倒下去。

「啊！」只聽杜一非大叫一聲，暈死過去，羅師佗忙又用紗布緊緊地將他傷口紮住，待弄好這一切，羅師佗方噓了一口氣，擧手拭汗。

謝飛紅顫聲問道：「伯伯，他暈死……」

「不打緊，待他醒來，讓他喝一碗藥，痛苦三幾天便沒事了，不過他可得在老夫這裡住十天八天。」羅師佗抬頭似笑非笑地對謝飛紅道：「賢姪女，妳眼光不錯，這小子實是條漢子。」

謝飛紅雙頰飛紅，期期艾艾地道：「伯伯，你誤會啦……咱們，咱們……」

羅師佗大笑。「有他照顧妳，伯伯放心得很，咱們出去吧，有藥童服侍他，妳大可以放心，嗯嗯，你準備幾時上路？」

謝飛紅沉吟了好一陣方道：「姪女頭一次出遠門……」

羅師佗哈哈笑道：「正合老夫意思，待他能上路，你們才一起走吧！」

＊　＊　＊

杜一非在羅師佗家躺了五天，痛苦方減，但因失血過多，人顯得很疲弱，一張臉也因失血而顯得蒼白，幸好精神還頗好。第六天，羅師佗方肯讓他下床，杜一非第一件事便是洗了個澡，就像洗掉三十六斤汚垢般，人顯得更加精神，他微瘸着腿，走至丹房，見羅師佗在替病人診斷，本想多謝他，却又知他脾氣古怪，不敢打擾，轉身欲行，不料却讓羅師佗看見，怒道：「你不要到處亂跑，你那傷口大，震裂傷口，又得躺幾天了。」

「是，在下這就回去。」

「晚上老夫再來替你換藥。」

晚上羅師佗來換藥，見他傷口合縫的情況，十分驚奇，道：「想不到居然癒合得這麼快，再過幾天你便可上路了，但要與人動手，可還不行。」

杜一非道：「在下緊遵醫囑，短期間內絕不與人動手就是，多謝羅大夫救命之情。」

羅師佗冷冷地道：「你不用謝我，若非瞧在飛紅姪女份上，老夫未必肯爲你醫治。」

杜一非赧然地道：「這個在下知道，敢問診金及藥費多少？在下身上携帶不多，未知是否夠付？」

羅師佗拂袖道：「老夫治病若是要計較診金的，你這條腿，我寧願不治，再提錢便給我滾。」

「是是，在下冒犯了！嗯，爲何不見謝姑娘了？她去信陽了？」

羅師佗又得意了。「啊，門口那個藥童就是她。」杜一非仔細一望，見那藥童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這才覺得他面龐跟謝飛紅差不多。羅師佗呵呵笑道：「老夫的易容藥及易容術如何？」

杜一非嘆息道：「簡直聞未所聞，見未所見。」

「你不拍馬屁，老夫對自己的斤兩知道得很淸楚，這一來是謝丫頭有扮裝之天份，二來是你太過粗心，仔細看還是能看得出來的。」

羅師佗雖然脾氣古怪，杜一非本不善言，一味只依他語氣神態說話，未免有失性格，但羅師佗那天動手術，見他哼也不哼一聲，對他生了好感，因此彼此說話的機會越來越多。

如此又過了三四天，這天晚上，只聽羅師佗對他兩個藥童道：「明天是老夫五十二歲壽辰，停業一天，任何人上門，就算一隻腿已伸進棺材，也不多理，你倆趁早給我把停業的木牌掛出去。」

杜一非一知明日他生日，便賞了一錠銀子給藥童，囑他替自己辦些酒菜。次日，羅師佗因不用看病，睡至日上三竿才下床梳洗，他大呼問道：「劉寄奴，你們給老夫辦了什麼菜？」

一個藥童跑了進來，道：「老爺子，杜爺昨晚已着我辦一席酒，石榴皮去找村口老雷主理。」（未完・二）

上文提要： 郭總捕頭帶了精兵衝進沙府大廳，並把沙府團團包圍，向沙九索取九龍珮，否則便動干戈。常奇見此情景心慌。原來他向沙九提供無數美女任其開心，暗在府中興土木建密室偷鍊邪術，等待成形中，怕事鬧大破壞他的陰謀，適此時，郭捕頭突然聽到程小蝶傳密之音，告訴他自己平安無事，並說沙府中暗設許多埋伏，不宜莽動先退爲妙，因此郭捕頭鋒頭急轉以客氣對待，似給沙九面子，退兵而去……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卧龍生・文
可　飛・圖

九龍珮

程小蝶捨己救急　方少俠獻計引見

程硯堂喜道：「丫頭，你把爹爹嚇壞了。」

郭寶元道：「姑娘受委屈了。」

「沙府中潛藏了一批江湖高手，」程小蝶道：「女兒如非遇上高人搭救，只怕很難生出沙府了。」

程硯堂道：「既然是眞的窩有匪人，你爲甚麼不讓我們搜查呢？」

「他們是白蓮教的餘孽，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精通法術，」程小蝶道：「小小一座沙家宅院，不啻銅牆鐵壁一般，那些官兵、捕快絕不是他們的敵手，眞要拚起來，沒有人能夠生還，劉師爺就身受了他們的暗算，但他們不願意惹出麻煩，又解了劉師爺的穴道。」

劉文長臉一紅，道：「不錯，不錯，我突然感到一陣不適，差一點暈了過去，但過了一陣，又突然恢復了清醒。」

「白蓮教的餘孽，那是當下嚴命緝拏的要犯啊！爲父這就通報將軍府，點動大軍，出動緝捕。」

「對！」劉文長道：「這可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功勞，大人建此殊勳，可是青雲有路，布政使的位置，指日可待了。」

「不能急，就女兒所知，他們還有一段時間停留，不能離開。」

「爲甚麼呢？既是隱密已洩，怎麼」程知府道：「小蝶，這可安危的大事，如果不能把他們繩之以法，日後被查出內情，爲父的這個四品皇堂的官位恐怕無法保得住了。」

「大法師常奇正在練法，行將功德圓滿，是最緊要的關鍵時刻，不能輕易移動。」程小蝶道：「這也就是他們今天百般容忍，不肯和你們鬧翻的原因。」

「練法？練甚麼法？」劉文長道：「十年前白蓮教之亂，爲大軍敉平，但却傳出了白蓮教能施法術的傳說，都被王守仁以黑狗血破除邪術，這方面，咱們也得準備一下才行。」

「這一次，好像非常嚴重，女兒也不大明白詳情，聽說一種撒豆成兵的奇術，一旦術法成就，可抵十萬大軍。」程小蝶道：「匪亂再起，那就不知道要傷害多少人的性命，破壞多少安樂的家園了。」

「這該想個甚麼辦法呢？」程知府道：「要不要爲父的晉見布政使，以八百里快騎，申報入京，請皇上裁奪？」

程小蝶搖搖頭，道：「那又太慢了，這一來一往，沒有一個月的時間，絕難完成，大軍趕到，他們早已遁走了。」

「先協調將軍府，出動人馬，把沙府圍起來。」劉文長道：「再等皇上大軍趕到，使賊人一網成擒。」

「這個辦法雖然不錯，但時間恐怕還來不及。」程小蝶道：「如果他們練法在十日之內功德圓滿，我們圍困沙

府的廬州軍馬，正好是他們試法的對象，這一陣殺伐下來，能留下多少人，就很難說了。一旦兵敗，廬州城就可能是他們起事的地方了。」

劉文長呆了一呆，道：「是是是，姑娘思慮週密，文長萬萬不及。」

「我不懂戰陣兵學，但却受到了救我的高人指點。」

「小蝶，」程硯堂道：「那位高人有沒有指點你應付的辦法呢？」

程小蝶道：「他說，練法未成之前，餘孽首腦常奇絕對不會移動、離開，這次練法，是他重振白蓮教的希望所寄，練法功德不到圓滿之日，邪法就派不上用場。」

郭寶元道：「那是說，在他們練法未成之前，是唯一攻他們的機會了？」

「對。」程小蝶道：「不過，那裏高手很多，又地處城內，大軍無法施展，三五天未必能攻下那座宅院。最好的辦法，就是先破壞他們的練法邪術，再予圍困，逼他們棄械投降。」

「說說容易，可是誰能去破壞他們的練法呢？」程知府道：「那個人要膽大心細，武功高强。」

程小蝶目注郭寶元道：「我想郭總捕頭心中，早已有適當人選，找他出來，我願爲他的助手，再借吳先生的指點，破壞練法的機會很大。」

郭寶元道：「姑娘是指寒冰掌了？」

「對，沙宅之中的精勇高手，以刀、劍、輪、毒十三太保爲主，如無特殊的武功成就，根本就無法接近法壇，那裏防守定然十分嚴密，偸入法壇的機會雖有，但如無抵擋强敵之能，破壞法壇的機會就不大了。」

「好，在下去試試看。」郭寶元站起身子，向外走去。

程小蝶起身相送，一面低聲說道：「唐明的出身，玄秘莫測，總捕頭不要追問太多，保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只求借將，少談玉珮的事。」

郭寶元呆了一呆，道：「這……這是爲了甚麼？」

「如果你知道了他的身份，你會怎麼辦呢？」程小蝶道：「我也不知道他是甚麼出身，但只有那麼一點聯想，已經神魂難安了。」

郭寶元忖道：危言聳聽啊！這個小丫頭靈光得很！剛出道就學會了持盈保泰。

程小蝶歎息一聲，道：「總捕頭也許不太相信晚輩，我說一件事給你聽，再告訴該如何辦理。」

郭寶元心道：我不信我近二十年的江湖閱歷的道行，會被你這個初出茅廬的丫頭難住。笑一笑，道：「好吧！姑娘最好想出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一下子能把我考住，彼此就可以少費很多唇舌了。」

程小蝶道：「我說的只是譬如，不能當眞，自己別往牛角尖裏鑽，那就天下太平了。」

「我這邊廂已在洗耳恭聽了。」

這時，兩人已走入庭院之中。四顧無人，程小蝶停下了脚步，道：「窩藏白蓮教的餘黨，是甚麼罪名？」

「抄家滅門。」

「藏匿朱家子弟呢？」

「你是說……」

「譬如說，建文帝的子孫呢？」

郭寶元呆住了，頭上汗水淌了下來，道：「聽說要誅九族。」

「所以，交往要小心，他只是孤兒寡婦的貧寒之家，爲甚麼會有絕世高人暗中幫助他們，一方玉珮能值幾何？白蓮教不惜假沙九之名爭取入手。」程小蝶道：「如是常奇奪取玉珮時，殺了唐明，這成了江湖恩仇，也不會牽上官府了。」

郭寶元兜頭一個長揖，道：「多那指教，我是感激不盡。」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程小蝶道：「我沒有說，你也沒有聽，但破除白蓮教餘孽，非得絕頂高手幫忙不可，家父升官事小，拯救千萬蒼生事大。」

「郭某明白了，我只是去商請一個高手幫忙，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轉身大步而去。

唐夫人正要到廬州府去找他，郭寶元先一步及時而至。

他們的設計連絡，果然發生了效用，一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悄然而至。

唐夫人轉告了郭寶元求助的訊息。

年輕人自承姓方，一口答應了唐夫人的要求，不過，要求唐夫人別再掛牌挑燈的找他，該出現的時候，他自己會來，也不用唐夫人母子再費心了，他自己會去找郭總捕頭商量，力能所及，一定會全力幫忙。

郭寶元聽到訊息，片刻不留的轉回了廬州府衙。

似乎是多留上片刻，就會招惹上殺身之禍。

沒落的王孫不如狗。

嚴苛的律法，誅連九族的酷刑，使尊貴無比，龍氣相連的皇室血裔，成了人人畏懼的毒蛇猛獸。

郭寶元急急的回轉到府衙之內，劉文長竟是仍然在刑房坐候。

「郭兄辛苦了，大人暫回館舍休息，劉某奉命恭候郭兄歸來。」

「這就不敢當了。」郭寶元道：「可有人登門求見？」

「沒有，我已傳令班房，不論何等樣人，只要是求見你、我的，一律請入客房待茶。」

「早知如此，在下就用不着這麼費心費事了。」一個清朗的聲音傳入室中，道：「想避開貴府的班頭監視，還眞得拏出點本領才行，累得我一身大汗。」話說完，人也現身。

刑房門口，突然冒出了一個二十上下的年輕人，一身青衣，一頂黑毡帽低壓眉際。

你可以看到他的眉目五官，瞧出他的大概年齡，但却無辦法看清楚他整個形貌，如若他稍經易容，脫下毡帽再出現，你就很難認得出他了。

「請進來吧！閣下果然是一言如山的君子。」郭寶元站起身子，抱拳作禮。

劉文長却是心頭一震，忖道：「廬州府衙中戒備森嚴，明崗暗哨，四下林立，這麼大一個人，怎麼會闖了進來呢？」

青衣人取下了低壓眉際的毡帽，笑一笑，道：「劉師爺似是很訝異在下能在崗哨林立中闖入府衙，是麼？」

「不錯。」劉文長道：「府衙中早已經特別的下令戒備，但對閣下而言，竟然是形同虛設，大白天，你這麼大搖大擺的進入刑房，難道就沒有人發覺阻攔麼？」

青衣人微微一笑，道：「我說過，費了我不少心機，也累了我一身大汗，就是在閃避那些佈哨的府丁和巡視的捕快！」

「但還是被你摸進來了。」劉文長歎息一聲，道：「你要殺一個人，似乎不用費很大氣力，所謂的江湖高人，實在可怕，得罪了你們這樣的人物，眞叫人寢食難安了。」

郭寶元接道：「朋友請坐，可否見告大名？」

青衣人道：「總捕頭一定要問，就叫在下方懷冰吧！」

「方懷冰。」劉文長道：「冰入懷抱，豈不化水而去，這名字空幻得很啊。」

「是啊！人生如冰，終化水而去，有甚麼關係呢？聚則成形，化則流失於不知不覺之中。」

郭寶元明知方懷冰這個名字，心懷別具，擔心劉文長再追問下去，急急接道：「方少兄，請坐。」

「不用了，郭總捕頭有何差遣，但請吩咐，方某人不想久留。」

「沙九府中，聚集了一羣江洋大盜，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精通邪術。」郭寶元道：「希望方少兄能拔刀相助，爲廬州府百萬蒼生，盡份心力。」

方懷冰苦笑一下，接道：「郭總捕頭，對他們瞭解多少？」

「說來慚愧，郭某人對他們瞭解不多，他們已寄居廬州府經年之久，近幾日我才得到消息。」

「他們不是一批容易對付的人，單是號稱十三太保的刀、劍、飛輪，九位高手，和四大毒人，就足以使人頭大如斗了。」方懷冰長長歎息一聲，道：「何況，除了十三太保之外，還有更難對付的人物！」

郭寶元呆了一呆，道：「方少兄似是對他們的實力十分清楚了？」

方懷冰點點頭，道：「是……因爲，他們是眞正的高手，郭總捕頭如若想以江湖人物的辦法對付他們，非有大批武林高手支援不可，否則，很難奏功。」

「寒冰掌是天下絕高、奇毒的武功，」郭寶元道：「如果由方少兄出手，想來不是難事？」

「總捕頭太低估十三太保，方某全力施展，自估勉强可以對付兩個人，但他們一向行動都是三人一組，刀、劍、飛輪，因練有合搏之術，從不分開；四大毒人，二男二女，雖然單獨行事，但他們毒器、毒物，十分歹毒，拚掉他們，也很難全身而退。」

郭寶元聽得皺起了眉頭，劉文長更是聽得目瞪口呆。

「我可以幫助你。」程小蝶緩步走了進來，道：「廬州府有數十位精幹的捕快可以調用，當然，必需時，可以調動官兵，五百騎士，一千步卒。」

「姑娘，沒有用的，我知這些步、騎兵勇，訓練得相當精銳，剿滅一般的匪寇，非常有用，但十三太保那批匪徒，不會和官兵正式的斷殺對抗，他們輕功卓絕，來去如風，要動用大軍，至少六千精兵，團團圍困，再以硬弓、强弩，或可有一舉殲滅他們的機會，但首先會把沙家大院全數毀去，官兵有多大傷亡，在下不敢預測，能不能把他們全數射殺，在下也不敢斷言。」

「廬州府全力施爲，也無法調聚到六千精兵，連兩千人馬也有問題。」劉文長道：「申明上憲，自有可能，但一定要有明確的理由，布政司使不敢作主，那就要轉奏皇上聖裁了，往返費時，不去說它，一旦師勞無功，還是大軍到前，叛逆早遁，就還要大費筆墨解釋了，說不定還被問一個謊報軍情之罪！」

「夫子的意思呢？」程小蝶雖然心中不滿，但却知道，劉文長說的是實情。

「文長的意思，能不動用官兵，最好不動，倒可商情調用官兵中三兩百精勇效命，方少兄，郭捕頭，再約請一些江湖高手相助，一旦破除强敵，找出明確的証據，那就是一件天大的功勞了。」

他老謀深算，既希望把一件天大的功勞全歸廬州府衙，又不願冒險請旨官兵進剿，一旦讓叛逆聞風早遁，擔負師勞無功的罪名。

因爲，到目前爲止，程小蝶、郭寶元，都無提出沙九窩藏白蓮教的明確証據。

何況，沙九還有一個江西布政司使的大奧援，一旦落不實沙九的罪名，這個官司就非常的難打了。

郭寶元心中忖道：「一個小小玉珮，牽出了如此大的痲煩，我身爲一府捕頭，保護一方安全，實也責無旁貸，只是敵勢如此龐大，仗府中幾十個捕快，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也很難辦

得成功，說不得只好賣賣老臉約請一些江湖朋友，幫一把了。」

他是老江湖了，心中雖有盤算，卻未先說出來，目光凝注方懷冰的臉上，看他有何高見。

卻不料程姑娘搶先開了口，道：「方兄，我們不是去拚命打架，只要去破壞他們的法壇。」

「姑娘，白蓮教的法壇，是保護最嚴密的地方。」

「我們去破壞它，必然會遇上白蓮教最大的力量。」

方懷冰道：「說不定，十三太保會聚在一處，合力對付我們。」

「方少兄，」郭寶元道：「你身懷絕技，傷人於一擊之中，至少可以試試吧。郭兄願意精選屬下，追隨身後……」

「完全沒有機會，加上程大小姐吧，」方懷冰道：「不過是枉送三條人命，這件事，恐怕是無能為力了。」

程小蝶心一動，道：「只怕不是如此吧？」

方懷冰微微一怔，道：「甚麼意思？」

「你心懷別具，不願幫忙，想一想，也是不能怪你了。」程小蝶歎息一聲，道：「但廬州府城中的眾多生靈，勢難免遭一劫了。」

方懷冰急急接道：「姑娘誤會了，天大的誤會啊！在下對十三太保的實力，稍有瞭解，憑仗我們三五個人，絕難擋其鋒銳，何況，沙府高手，又非至十三太保，就算我們捨命衝入，後援不繼，豈非一場紛亂，廬州城中的人，能不受到牽連麼？」

顯然，程小蝶點中了要害，方懷冰有些慌急了。

劉文長聽不懂話中含意，但郭寶元懂。

「這……」程小蝶心知方懷冰說的也是實情，皺起了柳眉兒，道：「方兄，何不代邀幾位高手助拳呢？」

方懷冰道：「高手倒有一位，而且，距此不遠，他如肯出手相助，我們可增强不少實力，只不過……」

只不過怎麼樣？方懷冰卻是說不出口。

郭寶元道：「那人武功，比你方少兄如何？」

「强我十倍。」方懷冰道：「還有兩位武功高絕的手下。」

「好極了，」郭寶元道：「既有這等人物，咱們立刻去請他，只要我們力所能及，盡量滿足他提出的條件就是。」

方懷冰搖頭苦笑。

程小蝶怒道：「說啊！有甚麼難言之隱？」

「確有難言之隱，而且，和姑娘有關。」

「那就好辦了，」程小蝶打斷了方懷冰的話，接道：「只要我力所能及，為救廬州城中眾多人命，絕不推辭。」

「姑娘，一言成恨事，妳要三思而行啊！」方懷冰似是心中很焦急，臉都脹紅了。

「說吧！如何才能請到你的朋友幫忙？」

「他不是我的朋友。」方懷冰道：「但他武功高强，目空四海，請他助拳不容易，姑娘如肯求他，也許有三分機會。」

「好！我跟你去。」程小蝶道：「事急如火，這就走吧！」

「去是可以，但我先要把話說明。」

「說吧，我在洗耳恭聽。」

「姑娘，請借一步說話。」方懷冰轉身向前行去。

「站住，事無不可對人言。」程小蝶道：「有話就在這裏說啊！」

方懷冰也被激火了，冷笑一聲，道：「好！妳聽仔細一些，那人別無所好，只喜一個色字，而且，非絕色不貪，姑娘很美，也許，能夠讓他動心。」

話說得很清楚了，但程姑娘的豪氣卻一下子消退了，臉色羞紅，杏眼圓睜，道：「你說甚麼？」

方懷冰冷冷的道：「你逼我說的啊！」

「我……我……你這個色膽包天的偽君子。」程小蝶羞怒交作，氣惱的語無倫次了。

「在下不會為姑娘的美貌傾倒，絕不好色，好色的是他。」方懷冰道：「我們邀請助拳的人，我已經再三示意，姑娘卻逼我當面說個明白，話已經說清楚了，要不要去請他助拳，你們決定了。」

事實上，確也怪不得方懷冰，他幾次欲言又止，程小蝶話趕話，逼得他無法不說了。

稚氣仍存的程小蝶那會想得到是這種事情，當着郭寶元和劉文長之面，如何能嚥得下這股羞忿之氣，怒道：「他該死，我們去殺了他！」

「他是該死，但我們殺不了他，因為我們三個人加起來，也不是他的敵手，」方懷冰道：「他喜愛美女，但卻從不强行施暴，我們不去求他，他絕對不會侵犯姑娘，但我們去求他，請他幫我們對付强敵，他提出任何條件，都不能算是過份，姑娘，那是拚命啊！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殺戮，他又為甚麼一定要答應呢？你們找我助拳，我不拒絕的原因，是我承受了一份你們釋放唐明的人情，所以，明知兇險，也不便拒絕，姑娘，請妳仔細想一想，我說的是不是一個理字。」

程小蝶是個講理的人，呼一口氣，道：「我不是怪你，我只是奇怪，怎麼有這樣的人？」

方懷冰道：「江湖之大，無奇不有，話已說明白了，去不去由你們決定，在下告辭。」

「你怎麼能一走了之，」程小蝶急道：「至少，你應該去啊！」

「不去，」方懷冰道：「完全沒有機會的事，我不會幹，在下還有責任在身，我還不能去白白送死！」

轉身大步而去。

「慢走，慢走。」郭寶元急急接道：「方少兄，水繞千山向東流，咱們想個別的法子如何？」

「甚麼法子？」方懷冰停下腳步問道。

「那個人喜歡美女，也不能算是十惡不赦的大罪。」郭寶元道：「人生在世，各有所好，只要他不以暴行施加於人，就不能算他觸犯法紀了。」

方懷冰冷笑一聲，道：「他獨行其是，自訂了一套處事的標準，他收羅的美女，多是自願獻身，或為情動，或為金俘，他從未勉强過別人，所以田園中雖有八美女共侍一人，但江湖上，卻絕少有人知道，他既不求聞達，也不沾手江湖恩怨。你郭總捕頭消息一向靈通，但田園距廬州不遠，你可曾聽人說過麼？」

「沒有聽過，田園這個名字，是那麼平實、普通。」郭寶元道：「聽到了，也不會記下它，田園中那位高人的姓名，如肯見告，我或許聽人說過。」

「程姑娘太直率，逼得人下不了台，郭總捕頭又太沉深了，」方懷冰道：「說話太重機鋒，他不是息隱的江洋大盜，田園也不是坐地分贓的賊窩。名謂田園，主人自然姓田，名字很少人知道，因為他很少和人交往，田園中人，都稱他大公子。八房姬妾，沒有一個是名媒正娶的夫人。據我所知，她們隨時可以離開，用不着紅杏出牆，和人私奔，只要說一聲，不但可以收拾自己的細軟一併帶走，田大公子還會奉送儀程五百兩，設筵餞行，他只是好色而已，卻能好而不貪，多情而不重情。」

「那叫濫情。」程小蝶接道：「放任姬妾，移情別戀，算是甚麼男人？」

方懷冰道：「所以，他不肯正式娶妻，也不願生兒育女。」

「怪人，」程小蝶接道：「也非常引人，我倒希望見見他了。」

少女心，海底針，便那麼令人難測。

方懷冰道：「姑娘最好別去。」

「為甚麼？」

「因為，我在田園中住了半月之久，」方懷冰道：「見過他的八房姬妾，個個都具有十分姿色，但她們都缺少了那種英挺的秀媚，那就是說，她們缺少的一種氣質，柔中帶剛的氣質，而姑娘之美，已然出塵脫俗，再加上特具的英挺之姿，一定會被他看上，天啊！要他抑止住心猿意馬，絕對無法辦到，妳如沒有自我犧牲的精神，趁早別去。」

「方少兄，」郭寶元道：「田大公子，只不過是喜愛美女嗎？我們可以……」

「總捕頭，你能找一個像程姑娘一般的美女麼？」方懷冰歎息一聲，道：「少打如意算盤了，田園主人的眼光很高，一般的漂亮，他不會看上眼的。」

知府千金，武林俠女，文武兼具的程小蝶，被人當面評頭論足之外，還被當作禮品的算來盤去，心中這份難過，簡直是無法提了，粉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胸膛起伏，激忿地不停顫抖。

方懷冰話說得太直接了，犀利如針，刺傷了程姑娘一寸芳心。

但也挑動了程姑娘一種難以言喻的奇異感情，心中暗自忖道：「我眞的有這樣的魅力麼？能讓男人一見動心，也能使那個花心大少為我賣命麼？」

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當面的讚賞美麗，直接說出了她的魅力，雖然羞忿莫名，卻又心弦震動。一時之間，連如何反應，也拏不定主意了。

程姑娘久久的默不出聲，使人難測高深。

劉文長卻忽然開了口，道：「方少兄，除了美女之外，是否還有別的辦法？譬如說，他不事生產，開支浩繁，是不是很需要銀子呢？」

「他很有錢，外表看去，田園是一片翠竹環繞的農莊。」方懷冰道：「青磚瓦舍，不見氣派，但室中佈置的豪華，近乎奢侈了，我走過不少地方，也見過一些豪富之家，但像田園那種豪華的，還未見過。單說吃的一項吧，他就有三個不同的廚師，能做出各種不同的口味，而且，菜色在不停研究改進。田大公子只是一個人，兩個從衛，但照顧他生活的傭人，有二十多口，伺候八房姬妾的丫頭，還未算進去。」

「那是帝王生活了，一般公侯之家，」郭寶元道：「也沒有這麼個豪闊法了！」

「不錯，他自稱鄉野至尊，平民帝王。」方懷冰道：「田園之中還養有活的山珍海味，一座五十畝大小的花園，花園雖然不算大，但卻由各處移來了不少奇花異草，極具玲瓏之美，在那裏有四季可賞之花，單是照顧花園的園丁，就有八人之多，最叫人羨慕的是，每個季節，都有人送來盛放的盆栽，你們想想看吧！那座田園，一年要多少銀子的開銷？」

劉文長道：「這就奇怪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怎會有那樣多的錢呢？何況是活錢，要能如江河之水，不斷流來，每年都有一筆相當大的收入，才能供應這種豪奢的生活，這就不是手握三五十萬兩銀子，能辦到的事，你如說得沒有誇張，那種生活，就算存上叁兩百萬銀子的利息，也不夠開消。」

「所以，我說他很有錢。」方懷冰道：「我雖然不知道他的錢來自何處，但他絕非强盜……」

郭寶元皺起了眉頭，接道：「方少

兄，身挾巨資，經營有術，一年賺上百萬銀子，也不算難事，現在，重要的是，如何請他出山助我們一臂之力？」

方懷冰看了程小蝶一眼，道：「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應該如何，該由你們決定了。」

這眞是一件難解之題，要程小蝶這位知府千金，捨身救世，劉文長和郭寶元都不敢開口，何況，他們內心之中也沒有這個念頭。

「姓方的，那位田大公子，如肯出手相助。」程小蝶道：「是不是就能破去法壇？」

「這個……方某人不敢保証，只能說有了破除沙府法壇的機會。」

「你呢？是不是也會出手幫忙？」

程小蝶道：「我要確實的回答，斬釘截鐵的決定！」

「當然，我會幫忙……」

「因爲，是你出的主意？」

「這只是原因之一。」方懷冰道：「重要的是，田大公子肯幫忙，我們就有了四成左右的成功機會。」

「只有四成啊？」郭寶元道：「你不是說過，那位田大公子武功卓絕麼？」

「不錯，但你別忘了我們對付的敵人，是江湖上聲威卓著的兇悍人物。」方懷冰道：「十三太保豈是易與之輩，沒有田大公子幫忙，咱們連一分的機會也沒有，是完完全全去送死啊！這種事，我不會幹，有上三成勝算的機會，我才願意去冒一下險。」

「田大公子武功高到甚麼境界，我不知道。」程小蝶道：「我也不很重視，我在乎的是你方兄，因爲，我知道玄陰寒冰掌，是極爲歹毒，難練的武功，它是第一流的技藝。我們去請田大公子，只是順應了你的請求，我答應去田園，也是爲了留下你。」

方懷冰苦笑一下，道：「我不是個妄自菲薄的人，我想見到了田園主人之後，姑娘會改變看法……」

「好，我去見他，」程姑娘似是下了很大的決心，道：「但有兩件事，我們要說個明白！」

程小蝶這個決定，完全出人意外，不但劉文長和郭寶元聽得目瞪口呆，連方懷冰也感茫然無措了。

他預估程小蝶的反應，就算肯去田園，也必是心碎魂斷，淚痕宛然，再不然聲色冷厲，一副下地獄，救衆生的浩然之色，却不料她竟然鎭靜如恒，侃侃而談。

「姑娘請說，方某恭聆高見。」

「我只是一個初入江湖的小女子，我沒有狐媚的手段，也不知自己有幾分姿色，我也是初次聽到別人讚我的美色能令男人動心，這些都是出自你方兄之口，對麼？」

「不錯，方某對自己的鑑賞之力，極具信心。」

「好，我們田園之行，如不能誘動田大公子拔刀相助，你姓方的，就不能借故推托，就算全無機會，也得跟我們走一趟了。」

方懷冰歎口氣，道：「那是多言賈禍，命該如此了，我會留下遺言，和諸位一同赴死。還有指教麼？」

「如果小女子的姿色眞能令田大公子心動，答允出手助戰，一切的變化應對，都由我自作主意，方兄不可干與。」

「當然，那是你們的事，方某人絕不涉入。」

「推得乾淨啊！我這一生的命運，就可能毀在了你的手中，你確是全無歉意？」

方懷冰又苦笑一下，道：「所以，我要姑娘自己決定。而且，我也賭上了自己的性命。」

程小蝶道：「就這樣決定了，我們立刻動身。」

「慢慢慢，」劉文長道：「茲事體大，姑娘是千金之軀，妳要三思啊！」

「劉師爺，還有更好的辦法麼？」

程小蝶道：「我這裏敬候教言了。」

「這……」劉文長搓着雙手，道：「百無一用是書生，主意我沒有，我只是爲姑娘擔心，要不要和知府大人商量一下，再作決定？」

「怎麼商量？根本就無法開口。」

程小蝶道：「劉師爺可以教我麼？」

「說的也是啊！」劉文長道：「江湖上的人人事事，果然無法以常情測度了！」

「所以，劉師爺就當甚麼都不知道，甚麼都沒有聽到，我爹是廬州知府，他的女兒爲廬州府衆多的百姓們犧牲了，想是我爹在二十年宦海中有所失措的報應。」

「是是是，文長甚麼都沒有聽到。」緩步走出了刑房。

郭寶元神情肅然的道：「姑娘眞的決定了？」

「是！」程小蝶語氣堅決的說：「我會擔起一切的責任後果，但不能告訴我爹娘，這件事，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我如戰死在沙九府中，那就一了百了。」

「好！你們去田園，我到東湖去。」郭寶元道：「看看能不能約請幾個人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如果不是絕頂高手，那就不用多此一舉了，」方懷冰道：「何苦要拖別人去送死。」

郭寶元怔了一怔，道：「絕頂高手是談不上，我的朋友最高明的也只是和我在伯、仲之間。」

「既是如此，何苦要害他們呢？」

方懷冰道：「和我們同赴田園，也好多一個幫腔的人？」

「田園之行的成敗，全憑程姑娘，既有你方少兄帶路，郭某去不去，就無關重要了。」

敢情是他在逃避。

「錯了，你郭捕頭是非常重要的人。」

「怎麼說呢？」

「程姑娘是個千金小姐，江湖上知曉的人不多。」方懷冰道：「但你郭總捕頭，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誰人不識，誰人不曉，你代表官方的力量，也托出程姑娘的身份！」

「想不到啊！我郭某人在你方少兄的眼中，還有如此的份量。」

「建下殊勛，官升三級的是你，程姑娘是爲父分憂，以盡孝心，我方某人可是撈不到半點好處，是你郭總捕頭把我拖下水的，我是冤啊！只有拚命流血的份。」

「就憑你暗算知府大人的罪名，就該是一個斬立決。」郭寶元道：「以武犯禁，逼官輕法，也該囚上個十年八年了。」

方懷冰笑道：「爲甚麼不說你們審案不明，冤枉好人，嚴刑取供，畏勢縱法，就算依照朝廷律令，你們都該拏問下獄……」

郭寶元接道：「縱然審案不明，亦應有上憲查辦，再說拖你下水的也不是我……」

「那是誰呢？」方懷冰道：「難道是那個一肚子智謀鬼計的劉師爺？」

「寃枉他了，拖你下水的人，已受到你的報復。」程小蝶道：「這恩恩怨怨，果然是報應不爽，只是來得太快了。」

方懷冰瞪着程小蝶道：「原來是妳啊？可眞是天理昭彰，不過，這樣也好，田園之行，發生了任何後果，在下也可少份愧咎了。」

「只希望那位田大公子，眞有你說的本領。」程小蝶道：「小女子偸生尋死，倒不用你方兄擔心，咱們走吧！」當先向外行去。

方懷冰看了郭寶元一眼，道：「女英雄！」

郭寶元點頭苦笑。

* * *

一片廣大的竹林，一眼看去無邊無際，地處於廬州和巢湖之間，綠篁依依，至少在千畝以上。

方懷冰穿林而入，小徑曲彎，盤旋於綠篁之間。

「郭某人任職廬州十餘年，還未進入過這片竹林。」

「那是因爲這地方平安，寧靜，沒有匪患。」方懷冰道：「很可能是拜田大公子所賜了，這片廣達數千畝的翠竹林，除了南面有一條寬大的車道，曲轉入林外，東、西、北三面，只有小徑入林，看似全無防範，但綠篁繁密，不走小徑入林，還眞要大費一番工夫了。」

「只看佈置這一片竹林，即知化費了不少金錢工夫。」郭寶元道：「看似渾然天成，實則多經人工，是一道縱深數百丈的大圍牆。」

「無竹令人俗，田園主人植竹千萬株，是有點雅人氣質了……」

「姑娘，田大公子不但是雅人，而且是雅得厲害。」方懷冰道：「雅人的惡習，他全有了，吃、穿、住、行，無不講究，酒、色二字也在行得很，當然，他也有雅人的本錢，文讀萬卷書，武能仗劍行。」

程姑娘只覺臉上發燒，羞泛雙頰，櫻唇啓動，欲言又止。

心中却暗自忖道：「一個花心公子，就算是文武全才吧！有甚麼好寄望的，妳不過想借仗他的本領，掃除白蓮教餘孽的法壇，爲甚麼要爲他心跳臉熱……」

一念及此，立刻心波靜止。

郭寶元一直在留心着程小蝶的神情，看她激情模樣，暗自擔憂，還未見到田大公子，似已爲他風流的盛名所動。

但不過瞬息間，竟復常態，心中大感佩服，忖道：「小小年紀，有此定力，只怕還强我郭某幾分了。」

三人行速極快，又轉過了一重綠竹屏障，景物忽然一變，只見一大片青磚瓦舍，聳立於翠林中的青草地上。

一個青色勁裝，年約三十的中年漢子，早已在入口處等候，一抱拳，道：「方公子大駕光臨，田園生輝不少，敝東主已整裝恭候，先請入廳待茶。」

他明明看到了程小蝶和郭寶元，但看見裝作沒有看見，既不問訊，也不招呼，似是他的眼中只有方懷冰一個人。

只聽一陣朗朗大笑，道：「甚麼風吹來了貴客佳賓，方兄弟，別來無恙啊！」

抬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着青緞子長袍的人，緩步行了過來。

身後珮環叮當，跟着八個美嬌娘。

乖乖，全家動員迎客啊！

看來，方懷冰在田大公子心中的分量不輕。

不管程姑娘心中有多少矜持，仍然忍不住抬起頭來看向田大公子。

只見他面如秋月，目似朗星，猿臂蜂腰，身軀修偉，兩道濃眉斜飛入鬢，說不上是俊俏郎君，但却佔盡了穩、强二字，如迎風巨松，中流柱石，是那種女人一見就想依附的男人。

程姑娘大膽的盯注田大公子看，想估一估這花心公子有多大歲數？

那知看了半晌，仍是估不出他的年齡。

他好像三十多歲，也好像只有二十四五，相差十年間，就是估不出來。

他有三十多歲的練達、成熟，也似有二十幾歲的熱情、飆勁。

田大公子不怕看，但程姑娘却禁不起人家的眉目傳情了。

他的眼睛會說話，說的是甜言蜜語，程姑娘罩不住，臉上一熱，低下頭去。

「怎敢勞動田兄和諸位嫂夫人親身迎接。」方懷冰口中說着客氣話，人也一個長揖拜過去。

八個女人掩口笑，一下子全都閃開去，齊聲說道：「方公子，言重了，我們是妾婢，大公子還未成親，那裏來的嫂夫人。」

程小蝶暗暗歎道：「眞是自甘下賤啊！不講話也就算了，爲甚麼要異口同聲的自稱妾婢呢？」

再度抬頭看去，立刻發覺了穿的藝術，八個女人一色綠衣，綠裙，綠綉鞋，由深到淺，款式一樣，綠玉戒指，綠玉釵，但却綠得顏色分明，眞難爲了田大公子啊！怎麼能把「綠」分得的這樣清楚，一眼就看出不同，八種綠顏色，綠的是那麼鮮明獨立，一目瞭然，隱隱間又分出大小。

方懷冰沒有誇張，八個綠衣小佳人都很美。

果然是鄉野至尊，平民帝王，會享受啊！享盡了人間艷福。

田大公子忽然一把抓住了方懷冰，道：「兄弟啊，我是那裏虧待你了，你把廬州府的總捕頭，也帶入我田園中來。」

「官字兩個口，小弟說不過他們，只好來向田兄求援了。」方懷冰道：「還望田兄原有。」

「廬州府總捕頭郭寶元隨侍大小姐程小蝶，拜候田大公子。」

說完話抱拳一揖。

「大小姐……」田公子目光轉注在程小姐的臉上。

「家父是廬州知府。」

「噢！知府大人的小姐造訪寒舍，必有見教了？」田大公子的微笑非常迷人，道：「先請入廳堂待茶。」

「不用了，我是來和你談筆交易。」程小蝶說得非常直率，只聽得郭寶元心頭大震。

事實上，方懷冰也聽得楞住了。

程小蝶一路盤算，既然準備了捨身飼虎，就不用扭扭揑揑，要完全掌握主動，一照面就把事情談清楚，見過了田大公子，更是堅此主張，這個人既色得要命，又長得讓女人動心，磨下去被他給白白吃了，那才是賠了身子又折兵啊！

「千金之軀，坐不垂堂，竟敢來這裏和我談交易，佩服啊！佩服。」田公子道：「說吧！甚麼交易？」

「一筆價值不菲的珠寶。」

「金銀珠寶，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況，我田長青有的是錢，非我所好也！」

「你八房姬妾不娶妻，早該知道你是甚麼樣的人了？」程小蝶道：「那就看看我吧，值不值得你拏命去換？」

她膽大得讓郭寶元直打冷顫，方懷冰也聽得背脊上冒出了一股寒氣。

田長青揮揮手，八房妾婢，悄然退下。

他這位花心公子，獵艷老手，可也是第一次遇上了這種事情，有些兒失去了玩世風采。長長吁一口氣，道：「有趣的交易，膽大的姑娘，說下去吧！」

郭寶元想避開，但見方懷冰站着未動，一咬牙，也就站着不走了，總不能把大小姐一個人丟下不管。

這是他自己想的理由，事實上，他是想開開眼界，看看由名門閨秀入身天鳳門下的大小姐，要如何處理這樁棘手的難題，江湖走了十幾年，還未遇到這種事情。

其實，程姑娘的內心裏，可也是小鹿亂撞，撞得她心都疼了，但却咬咬牙，擺出個嬌俏的微笑，道：「物取其值，你是採花魁首，估算一下，我這株含苞蓓蕾，請你去搏命交換，能不能請得動你？」

「搏命一戰，未必就死。」田長青點點頭，道：「姑娘之美，却也值得在下去冒次險了。」

「那很好，現在輪到我估量一下田公子你了。」程小蝶道：「方懷冰把你說成了武林奇葩，江湖少有的高手，我却有些不信，傳聞不如一見。」

她的作法大膽，轉變也快，回馬一槍，連郭寶元這種老江湖，也有些心中佩服了。

「姑娘的意思，是要考量一下田某人的武功了？」

「不錯，美人英雄，相得益彰，大公子如不能讓我一睹絕技，心生佩服，我就寧可把一身清白奉還於天地之間。」程小蝶道：「我不願拖你去死，讓八位美麗的姐姐們頓失所依，我們初度相見，說不上郎情妾意，我捨身就君，只是一次交易，君取我之貌，我取君之藝。」

眞是越說越大膽，越描越清楚。

田長青哈哈一笑，道：「痛快，痛快，姑娘準備要如何估量田某？」

「小蝶也通武功，大公子隨便露一手，我自信就能舉一反三，心中有個評斷。」

「好刁蠻的姑娘，妳早已有完全的計謀了。」田長青道：「色慾迷心，古人是誠不欺我了。」目光轉動，只見幾隻竹鷄，吱吱喳喳，飛戲於翠竹林中，突然伸出右掌，向林中抓去。

那竹鷄飛戲之處，至少在三丈以外。

但三隻竹鷄竟似被網索罩住一般，竟然向田長青飛投過來，竹鷄近身，變抓爲掌，三隻竹鷄已穩穩的站在他掌心之上。

奇怪的是三隻竹鷄六翼振動，似欲飛去，但六足却似被黏在了手掌上，竟然無法離開。

「田兄的大龍眞氣，已到了收發隨心的境界，可喜呀！可賀！」方懷冰的目光，流露出無限的敬佩之色。

田長青微微一笑，右掌微震，三隻竹鷄脫身而去，但飛到丈許之處，却又停了下來。

但牠們的羽翼仍在振動。

這可是一種至高至難的神功，三隻鳥兒毫羽未傷，却被一種無形內力，玩弄於掌股之上，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但見田公子右掌擺動，三隻鳥兒隨着他的掌勢，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繞空飛轉起來。

有如一個技藝精純的大師，在操縱木偶一般的隨心所欲。

但那是三隻活生生的飛鳥啊！而且，相距有一丈多遠。

「大開眼界了，大開眼界，」郭寶元滿面驚奇的說道：「這比生劈虎豹，碎石斷碑，還要難上千百倍了。」

「誇獎，誇獎。」田長青掌勢一收，三隻竹鷄振翼而去，果然是毫毛未損。

「雕蟲小技，可入法眼？」田長青回頭看着姑娘笑，笑的是一臉詭秘，不懷好意。

程小蝶長吁一口氣，道：「很高明啊！只不知遇上了江湖上一流高手，能不能也像三個鳥兒一樣，被你玩弄於掌指之上？」

田長青淡淡一笑，道：「姑娘果然是無情無義，純是和田某人作交易了，也罷，不見血，是不會讓妳動心了，阿橫，殺！」

殺字出口，飛身而起，撲向竹林。

動作快如閃電，但却在林邊停下，右手遙向林中抓去。

但聞一陣竹折之聲，青葉飄飛，一個全身黑衣的漢子，硬生生被他由竹林中抓了出來。

這不是輕巧的鳥兒啦！是一百多斤重的活人啊！竟也像飛鳥一樣被隔空抓了出來。

這一下，程小蝶看得呆住了。

只聽蓬的一聲，那黑衣人被抛摔在程姑娘的身前，未再掙動，也沒有爬起來。

人未死，只是被點了穴道。

田長青緩步走回原位，道：「姑娘也帶來了跟踪的匪徒？」

「一共兩個人，主人生擒一人，小的殺了一個。」只見那青色勁裝的阿橫，提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行了過來。

見血不見刀，不知他刀藏何處？

「阿橫！只有兩個人麼？」

阿橫一欠身，道：「是的，主人和程姑娘、方公子交談寒暄時，他們就趕到了，借竹叢隱身，暗中窺伺，小的不敢驚擾主人和程姑娘的談興，沒有通報。」

田長青點點頭，道：「阿保呢？」

「出林查看去了，」阿橫道：「屬下的修爲不足，百丈之外，就無法聞其聲息，不敢大意。」

「好！把屍體和人頭一起埋了吧！上天有好生之德，不能讓他曝屍荒郊。」

「是！主人仁慈。」阿橫一個轉身，飛鳥般投入了竹林之中。

「小方，你是故意引他們進入我這田園中了？」

「不關我事啊！」方懷冰道：「我們三人一行，由程姑娘爲首，這一切，也就唯姑娘之命是從了。」

程小蝶桃花般的臉兒，突然間一片蒼白，身軀也微微的顫抖起來，好像遇上了一件十分恐懼大事。

長長吸一口氣，穩住了顫動的心情，道：「郭總捕頭，帶他去問個清楚，是不是沙府中人？你是逼供老手，用不着我交代了。」

郭寶元心中忖道：「以方懷冰之能，應該是早知道有人跟踪了，難道程小蝶這個丫頭也早已經知道了？」心中念轉，人却提起那黑衣人向竹林中行去。

逼供的手法，可不是甚麼光彩事情。

程小蝶嬌靨上青一陣，白一陣，顯示出她心中交戰的痛苦，終於逼出來一句話，道：「田大公子，我跟你去。」

她伸出抖動的手，抓住了田長青的右腕，臉上是一片莊嚴之色。

田長青雙手一合，反握住程姑娘抖動的玉掌，笑道：「好冷的小手，跟我到那裏去啊？」

（未完・五）

危城神女

馮嘉 著

城市奇俠司馬洛在阿拉伯的一個城市無意中救了一個身歷險境的神秘女郎，因而惹下離奇殺身禍。



$ 26

代價

司馬英 著

「代價」是《菲傭色采》系列，作者對在異鄉工作的菲傭渴求物質的心態有深刻描述。

「代價」中菲傭沙利的遭遇竟是與衆不同。



$ 24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上文提要：鐵山等一行人想探查更多有關羌笛怨組合中的內秘，苦無從下手，正遇羌笛怨組合之二級要員九天神煞以暗號密約紫菀，鐵山等人暗中齊赴約，本以爲這些人具有異功難於抵抗，不料鐵山以神龍之獨角便制服了九天神煞，然而，九天神煞竟咬舌身亡，隻字不漏，只留下一面鑄有橫笛的金牌，鐵山等另方面尋找邊塞柱石伊犁將軍與之取得配合，以便返中原時裏應外合……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羌笛怨

黑道魔頭暗跟踪　施毒行刺許將軍

燕語道：「對不起，如果小婢不去食堂，咱們就不會發現了。」

晚流香道：「別傻了，燕語，同住一間客棧，怎能瞞過別人？」

燕語道：「那……他們人多勢衆，還有兩名絕頂高人，咱們是不是孤單了一點？」

晚流香哼了一聲道：「人多有甚麼用？兩顆雷火彈準會叫他們血肉橫飛，而且咱們還有一個使毒的大行家，何懼他們千軍萬馬？」

鐵山道：「雷火彈太過霸道，在此地使用可能會波及無辜。你呢？孫姑娘，你有甚麼意見？」

孫采蓉道：「在此地也可以使毒，不過總是有些不便，出鎮往西南，不足十里便是山區，小妹先去那兒佈一座毒陣，公子隨後將他們引來。」

鐵山道：「好，姑娘何時前往佈陣？」

孫采蓉道：「小妹帶梨花、紅榴現在就走，半個時辰之後，公子就可以將他們引來了。」一頓接道：「小妹以十六面黑旗，佈置痌瘝毒陣，只要將他們引進旗陣，咱們就大功告成。」

她交給豆蔻一隻瓷瓶，叫她分給每人一顆解藥，然後率領梨花、紅榴，越後窗急馳而去。

半個時辰之後，鐵山等一行十七人經過食堂向店外走去，晚流香丟了一塊銀錠給店小二道：「小二，多謝你的招待，咱們要走了。」

店小二沒有說甚麼，却有人把話接了下去。

「慢點，你們要走，怎麼不打一聲招呼？」

接話的是兩名黑衣蒙面人之一，偌大的一間食堂，被他們弄得冷冷清清，一片鬼氣。現在聽晚流香說要走，他們倒是有點緊張起來。

晚流香撇撇嘴，不屑的哼了一聲道：「是那一個鬼門關沒有關好，居然跑出來幾個餓鬼，別理他，咱們快走。」

其實不必晚流香交代，除了她及鐵山、包蓮兒，其餘的均已奪門而出。

黑衣蒙面人之一大喝一聲道：「想溜？沒有那麼容易！」說話之間，身形已凌空躍起，一隻烏黑如炭的鬼爪已抓向一人的肩頭。

此人在食堂守衛，身份必然不高，但行動敏捷，出手快如閃電，一身功力，倒也不可輕視。

沒有人輕視他，他却有點大意，當一招抓空之時，他才感到不妙，但一股强大的勁力已經撞上他的前胸，當他狂噴鮮血倒飛而回之際，生命已是明日黃花了。

出手的是豆蔻，惹上了這位姑娘，算他命該如此。

食堂鬧得驚天動地，還能不將所有的黑衣蒙面人召喚出來。他們還是遲了一點，待奔到食堂，鐵山等已在

客棧二十丈以外了。

黑衣蒙面人原想在入夜之後下手，想不到鐵山不待天黑突然離開。他們知道鐵山是一個可怕的對手，留下他豈不是芒刺在背。

因此黑衣蒙面人追了出來，領頭的正是綠夫人、江浸月兩大絕世魔頭。

二十幾丈距離，在兩名魔頭的眼中算不了甚麼，他們幾乎是舉步之間，就已縮短到一丈五尺。

包蓮兒道：「不好，大哥，咱們只怕到不了毒陣就被他們追上了。」

晚流香道：「不要緊，看我的。」

她抖手擲出兩顆雷火彈，它們在兩名魔頭的上空撞擊，轟的一聲巨响，火光驟起，烟硝四飛，這一擊之威力，足以使風雲失色。

綠夫人、江浸月似乎沒有料到晚流香有這麼一手絕活，不過他們應變之快仍非常人所及。

當雷火彈爆炸的一瞬間，他們倏地一分，已左右橫飄丈外，烈火烟硝未能讓他們受到半點傷害。

只不過他們前進的速度受到阻擾，這一躭擱，鐵山等已遠去三十丈外了。

江浸月脚下一窒，道：「便宜這些小輩了！」

他語音甫落，一股銀鈴般的琅琅笑聲忽然隨風傳來：「味道如何？兩位，要不要姑奶奶再賞你們兩顆？」

綠夫人面色一寒道：「江兄，咱們追，我不相信雷火彈能夠奈何咱們！」

也許雷火彈當眞奈何不了他們，所以晚流香不再投擲了。

他們也不再逃避，在一片嶙峋的亂石之中，擺出一副放手一搏的姿勢。

綠夫人與江浸月緩緩迫近，黑衣蒙面人亦步亦趨，緊緊跟在這兩名魔頭的身後。

雙方相距三丈，綠夫人就停下脚步，莫非她發現前面八尺之處就是毒陣，悉破了孫采蓉所佈的陷阱？

這應該是不太可能，因爲孫采蓉業已收回佈陣的黑旗，毒陣雖是劇烈，却無色無味，不是肉眼所能發覺的。

他們不再前進的原因，只是顧忌晚流香的雷火彈而已。

此時江浸月雙目如電，望着晚流香道：「投擲雷火彈的是你？」

晚流香道：「不錯，是我，如果適才嚇着你了，我只好表示一點歉意。」

江浸月冷哼一聲道：「不要往自己臉上貼金，老夫豈會將雷火彈放在心上，不信你就擲過來試試。」

晚流香道：「你分明知道我已經沒有雷火彈了，哼，名列當代七奇的絕頂高人也會使詐！」

江浸月哈哈一笑道：「當眞麼？姑娘，你才投了兩顆，怎麼就沒有了？其實有沒有都是一樣，老夫說過，不會將雷火彈放在心上。」

綠夫人道：「雷火彈只是小孩子的玩藝，你最好不要獻醜。」

語音一頓，目注鐵山道：「你是龍城李侯的弟子？」

鐵山道：「是的。」

綠夫人道：「令師呢？八方精英會邊塞，他爲甚麼不來湊湊熱鬧？」

鐵山道：「家師早已跳出三界，豈會再惹俗塵？」

綠夫人啊了一聲道：「當年叱咤江湖，領袖羣倫的龍城李侯，竟然看破紅塵，遁入空門了，這當眞可惜得很。」

紫菀撇撇嘴道：「如非他老人家已經歸隱，豈容魑魅魍魎這般猖獗！」

綠夫人面色一變道：「小丫頭，你說誰是魑魅魍魎？」

紫菀道：「怎麼？生氣了，如果妳不是作賊心虛，你管我說誰？」

燕語接着不屑的哼了一聲道：「紫菀姐，你知道她是誰麼？」

紫菀道：「這我當然知道，怎麼，你認爲她那綠夫人的名號是冒充的？」

燕語道：「這倒不是，我只是猜想她可能另外有一個名號。」

這兩名小丫頭高聲談笑，旁若無人，面對絕世魔頭，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

她們所以如此，自然另有目的，因爲綠夫人太過精明，她竟在毒陣數尺之外不再前進。

紫、燕兩名丫頭可也不是笨人，腦筋一轉就演起雙簧來了。

當代七大奇人之中，有一名黑道魔頭是女人，她喜穿綠衣，武功驚人，鎖春指更是獨步武林的無雙絕藝。

這名魔女個性十分偏激，足跡所至必然帶來駭人聽聞的腥風血雨，她如此嗜殺的原因，是因爲她的容貌。

據說她的左臉粉滴搓酥，當得是色艷桃李，人見人愛，也許是天妒紅顏吧，右臉偏偏奇醜無比，與左臉成爲强烈的對照。

有人瞧到過她的芳容，半面嬌的尊號因而盛傳江湖。她十分痛恨這個名號，只要有人涉及她這項私隱，縱然追踪萬里，她也要將此人置於死地。

綠夫人身着綠衣，綠巾蒙面，功力之高，連江浸月也要聽她的使喚。像她這麼一個神秘的女人，除了半面嬌還會有誰？

燕語想到了這些，她跟紫菀一陣嘀咕，就使出了這個激將的法子。

綠夫人果然就是半面嬌，以她那動輒殺人的性格，怎能容許兩名丫頭當衆胡言亂語！

無邊的怒火，點燃了她的殺機，口中一聲暴叱「給我殺」，就揮軍向前衝去。

黑衣蒙面人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衝殺，幾個起落就已到達鐵山等身前丈外之處了。

晚流香心頭一懍，立即掏出兩顆雷火彈揚手待發，她是擔心孫采蓉的毒陣失效，一旦以寡敵衆，必然會造成不少傷亡。

她的雷火彈還未發出，黑衣蒙面人忽然一片片仆倒下去。

黑衣蒙面人沒有走脫一個，這是鐵山他們一次重大的收穫，美中不足的是漏了兩個重要的人物，因爲綠夫人與江浸月還靜靜的站在原地。

這兩名魔頭冷靜得像兩尊石像，幾乎一盞熱茶的時間，他們依然站在那裡不言不動。

晚流香眉峯一皺道：「大哥，他們想作甚麼？」

鐵山道：「等咱們走出毒陣。」

晚流香道：「咱們人多，走出毒陣不見得就怕了他們。」

鐵山道：「你別忘了他們是名震當代的絕頂高人，咱們人數雖多，鬥起來不一定佔到便宜。」

燕語道：「那咱們就殺他們的手下，數十聲就殺一個，看他們還敢不敢守在這裡。」

鐵山道：「這般黑衣蒙面人多半是被他們脅迫來的，你殺光了他們，魔頭也不會在乎。」

燕語道：「這就怪了，魔頭既然不在乎黑衣蒙面人的生死，他們守在這裡作甚麼？」

鐵山道：「等你與紫菀。」

燕語道：「公子說笑話了，他等咱們作甚麼？」

鐵山道：「綠夫人就是半面嬌，江湖中人知道的不少，却沒有人敢提出這三個字，因爲提到這三個字的多半會被殺。」

燕語啊了一聲道：「是綠夫人下的手？」

鐵山道：「不錯，這是她的私隱，只要有人提及，她絕不會放過他們。」

燕語道：「咱們並未提及那三個字啊！」

鐵山道：「你們說她另外有一個名字，語含影射，她還是不會罷休的。」

紫菀哼了一聲道：「燕語，走，咱們去會會這個老魔頭。」

晚流香道：「不要衝動，紫菀，面對絕世魔頭，咱們不能亂了章法。」語音一頓，扭頭對包蓮兒道：「蓮姐，你不讓大哥跟綠夫人動手，其中是不是有甚麼玄虛？」

包蓮兒道：「這個其實也沒有甚麼，我只是看不慣她那滿身妖氣。」

晚流香微微一笑道：「不只這樣吧！蓮姐，在這個節骨眼裡，你有話可不能藏在肚子裡。」

包蓮兒瞪她一眼，道：「瞧你說得這麼難聽，好像我在藏私似的。」

晚流香道：「那你就說呀，甚麼原因不讓大哥跟她動手？」

包蓮兒要說，她還沒有開口，綠夫人的聲音已經送了過來：「姓鐵的，這痾瘰毒陣是你佈的？」

鐵山及孫采蓉等聞言一呆，他們想不到這個攪起滿天風雲的女人，竟能瞧破孫采蓉所佈的毒陣。

「這你就不要管了，有本事你就過來。」說話的豆蔻，在紅綾四婢之中她年紀最輕，但也最爲出色。

綠夫人目如冷電，向她凝視半晌道：「是你？」

「你果然老了，我的聲音不算小嘛。」

她適才說過，叫綠夫人不必管誰佈的陣，有本事就過來。

綠夫人也能施毒，而且是其中的高手，可是她却沒有破解痾瘰毒陣的能力。

一個橫行江湖、呼風喚雨的魔頭，竟然栽在年輕後輩的手裡，這口氣她怎能嚥得下去！

再說一個年華老去的女人，對「老」字十分敏感，豆蔻偏偏說她果然老了，她要不氣瘋才怪。

「你敢說我老？」

一把抓下蒙面綠巾，綠夫人展現了她的面容。

當今之世，沒有人見過她的面容，因爲見過的必然被她追殺，無人能夠倖免。

現在她在如此衆多男女之前摘下面巾，莫非她要殺盡在場之人？

半面嬌在江湖上是一個令人心動的名字，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好奇是人類的天性，有些人爲了滿足好奇心，甘冒奇險也在所不惜。

因此當她抓下面巾之際，所有的目光，全都不由自主的投了過去。

據說她的左頰艷如桃李，令人一望之下終身難忘，右頰像染了色的爛石榴，只要瞧看一眼，準會連黃膽水都嘔了出來。

如今人們瞧到她的左右雙頰了，竟然一個個目瞪口呆，投射出的目光竟然不願收回。

莫非江湖傳言有誤，她的右頰並不怎樣醜惡？

如果只是這樣，人們拋出去的目光，就不會不願收回來了。

原因是她太美了，美得令人心悸神奪，忘乎所以，自然收不回目光了。

鐵山見識過不少美麗的女人，他的身旁羣雌粥粥，每一個都是花容月貌、風姿綽約的絕代佳麗，但是若與綠夫人相比，似乎全都遜色幾分。

那她究竟是怎樣一個美法？

如果說她秀髮如雲，光可鑑人，只是對頭髮的讚美，說她朱唇玉面，嬌艷欲滴，只能說她面容的姣好，一個絕代美人，無一處不美，每一寸地方都是上蒼的傑作，所以只能以國色無雙來涵蓋一切了。

她當眞是這麼美絕天人，艷冠羣芳？

綠夫人三十年前就已經名滿江湖，十年前封劍歸隱，不再過問江湖恩

怨，就算她眞茹自保，養生有道，畢竟是五六十歲的高齡了，人老珠黃，還能美得起來？

不管怎麼說，她的確是天姿國色，艷麗無雙。這是有目共覩，無法否定的。

但，不論她怎樣美麗，人們總不能一直盯着她吧！

第一個收回目光的是包蓮兒，她瞧到鐵山那副兩眼發直的傻相，心中大爲氣惱，隨即尖叫一聲道：「大哥！」

鐵山收回目光，微微一笑道：「怎麼啦？蓮兒，有甚麼不對麼？」

包蓮兒道：「沒有甚麼不對，我只是擔心你的靈魂有沒有被她勾去。」

晚流香道：「蓮姐，綠夫人應該是五十以上的人了，這女人爲甚麼如此年輕？」

包蓮兒道：「你忘記她是魔道了，魔道不同於常人，也許這只是她的幻象。」

晚流香點點頭道：「有道理，準是這樣。」

此時綠夫人已戴回面巾，雙目寒光如剪，瞄着豆蔻道：「小丫頭，這痾瘰毒陣當眞是你佈的？」

孫采蓉道：「是我，你想怎樣？」

綠夫人道：「令師可是風滿袖？」

孫采蓉道：「不錯，你認識家師？」

綠夫人沒有回答她的問話，却指着倒在地上的黑衣蒙面人道：「痾瘰毒陣太過霸道，如非必要最好少用。」語音一落，逕與江浸月轉身急馳而去。

孫采蓉瞟着綠夫人逐漸遠去的背影道：「這女人好像認識家師，否則她對痾瘰毒陣怎會如此瞭解！」

鐵山道：「不要管綠夫人，還是先看看中毒的吧。他們適才還在翻滾哀嚎，現在只怕兇多吉少了。」

孫采蓉道：「你放心，他們死不了的。」

她叫紅綾四婢在他們鼻孔中吹進一些藥粉，然後封住他們的武功，摘下他們的面罩。

他們是都木塔父女，兩大勇士，三人，無敵殺手及黑武士的頭兒。

在西北，這般人每一個都是跺跺脚會使地皮顫抖的人物，現在却成了階下之囚。

鷹王都木塔雖是受到痾瘰劇毒的折磨，精神顯得頗爲萎頓，但他畢竟是一方霸主，自有不同於常人的威儀。

「姓鐵的，你知道你作了些甚麼？」

鐵山道：「我不知道，請鷹王指教。」

都木塔道：「你該不會連咱們的關係也忘記了吧？對老丈人及未婚妻子下毒，你還有沒有一點心肝？」

燕語撇撇嘴道：「少現世了，都木塔，你的女婿是誰，大西北的人全都心知肚明，咱們公子不會撿破爛，你找別人去吧！」

燕語說的是實話，都木塔却氣得臉如猪肝，玉瑪更是想找一個地洞鑽下去。最後她還是悲嚎一聲，轉身急奔而去。

都木塔惡狠狠向燕語瞪了一眼道：「姓鐵的，今後咱們就是生死仇家，希望你能活得久一點。」

他這是說希望鐵山不要死在別人的手下，他要親手宰他。

說完話舉手一揮，都木塔要帶着他的人撤走，晚流香哼了一聲道：「要走麼？鷹王。」

都木塔道：「晚姑娘有事？」

晚流香道：「沒有事，我只是認爲你與鐵大哥之間既然結下樑子，何不今日就作個了斷？」

都木塔面色一變道：「你知道咱們適才身受毒傷，元氣未復，所以你想落井下石？」

晚流香道：「你誤會了，除了鐵大哥夫妻父女，冰簞門不會對你們出手的。」

紫菀急道：「這樣不行，小姐，他們經過一番調息，功力多半已經恢復，公子他們人少，只怕寡不敵衆，咱們如果袖手……」

晚流香道：「誰要你袖手了，笨丫頭！」

這一句笨丫頭罵得紫菀面色一紅，同時也恍然大悟，正好對方有人出來叫陣，她二話不說，彈身一躍便已攔在那人的身前。

來人身着緊身武生戲裝，手執方天畫戟，一副溫侯呂布的打扮，原來他是三人中的優伶之一名叫呂咨。

三人行跡隱秘，晚流香主婢雖是住過狂沙堡，對他們依然毫無所知。

呂咨却認識紫菀，一見應戰的是她，不由一怔道：「你作甚麼？紫菀姑娘。」

紫菀道：「你這人好奇怪，你倒是作甚麼來的？」

呂咨道：「我是向姓鐵的挑戰，與姑娘無關，你請回吧！」

紫菀道：「誰說與我無關了，要鬥咱們公子，先經過我這一關再說。」

呂咨道：「紫菀，我不想傷害你，你何苦替姓鐵的出頭，而且你們少門主適才說過，只有鐵山夫妻應戰，冰簞門不會插手的，你這麼作不怕少門主怪罪？」

紫菀微微一笑道：「你說得對，冰簞門不會插手，不過我是咱們小姐的貼身丫頭，想不插手都不行。」

呂咨道：「這話怎麼說？」

紫菀道：「因爲咱們小姐是鐵公子的夫人，你明白了吧？接招！」

呂咨剛剛一呆，一片紫光已經鋪天蓋地般的迎面罩來，來勢之急，宛如急雷撼山。

晚流香主婢的獨門兵刃是以天蠶絲及特殊合金編織而成的「一片雲」，

它六尺長，三尺寬，看起來輕輕柔柔的，威力却强大無比。

寶刀寶劍都傷它不得，是一片雲的特點之一，而招式詭異，玄奧莫測，就使它成爲外門兵刃中最具威力的武器了。

冰簟四婢平時大多使用金色長刀，如非必要從不輕用一片雲。如今是敵衆我寡，對手又是極端神秘，頗具震撼之力的優伶，紫菀焉能掉以輕心！

呂咨知道一片雲不易對付，但他並不害怕，口中一聲暴叱，畫戟以全力向紫光挑去。

他是挑到一片雲了，令他駭異的是連紫菀也被挑上了半空，而且她非但沒有墜落，還在空中來回幾個飄盪。

這是難得一見的奇景，在瀰空紫氣之中，裹着一條衣袂飄飄的小人影，她臨空翱翔，姿態曼妙無比。

只不過她並非奔月的仙子，而是追魂索命的羅刹。

紫氣在逐漸擴大，强悍的勁力由空際向地面擠壓，但見沙飛石走，草摧木折，這等威勢實在駭人之極。

呂咨一身功力極爲不凡，他却無力抗拒那片强悍的紫氣，終於在一聲慘嗥之中仆倒下去，鮮血由七竅中標出，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覩。

紫菀只是冰簟門的一個婢女，她却先聲奪人，一舉搏殺了一個名滿武林的高人，都木塔瞧得心頭狂震，他知道在當前的形勢之下，別人如果不讓他們走，誰也休想全身而退。

於是他放低了姿態，咳了一聲道：「晚少門主，咱們畢竟有點香火緣，你何必趕盡殺絕？」

晚流香淡淡道：「如果不念香火之緣，怎會替你們解毒？」

都木塔道：「那麼少門主又爲甚麼要留下咱們？」

晚流香道：「我只是想問你一句話。」

都木塔道：「甚麼話？」

晚流香道：「獨角神龍的軀體是不是被你藏起來了？」

都木塔道：「絕對沒有。」

晚流香道：「當眞？」

都木塔道：「獨角神龍體積太大，要移動牠必須龐大的人力，想藏匿牠也屬不易，此事怎能瞞得了人。」

晚流香道：「你們有沒有到獨角神龍倒斃之處找過？」

都木塔道：「找過，但却踪影全無。」

晚流香呆了一呆，回頭對鐵山道：「大哥，你看這件事是不是十分奇怪？」

鐵山道：「我相信鷹王沒有騙咱們，讓他們走吧！」

晚流香讓都木塔帶着部屬走了，他們却抱着一個悶胡蘆往回頭走。

獨角神龍體積龐大，除了部屬衆多的都木塔，沒有人有移動牠的力量，如果鷹王沒有說謊，這件事豈不大有蹊蹺。

莫非獨角神龍死而復生？

龍頭內部已被雷火彈炸碎，按說牠是絕無復生的可能的。不過沙漠中出現獨角神龍，原是一件聳人聽聞，難以理解之事，誰能擔保牠不能復活之後鑽進沙漠裡面去了？

這是一個謎，人類的智慧畢竟有限，解不開只好當作千古疑案了。

＊ ＊ ＊

沙泉鎭的背街，庫爾河的東岸，聳立着一棟莊院，蒼松吟風，流水訴情，景物十分宜人。

這棟莊院是當地聞人崔煥然的產業，崔家老少十餘口，就住在這棟莊院之內。

崔煥然才只五十出頭，由於他慷慨多金，更喜廣結善緣，所以一般人都尊稱他爲崔老爺子。

崔老爺子有求必應，因而善門常開，只是這幾天一反常態，崔府竟然閉門謝客。

沒有人知道這是爲了甚麼，但前來崔府的全都被擋了駕，而且戒備之嚴，當得是前所罕見。

約莫二更向盡，四條人影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向崔府奔來，距離莊院三丈之外，領頭奔馳的青衫中年人忽然脚下一窒，道：「情形好像有點不對，孫姑娘請到左側的大石之後瞧瞧。」

原來他們這一行是鐵山、包蓮兒、晚流香及孫采蓉等四人，鐵山目光銳利，瞧到左側大石之後露出寸許長短的刀尖，才叫孫采蓉前去瞧瞧。

「公子，有兩個人中了毒。」

「那是綠夫人下的手了。」

「應該是的，右邊樹叢中可能也有中毒的暗樁，要不要過去瞧瞧？」

「不必了，希望來得及援救將軍，咱們走。」

孫采蓉要他們每人服食一顆冰心解毒丸，然後隨着鐵山直奔莊院。

沿路躺着不少中毒之人，但瞧不出打鬥的痕跡，可見綠夫人用毒的高明。

最後他們找到一間紅燭高照的上房，門外倒着四名帶着兵刃的勁裝武士，一股銀鈴般的笑聲正由房中飄出。

「想不到吧，許飛卿，無論你藏到何處，我總會揪你出來的。」

「找到我又能怎樣，難道你敢對我行兇？」

「你認爲我不敢？嘿嘿，那你就打錯算盤了。其實你何必這麼死心眼，只要你歸順咱們，照樣可以當你的伊犁將軍，放着坦途你不走，爲甚麼偏偏要往死胡同鑽？」

「住口，本將軍何等身份，豈能與你等同流合汚！」

「不管你是何等身份，你却是我的階下之囚，我如果一刀殺了你，到後

來還不是一堆枯骨罷了，歸順了咱們，今後的榮華富貴享受不盡，你是聰明人，何不三思？」

「不必浪費口舌，你殺了我吧！」

「你倒眞是個忠臣，看來我只好成全你了。」

她伸出白玉一般的右掌，掌中握着一柄長約五寸，寬才兩指的小刀，刀身泛着晶虹，與白玉般的手掌相映生輝，顯得美麗以極。

只可惜這美麗的玉掌與小刀，却帶來一股扣人心弦的殺機。

因爲它想殺人。

綠夫人是一位絕頂高人，武功與使毒均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境界，她殺人何須用刀。

那麼她是故作姿態，別有用心了。

她的確別有用心，因爲伊犁將軍手綰兵符，專閫一方，更何況許飛卿深獲朝廷信賴，頗有利用的價值，綠夫人怎肯輕易的殺他。

「識相一點，許將軍，別以爲會有人救你，你那四衛七駿已經全部躺在地上了。」

「妳殺了他們？」

「如果你不跟咱們合作，我會殺死他們的。」

「很好，爲國盡忠．算得是死得其所，妳動手吧。」

綠夫人面色一變，右掌急吐，小刀帶起一股勁風，刺向許飛卿的咽喉。

伊犁將軍穴道被制，雖有一身武功，却無力閃避這柄刺向喉頭的小刀。

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早已視生死如等閒，小刀雖能追魂奪命，却無法在他的神情上找出半點恐懼之色。

刀尖刺進咽喉些許，鮮血就已經冒了出來，它却停止了前進。

這是折磨、痛苦，及死亡的威脅，但肉在俎上，怎能不任人宰割。

綠夫人的小刀在許飛卿的鼻尖上來回磨了兩下，然後向下一滑，速度輕快以極。

她這柄小刀名叫「鯨虹」，可以切金斷玉，鋒利無比，如此一滑豈不要削掉將軍的嘴唇！

是有些東西被削掉了，那只是鬍渣子，將軍還是完完整整的，並沒有弄得皮破血流。

這只是一點小動作，却可以看出綠夫人手法的巧妙。

晶虹再閃，毛髮紛飛，綠夫人成了剃頭匠，完成了一項傑作。

頭髮被剃掉三分之二，大辮子雖然還墜在腦後，那些沒有了根的頭髮披散下去，形象顯得十分怪異。

「姓許的，願不願跟咱們合作？」

「妳殺了我吧，要我背叛皇上，休想！」

「好一個頑固的傢伙，你想死，我偏偏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語音甫落，粉臂急揮，許飛卿悶哼一聲，額頭上立即暴出了汗水。

原來他的左手被小刀斬掉一根手指，十指連心，他沒有痛嚎出聲，算得是一條硬漢。

綠夫人撇撇嘴道：「滋味不太好受，是嗎？其實這只是開始，往後還有很多節目，譬如指頭一根一根的剁，削鼻呀，挖眼呀，割耳、割舌呀，甚至拆下你每一根骨頭，不過你放心，我保証你不會死亡。」

許飛卿受到如此沉重的痛苦，他竟然放聲一陣狂笑道：「有趣，哈哈，實在有趣。」

綠夫人一呆，道：「你認爲這很有趣？」

許飛卿道：「不錯啊，能夠品嚐這等滋味的必然不多，本將軍却嚐到了，豈不有趣？」

綠夫人勃然大怒道：「你太愚蠢了，姓許的，你應該知道本夫人不是唬人的。」

晶芒急起，指向許將軍的右眼，她要挖掉他右邊的眼珠。

令人想不到的是，她感到右腕一緊，鯨虹寶刀居然被人一把奪去，同時一股强悍的力道，將她撞飛了起來。

以綠夫人這身傲視羣倫的武功，竟然寶刀被奪，還受到沉重的一擊，這是她作夢也想不到的。

也許她太過自信，認爲放眼天下，沒有人敢到老虎嘴邊拔毛，又在盛怒之下，耳目已失去原有的聰慧，當然，如非來人功力奇高，還是逃不過她的耳目的。

來人是誰？不用說，除了鐵山，的確沒有人具有如此驚人的功力。

一代女魔畢竟不凡，她挨了一記重擊，仍能擰身穿窗而去。

鐵山沒有追趕，先爲許飛卿止血療傷，再解開他的穴道，然後雙拳一抱，道：「你還好吧，將軍。」

許飛卿道：「多謝相救，我還好，我那些部屬可能都已遭到毒手？」

鐵山道：「將軍不必擔心，他們只是中了毒，孫姑娘正在施救，不會有問題的。」

許飛卿精神一振道：「鐵大俠……」

鐵山道：「不敢當，將軍有甚麼指示？」

許飛卿道：「你不會是偶然經過這裡吧？」

鐵山道：「將軍明鑒，咱們是追踪綠夫人，可惜稍有延誤，實在抱歉。」

許飛卿豪放的打了一個哈哈道：「少了一根手指算不了甚麼，你找我是要我幫你？」

鐵山道：「小民是想向將軍求助，不過將軍幫的並不是小民。」

許飛卿一怔道：「皇榜要緝捕的不是你？」

鐵山道：「是小民，但奸佞當道，

四海星沸，外寇虎視，邊患日急，小民個人的生死就不值一提了。」

許飛卿神色一肅道：「鐵大俠果然不是常人，想必已有成竹在胸了，請教。」

鐵山道：「在下見識淺薄，說錯了話希望將軍不要見怪。」

許飛卿道：「鐵大俠不必客氣，請說。」

鐵山道：「將軍目前的處境，是內憂重於外患，但內憂不除，必將引發外患，所以攘外必先安內，將軍以為然否？」

許飛卿點點頭道：「鐵大俠對當前的局勢，可以說明如觀火，只是……唉……」

鐵山道：「將軍不必發愁，小民願意助將軍一臂之力，不過，如是涉及家務事，小民就無能為力了。」

許飛卿神色一黯道：「這個……」

鐵山所指的家務事，自然是將軍夫人孫采芙了，許飛卿身負朝廷重寄，怎能容許自己的家人懷有貳心，如若無法規勸，就應該壯士斷腕，作斷然的處置。

許飛卿愼謀能斷，是當時武將中的佼佼者，可是這位文武兼資的將軍，卻有季常之癖，所謂「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由於他十分懼內，乾綱不振，雖然明知夫人行為悖逆，他竟然屈服於石榴裙下不加聞問。

鐵山對許飛卿的表現十分失望，看來一般人對他的風評有失眞實。

齊家而後治國，他連家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夠擔當安內攘外的重責大任？

雙拳一抱，鐵山冷冷道：「不打攪將軍了，鐵某告退。」

孫采蓉道：「慢點，鐵大俠，咱們不能走。」

鐵山道：「不走又能怎樣？」他雖是有一種無奈的感覺，還是留了下來。

孫采蓉留下了鐵山，轉頭對許飛卿道：「姐夫，我不懂，這兒沒有外人，有甚麼困難請說出來。」

許飛卿沒有說，但他的面色顯得非常難看，一粒粒豆大的汗珠，由額頭暴了出來。

晚流香哼了一聲道：「窩囊廢，不要管他了，大哥，咱們走。」

鐵山的確不想管了，碰到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想管又能怎樣？因而擰轉身形，放步向門外走去。

許飛卿忽然大喝一聲道：「站住！」這一聲叱喝，語音鏗鏘，如擊金石，看來這位伊犁將軍，必然身具上乘武功。

鐵山停下了脚步，而且轉過身來，適才晚流香罵他是窩囊廢，八成他已惱羞成怒，說不定會引起一場搏殺，因而轉身之際，他已暗凝功力。

「將軍有甚麼指教？」

「唉……」

「將軍是有難言之隱了，晚少門主語出無心，咱們願意道歉。」

「我不怪晚少門主，誤解的不只她一個。」

「多謝，將軍如果別無他事……」

「不，我正要求助於各位。」

「哦……」

「鐵大俠，我想請問你幾件事。」

「甚麼事？」

「鐵大俠曾任江寧府的總捕頭？」

「是的。」

「鐵大俠辭去總捕頭，是為了甚麼？」

「因為小民查出一件重大刑案，涉及一位權臣，為恐牽連府台，所以辭去捕頭的職務。」

「鐵大俠前來邊塞，也是為了那件刑案？」

「可以這麼說。」

「那麼咱們更應該合作了。」

「我說過，別人的家務事小民不便插手。」

「鐵大俠認為我當眞懼內？唉，我是有點喜愛她，但我不能無君無父。」

「那是說將軍另有難言之隱了？」

「是的，我想跟鐵大俠單獨談談。」

晚流香撇撇嘴道：「信不過咱們？姓鐵的妻子都是夫唱婦隨，謹守閨範的，將軍何必顧慮。」

許飛卿聞言一呆，他知道包蓮兒是鐵山的妻子，卻未想到冰簟門的少門主竟是他的妾侍，那麼孫采蓉呢，莫非她也成為鐵山的枕邊人了？

按照晚流香的口吻，這一點似乎極有可能，他的目光不由向孫采蓉投了過去。

那是一張美得眩目的粉頰，但冷肅沉穩，平靜無波，許飛卿心智雖高，也無法在其間找到答案。

其實應該說她那冷靜的表情，已經告訴他答案了。

鐵山適才說過，別人的家務事不便插手，不管他有多少老婆，許飛卿管他不着。

祇不過江寧府的總捕頭出身不高，他能遠涉塞外，與惡勢力相周旋，更能贏得幾位女中豪傑的芳心，這位伊犁將軍，怎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許飛卿早已對他另眼相看了，要不為甚麼要跟他單獨談談？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這是本人的錯，請鐵夫人包涵。」

「好說。」晚流香簡短的回答。

許飛卿目光一轉，瞧着鐵山道：「鐵大俠……」

鐵山道：「將軍有話請說。」

許飛卿道：「咱們被人下了奇毒。」

鐵山一怔道：「將軍你……」

許飛卿道：「還有我的妻子。」

鐵山愕然道：「尊夫人也中了毒？」

許飛卿道：「是的。」

孫采蓉道：「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你們夫婦同時受害者，姐姐為甚麼還要跟你作對？」

許飛卿神情激動的道：「為免造成彌天之恨，咱們實在無可奈何。」

鐵山道：「看來尊夫人所以如此，還是為了將軍的安危了？」

許飛卿長長一吁道：「只要能救皇上，飛卿何惜一命。」

鐵山一懍道：「莫非皇上已遭人挾持？」

許飛卿雙目暴睜，又無奈的嘆口氣道：「皇上正纏綿病榻，百藥枉效……」

孫采蓉道：「也是中毒？」

許飛卿神色黯然的點點頭。

晚流香道：「孫姑娘，妳替將軍瞧瞧，看能不能解除他所中的奇毒。」

孫采蓉道：「好，讓我試試。」

她經過反復查看，才搖搖頭道：「我不敢確定，很像陰山的孤鴻莎。」

晚流香道：「孤鴻莎是甚麼？」

孫采蓉道：「孤鴻莎是一種十分奇特的毒草，一莖獨生，別無枝葉，莖呈嫣紅之色，看起來頗為美麗……」

晚流香道：「看似美麗的東西，多半都是毒惡的陷阱，今後大哥可要小心一些。」

包蓮兒微微一笑道：「如此說來大哥今後就不敢親近妳了！」

晚流香道：「好哇，蓮姐，妳竟然打趣我來了，莫非妳……」

鐵山見他這兩位嬌妻美妾竟在伊犁將軍的眼前肆意調笑，雖然江湖中人不拘小節，但也不能太過離譜，因而沉聲道：「別這樣，兩位妹子，咱們聽聽孫姑娘對孤鴻莎的介紹。」

晚流香白了包蓮兒一眼，倒也不敢再說甚麼了。

孫采蓉繼續說道：「美麗的莎莖沒有毒，如果踏近它三尺以內卻必死無疑。」

鐵山道：「這我就不懂了，莎莖既然無毒，為甚麼踏近它三尺以內會死？」

孫采蓉道：「因為孤鴻莎的劇毒在根部，影響所及，周圍三尺以內的土地均為毒力所滲透，人畜沾上必難倖免。」

包蓮兒道：「照孫姑娘的說法，要取得此毒草也不容易。」

孫采蓉道：「的確十分不易，採此毒草者必須儘快抓到莎莖，摘取一截投入口中，就不會中毒了。」

包蓮兒道：「莫非莎莖就是解藥？」

孫采蓉道：「正是。」一頓接道：「孤鴻莎的根部是天下的至毒，如果沒有莖部，就不會有[illegible]毒藥了。」

鐵山道：「一株[illegible]草同時具有劇毒及解毒的功用，不[illegible]說造物者實在神奇。」

晚流香道：「它的毒力既是極端強烈，將軍何以能延續生命到現在？」

孫采蓉道：「在煉製毒藥之時，加入少許莎莖，就變為慢性毒藥了，但最多只能維持兩年的生命，而且每日子末丑動，胸腹之間必然感到疼痛，此等現象會逐日加深，兩年之期一到，縱然是大羅金仙也難逃此劫。」

鐵山注目許飛卿道：「將軍有沒有此一現象？」

許飛卿道：「正是這樣。」

鐵山道：「將軍中毒多少時間了？」

許飛卿道：「十三個月。」

鐵山道：「將軍懷疑皇上也中了這項慢性劇毒？」

許飛卿道：「但願不是，唉，如若朝廷發生劇變，在天下無主，人心惶亂之際，外寇藉機入侵，後果豈堪設想！所以我請求鐵大俠立刻趕往京師……」

鐵山沉吟半晌道：「將軍太抬高我了，在下一介草民，那有肩負如此重任的能力。」

許飛卿道：「朝中文恬武嬉，苞苴公行，奸臣當道，蒙蔽聖聽，如果不能拯救皇上及肅清君側，大好河山只得拱手讓人了，鐵大俠僕僕風塵，萬里緝兇，無非是為國為民，只要能保[illegible]朝廷，匡正朝綱，其餘的事何愁不[illegible]」

[illegible]峯一皺道：「將軍說的是，但鐵某只是一個草澤賤民，人微言輕。這救皇上，靖君側的事太過重大，實在無能為力。」

許飛卿道：「鐵大俠身負絕世奇學，抱救民於水火的仁俠胸懷，朝廷未能拔擢重用，實在是一項損失。不過天生我材必有用，鐵大俠勿須妄自菲薄。」

語音一頓，接道：「侍郎阿吉安英明睿智，腹藏丘壑，最難得的是忠誠謀國，不畏權勢，是一個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鐵大俠拿我的書信去見他，他會全力配合的。」

許飛卿沒有說錯，只要能救得皇上，肅清朝中的異端份子，以中原的雄厚國力，蒙王只不過跳樑小丑罷了，還怕他不納款輸誠，送回失寶及叛徒？只是他對名利沒有興趣，自然不想捲入權力鬥爭的旋渦，因而神色之間顯得有些遲疑。

許飛卿忖知鐵山的心意，面色一正道：「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我求鐵大俠是為萬民請命，至於將來麼，人各有志，沒有人會勉强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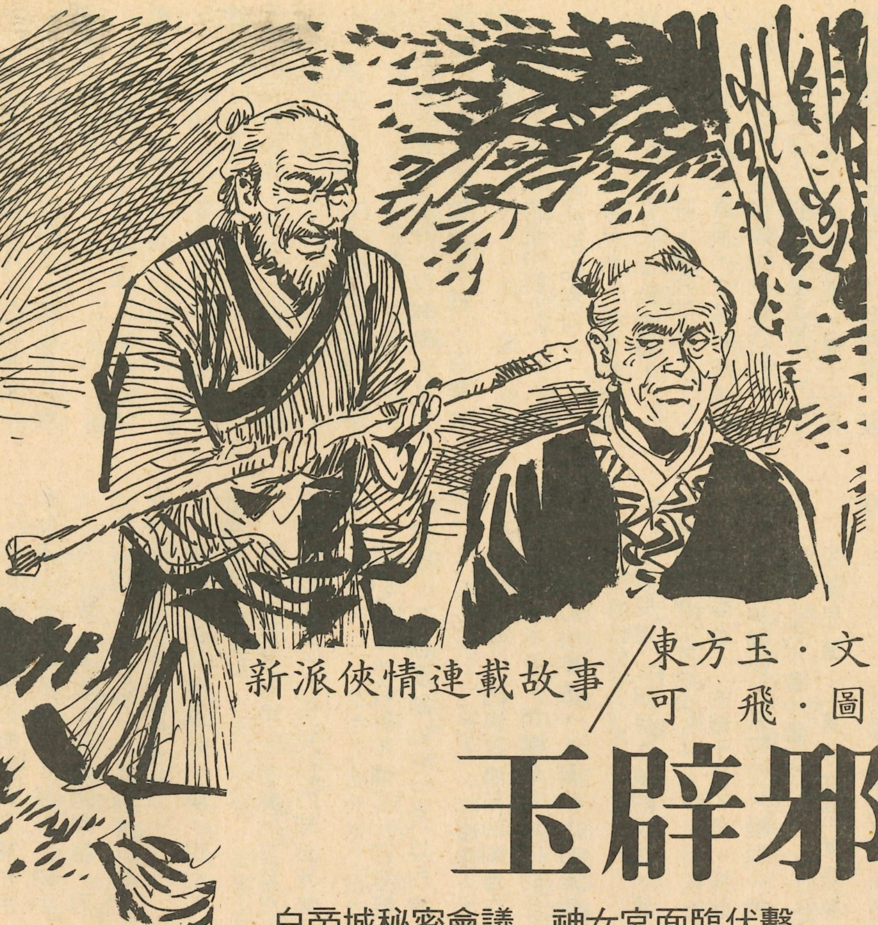
鐵山道：「將軍如此錯愛，鐵山只得勉力以赴了。」語音一頓，回顧孫采蓉道：「孫姑娘……」

孫采蓉道：「鐵大俠有甚麼吩咐？」

鐵山道：「不敢當，我只是想知道咱們要是替皇上解毒，孫姑娘能有幾分把握？」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石破衣和丁天仁將溫九姑的迷葯、解約盜走後，他們來到夔州，在一茶園找瘦高老頭歐陽休，丁天仁見他向一藍褂漢子兜售假劍得手離去，便將此事告知石破衣，原來石破衣找的就是這老兒歐陽休，來了幾天都找不着，心裡很焦急，看來他們相約是辦一件事，丁天仁全不知情，一天晚上，在客棧上房屋脊上發現一個藍袍老者追捉一個瘦高老頭，他自認是老偷兒，是來偷東西的……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白帝城秘密會議　神女宮面臨伏擊

九爪蒼虬方才已經領教過了，對方雖是模仿自己，却能勝過自己，這回豈肯和他硬接，抓出的雙手才到中途，立即變招，右手翻處，疾扣對方左腕，身形隨着一個輕旋，左手五指如鈎，閃電朝他後腰抓落。

瘦高個子兩顆豆眼始終盯着他雙手，你中途變招，我也立即中途變招，學着他的招式，身形快速半旋，正好避開對方右爪，右手一翻，朝對方抓來的左手抓去。

九爪蒼虬豈是等閒人物，既已看出對方似乎不會什麼招式，只是臨時學着自己手勢，一時怒嘿一聲，雙手突然加快，身形電旋，爪發如風，朝瘦高個子急襲過去。

瘦高個子目光如豆，但却眼快手快，摹倣能力確是十分了不起，不論你身形如何快法，雙爪如何變化，他跟着你使，居然有模有樣，一記也沒有遺漏。

只是九爪蒼虬浸淫爪功數十年，功力深厚，每一記都指風嘶然，銳如劍戟，瘦高個子依樣畫着葫蘆，可沒有他錯落銳厲的指風；但不論你九爪蒼虬指風如何凌厲，終是差上這麼一丁點，連對方一點衣角都沒點上。

瘦高個子說得沒錯，你只有九根手指，難怪要輸我一指。兩人這一以快打快，九爪蒼虬就已發覺，對方比自己多了一根手指，確實管用得多，因爲每一招出手，在變招之時，自己身上總會被對方手指戳上一下，差幸對方沒練過指功，就算被戳上了，也只是隱隱有些痛而已，並無大礙。

心中兀是驚疑不已，如果對方武功高過自己，何以自己身上被他手指連續戳中，却又傷不了自己？如說對方武功比自己差，何以自己又會久戰不下，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越打越感到膽顫心驚，霍地往後躍退數尺，目注瘦高個子厲聲道：「閣下究是何人？」

瘦高個子嘻的笑道：「小老兒就叫區老大。」

九爪蒼虬沉哼一聲，還沒開口，突見一條人影疾掠而來，一連幾個起落，就已落到兩人之間。

那是一個四十出頭的紫臉漢子，一眼看清場中兩人，立即朝九爪蒼虬抱拳行禮道：「原來余護法也在這裡。」

說話之時，另有兩名漢子相繼掠來，看到九爪蒼虬，也一齊抱拳行禮，恭敬的叫了聲：「余護法。」

九爪蒼虬含笑道：「紀堂主可有事嗎？」

紀堂主(紫臉漢子)一指瘦高個子，說道：「屬下是找他來的。」

在他說話之際，隨同紀堂主來的兩個藍衣漢子已經一左一右朝瘦高個子逼近過去。

瘦高個子一看情形不對，嘻的笑道：「余老弟，咱們的事兒，到此爲止

，小老兒要先走一步了。」

說完，身形一側，很滑溜的從兩個藍衣漢子身邊閃出，還用手拍拍兩人肩膀，說道：「再見。」顛着足尖奔行而去。

紀堂主耳中聽他稱呼余護法「老弟」，一時弄不清楚此人和余護法的關係，倒也不敢魯莽，只得任由瘦高個子揚長而去。

九爪蒼虬問道：「紀堂主不是找他有事嗎？」

紀堂主道：「其實也沒什麼，余護法認識他嗎？」

九爪蒼虬道：「不認識，他自稱區老大，只是一個下五門的老偷兒，老夫只是發現他輕功不弱，追下來問問的。」

紀堂主道：「早知如此，就該把他留下的了。」

九爪蒼虬問道：「他可是偷了紀堂主的東西？」

紀堂主道：「他在茶樓上，以一柄普通長劍，騙去屬下二百兩銀子，屬下正要找他算賬。」

說着就把在瞿塘春茶園受騙之事，大概說了一遍。

九爪蒼虬一手拈鬚，沉哼道：「如此說來，此人似乎頗不簡單，紀堂主應該查查他履歷才是。」

紀堂主唯唯應「是」。

* * *

剛近二更，夔州老棧後進屋脊上，又出現了兩條人影。前面一條對上房每一個房間，都極爲熟悉，不須打量，一下就落到南首一間的窗前，左手食指在板窗上戳了一個小孔，右手中指對準小孔中屈指輕彈，他毫不怠慢，雙手一托，熟練的打開兩扇窗戶，然後朝後面一個打了下手勢，身形一躬，颼的鑽了進去。後面一個立即跟着穿窗而入。

前面一個這時已經奔近北首一張床前，回頭以「傳音入密」說道：「快把木窗掩上了。」

後面一個依言關上窗戶。

前面一個迅即撩起布帳，目光一注，看清床上躺着的正是喬裝丁天仁的青年，不覺得意一笑，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傾出一顆藥丸，一下納入他的口中，直起腰在床沿上坐下。

再從懷中取出一隻扁盒，打開盒蓋，用兩個手指拈出一顆藥丸，在假丁天仁臉上滾轉了幾下，再用手指在他臉上一陣拭抹，把他易容藥物拭去，登時恢復了他原來的面貌，那是一個二十四五的青年，臉型稍嫌瘦削，倒也生得眉清目秀。

站在後面的一個忍不住低聲問道：「二叔，這人是誰呢？」

原來這兩人正是石破衣和丁天仁。

石破衣輕聲道：「快別出聲，我事情還沒做完呢！」口中說着，雙手絲毫沒停，在青年人臉上易起容來。不過盞茶工夫，就把青年人易成了現在的丁天仁模樣。(臉色黝黑粗眉大眼的憨厚少年)然後朝丁天仁道：「現在該你了，快坐下來。」

丁天仁問道：「二叔是要我改扮他嗎？」

石破衣道：「這還用說？」

丁天仁道：「那就只要把我臉上的易容藥物洗去就成了。」

「不成。」石破衣道：「他扮你，臉上是易了容的，一個人臉上有沒有易容，老江湖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你臉上沒有易容，如何瞞得過他們？」

丁天仁道：「好吧！」說着，就依言在床沿上坐下，一面又道：「這麼說，在下跟你老學會了易容術，也是沒有什麼用的了。」

石破衣開始給他臉上洗去易容葯物，接着又易起容來，一面笑道：「老朽指的只是一般易容術而言，老朽這手易容術，不是吹的，可以說獨步江湖，不然，幾十年來，有誰見過我石破衣的眞面目來了？」

丁天仁笑道：「原來道長……」

「噓！」石破衣道：「你臉上正在易容，不可說話。」

一會工夫，易容完畢，石破衣道：「現在你快些脫下這身衣服，去把他的長衫穿上。哦，你記住了，以後雖在睡覺的時候，也要把辟邪玉佩掛在胸口，這小子若是把玉佩掛在束腰帶上，聞風散就迷不倒他了。」

原來他剛才從板窗小孔中彈入的就是溫九姑的「聞風散」。

丁天仁迅快脫下長衫，取下掛在床頭的青綢長袍穿到身上，再從几上取過縷花束腰帶，束到腰上。

石破衣也沒閒着，把丁天仁脫下的長衫，換到瘦削臉青年身上，回頭道：「現在可以點上燈了。」

丁天仁依言點起了燈。

石破衣取出「聞風散」解藥，用指甲挑了少許，彈到瘦削臉青年鼻孔中，瘦削臉青年打了一個噴嚏，倏地睜開眼來，石破衣方才已餵了他一粒「迷信丹」，是以他雖然醒來，還有點迷惑。

石破衣讓他坐起，含笑道：「你終於醒過來了，唔，你說說看，你叫甚麼名字，還記不記得？」

瘦削臉青年道：「我叫王紹三。」

石破衣心中暗道：「自己和丁天仁取的兩個假名，眞還湊巧！」一面微微搖頭道：「不對，不對，你叫王小七，我是你二叔，你可要記住了。」

瘦削臉青年果然叫了聲：「二叔，侄兒記下了。」

「很好。」石破衣點點頭道：「你們要去那裡？」

瘦削臉青年道：「侄兒奉命前去巫山神女宮，明晚二更要去白帝城九里外的小廟集合。」

石破衣點點頭道:「咳，你又記錯了，是咱們叔侄兩個要到巫山去的，不是奉命去的。」

一面以「傳音入密」朝丁天仁道:「明天一早，你要先給兩個女娃兒服下『迷信丹』解藥，明晚二更到白帝城九里外的小廟去，其餘的事，老朽會隨時和你連絡的。」

丁天仁點了點頭，也以「傳音」問道:「那麼明天就要趕去白帝城了?」

石破衣「傳音」說道:「白帝城離夔州很近，你們住在這裡好了。」接着站起身道:「小七，咱們該走了，不多打擾丁公子了。」

王小七(瘦削臉青年)果然跟着站起，朝丁天仁拱拱手道:「丁公子，打擾了。」

丁天仁看得心頭暗暗驚凜不止，九寡十八迷溫九姑的「迷信丹」果然厲害得很，小小一粒丹丸，把整個人都改變了。一面連忙還禮道:「二位好走，恕在下不送。」

石破衣領着王小七依然從窗戶退了出去。

丁天仁目送兩條人影朝前進掠去，隨手關上窗戶，脫下長衫，回到床上坐下，心中暗自沉思，不知明天去巫山神女宮，要做甚麼?但繼而一想，石道長曾說他隨時會和自己連絡，自己只要聽他的就好了。想到這裡，就盤膝坐定，運起功來。

第二天清晨，丁天仁穿上長袍，束好腰帶，也佩上了紫虹劍，店伙送來洗臉水，盥洗完畢。店伙就在房中一張小桌上，擺好三副碗筷，送來早點。

金瀾、易雲英也正好同時跨了進來，口中叫着:「大哥早。」

就分別在大哥左右兩把椅上坐下，各自吃着早餐。

丁天仁等她們吃畢，就從懷中取出一個白瓷扁瓶，傾出兩顆只有半粒綠豆大的藥丸，分給兩人，說道:「兩位賢弟快把這藥丸吞下去了。」

金瀾接過藥丸，吃驚的問道:「是稀飯裡被人做了手脚?」

丁天仁笑道:「你不用多問，把藥丸服了，就會知道。」

金瀾、易雲英依言把藥丸吞了下去。丁天仁等過了盞茶光景，問道:「你們可有甚麼感覺嗎?」

易雲英道:「沒有甚麼呀!」

金瀾仔細體會了下，眨眨眼道:「好像頭腦清爽了些。」

易雲英點頭道:「好像是有一些，哦，大哥，到底是甚麼事嗎?」

丁天仁低聲道:「你們被人家下了迷信丹。」

易雲英問道:「大哥，甚麼是迷信丹呢?」

丁天仁道:「迷信丹是嶺南溫家的一種迷藥，服了之後，和平時沒有甚麼不同，只是失去主意，永遠服從某一個人，迷信就是迷失自己，相信別人的意思。」

金瀾奇道:「我們一直在一起，大哥沒有被迷失嗎?」

丁天仁笑了笑道:「你們大概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我是昨晚才來的。」

說到這裡，不待兩人發問，就從自己三人向山家投宿，不想祖孫二人竟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師徒，她如何制住金、易二人，威脅自己放下短劍，由紅兒點了自己幾處穴道……

易雲英叫道:「大哥……」

丁天仁道:「妳別插嘴，聽我說下去。」

接着就說到自己如何被人易容救出，如何遇上石破衣，一直說到昨晚由自己代替了假冒自己的人為止，詳細說了一遍。

金瀾奇道:「大哥，這人會是甚麼人呢?」

丁天仁低聲道:「他叫王紹三。」

金瀾微微搖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他不知是甚麼人派來的?」

丁天仁道:「當時時間太匆促了，石道長沒有問他，我想一定是武林聯盟了。」

易雲英問道:「大哥，那我們要去那裡呢?」

丁天仁道:「目的是巫山神女宮，不過今晚先要去白帝城九里外的一座小廟集合。」

易雲英又道:「到白帝城九里外的小廟集合做甚麼呢?」

丁天仁道:「我也不知道，大概另外有人和咱們一起去了，石道長說他會隨時和我連絡的。」

丁天仁昨晚聽石破衣說過，金瀾是姑娘家喬裝的，在說話之時，不覺多看了他兩眼，他從沒這樣仔細的看過她，這一瞧果然可以看得出來，男人膚色再好，也絕不會有如此嬌嫩的，而且兩耳也穿過孔。

金瀾敢情發覺大哥一直在看她，就顯得有些忸怩，也少說話了。

丁天仁心頭不禁微微一凜，自己是她大哥，不該這樣看她的，而且行走江湖，自己三人同行同宿，還是只作不知，也可減少許多顧忌，心中這一想，也就坦然了。

易雲英問道:「大哥，我們該走啦!」

丁天仁笑道:「石道長說過白帝城離這裡很近，我們還是住在這裡的好。」接着哦道:「白天沒有事，我們可以去茶館裡喝茶，前天我在茶館裡看到一件很可笑的事。」

金瀾依然只是默默的坐着，沒有開口。

易雲英問道:「大哥遇上了甚麼事呢?」

丁天仁就把有一個瘦高老頭賣劍給藍掛漢子的事說了出來。

易雲英咭的笑出聲來，說道:「一柄假劍騙了他二百兩銀子。」

丁天仁道:「如果換了我，也會上當的，他抽出來的時候，確實寒芒逼人，而且也親自試過，把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削斷了三截，這樣的寶劍，誰遇上了都會買的。」

金瀾道:「這瘦高老頭一定是一位遊戲風塵的奇人了。」

丁天仁道:「我聽石道長說，他就是磨劍老人。」

易雲英問道:「磨劍老人是誰呢?」

金瀾道:「我聽爹說過，這位老人家本領可大呢，他只要右手掌在左手掌上像磨刀似的磨上幾下，就可以削斷人家刀劍了。」

易雲英聽得羨慕的道:「這本領我學會了有多好，身邊就不用帶長劍了，哦，大哥，我們這時候就去，也許會碰到他呢?」

金瀾道:「這位老人家已有幾十年沒在江湖露面了，那有這麼湊巧，碰得上他?」

丁天仁覺得反正閒着，陪她們去茶館喝茶也好，這就笑道:「今天反正沒事，就去茶館好了。」

易雲英催道:「要去就快走了。」

現在丁天仁是識途老馬了，他領着兩人跨進瞿塘春茶園。

他來過幾次，茶博士自然認識他，只是前兩天丁天仁一身穿着像個鄉巴佬，今天換了青綢長袍，雕龍玉扣藍絲縷花束腰帶，還佩了一柄古劍，青緞薄底靴，儼然富貴人家出來的公子哥兒，和他同來的二位少年公子同樣衣冠楚楚，丰神清秀，一派斯文的讀書相公，偏偏每人腰間都掛着佩劍，這也難怪，這年頭講究時髦，洪楊一亂，讀書人都要佩上口劍，表示自己是文武全才。

不信你總看過孔老夫子的畫像吧，整天講仁講義的老先生不是也佩上一柄長劍，裝點門面嗎?

茶博士微微一怔，趕忙哈着腰，陪笑道:「三位公子請到臨窗的座位坐。」

他領三人來至一張臨窗的桌子落坐，問了要喝甚麼茶，便自退去，不多一會，就送來一壺茗茶，當場泡了。

易雲英拿起茶壺，倒了三盅茶。

丁天仁目光一轉，發覺自己右首隔了三張桌子，坐着兩人，那不是溫九姑和紅兒還是誰來，心中不禁一動，暗道:「她們在這裡喝茶，莫非有甚麼事?」

紅兒早就看到茶博士領着三人走來，此時一雙烏溜溜眼睛正好偷偷的朝丁天仁投來，四目相投，她粉臉驀地一紅，急忙避了開去。

丁天仁自然也看到了，想起那天晚上紅兒在點自己穴道之時，下指不重，分明手下留情，尤其她剛才這一瞥，含情脈脈的神情，更含有關切之情……

「大哥!」金瀾低聲叫道:「我們右首第三桌，那不是溫九寡婦嗎?」

易雲英急着問道:「在那裡?」

丁天仁聽得一驚，急忙以「傳音入密」朝兩人說道:「你們不可出聲，目前我們都是被『迷信丹』迷失了主意的人，千萬別讓她看出來了。」

易雲英聽到耳邊響起大哥極細的聲音，自己聽義父說過，這是「傳音入密」功夫，要內功已有相當精純造詣，才能練音成絲，出我之口，入人之耳，不會被第三者聽去，大哥居然練成了「傳音入密」，心中不禁一喜，急忙目光一抬，望着大哥，說道:「大哥，你練成了傳音入密，幾時也教我好不?」

丁天仁笑了笑道:「好……」

突然他看到門口又進來了一個人，這人頭盤小辮，身上穿一件洗得發白的青布長衫，縮頭、聳着雙肩，那不是三天前賣假寶劍的瘦高老頭，石道長說他就是醉翁歐陽休的磨劍老人。

今天，他捧在手上的不是劍，是一支漆得烏黑的鳩頭杖。心中暗道:「看來他又要故技重施了。」一面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二弟、三弟、快看，磨劍老人來了，但你們千萬不可出聲。」

磨劍老人和上次一樣，站在入門處，一雙眼睛却骨碌碌的朝廳上茶客直轉，丁天仁話聲方落，他目光也隨着朝丁天仁投來，還咧開嘴笑了笑。

丁天仁看得暗暗一驚，自己以「傳音入密」說的話，莫非給他聽去了?

金瀾、易雲英聽說磨劍老人果然來了，急忙舉目瞧去。

只見磨劍老人目光一下落到溫九姑的身上，不慌不忙夾着鳩頭杖像大馬猴似的朝兩人桌邊走去，弓着腰，陪笑道:「嘻嘻，老夫人請了。」

丁天仁看得暗道:「原來他要賣杖給她了。」

溫九姑是甚麼人，磨劍老人還沒走近，就發現他是朝她走去的，不覺冷冷的道:「甚麼事?」

磨劍老人笑嘻嘻的湊上一步，諂笑道:「小老兒人窮志短，家裡只剩下這支傳了三代的鳩頭杖，也拿出來賣了，這是眞正出自雲南的陰沉木做的，入手極輕，堅逾金鋼，可比老夫人這支輕便得多，價錢也不貴，只要三……」

溫九姑看他一副猥瑣模樣，不屑的道:「老婆子不要。」

易雲英因他們隔着三張桌子，聽不到他們說些甚麼，低低的問道:「大哥，他們在說甚麼，你聽得到嗎?」

丁天仁就以「傳音入密」和她說了。

易雲英咭的笑道:「他又要……」

丁天仁「噓」道:「快別作聲。」

磨劍老人聽溫九姑說不要，不禁大失所望，把他抱在懷裡的鳩頭杖朝

溫九姑面前送去，還輕輕和溫九姑擱在桌邊的鳩杖碰了一下，說道：「老夫人，妳不妨比比看，小老兒這支鳩杖比妳的這一支不知要好上多少呢，不信，妳掂掂看就知道了，這有多輕，那像妳那支拿在手裡有多笨重？」

他一面說話，一面又用杖頭輕輕的碰了溫九姑的鳩杖一下。

丁天仁看得心中一動，暗道：「敢情他在溫九姑的鳩杖上，使了甚麼手脚不成？」

溫九姑大是不耐，但以自己的身份，也不好對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出手，癟嘴鼓動，怒聲道：「走，老婆子說過不要，就是不要。」

磨劍老人連連點頭道：「好，好，走，走，這樣上好的陰沉木鳩頭杖，老夫人錯過了，會後悔一輩子，嘻嘻。」

他又把鳩杖抱在懷中，像大馬猴般一顛一顛的朝門外走去。

茶飯裡只有一個溫九姑是上了年紀的老太婆，她不買，自然沒有人買了。

就在磨劍老人走出茶園門口之際，丁天仁耳邊突然响起一絲極細的聲音說道：「小伙子，你二叔已經走了，今晚咱們白帝城外再見。」

丁天仁聽得不期一怔，同時也想到他和石破衣可能已見過面，他口中的「二叔」，自然是指石破衣了。石道長已經走了？他去了那裡？磨劍老人說今晚在白帝城外見，不知又有甚麼事？

只聽易雲英咦道：「大哥，他走了，我們要不要跟出去呢？」

丁天仁慌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快別作聲，溫九姑武功極高，咱們和她距離不過五丈，妳說得再輕，只要她稍加留意，即可聽得到。」

差幸就在磨劍老人堪堪出去，一個身穿青布短衫的漢子匆匆走入，一脚朝溫九姑桌邊走去，接着朝溫九姑施了一禮道：「這位大概就是溫護法了？」

溫九姑「唔」了一聲，水泡眼一翻，問道：「你是甚麼人？」

青衣漢子恭敬的道：「小的在紅總堂下任事，奉紀堂主之命，特來向溫護法請安，本來紀堂主要親自來的，因爲……剛才余護法趕來，另有要事，所以要小的前來，敦請妳老仙駕蒞止。」

接着取出一份大紅請柬，雙手呈上。

溫九姑一生最喜人奉承，一手接過請柬，只看了一眼，就呷呷笑道：「你們紀堂主眞是太客氣了，老婆子昨晚剛到，他中午就要給我洗塵，這個老婆子如何敢當？」

青衫漢子躬身道：「我們堂主說，像妳老這樣大大有名的人物，平時只怕連請都請不到，難得妳老到了夔州，稍盡地主之誼，也是應該的了。」

溫九姑聽得大是高興，點着頭道：「好，紅兒去結過帳，咱們走。」

青衣漢子忙道：「溫護法的帳，小的已經結過了。」

溫九姑呷呷尖笑道：「强將手下無弱兵，你果然能幹得很，待會見到你們堂主，老婆子要他好好提拔提拔你。」

青衫漢子連連躬身道：「多謝老護法栽培。」

溫九姑一手提着鳩頭杖，往外行去。紅兒緊跟着她身後，但一雙秋水般明亮的眼睛，却向丁天仁投來，流露出依依不捨之色。

丁天仁也正好朝她看去，這回四目相投，她沒有迴避，還朝丁天仁幽幽的一笑，才急步跟隨溫九姑出門而去。

臨去秋波那一轉，丁天仁望着她後形，幾乎怔怔的出了神。

金瀾看在眼裡，輕笑一聲道：「三弟，你知道大哥在想甚麼心事？」

易雲英道：「大哥在想甚麼心事？」

金瀾低聲道：「他是想着那個對他笑的姑娘出神！」

易雲英道：「對大哥笑的姑娘？那是誰呢？」

金瀾抿抿嘴笑道：「你不會問問他？」

易雲英回頭叫道：「大哥，剛才那一位姑娘對你笑了？」

丁天仁口中啊了一聲道：「沒有呀！」

易雲英道：「二哥說，你明明在想着心事咯！」

丁天仁低聲道：「我是在想磨劍老人說的話。」

易雲英雙目一睜，急急問道：「他和大哥說了些甚麼呢？」

丁天仁道：「他說今晚在白帝城外見。」

* * *

初更時分，丁天仁、金瀾、易雲英三人早已收拾停當坐在大哥房裡等待，這時由丁天仁爲首，從後窗穿窗而出，就縱身掠起，飛越民房，一路朝東飛掠，一會工夫，就已奔近城脚，越城而出，不過頓飯時光就已趕到白帝城。

只見前面出現一條影綽綽的人影，迎着三人走來，抱抱拳問道：「來的可是丁少俠？」

丁天仁心中暗道：「扮自己的人叫王紹三，他叫自己丁少俠，這就表示今晚自己是以丁天仁的身份與會了。」心念迅快一轉，立即抱拳答禮道：「在下正是丁天仁。」

直到那人走近，才看清他是個一身藍布勁裝，背負紅總長劍的漢子。他朝丁天仁躬躬身道：「小的紅總堂下，奉命在這裡恭候丁少俠三位的，三位請隨小的來。」

丁天仁沒有多問，頷首道：「好，你只管請。」

青衣漢子躬身應「是」，就走在前面領路，穿城而過，走了八九里光景，折入一條小徑，兩邊林木參天，不見天光，極爲幽暗。又走了里許來路，山麓間果然有一座小廟。

青衣漢子走近廟前，就脚下一停，回身道：「丁少俠三位請進。」

廟前左右兩邊，站着八名一身藍布勁裝背插紅總長劍的漢子，挺腰凸肚，一副雄赳赳模樣。

丁天仁剛走近石階，就聽到耳邊响起一絲極細的聲音說道：「小伙子，你們才來，聽着，進去看到坐在中間的那個老小子，要說：屬下丁天仁參見副總護法，不可忘了，其餘的人，你要裝出有些傲氣，只須點個頭就好。」

這說話的敢情就是磨劍老人了。

丁天仁絲毫不露，就率同金瀾、易雲英二人昂首進入山門，穿過小天井，階上又有八名青衣勁裝漢子雁翅般站在兩邊。

這座小廟只有一進殿宇，大殿中間因有神龕、供桌，所餘地方不大，神龕左首，點起兩盞氣死風燈，擺了六把椅子，椅旁放一張小几，是放茶水的。

中間一張椅上，坐着一個高大的黑袍人，臉色黝黑，雙目炯炯如電，頗有威儀！這人，丁天仁曾在百里洲見過，據巢湖蒙叟推測，他可能就是昔年玄陰教護法無敵陰手歐陽生。

他下首左二右三五把椅子，已經坐了四個人，左上首是一個身穿藍袍的老者，年約六旬以外，方面濃眉，鬚髮已見花白。這人丁天仁沒有見過，他正是九爪蒼虬余滄海。下首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她身後侍立着紅兒。

右上首是一個又瘦又高的青衣老頭，臉型瘦得像一根木頭，除了兩眼會霎，臉上沒有一絲表情，他就是青竹神向問天。

他下首空着一張椅子，還沒人坐。再下來一張椅上，坐的是一個藍褂漢子，就是在瞿塘春茶園被磨劍老人以一把普通青鋼劍當寶劍賣給他的紀堂主。

這原是目光一瞥間的事，當下急趨而上，朝上首黑袍老者拱手道：「屬下丁天仁參見副總護法。」

金瀾、易雲英也一齊抱拳爲禮。

黑袍老者目光朝丁天仁三人投來，含笑道：「丁少俠不可多禮，快請坐下。」

他右手抬了抬，指的就是右首那張沒人坐的椅子。

丁天仁心中暗道：「這椅子大概就是給自己留的了。」這就依言走了過去。

坐在第三張椅子上的藍褂漢子慌忙站起，朝走來的丁天仁拱拱手道：「兄弟紅總堂紀效忠，見過丁公子。」

丁天仁記着磨劍老人的話：「對其餘的，要裝出有些傲氣，只須點頭就好。」這就朝他略爲點頭，口中「唔」了一聲，自顧自在椅上落坐。

金瀾、易雲英眼看只有大哥一人有坐位，只好站到大哥身後。

這時九爪蒼虬余滄海，青竹神向問天也一齊朝丁天仁含笑點頭。丁天仁也和他們點頭答禮。

溫九姑看得心中暗暗奇怪，忖道：「余滄海、向問天這兩個老東西一向眼高於頂，對姓丁的小子似乎客氣得有些過了份，點頭已經夠了，還要抬起屁股來欠着身，就算他是天殺星的兄弟，(她最近才知道的)也用不着如此奉承，嘿，這小子還是我溫九姑擒回來的，不然會有如此聽話？」

她心中想着，目光極自然的朝丁天仁投去，只見丁天仁神色倨傲的朝自己看來，心中不由驀地一動，暗道：「這小子『迷信丹』好似解了？」

紅兒眼看丁天仁在副總護法面前居然也有坐位，而且還排在紅總堂主之上，心中暗暗覺得奇怪，聽師父說，在副總護法面前只有護法身份才有坐位，能夠有資格當護法的，也只有像師父等在江湖上成名幾十年的寥寥數人而已，紅總堂堂主紀效忠，是這裡的地主，才敬陪末座的。

這麼說，丁少俠也是護法身份了，但他是師父擒來的，又餵他服了「迷信丹」，這怎可能呢？她一雙俏眼忍不住含情脈脈的只是看着他。

一名青衣漢子泡了一盞茶送上，放到几上。

黑袍老者輕咳一聲道：「現在人都到齊了，咱們可以開始了。」他從大袖中取出一小卷紙條，續道：「這是上面傳下來金令，請大家傳閱，巫山神女宮聯合長江盟，到處搜索本盟下落，蓄意與本盟爲敵，着令兄弟負責，會合諸位護法，一擧消滅神女宮，再順流而下，依次收服長江盟各個據點，目前第一步是對付神女宮，預定明晚行動，諸位可有甚麼高見？」

九爪蒼虬余滄海笑道：「神女宮在江湖上獨樹一幟，雖然名氣不小，其實只有秦楚雲和她師妹白素素兩人較難應付，其餘只是一些門人弟子，年輕的女娃兒們，有副總座領導，還不手到擒來？何況咱們這次行動，還有溫護法助陣，只要她抬抬手，就可把她們全數放倒，咱們根本用不上動手，就大功告成了。」

溫九姑最愛有人當面奉承，聞言癟嘴鼓動，呷呷尖笑道：「余老這是給老婆子臉上貼金，老婆子只會撒撒迷藥，那裡比得上諸位？但區區神女宮，却也不在老婆子眼裡。」

她口中雖說比不上在座諸位，但說到最後，還是誇下了海口。

丁天仁突聽耳邊响起磨劍老人的聲音說道：「小伙子，這小寡婦討厭得很，你不妨說她幾句，行走江湖，當

以武功為先，如果全仗迷藥，勝之不武，也易令天下人恥笑，也好殺殺她氣燄。」

這話正合丁天仁心意，這就接口道：「我們行走江湖，當以武功為先，如果全以迷藥取勝，也勝之不武，還足以使天下人恥笑。」

他此話一出，聽得溫九姑臉色大變，一雙水泡眼中精光大盛，雙腮鼓動，呷呷尖笑道：「小子，你懂甚麼？老婆子用了幾十年迷藥，誰敢恥笑？」

說到這裡，突然回頭朝黑袍人道：「副總護法，這小子好像沒被『迷信丹』迷失？」

丁天仁耳邊又響起磨劍老人的聲音笑道：「嘻嘻，小寡婦給你逗急了，小伙子，裝得傲一點，要虎的站起身來，指着小寡婦大喝一聲：『溫九姑，妳說甚麼』？好，快站起來。」

丁天仁虎的站起，目光一注，大喝道：「溫九姑，妳說甚麼？」

黑袍老者濃眉微皺，右手朝丁天仁輕輕揮了兩下，說道：「丁少俠，大家幸勿誤會，快請坐下。」一面回頭以「傳音入密」朝溫九姑說了幾句。

溫九姑聽了他「傳音入密」的話，一臉厲容登時消散，代之而起的是驚惶之色，朝丁天仁呷呷尖笑道：「原來丁少俠會是三公子，老婆子眞是失言了。」

丁天仁早已回身坐下，心中暗道：「她口中的三公子，大概是指王紹三了，不知王紹三究竟是何來歷，會使得像溫九姑這樣的人物，都有三分敬畏。」

紅兒也聽得暗暗奇怪，師傅何以稱丁少俠「三公子」，而且前倨後恭，這也不類師傅平日為人，難道他竟是大有來頭的人？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不覺更是朝他偷偷的瞧個不停！

黑袍老者適時道：「好了，大家說過算了，咱們還是討論正事為重。」

青竹神向問天咧嘴笑道：「副總座是此行的主帥，咱們聽副總座分配就好。」

黑袍老者聽得極為受用，撚鬚笑道：「向兄好說，方才余兄說過，神女宮只有秦楚雲和她師妹白素素兩人，其餘只是些小女孩，咱們人手已多出她們甚多，其實也不用分配甚麼了，只要明晚二更，抵達神女宮之後，由兄弟和紀堂主從正面進入，向兄率領的人由神女宮後進進入，溫護法由左側進入，丁少俠三位由右側進入，以收分散敵人注意，在行動上務必力求隱秘，然後以流星炮為號，一起現身……」

九爪蒼虬余滄海道：「副總座怎麼把兄弟遺漏了？」

黑袍老者笑道：「兄弟怎麼會把余兄遺漏了？兄弟是想請余兄擔任咱們的總接應，即使响起流星火炮，也不用現身，那裡需要支援，就支援那裡，不知余兄意下如何？」

余滄海聽得極為高興，呵呵笑道：「副總座這是將令，兄弟得令。」

黑袍老者回頭朝丁天仁道：「丁少俠大概對神女宮不大熟悉，明晚二更，自會有人接應。」

丁天仁欠身應「是」。

黑袍老者目光環視，問道：「諸位老哥還有甚麼問題嗎？」

向問天道：「大概差不多了。」

黑袍老者站起身道：「諸位請吧！」

大家紛紛站起，黑袍老者當先走出，朝大家舉手為禮，立即身化長虹，激射而起。九爪蒼虬余滄海、青竹神向問天也相繼掠起，去勢如箭，瞬息沒入黑暗之中。

溫九姑現在知道了丁天仁的身份，她一手拄杖，回身朝丁天仁含笑道：「丁少俠三位，恕老婆子先走一步了。」

丁天仁忙道：「溫護法請。」

紅兒俏目投了丁天仁一眼，跟着她師傅身後而去。

丁天仁、金瀾、易雲英三人也相偕走出，只見本來站在廟前的紅總堂武士，這時也已全數撤走，只剩了一個空廟。

金瀾走了半里來路，忽然低笑道：「大哥，溫九姑門下的紅兒，你看如何？」

丁天仁臉上微微一熱，故作不解，問道：「甚麼我看如何？」

金瀾道：「我是問大哥，你覺得她如何？」

易雲英只是抿嘴笑着，沒有作聲。

丁天仁笑道：「我們和她又不很熟。」

金瀾笑道：「但我看她對大哥好像蠻有意思的。」

丁天仁還沒開口，只聽身後有人尖聲道：「對，對，那小妞確實蠻有意思，其實小姑娘家對你小伙子有意思的還多着呢！」

丁天仁已經聽出是磨劍老人的聲音，金瀾乍聽有人接口說話，一手按劍，倏地回過身去，叱道：「甚麼人？」

「小老兒，嘻嘻！」

就在丁天仁身後不遠，像大馬猴似的站着一個人影，接着笑道：「你們走得眞快，小老兒想叫你們等一等都來不及，只好跟着你們身後來了。」

他不是磨劍老人還有誰來？

丁天仁忙道：「二弟，不得無禮。」一面連忙拱手道：「不知老丈有何見教？」

易雲英喜道：「你老就是磨劍老人？」

磨劍老人道：「這裡不是談話的地方，來，咱們還是到小廟裡面去坐。」

丁天仁遲疑的道：「那裡……」

「都走了。」磨劍老人道：「時間不早，你們快些跟小老兒來。」

他話聲一落，就像大馬猴似的一顛一顛朝小廟走去。你別看他只是一步一步的走着，實則快得如同奔馬，三人跟在他身後，只得加緊脚步，還是不行，只好連縱帶掠，才跟得上。

回入廟中，磨劍老人已在殿前石階上坐下，用手拍拍石階，說道：「小伙子，你坐下來，時間不早，咱們長話短說，小老兒聽假道士說過你的情形，要小老兒把一點破爛功夫傳給你，而且明晚就要應用，你願不願意學？」

丁天仁剛在他身傍坐下，還沒來得及答話，易雲英已經搶着道：「老丈要把磨磨手掌就可以削斷長劍的功夫傳給大哥，大哥自然願意了。」

磨劍老人側臉笑道：「妳急甚麼，不過見者有份，自然也不少了妳們兩個的。」

易雲英喜道：「老丈也肯教我們嗎？」

磨劍老人笑道：「妳們兩個沒練過『先天氣功』，內力不足，雖然不能練『掌劍功夫』，但小老兒拿出來的東西，也決不會差到那裡去的。」

易雲英喜得跳了起來，說道：「謝謝老丈。」

「咄！」磨劍老人道：「你們三個以後叫我老哥哥就好，老丈，老丈，小老兒又沒如花如玉的女兒好嫁給你們，這老丈人不做也罷。」

這話聽得金瀾、易雲英二人臉上不禁一熱。

磨劍老人又道：「小伙子，假道士要你明晚不可用紫虹劍，所以今晚你必須把小老兒的『掌劍功夫』學會，好了，咱們這就開始，你聽清楚了……」

接着唸道：「左掌為陽，右掌為陰，陰陽觸發，閃電乃生，功運勞宮、以掌代劍，以電擊物，無物不克。」一面把如何運功，如何揮掌的訣要，仔細解說了一遍。

丁天仁一一牢記在心。磨劍老人問道：「小老兒講完了，你記住了嗎？」

丁天仁道：「在下記住了。」

「那就好。」磨劍老人道：「你有假道士輸給你的二十年功力，內功已有五六成了，也就是說功力夠了，陰陽觸發的電也夠了，只要懂得訣要，就可以使了，當然練到手法純熟，熟能生巧，也極為重要，不過以你目前的功力，雖是初學乍練，要使出三分力道，一定可以辦得到，明晚勉強也可以用了。」

說到這裡，朝金瀾、易雲英兩人說道：「現在該妳們兩個女娃兒了，讓妳們大哥一個人去琢磨琢磨，妳們坐過來。」

他這句「妳們兩個女娃兒」，聽到易雲英耳裡，大哥本來就知道自己是女的，倒也並沒甚麼，這位二哥嘛，相處時間長了，也早就看出一些端倪來了，只是沒有說穿而已，但對金瀾來說，她一直瞞着大哥，如今給磨劍老人一口叫了出來，自然十分尷尬，羞紅了臉，作聲不得。

兩人依言傍着磨劍老人在石階上坐下。

磨劍老人道：「妳們看清楚了。」

他左手五指併攏，由下往上，由內往外，在胸前劃了個圓圈，然後手揑劍訣，食中二指直豎，朝前直點出去，就收回手勢。

易雲英問道：「老哥哥，就是這樣嗎？」

磨劍老人笑道：「還不夠嗎？」

易雲英道：「這樣簡單？」

磨劍老人聳聳肩道：「這還簡單？」

他一面用手比劃，口中講解如何圈手，如何發指，接着道：「小老兒教小伙子的那一手，只要懂得訣竅，就可使用，但妳們的這一手可不同，出招手勢和運勁發力，都要中規中矩，才能發揮威力，所以妳們今晚必須練會才成，好了，現在妳們練給我看看。」

金瀾、易雲英各自站起，依照他的方法，圈手、點指做了一遍。

磨劍老人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妳們只是依樣畫葫蘆，好像做得很像，但卻不能裡外一致，這一招既要使內勁，又要使巧勁，要配合得恰到好處，純出自然才好。」

他一面說話，一面隨時給兩人糾正姿勢。這一式看去最是簡單不過的招式，卻足足花了半個多時辰，才算稍稍合乎招式。

易雲英問道：「老哥哥，這一招怎麼用法呢？」

磨劍老人笑道：「這招叫做『混元一炁指』，不論對方用拳掌刀劍攻來，妳都可以使，小老兒要妳們練左手，就是可以配合右手劍招使出，嘻嘻，不是小老兒誇口，只此一招，已可打遍天下，不遇到特級高手，已經沒有人接得下了，好了，你們再練一回，小老兒可要走了，明晚神女宮再見。」

說完，彎着腰朝廟外走去。

金瀾、易雲英現在對這招「混元一炁指」漸漸感覺到它的妙用，圈手之間，就有一股內力應手飛旋，等到駢指點出，也依稀似有一縷指風透指而出，信心大增，自然更加勤練不輟。

丁天仁這一陣工夫，對「掌劍」的精要也揣摩純熟，融會貫通，站起身來，眼看金、易二人還在小天井中勤練不休，不覺笑道：「兩位賢弟，現在已經三更多了，我們也該回去了。」

兩人同時收手，金瀾脹紅了臉，走到丁天仁面前，抱拳作揖，囁嚅的道：「大哥，小妹一直瞞着你，小妹本名蘭兒，因爹只有我一個女兒，所以從小就穿着男裝，和大哥結為兄弟，一直沒有和大哥說明白，大哥不會怪我吧？」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鐵蓮花用魔刀行刺阿爾巴德失敗，反被他捉住，這色狠既玷污她的母親，還想將她姦污，幸得老和尚相救，阿坤、小三子及時趕到，救走了阿花，二小想撲殺阿爾巴德，但被他逃脫，只殺了他幾個得力部下。二小回北京天橋，找到牛人豪，知道太監阿貴極力反對，只好作罷。二小想將德安公主殺掉，阿花也是反清組織的人，但行刺雍正時機未成熟，唯有先除去他的得力親信如萬里長等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鐵老虎復活約鬥　三巨頭不敵脫逃

鐵蓮花道：「據我所知，這幾個人的水性都不錯，俱已安然無恙的回到北京。」

小三子意氣風發的道：「大概是不愛水葬，喜歡土埋，這樣也好，在老巢裡把他們解決掉更富挑戰性，也更有成就感。」

阿坤急着要離開，想在入宮行刺雍正之前，先把萬里長、赫隆納置之死地，道：「少宮主如果沒有別的事的話，咱家……」

鐵蓮花有事，還是大事，一本正經的道：「小妹得到一個消息，正為找不到兩位而發愁，想要誅殺這幾個魔頭，不必再跑逍遙宮、神風堡。」

小三子一怔神，道：「為甚麼？」

鐵蓮花道：「因為他們可能同時參加一個會。」

鐵蓮花又道：「是跟古墓之會差不多的 死亡約會。」

「都邀請了那些人？」

「赫隆納、萬里長、阿爾巴德與家母。」

「噢，德安公主也在被邀之列？」

「是的。」

「這個消息正確嗎？」

「絕對可靠。」

「阿花，妳是如何得知的？」

「在我娘那裡，無意中偷看到請柬。」

「哦！」

既有請柬為憑，事情自然假不了，阿坤的神色為之一緊。

小三子查問道：「發請柬的人是誰？」

鐵蓮花口出驚人之語：「我爹。」

阿坤倒抽一口寒氣，道：「妳說甚麼？是冷面魔君鐵老虎？」

鐵蓮花正經八百的頷首道：「不錯，是他老人家。」

張三元驚得舌頭都伸了出來，結結巴巴的道：「阿花，妳有沒有發燒？是不是吃錯藥了？老怪物已經翹辮子啦？」

鐵蓮花肅容滿面的道：「這我知道，然而，發帖子的人確是我爹無誤，是本少宮主親眼目睹。」

阿坤道：「許是有人冒名。」

「絕對不是。」

「何以見得？」

「有他老人家的親筆簽名。」

「真是鐵老虎自己的筆跡？」

「我娘說絲毫不差。」

這簡直是天下奇聞，千古怪事。

莫非死人復活了？

或者，死去的老怪物根本不是鐵老虎？

還是……

小三子忽然跳脚道：「我想起來了，想起來了。」

馬少坤驚愕道：「你想起甚麼來了？」

阿三轉對鐵蓮花道：「阿花，記得妳曾經說過，那天，當妳買回棺材來

的時候，妳爹的屍體却突然不見了？」

少宮主道：「是啊，事實確是如此。」

小三子道：「據此推論，老怪物確有復活的可能。」

鐵蓮花打了一個冷顫，道：「怎麼會，四肢全失，腦袋都碎了，復活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馬少坤不同意，另有卓見：「未見得，鐵老虎功參造化，學究天人，不能以常理論斷，既有接上驢脚馬腿的事實在前，誰敢保証不會再有還魂復活的奇事在後？」

阿花聞言臉色接連數變，也不知是喜？是憂？是哀，是怨？

無敵公子道：「阿花，赫隆納、萬里長、阿爾巴德他們會不會參加這個死亡約會？」

「由於邀約的人是我爹，相信他們會躬逢其盛，一探究竟。」

「妳娘呢？」

「不知道。」

「這就奇了，你們同吃一鍋飯。」

「我娘接到請柬後不久，就進宮去了。」

「進宮去作甚？」

「想是跟皇上共商大計。」

阿坤驚「哦」一聲，道：「可知地點在那裡？」

鐵蓮花一字一字的道：「南海，瀛台，景星殿。」

「時間？」

「就在今夜天黑之後。」

＊　＊　＊

南海。

瀛台。

暮靄四合。

星光疏稀。

地上難得看到幾個人。

水中難得看見幾條船。

橋上却有人，還不少。

是逍遙宮主萬里長、左護法張忠與右護法魏義。

神風堡主赫隆納、神龍隊長巴賽克和虎風隊長莫拉西。

禁軍統領阿爾巴德跟阿克圖、呼延豹，以及另外兩名大內高手。

三派十一人早已會合在一起，一面走一面竊竊私語，談話的內容一直圍繞着鐵老虎轉，對他的死而復生信疑參半，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

在他們的身後不遠，跟進來三名販賣零食的小販。

當然不是普通的販夫走卒。

賣花生的是馬少坤。

賣瓜子的是鐵蓮花。

賣糖葫蘆的是阿三。

只不過三人都經過一番改裝，衣着面貌全變了樣兒，如非知悉內情，即使再熟的熟人也難以辨認。

另外，零零星星的，還有一些喜歡夜遊的人在附近的徘徊。

暗中則鬼影幢幢，在橋下，在水邊，在花木深處，在四周所有的建築物之內，潛伏着不少人。

逍遙宮、神風堡乃至大內禁衛軍幾乎傾巢而出，在外圍還佈下了數不清的步兵、馬隊。

阿爾巴德、赫隆納、萬里長等人認為，冷面魔君鐵老虎不可能單刀赴會，十之八九會把馬少坤、張三元一起帶來，正可利用這個機會，把他們一舉殲滅在此，一了百了。

孰料，進得景星殿，却連半個人影兒也沒見到。

阿爾巴德不由一怔，聲音略顯顫抖的道：「大師兄，以你的性格，應該不會爽約才是。」

「哈哈哈！」

話甫出口，便有了反應，是一串長笑。

笑聲凄厲，比哭還難聽，尤其飄飄忽忽的，隱隱約約的，好似遠在天邊，又似近在眼前，弄不清楚發笑之人究竟身在何處？

半晌，方始有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說道：「老夫早已候駕多時。」

逍遙宮是冷面魔君一手所創建，萬里長曾是鐵老虎得力的左右手，姓萬的側耳一聽，臉色倉皇的道：「宮主，你在那裡？」

那個聲音嘿嘿冷笑道：「不管老夫在甚麼地方，南海之會決定取消。」

赫隆納手執血滴子，展目四顧，驚愕不迭的道：「我等準時赴約，王爺怎可出爾反爾？」

「你們人數不齊，那個騷貨怎麼沒來？」

萬里長道：「公主入宮去了，連絡不上。」

「還有，你們違反指令，設下了十面埋伏。」

阿爾巴德睜着眼睛說瞎話：「沒有，沒有呀。」

「哼，你們的一舉一動全在本王的掌握之中，休得巧言詭辯。」

說這話時好像在東邊，霎時間彷彿又跑到南邊去了，聲音依舊冷傲凄厲：「會面的地點決定改在玉泉山。」

赫隆納遲疑一下，道：「玉泉山那麼大，請王爺說個確切的地點。」

「妙高峯上的玉峯塔。」

萬里長道：「請宮主定個時間吧。」

「現在就動身，到達玉泉山便是相會之期。」

阿爾巴德道：「這麼快？」

「你不是有處心積慮的想置大師兄於死地嗎，快一點豈不更好？」

阿爾巴德語為之塞，不知如何作答。

那聲音接着又冷森森的道：「阿爾巴德、赫隆納、萬里長，給我聽清楚，你們各有一個心愛的人在本王手裡，這一次不准勞師動眾，不得設下埋伏，否則，休怪鐵某人不教而殺。」

赫隆納跟阿爾巴德、萬里長互換一道眼神後道：「可以，我們決定原班

人馬共十一人赴會就是。」

「不行，只許去八個人。」

「那八個?」

「老夫黑名單上的人：阿爾巴德、阿克圖、呼延豹、萬里長、張忠、魏義、巴賽克以及你赫隆納本人。」

「好吧，本堡主恭敬不如從命。」

「告辭。」

「不送。」

根本不曉得人家在那裡，想送也無從送起。

更不用說聯手發難，伏兵四出，要來人的命。

那聲音歸於沉寂，想必業已遠去，赫隆納雙目陡睜，從阿爾巴德、萬里長的臉上一掃而過，緊張兮兮的道：「從聲音上分辨，能否確定此人是否鐵老虎?」

阿爾巴德回味一下，道：「蒼勁、洪亮，確是大師兄的聲音無誤。」

萬里長略一尋思，亦道：「冷傲、託大，確是逍遙王慣用的語氣。」

藏在暗中的阿坤、小三子也認爲的確跟在隆中山中的老怪物一般無二。

赫隆納臉色沉重，憂心如焚的道：「但是，姓鐵的已死去多時，肉應該早已腐爛不堪，怎麼可能死而復生，跑到北京來?」

知兄莫若弟，阿爾巴德說得好：「鐵老虎根本不是人，是魔鬼、妖怪、成了精的老狐狸，甚麼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都有可能在他身上發生，且不管他是如何還魂復活，當務之急是如何赴會?以及怎樣將他碎屍萬段，永世不得超生?」

萬里長環顧衆人一眼，道：「姓鐵的既然指名道姓的只准咱們八人參加，表面上自然不宜多帶人手，免得再度撲空。」

赫隆納道：「實際上還是要做一番安排，以免功虧一簣。」

阿爾巴德道：「那當然，老魔簡直是魔鬼的化身，一定要有萬全的準備方可穩操勝算。」

萬里長道：「該帶多少人去呢?」

赫隆納道：「我看最少要有五六十人方可成事。」

阿爾巴德轉對新任的虎風隊長莫拉西，與另外兩名大內高手道：「這件事就交給你們三個人去辦了，可在逍遙宮、神風堡、大內禁軍中各挑選二十名頂尖高手，立即化整爲零，分道馳往玉泉山，埋伏在妙高峯玉峯塔附近，聽號令行事。」

「是，統領。」

三人齊聲一諾，當先電縱而去。

餘人亦未稍待，隨後結伴離開，情急之下那還顧得下是那一位心愛的人被鐵老虎擄去。

* * *

玉泉山位於京都西北，距離不近，到達妙高峯，已是深更半夜，八名鐵老虎黑名單上的人物，絲毫也不敢輕敵大意，確認六十名高手已分批到達，隱藏好身形後，這才來到玉峯塔前。

可是，身爲主人的鐵老虎並未現身。

却送來三份「厚禮」。

三顆血淋淋的人頭：

一顆是萬里長的髮妻。

一顆是赫隆納的小妾。

一顆是阿爾巴德的另一位紅顏知己。

當三人看清楚死者的面貌時，不由皆嚇得面無人色，驚出了一身冷汗，也冒起來萬丈怒火。

赫隆納咬牙切齒的道：「老賊，你簡直太喪心病狂了，這些人與你無怨無仇，爲何下此毒手?」

萬里長恨得牙癢癢的道：「老魔，寃有頭，債有主，只有瘋子狂人才會濫殺無辜。」

阿爾巴德更火更怒，暴跳如雷的道：「鐵老虎，明人不做暗事，是眞英雄就出來見個眞章，別藏頭露尾，裝神扮鬼。」

這番話是白說了，鐵老虎並未現身出來。

不過，那個熟悉的，蒼勁、洪亮、冷傲而又託大的聲音，不久便劃空傳來：「殺人的兇手並非老夫。」

八個人有志一同，齊聲追問道：

「那是誰?」

「是你們自己。」

聲音依舊飄忽不定，不知人在何方?

藏在暗處的阿坤、阿三、，阿花同樣摸不清方向。

赫隆納、萬里長、阿爾巴德氣得六眼發直，七竅生煙，才待出言謾駡，那聲音接着又進一步解釋道：「老夫說過，不得設下埋伏，你們偏不聽，又帶來幫手，那三個女人的性命等於是斷送在你們自己的手裡。」

阿爾巴德氣沖斗牛的道：「姓鐵的，廢話少說，有種就站出來決一死戰。」

「會的，但不是現在。」

「現在有何不可?」

「本王不願傷害無辜之人，妙高峯之會宣佈取消。」

「下次在那裡見面?」

「相會的時地老夫會寫在前門樓上。」

「幾時寫?」

「你們一回北京便可看到，但請特別注意。」

萬里長沉聲道：「注意甚麼?」

「別再夾帶他人，如其不然，休怪本王會改變主意，以最殘酷的手段進行單挑，各個擊破。」

鐵老虎的名頭太大，八人聯手或者還有獲勝的希望，若是單打獨鬥，則幾乎是死路一條，八人面面相覷，一臉寒意。

心意電轉，一致認爲，與其被他各個擊破，倒不如現在就把他揪出來，決一高下。

但是，八個人輪番上陣，一再出言相激，却再也聽不到那聲音說一言半語。顯然已經不在玉峯塔，離開妙高峯。

大家一陣密商，決定接受鐵老虎的要求。

理由很簡單，八人聯手比一個單打獨鬥要強得多。

* * *

大清早。

東方剛剛露出一點魚肚白。

大多數的人還在熱被窩裡。

萬里長、赫隆納、阿爾巴德甫返北京城，連一碗豆汁都來不及喝，便迫不及待的登上了前門樓。

前門樓上，正面的樑柱上，有人用紅漆寫下兩行字。

時間：今日午時三刻。

地點：定陵萬壽亭內。

* * *

定陵是明十三陵中大明萬曆皇帝的陵寢，在昌平縣城之北，天壽山下，距離不近，約有八九十里。

八個人快馬加鞭，一路緊趕，總算在午時三刻之前，趕到定陵，找到萬壽亭。

亭子不大，僅二丈方圓，建築在一片柏樹林中。

很是高雅別緻，清一色全係漢白玉精雕細琢而成。

亭內有桌；是石桌。

桌上有瓶；是花瓶。

瓶中有花；是荷花。

此乃深秋九月，那來的荷花?

並非人造花，花氣撲鼻生香。

八人一入萬壽亭，便見到荷花，聞到花香，偏生不見邀約的主人。

折騰了一夜半日，阿爾巴德已忍無可忍，勃然大怒道：「鐵老虎，你如果自認爲還是一個人物，就別再玩無聊的捉迷藏遊戲，滾出來言講當面，話說當頭。」

萬里長在一旁幫腔道：「萬某等人完全照着鐵兄的意思行事，未多帶一把刀，多來一個人，鐵王爺若是再不肯露面，就未免……」

「阿彌陀佛。」

言猶未盡，被一聲響亮的誦佛聲打斷。

隨着這一聲佛號，從柏樹叢中，施施然踱出一人。

是一個老和尚。

在黃河邊上，黃土崗上，曾和阿爾巴德打過架的那個老僧。

阿爾巴德愕然一楞，沒好氣的道：「老禿驢，你來幹甚麼?」

老僧邁着方步，從另一個方位走進萬壽亭，刀片也似的眸光，從八人的臉上一刮過，語冷如冰的道：「來參加此一盛會。」

赫隆納、萬里長在隆中山、百丈坪上，曾與此僧有過一面之緣，認得是少林愚字輩、一愚掌門的另一位師弟了愚和尚，同聲道：「了愚大師也在鐵老虎邀請的名單上?」

了愚和尚的話令衆人大吃一驚：

「老夫正是邀約之人。」

萬里長驚疑不定的道：「和尚說你是冷面魔君鐵老虎?」

了愚和尚一本正經的道：「萬里長，你沒有聽錯，老夫正是逍遙王，逍遙宮主，武林盟主，冷面魔君鐵老虎。」

赫隆納滿面疑惑的道：「笑話，閣下分明是了愚大師，怎麼可能是姓鐵的老魔。」

了愚和尚道：「怎麼不可能，本王早與禿驢合而爲一，外表是了愚和尚，實質是我鐵老虎。」

阿爾巴德道：「除非拿出眞憑實據來，本座無法採信。」

了愚和尚猶豫了一下，道：「好，爲了叫你們死得明白，本王姑且再跟你們見最後一面，瞧清楚了。」

像是變戲法，委實叫人不可思議，老僧伸手摘下了自己的禿頭，露出另外一顆腦袋來。

大家不看則已，一看之下齊皆嚇得汗毛直豎，雙脚發麻，發出一連串驚叫聲，身不由己的退後了好幾步。

「哇!」

「鐵老虎!」

「逍遙王!」

「果然是你!」

不錯，是他，鐵老虎，頭臉之上傷痕纍纍，處處坑坑洞洞，處處縫縫補補，彷若一隻經人踐踏的爛柿子，但不論是赫隆納、萬里長、阿爾巴德，或者是張忠、魏義、巴賽克、阿克圖、呼延豹，都跟冷面魔君有過一段長時間的相處，依然可以從他的口鼻眼神，面部的輪廓，說話的語氣等各方面辨認出來。

是冷面魔君鐵老虎。

絕對沒有絲毫差錯。

貨眞價實。

如假包換。

隱身在附近樹上的阿坤、小三子、鐵蓮花也看法一致，確認無誤。

問題是，死去的人如何還魂復活?

何況四肢殘缺，且又身中劇毒?

同樣的疑難，困擾着所有的人，逍遙宮主萬里長首先硬着頭皮追根究底道：「鐵老虎，萬某知道，你不是人，是個魔鬼，無所不能，但明擺着已氣絕身亡，如何還能死而復生?」

鐵老虎鎮靜的功夫高人一等，大敵當前，竟無半點懼意，居然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還蹺起了一隻二郎腿，神定氣閒的道：「告訴你們，本王當時並未完全氣絕，心口尚有一息存留，只要一息尚存，便有無限生機，湊巧了愚和尚倒在附近，正好借屍復活。」

阿爾巴德緊蹙着眉頭道：「可是，

大內的『五毒催命散』，乃是天下絕毒之藥，幾乎無藥可解，你是怎樣化解此毒的？」

鐵老虎未語先笑，笑得又冷又狂，眼淚直流，久久始道：「是老天爺幫本王解的。」

神龍隊長巴賽克冷然一哂，道：「王爺說笑了，老天爺只會刮風下雨，不會解毒。」

老怪物嘿嘿冷笑道：「不知是誰，可能是阿吉那小子，刨了一個坑，把我老人家給埋了，無意中埋到一個毒蛇窩裡去，被毒蛇一咬，以毒攻毒，『五毒催命散』的毒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解了。」

赫隆納疑雲滿面的道：「這樣說，你現在的這一副臭皮囊全部是了愚和尚的？」

鐵老虎將了愚的頭殼戴回去，又恢復了和尚的外貌，道：「不完全是。」

阿克圖道：「那些是你自己的？那些又是和尚的？」

鐵老虎道：「四肢軀殼是和尚的，心肝腸肚與大腦還是本王自己的。」

逍遙宮的左護法張忠瞪着眼珠子說：「這真是天下奇聞，兩個不同的軀體是如何合而為一的？」

老怪物沾沾自喜的大笑道：「玄元神功無所不能。」

右護法魏義冷笑道：「不論如何，你的功力必然已大打折扣，早已失去昔日威風。」

逍遙王發出一聲怪嘯，道：「十八女鬼，你如果這樣想就錯到姥姥家去了。」

呼延豹皮笑肉不笑的道：「江湖傳言，王爺在臨死之前已將全部內元真力給了馬少坤，難不成是假的？」

鐵老虎調整一下坐姿，語氣冷厲有力：「沒錯，我老人家是將一部份真力給了那娃兒，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將了愚老禿數十年的修為全部收歸己有，算一算總帳，仍然有賺沒賠。」

赫隆納大搖其頭道：「人死好比鬼吹燈，氣息一斷，功力全失，本堡主不信了愚的功力能為他人所用。」

老怪物的話擲地有聲：「託天之幸，禿驢當時氣息未斷，功力未失，稍加調息便溶為一體。」

阿爾巴德回想一下黃河邊上的親身經驗，道：「大師兄這話未免太誇大其詞了，假使所言屬實，何至於被本座拋進黃河去喝黃水，在黃土崗上也不會屈居下風。」

這一段往事並不光彩，阿爾巴德一直秘而不宣，萬里長、赫隆納等人聞言一怔，齊皆投來探詢的一瞥。

鐵老虎道：「那是因為本王當時尚未決定，是讓鐵老虎就此死亡？還是復活？故而保留了實力，被你佔了些許便宜。」

萬里長冷哼一聲，道：「哼，吊死鬼鑲金牙，少自抬身價，此刻也強不到那裡去，就算還是以前的鐵老虎，也絕非我們八人之敵，保証叫你命喪萬壽亭，一命歸西。」

逍遙王信心十足的道：「常言道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老夫若無十成十的把握，就不會邀你們來了。」

赫隆納打了一個冷顫，朝四下裡一掃，道：「你設下伏兵，帶來幫手？」

老怪物穩如泰山的道：「本王單刀赴會，未帶任何幫手。」

阿爾巴德道：「那你憑甚麼如此篤定？」

鐵老虎指着石桌上的荷花道：「憑這一朵荷花。」

巴賽克大驚失色的道：「這荷花莫非有甚麼蹊蹺？」

冷面魔君一字一句的道：「此乃毒荷，產自雲貴高原的毒瘴地區，研磨成粉，服之即亡，即使聞到它的香氣，功力也會大打折扣。」

此話一出，羣魔皆驚，不約而同的全部退到萬壽亭外面去。

鐵老虎繼續說道：「而且，一旦與人過手動招，愈是竭盡全力，遞減的速度愈快，直至全身虛脫，力盡而亡。」

魏義略一運氣，發覺內力確有些許窒礙，但並不顯著，陰惻惻的冷笑道：「哼，危言聳聽，誇大其詞，小小一朵毒荷，老子就不信它能有多大的功效。」

逍遙王沉喝道：「不信你就試試看。」

「試就試，誰怕誰呀！」

「打就打，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不但魏義揚掌撲出，阿克圖也與他並肩而上，欲以雷霆萬鈞之勢將鐵老虎斃在萬壽亭。

一人動，八人動，赫隆納、萬里長等人心意相通，生怕夜長夢多，橫生枝節，欲圖速戰速決，緊隨在二人身後，分從三面殺進萬壽亭。

不料，六人甫至亭階，事情便有了變化。

「死！」

「死！」

鐵老虎出手如電，一掌就劈死了魏義。

阿克圖死得更慘，七竅流血，眼珠子被震得脫落在地，人也飛出萬壽亭，掛在柏樹上。

是死在阿坤之手，人已一瀉而下。

不旋踵間，阿三、阿花也飄身而現，分站馬少坤左右。

直嚇得其餘六人冒出一身冷汗，硬生生的將馬步煞住，未敢貿然挺進。

同時已清楚覺得，一使內力確有遞減的跡象。

阿坤、小三子、鐵蓮花曾經改裝，仍然是賣零食的小販身份，羣魔皆眼生得很，萬里長看得一呆，劈面就問：「三位何人？」

馬少坤在臉上抹了一把，恢復了他英俊的本來面目，傲然道：「本公子無敵公子馬少坤。」

張三元如法炮製，神氣八啦的道：「本少爺不敗少爺張三元。」

鐵蓮花則不言不動，一雙妙目始終在老父的臉上打轉。

赫隆納賊眼一翻，道：「女娃兒是何方神聖？」

阿花靈機一動，吐出兩個字：「醜妞。」

「醜妞。」二字已有相當的知名度，萬里長望着她那副滿面塵埃油垢的邋遢相，嗤之以鼻道：「果然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難怪妳會經常戴着一張鬼面具。」

對鬼面具阿爾巴德很敏感，暗忖道：「難不成是蓮花那鬼丫頭？」

口中則說：「老匹夫，你說你未帶幫手，現在事實証明，純粹是一片謊言。」

冷面魔君鐵老虎朗聲道：「這三個娃兒不請自來，並非老夫事先安排。」

小三子道：「老怪物沒有騙人。」

馬少坤道：「咱家可以作証。」

巴賽克臉一沉，道：「那你們來此何事？」

無敵公子道：「為馬家報仇。」

不敗少爺道：「也是為張家報仇。」

巴賽克殺機滿面的道：「媽的，你們殺了舍弟巴爾克，應該出面報仇的是我巴賽克，接招！」

呼！的一聲，餘音未盡，血滴子已如瀉電奔馬般拋出去。

戰火由巴賽克點燃，一發不可收拾，赫隆納、萬里長、阿爾巴德、呼延豹、張忠等人隨即一擁而上，欲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速作了斷。

事實大謬不然，鐵老虎、鐵蓮花、馬少坤、張三元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四人全力施展，一霎時戰況便告急轉直下。

先是張忠、呼延豹被震飛出，接着赫隆納他們也發現內力不繼，顯然毒荷已經發生作用，再拖下去，說不定真的會把老命丟在萬壽亭，去陪大明朝的萬曆皇帝。

當下互換一道眼神，「鷂子翻身」，倒飛出亭，「鯉魚十三挺」變「大鵬展翅」，再改「乳燕投林」，落腳處已飛越樹梢，奔至定陵大門口。

「看刀。」

「不要跑。」

「把命留下來。」

「去見閻王吧！」

四人毫不放鬆，拔腿就追，比風還快，比電還急。

魔刀更快。

刷！刀鋒過處，血雨如飛，巴賽克報仇不成，自己也賠上一條命，作了刀下之鬼。

刷！慘叫聲撕肝裂肚，張忠緊跟着又踏上黃泉路，登上奈何橋。

刷！第三個丟掉腦袋瓜的是呼延豹，人頭已經落地，身子還衝出去三四丈遠，撞上一棵大樹。

然而，赫隆納、萬里長與阿爾巴德的運氣不錯，腳程又快，被他們溜進一片山勢起伏不定、怪石嶙峋的石林中，卒告逃過一劫，兔脫而去。

＊　＊　＊

眼見無從追起，只好收刀而停。

鐵蓮花馬上恢復了本來的面貌，父女倆這才有時間共敘離情別緒。

小三子很知趣，拍一下阿花的香肩，道：「恭喜啦，你們慢慢的哭，慢慢的笑，慢慢的談吧，我們不打擾，想先走一步。」

馬少坤的話却不好聽，充滿了殺機與敵意：「老怪物，你是咱家天字第一號的大仇人，既然沒有死，咱們之間的這一筆血帳自然非算不可。」

鐵蓮花玉容陡變，語聲急促：「阿坤哥，你說過這筆帳已經了結。」

阿坤斷然決然的道：「人死當然了結，人活另當別論。」

鐵蓮花急得幾乎要落淚，幽幽道：「我爹他老人家已經是死過一次的人了，你就高抬貴手，別再斤斤計較，要殺就殺我吧，我願意抵命。」

當真挺起了胸脯，伸長了脖子，一副引頸待宰，視死如歸的樣子。

阿坤視如不見，鐵青着臉龐道：「阿花，別緊張，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時候，咱家說話算話，會先完成任務，然後再討還血債。」

「再見了，阿花。」

「再見了，老怪物。」

「再見了，鐵老虎。」

「下次見面就要你好看。」

根本不給鐵老虎父女說話的機會，阿坤、阿三話一說完，立即掉頭拂袖而去。

＊　＊　＊

又回到北京。

來到東西牌樓。

轉入錢糧胡同。

一腳踏進了百珍齋。

關卡重重。

戒備森嚴。

比之開封的百壽齋猶有過之。

幸好哥兒倆熟悉連絡的暗語，百珍齋的負責人二俠牛人雄也早已得到了大掌櫃牛人俊的指示，在牛二俠的引領下，通關過卡，到達店舖後進的一棟大樓內。

樓內門窗緊閉，燈火通明，大廳之內正在舉行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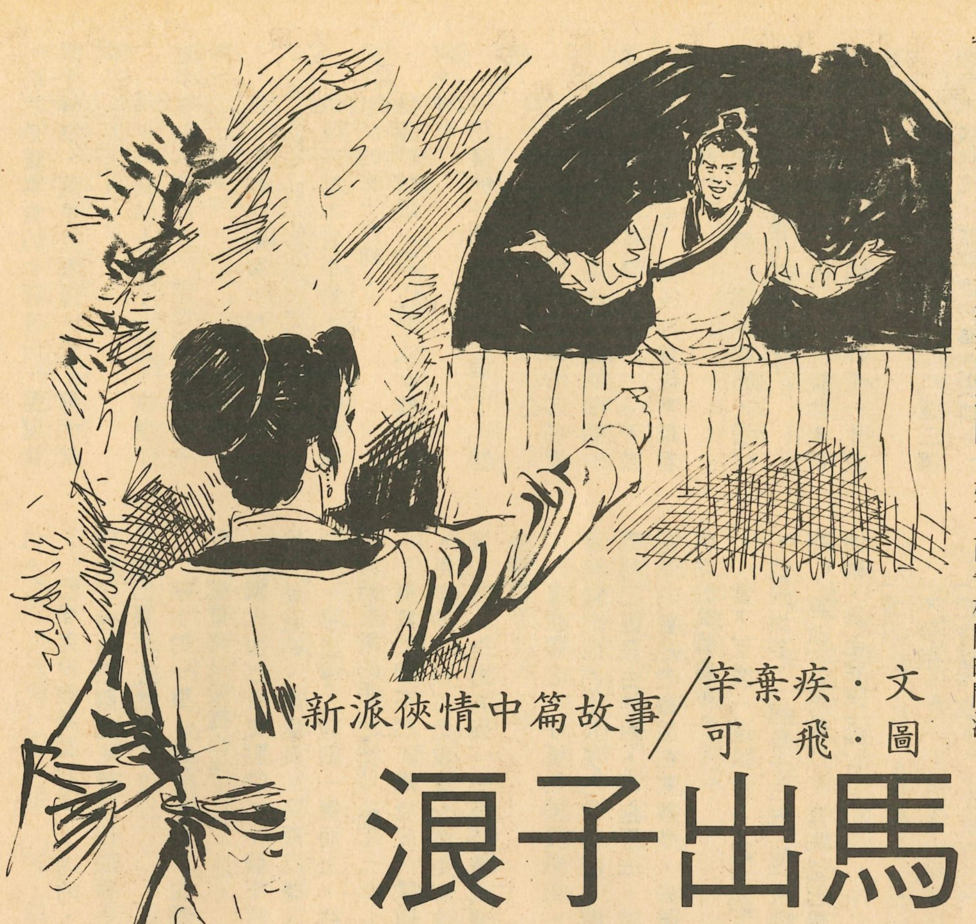
一張巨大的，長方形的大桌前坐滿了人。

坐在正面主持人位置的，是日月會長獨行秀士牛人俊。

正對面是朱明遺老石敬三、王友之。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船從閩、粵交界的海邊小風城出發，不久就遇上風浪，和前面快船失了聯絡，苗小玉的船載着鏢銀飄到魚山島，一查之下，原來此島是海盜田九旺的老巢，君不畏上岸探索，被那些女人將他困在山洞內，那些賊女人又來到船上誆騙，幸被苗小玉打走，其中一個姓田的女人又回到洞柵門外，君不畏用攝魂大法將她攝住，叫她把柵門打開，她也直告柵門的開法……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小島搜不出寶藏　海上再遇上賊船

提到田九旺，君不畏臉上一片肅殺之氣，他到東南沿海來，為的便是殺田九旺。

姓田女人拿一綑繩子往半坡上奔，誰也不知道她到半山坡去幹什麼。

半山坡的亂石堆裡，這女人用力搬石頭，她搬得可眞有勁，刹時間她搬開一個黑洞。

只見她把繩子往腰間拴牢，順着繩子往下滑，那繩子還眞長，足足有十多丈，直到她滑到洞底下，然後匆忙的把繩子解開，巧妙的把繩子一端藏起來。

這女人面帶癡呆的往前走去，也不知他走了多久，便坐在地上喘着氣。

她一邊喘一邊叫起來了。

「我的好人吶，我在這兒想死你了。」

這聲音並不遠，好像就在洞裡面，君不畏立刻聽到了，他對大伙打招呼，叫大伙圍着那堆火別走開，他自己便往洞底走去。

「妳來了嗎？我親愛的。」

漸漸的，越走越黑，已經快伸手不見五指了，不料就在這時候，突然一團黑影撲過來，君不畏想躲也躲不過，便被抱個正着。

「啊……唔……」

「妳……妳怎麼進來的呀？」

「別問了，咱們快活吧。」

「不！妳得先告訴我妳怎麼進來的。」

「嗯，先快樂呀，好人吶……」

君不畏不幹都不行，女的自己解衣褲，她也抓君不畏的衣衫。

她用力的扯，君不畏衣衫才烤乾，不能被她抓破，他只有這麼一套可穿。

兩人的衣衫已剝光了，灰暗中，那女的眞不客氣，反把君不畏按倒在地上，張口便吞起來了。

她吞什麼？天黑看不見，只不過君不畏浪子慣了，他可不在乎，吞不是？那就任妳折騰吧。

* * *

海上狂風是有目共睹的，黑洞中的狂暴却是看不見的，雖然是看不見，却也不比大海上的差多少。

姓田的女子好像玩命一般，對準君不畏又啃又咬，這光景在久纏之後，女的似乎漸漸神志恢復了。

君不畏就覺得與剛開始時候有些不一樣，而且她好像變化多端而又採取溫柔的動作。

這乃正常的交合，君不畏黑暗中無法使出攝魂大法，所幸他乃情場老將，仍把這女子侍候得全身骨頭也酥了。

「唔……」

「啊……」

「妳好像一頭吃人的豹。」

「却遇上獵豹人了。」

君不畏一笑，道：「告訴我妳是怎

麼進來的？」

「我不會告訴你的，因為我要你陪我。」

「我已經陪妳了呀。」

「不，我要你永遠陪我。」

君不畏道：「就在這裡？」

那女人抱住君不畏貼上面皮直磨蹭，道：「我要你住在這裡，直等到我大叔他們回來。」

「你大叔？」

「就是田九旺田大叔。」

「妳大叔回來一定會殺了我。」

「我大叔回來我就嫁給你當你的老婆了。」

君不畏心裡又氣又好笑，我會要妳這野女人當老婆？

他心中這樣想，手上可也不能停，他必須把這女人逗得神不守舍，才有機會想法子帶領大伙逃出去。

就在君不畏既要逗弄又得設法的時候，啊，女的突然變了，她變得凶殘似頭豹。

這是進行第二輪攻擊了，所幸君不畏也非此道弱者，眞要再抱住，誰怕誰？

就這麼一陣折騰，君不畏便覺得餓了。

他餓，當然前面洞中的人也會餓，君不畏在這女人爬在他肚皮上喘大氣的時候，他在女人的耳根下嘀咕。

「唉，我好餓喲，妳弄來些吃的吧。」

那女人撐身而起，她眞絕，雙手抱起衣褲，道：「你別動，我去拿吃的，我怎麼會把你餓壞，我會心痛的。」

君不畏道：「前面還有人呀，他們也餓了。」

那女人指指君不畏面皮，笑道：「不會餓他們的，你可不能動，我馬上就回來。」

君不畏道：「我不動，我等妳。」

灰暗中，那女人一掌拍在君不畏脖子上，發出「啪」的一聲响，君不畏幾乎昏過去。

君不畏裝昏，因為他的思維反應快，他明白女人這一掌就是要把他擊昏。

那女人吃吃一笑，又在君不畏的唇上吻一下，道：「我的心肝寶貝，你且閉上眼睛睡一覺，我去去就回來，我也一樣的餓了。」

她挺身而起穿衣衫，低頭再看看君不畏，吃吃笑着往洞內走去。

君不畏一看機會來了，他急忙起身找衣裳，亂七八糟的穿上身，急急忙忙也往洞中走。

灰暗中有落石聲音傳來，君不畏聞聲走過去，啊，有根繩子貼着石壁垂下來了。

君不畏抬頭看，只見那女人快到上面了，他本想也拉着繩子爬上去，只怕被那女人發現。

不料君不畏只一猶豫，娘的，那女人又把繩子拉上去了，君不畏就是未拉繩子，他心想，也不知這女人什麼時候才回來。

他忖度着那怪洞，然後以背貼石壁，慢慢的以壁虎功往上面移動。

他一共上了七八丈高，突覺半空中垂着繩子，君不畏拉住繩子可樂歪嘴了，原來這女人並未把繩子完全拉上去，她只拉了一半，只一半，她相信君不畏上不來的。

君不畏把繩子拉了幾下，不料繩子在上面拴住了，不得已，他自己抓牢繩子往上攀，他到了洞上面。

山坡上荒草不長，但風雨交加，令人無法站得穩，他想起船上，眞替苗小玉與黑妞兒擔心。

君不畏打算把繩子解開垂下去救人，又怕那女子突然走回來，他雖然不怕那女人，但女人一喊叫，附近島上的人就會殺來，反而誤事，總不能把島上女人都殺光吧。

他想到女人說過，洞上面有個機關，只要把鐵柵推上去卡在石槽，洞中的人就會出來了。

君不畏相信他能攀上洞上方去。

田九旺能上去，他也一定可以上去。

一念及此，君不畏認定方向，立刻奔向山坡側面，他在風雨中很快便找到洞口，啊，洞中升起一堆大火，大伙正在議論紛紛不知說些什麼。

君不畏奔過去，急急的對洞中道：「你們快過來。」

大伙一聽，立刻聽出是君不畏的聲音，一擁而到了鐵柵邊。

包震天道：「君兄弟，你是怎麼出去的？」

君不畏苦笑道：「我使了點法術，用了點心計，那女人去取吃的了，你們趕快一齊抬這鐵柵門，我到洞上面去找那梢子去。」

至於他與女人的那一段折騰，他當然省略掉了。

小劉低聲，道：「這上面還有機關呀。」

君不畏道：「若是沒機關，咱們就不會被囚在這荒洞中了。」

他指指上面，又道：「你們聽到我叫喊，便大伙一齊出力氣抬，快喲。」

這是生死關頭，大伙磨拳擦掌準備抬鐵柵了。

君不畏看看上面，風雨太大了，刮得他頭髮也貼上臉，他用手一攏頭髮，拔身躍起三丈高下，這才發現上面是個光禿禿的尖石，如今雨水洗過，便想站住也困難。

只不過君不畏看得很清楚，抵住鐵柵上升的地方，果然有那麼一根長石頭，這石頭很奇怪，好像有人專門嵌在那突出的石頭上似的，鐵柵如果往上舉，舉過那根長石頭，鐵柵便卡得不會掉下來，只不過卡的並不多，也很危險，只要下面有人推晃鐵柵，鐵柵就會滑落下來。

君不畏第一次未站穩，一個觔斗

落下地，他再提一口大氣騰空起，雙手攀住那個長石頭，他把石頭往回收，立刻大聲叫：「快抬。」

下面發出「卡卡」聲，鐵柵果然升起來了。

鐵柵只上升了三尺高下，君不畏急得快冒汗了，因爲他雙足滑得他實在不易站穩。

等到鐵柵升有七尺高，君不畏才把右梢推出去，眞妙，果然把鐵柵卡住了。

他怕再滑掉，還在上面用手攀住長石外端，他大聲的叫：「快出來。」

別看外面風雨大，沒有一個不拚命往外逃，剛烤乾的衣褲立刻又濕了。

君不畏剛剛放下長石，那鐵柵經不住滑，「轟通」一聲又落下來了。

他躍落在洞口，對大伙道：「我以爲今夜有得折騰了，包老爺子，你打算……」

包震天道：「咱們先弄吃的，如今島上全是女人，咱們怕什麼？」

君不畏想了又想，忽然間他笑了。

他對大伙低聲道：「你們在這附近躲一躲，我去去就回來。」

包震天道：「兄弟，咱們已經知道這個島是田九旺的根，可不能等那老魔頭回來就麻煩大了。」

君不畏道：「包老的意思我明白，老實說，如果不是船上還有鏢銀在，我就會在這兒等姑田的回來。」

他指指坡的另一面，又道：「大伙快躲起來，我去去立刻就回來。」

大伙誰也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但見君不畏一副不在乎的樣子，便也聽他的指揮，匆匆的躲起來了。

* * *

君不畏騰身而起，頂風冒雨又奔到坡後邊，他知道這兒礁石成堆有洞窟，找個大石頭他躲起來了。

君不畏這是打算要整人了，一對眼睛瞪得圓，突見斜刺裡奔來一條黑影。

君不畏一看便笑了，因爲來的正是姑田的女人。

這女人還在哼着寧波戲曲，懷中提着個油布包，她到了那個洞口不哼了，她唔儂阿拉的道：「吾的心肝，和吃的拿來哩。」

意思簡單，她說的是「我的心肝呀，好吃的拿來了。」

只見她伸手去拉垂了一半的繩子往上面提，匆匆的把繩子提上來，她把繩頭往腰上繫，順着繩子貼着石壁便往洞裡面落下去了。

她怎知君不畏早就等在那裡整她。

姑田的女人已落到洞內了，君不畏往下看，他什麼也看不見，拉拉繩子他笑了。

他一邊笑，一邊把繩子往上收，匆匆的，一綑繩子被他拉到上面來了。

君不畏解開繩子扛起來便走，他才不會在這兒聽那女人的呼叫。

君不畏奔到山坡正面來，他撮唇打個口哨，道：「伙計們，出來啦！」

立刻，四面八方圍上十一個人來，包震天道：「你去弄這根繩子？」

君不畏笑笑，道：「我把那個坑咱們的女人囚在洞裡面了，她一時間休想出來……」

小劉道：「這個女人眞陰毒，她大概打算上船搶咱們的鏢銀了！」

包震天道：「咱們被囚，天氣好轉，她們一定上船搶銀子。」

其實他們怎會知道，姑田的幾個女人已經去過了，只不過第一次未得手，她們正自商量等浪小了去把船弄幾個大洞，叫船走不了，便只有等田九旺回來收拾這些人了。

姑田的女人先是受了君不畏的攝魂大法迷昏了心志，等到吃足甜頭之後她仍然不過癮的還要再折騰，現在……

現在她在洞中叫起來了。

「我的心肝寶貝呀，你到什麼地方啦，我給你送來吃的了，你不是餓了嗎？」

這叫聲自洞裡面傳出來，聽得君不畏哈哈的笑了。

小劉幾個人也笑開了懷。

處在這節骨眼上笑一笑，多少也能調劑一下倒霉運。

包震天道：「這女人快出來了。」

果然，洞中的女人奔到這面來了，她跨過那一堆火，躍到了洞口鐵柵前。

君不畏迎上去伸手，道：「我等妳吃的呀，親愛的，妳把吃的遞出來。」

姑田的女人退一步，她尖聲道：「你怎麼出去了？」

君不畏道：「妳怎麼又進去了？」

那女人叱道：「你少和我打哈哈，我眞心對待你，還準備要嫁給你，你都坑我。」

君不畏道：「我怎麼會坑妳呀，我親愛的。」

女人戟指君不畏身上掛的繩子，道：「你把我的繩子也偷去，你囚我在這洞中呀。」

君不畏道：「好女人，別說了，快把東西拿來我吃吧。」

姑田的女人再退後，道：「你不進來就餓死吧。」

君不畏笑笑，道：「我們這兒十二人，大伙就在這孤島上找，就不信找不到你們的人，田九旺他不在，我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人殺一雙，運氣好還可以找到田九旺的寶藏，我們把他的寶藏也搬光，只有妳，我們把妳囚在洞裡不放妳，等田九旺回來殺妳。」

不料女的聽了吃吃笑，道：「去殺吧，去找寶吧，你們殺的人不重要，那些女人他們早就玩膩了，至於寶藏

呀，嘿嘿……我田大叔不是猪，他會把寶藏留在這島上？哈哈……把這孤島翻個身你們也找不到。」

她這番話一說，君不畏等吃一驚，難道這兒還不是大海盜田九旺的根基？

一邊，包震天道：「別相信這女人的話，君兄弟，咱們這就去找找，先把肚子塡個飽，我看這風雨小多了，天亮也許咱們就可以走了。」

君不畏點點頭，對小劉道：「咱們大伙在一起，找到吃的就先吃，完了回到海邊去，怕是苗姑娘她二人急壞了，別忘了，咱們一天未回去了。」

洞中女人見君不畏等走了，她急得在洞中駡起來：「你娘的，好心沒好報啊。」

* * *

島上沒房舍，島上有幾處山洞，君不畏等找了大半夜竟然找不到一個人，可也叫人奇怪，人呢？

原來海盜們善經營，把島上的山洞僞裝起來，陌生人上得山來，一時之間找不到有洞口。

君不畏看看地形，他站在一塊大石上，想不到黑暗中走過來三個女子。

君不畏仔細看，敢情正是初來時的三個美女人。

這三人的年紀不大，頂多都在十七八歲那麼大，一個是長得美，一頭秀髮濕濕的垂在腰際。

包震天急問：「妳們住在島上的？」

其中一個女子搖頭，道：「我們是被搶來的。」

君不畏一想，難怪初來時這三個姑娘往海邊跑，原來是想逃走的。

君不畏道：「這兒眞的是大海盜田九旺老穴？」

那姑娘拭拭臉上雨水，道：「我們只見過一次他來此，各位爺們，求你們把我三人送到上海去。」

君不畏楞然，道：「妳們家住上海？」

三個姑娘齊點頭。

君不畏道：「好，我答應救妳們回上海，如今可有什麼好吃的，我們大伙全都餓了。」

三個姑娘手一指，她們一齊指下面。

君不畏等立刻一齊往島的下面奔去，他們到了海水衝擊的地方，有個姑娘道：「要等到潮水落，才會看到有個大石洞，那石洞裡面往上盤，裡面住了十幾個女人還有孩子們六七個，潮水升，人便進不去了。」

君不畏一看，也覺得不可思議，人住在洞裡面，敵人來了再也找不到他們。

包震天道：「君兄弟，咱們還是上船去吧，也許咱們的船未損壞，能修就修，湊和着慢慢往上海駛，你看如何？」

小劉也道：「對，我也這麼想。」

君不畏道：「不對。」

包震天道：「怎麼不對？」

君不畏道：「洞被海浪堵住了，那個姑田的女人又怎麼會弄來一包吃的？」

小劉道：「對呀，她必然還有秘道。」

君不畏道：「我去問問她。」

三個美姑娘齊搖頭，其中一人道：「千萬別去呀，那個女人最厲害。」

君不畏一笑，道：「我也不是好欺的，你們等着我。」

他匆匆忙忙的又奔回鐵柵口處，却發現那女人跌坐在火堆邊雙手捧着氣鼓鼓的腮幫子。

「喂，我回來了。」

君不畏一聲叫，那女人一蹦三尺高，呼的一聲便來到了洞口鐵柵前。

「好人呐，你看來不是個狠心的人，爲什麼……」

君不畏道：「我是天底下最好不過的大好人。」

姑田的女人道：「所以你良心發現又回來了。」

她故意伸出一隻手，好像要去摸君不畏。

君不畏道：「我餓了。」

女的一高興，道：「好，你就先吃個飽，我再告訴你如何再進來。」

她的動作很快，把個油布包托着走過來了。

君不畏吃吃笑，先伸手摸摸女的臉……當然是隔着鐵柵去摸了。

女的不避閃，還把身子貼近，她的油布包也遞出來了，那模樣還眞可憐，她的眸芒有淚光。

君不畏把手去拿油布包，女的另一手也伸出來，而且是快得出奇的一把抓住君不畏的濕衣襟，於是……

於是油布包下面藏的一把尖刀露出來了。

眞玄，也眞快，女的尖刀往君不畏的肚皮上刺，刀尖已沾上君不畏的衣裳快戳進皮肉了。

君不畏當然吃一驚，摸臉的手疾拍，發出「砰」的一聲響，女的尖刀改了方向，她斜着切，却又切了個空，君不畏已閃退在半丈外，脚尖一撩，拾起油布包在手上。

他笑笑……

女的却尖聲叫：「你好狡猾。」

君不畏道：「這話應該我來說。」

女的大叫：「還我吃的東西。」

君不畏道：「你不用再吃了。」

女的叱道：「你想把我餓死在洞裡呀。」

君不畏道：「妳不會餓死的，天亮了潮水退了，妳們洞中的那些人就會來救妳了。」

女的吃驚，道：「什麼潮水退了？」

突然君不畏道：「別多問了，我可愛的女人，我會再來的，哈哈……」

女人以爲他會等一等再來，其實君不畏的意思是以後會來找田九旺。

如果他別的地方找不到田九旺，他當然會再來。

* * *

君不畏奔到半坡前，包震天第一個迎上來：「君兄弟嗎？弄到吃的了？」

小劉與胖黑等也過來了。

胖黑見君不畏手上提着小包袱，笑道：「就算都是吃的，也不夠我一人的。」

君不畏把布包打開來一看，啊，牛肉乾就有兩斤半，烤熟的魷魚也不少，還有南方人最喜歡吃的綠豆糕，想不到荒島上還有這些好吃的。

於是，君不畏笑着叫大伙來一個排排坐吃起來，你一個我一個的每人分了些。

三個姑娘也有份，這一夥人擠在一處崖下等天明。

* * *

君不畏頭一個睜開眼，他看看四週躺的人，再把包震天叫一邊。

「包老，今天這天氣如何？」

包震天道：「暴風過去了，咱們回岸邊瞧瞧去。」

君不畏道：「包老爺子，我想你們先回船上去，我要在這島上四處瞧瞧。」

包震天吃一驚，道：「瞧什麼？」

君不畏道：「我找田九旺有一段日子了，這老賊去了山東，也不知何時才回來，所以……」

包震天道：「所以你在這兒等？」

君不畏搖頭，道：「我不等，我設法弄走他幾件東西，引他上岸去找我，我們在岸上比高低。」

包震天道：「看樣子，你好像和姓田的過節大了。」

君不畏道：「我非弄死他不可。」

包震天道：「你如何去找？」

君不畏道：「我去守在下面，潮水退了我進洞去。」

包震天道：「君兄弟，你千萬要小心，我們在船上等着你，我知道，咱們的船也得整理好，苗姑娘如果看不到你，她八成會到岸上找。」

君不畏道：「我知道，我這就下去了。」

* * *

天亮了，海面上遺留的是小碎浪，岸邊上的浪也小多了，可以看見那條擱在岸邊的船有些歪斜。

包震天與小劉當先奔到岸邊，只見船上的苗小玉與黑妞兒兩人正準備往岸上來，見了包震天等回來，苗小玉第一個破涕爲笑了。

小劉大聲叫：「小姐！」

苗小玉高興的道：「這一夜你們在那兒，也不回來告訴我一聲。」

小劉道：「大小姐，這一夜我們罪受大了。」

包震天道：「差一點全完了。」

黑妞兒突然高聲叫：「喂，君先生怎麼不在呀？」

苗小玉也叫起來。

「君先生呢？他怎麼樣了？」

包震天道：「君老弟還有事，辦完事他就回來了。」

他這麼一說，苗小玉舒了一口氣。

小劉已分派工作，道：「伙計們，岸邊浪小了，去兩個水性好的到船底看看破洞沒有。」

立刻就有兩個大漢往水下潛，餘下的人往船上拉着繩子上了船，苗小玉却站在船頭往島上看。

她當然最關心君不畏，只盼君不畏早早回到船上來。

* * *

擱淺的船也眞淒慘，主桅折斷，大帆也不見了，只有後艙附近小桅杆，帆還破了幾個洞，船底看過了，只是碰破幾處，並不漏水，勉強還可以往海上駛。

大伙忙着吃飯又補帆，更要等着君不畏。

* * *

君不畏守在海邊不走開，他要等下面的山洞露出水面外，住在海邊的人，都知道海水每天有兩次漲潮兩次落潮，由於地點不同，潮水起落的時間也不相同。

君不畏坐在岸邊礁石上，果見海水漸漸的往下面落，而且一落便有一丈多，有個石洞露出來了。

君不畏也不多看，一個箭步便往洞中奔去。

那洞初時很低，有時海水還會撲擊到石頭上面來，但進去五七丈之後，啊，洞還夠大，錯疊的礁石中一條石道往洞中盤，遠處似乎有光綫，君不畏奔到光綫下，他還眞的難以相信，洞上方石壁還有石洞。

這是洞中洞，住在上面洞中當然是安全又舒適。

* * *

君不畏剛剛走到洞下面，啊……從上面垂下一根繩。

君不畏還眞的吃一驚，自己的行踪已被上面的人看到了，要不然怎麼會垂下一根繩？

他拉着繩子正在猶豫，突然上面有人聲。

「上來嘛，站在下面沒意思呀！」

操，這是男是女呀，怎麼說出的話嗲得叫人起鷄皮疙瘩……

他再抬頭看，啊，還眞是有個美人兒往下面看。

美人兒還對他直點頭，抖着繩子叫他往上面上了。

君不畏能不上嗎？

只見他雙手抓牢繩子，猿猴也似的便攀上那個四四方方的石洞裡去了。

石洞中只有一個人，君不畏看這女人是妖了些，但她婀娜的動作，嗲

嗲的聲音，還眞的叫人愉快，他再也想不到，這石洞中還住着這麼美的女人。

那女人抖着紗衣直上前，把君不畏上上下下的看一遍，伸手大方的抱住君不畏的腰，俏聲嗲氣的道：「來，來，來，我先侍候你抽一管煙。」

君不畏淡淡道：「抽什麼煙？」

那女的道：「當然是提神醒腦振奮精神的鴉片煙了。」

君不畏當然知道鴉片煙，這玩意是洋人要坑中國人，特別用大砲逼着送來的。

只不過君不畏當時不明白，抽上幾口又怎樣？

他順着的隨那女人往洞的一邊走，有個厚氈鋪在一塊石板上。

那女的把君不畏侍候着躺下去，她吃吃笑道：「你就是昨日那些落難的人？」

「是呀！」

「你們走不了啦。」

「是呀！」

「我們當家的就在這三兩天回來了，如果順從我，我只一句話，你就死不了啦。」

君不畏道：「妳叫我順從你什麼？」

吃吃的笑了。

這女人笑起來嬌極了，她把大臀扭幾下，一屁股坐在氈子上，眞俐落，大煙盤子擺上了。

君不畏發覺這女人的十指也好看，指甲塗蔻丹，香香的脂粉抹在手背上，和弄着一撮大煙燒起來。

她的話也細膩，好像捏着鼻子開了腔。

「來嘛，先抽一管提精神。」

君不畏以爲，抽就抽，抽上幾口也無所謂。

他把嘴湊過去，果然發現這鴉片煙香得可愛，不自覺的猛往肚子裡嚥下去。

君不畏眼一瞇，似乎自己騰雲駕霧了，他呵呵一笑伸出手，一把拉住那女人的手。

女子被他這手一拉，身子一顫便滚進君不畏的懷中扭動起來了。

單只吸幾口鴉片煙，憑君不畏的功夫，應該不會迷惑成個糊塗蟲，只不過這女子在鴉片煙中滲了些春藥之類的東西，那便不一樣了。

君不畏絕對想不到會上這樣的當，他老弟實在太過大意了，也是因爲這兒只有這麼一個女子的緣故。

* * *

摸呀摸，蹭呀蹭，君不畏的身子起變化了。

他一把抱住對方便吻起來，吻得女的吃吃笑不休。

女的也「反擊」，伸手去抓「東西」……

兩個人這就滚在一起直想變成一個人了。

* * *

什麼樣的藥，也總是會有消失藥力的時候，而君不畏的內功精湛，二人還沒樂一半呢，君不畏突然大叫一聲跳起來了。

他這麼一跳，女的雙手去抱他，却被君不畏一掌撥得女的往一邊滚去。

「你是怎麼了？咱們正在高興吶，你……」

君不畏叱道：「去你的高興，你原來不是女人，你他娘的和我一模樣，標準大男人一個，你……」

君不畏似乎要嘔了，他戟指那人叱道：「你爲什麼喜歡女人味，操，剛才還和你胡鬧，你……」

那人嗲聲嗲氣的道：「你怎麼這麼快就醒過來了，我的乖，你是我遇到最好的一個了，比田老大可就强多了，來嘛。」

君不畏叱道：「原來你是田九旺的人呀！」

「我是田九旺把我從上海弄來的呀，我們在一起，他高興，我快活，他還說，這次要去上海爲我買洋粉，還有口紅甚麼的，他對我不錯，不像你，才一半你就不來了。」

君不畏道：「娘的，田九旺還喜歡這一套。」他踏前一步，又道：「我問你，田九旺的老婆在那裡？你快快告訴我。」

那人面色一寒，道：「我侍候你也一樣，爲甚麼要去找那惡婆娘？」

君不畏道：「田九旺的老婆是惡婆娘？告訴我，她住在甚麼地方。」

那人雙目有凶芒，她冷冷的道：「你令我失望了！」

君不畏道：「你應該失望，因爲你那東西令我生厭，我可不是你的同路人。」

他此話甫出口，那女人眞狠心，一把尖刀已指向君不畏的胸膛切過來了。

「你死吧，兒！」

這聲音很尖吭，好像女人在唱歌一樣。

君不畏旋身貼石壁，左手疾撥來刀。

這個女人，不，這個人妖不簡單，出刀抽刀幾乎是眨眨眼的工夫，尖刀又往君不畏的脖子上抹去，而且他的下盤也變了，左腿來了一個大掃堂。

君不畏發覺這人不簡單，他的武功比之被囚在洞中的女人武功高多了。

他一念及此，立變身法。

君不畏改守爲攻，只一招間，便拍落那人的尖刀，那人也似乎不太相信面前這年輕人是高手，暴旋身，頭髮上兩支簪子當暗器，左右齊發，直往君不畏的身上射去。

玩暗器，那是君不畏最拿手的，只聽他哈哈一聲笑，手一閃，兩件東

西被他撈在手中。

那人只一楞間，發出一聲尖叱：

「殺！」

這人橫起膀子伸過來了。

君不畏不想在這洞中比鬥，他閃到洞口方向去。

那人似乎火大了，他飛一般的往前追。

他追得太急了，雙手在君不畏身後要招脖子了，君不畏甩肩低頭，反手一把抓又送。

君不畏把那人拋出洞外面，活生生的摔死在一塊礁石上面，那鮮血正往水下流。

君不畏怔住了，他怎麼會想到這人一心要玩命。

他看着屍體搖搖頭，當然，他也想到，田九旺一定會對他火大，只不過這樣也好，反正自己要找姓田的。

* * *

君不畏又在洞中找了一陣子，除了一些女人用的東西之外，甚麼也沒有，當然更不會藏有甚麼寶物。

爲了不被漲潮堵在洞內，君不畏急急忙忙的走出這個大山洞。

君不畏奔到洞外一看，天上還有太陽光，只不知是甚麼時辰。

他在山石上又尋了一陣子，奇怪的是怎麼連昨夜那些女人也不見了。

君不畏剛剛走到山的另一面，他發現礁石那面，「跨海鏢局」的人正在修補船上損壞的東西。

這時候有人發現君不畏了。

黑妞的聲音最大，她叫起來：「君先生，快回來呀，回來吃飯了。」

苗小玉站在船頭沒有叫，但誰都知道她在內心叫喊，因爲從她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她是多麼的焦急。

包震天見君不畏回來，心中似落下一塊大石頭，他哈哈的笑了。

而君不畏却是很惆悵的，他知道往後有得他折騰的。

* * *

君不畏爬上船的時候已經是精疲力竭直喘大氣。

他比任何人都慘，先是與姓田的女子折騰，又碰上那個水洞中的人妖，他便是鐵打的漢子怕也生銹了。

苗小玉十分緊張又關心拉住君不畏，道：「你的面色蒼白，莫非生病了？」

君不畏搖頭苦笑，道：「病倒是沒有，元氣大傷，我需要睡一覺，千萬別來叫我。」

苗小玉道：「我叫他們安靜，你快進艙裡歇着吧！」

君不畏往艙裡走，包震天對苗小玉道：「苗姑娘，咱們大伙把船頂入海中，慢慢的往上海去，還來得及把銀子送到。」

苗小玉吩咐小劉十個人，等到潮水升高，立刻把船往大海推。

苗小玉關心君不畏，特別命黑妞弄了許多吃的送進君不畏艙內去。

君不畏這一睡就是一整天，等他醒過來抬頭看，他發現鏢船已經駛往大海中了。

回頭瞧，魚山島不見了。

君不畏急忙去找苗小玉，苗小玉正站在小劉身邊認方向，因爲船上的指北針也被海浪打壞了。

苗小玉發現君不畏走來，忙着迎上去，道：「你睡了一天一夜，應該吃些東西了，我扶你進艙裡面去。」

笑笑，君不畏道：「苗姑娘，我並沒有病，倒是要問問你，怎麼船就這麼開走了？」

苗小玉道：「包老爺子的主意，鏢銀要按時送到，否則他有責任。」

君不畏道：「白白放棄發財機會了。」

苗小玉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咱們既然上了魚山島，又知那地方乃田九旺的老巢，他一定在島上藏有寶物，這麼多年來他們在海上打劫，也必然發了財，如今田九旺又不在島上，正是咱們找尋他寶藏的好時機，怎麼就這樣走掉，豈不可惜！」

苗小玉道：「君先生，我如今心情很亂，我們另外的兩條護航船不見了，我哥哥他們生死不明，你想想，我那有心情再去發那意外財？」

君不畏道：「說得也是，且等把鏢銀送到，我自己僱船再趕來。」

苗小玉吃一驚，道：「你一人？」

淡淡的，君不畏道：「一人幹也乾脆，我非殺田九旺不可！」

苗小玉道：「你們之間必有大仇。」

君不畏道：「我與任何人都沒仇。」

「可是你却一定要殺田九旺。」

「不錯，我殺田九旺是有原因的，你是不會知道的。」

苗小玉道：「如果你告訴我，我也就知道了。」

君不畏道：「我又何必嚇你一跳？你還是不知道爲妙，苗姑娘，可有甚麼吃的？」

君不畏把話岔開，苗小玉自是不便追問。

她笑笑，對外邊的黑妞兒道：「黑丫頭，去弄些吃的送進來，君先生餓了。」

* * *

君不畏吃得很多，他好像把三頓飯合在一頓吃。

他剛剛放下碗筷，包震天走過來了。

「老弟，你吃飽了？」

「吃飽了，我連下一頓的也吃了。」

包震天笑笑，道：「君兄弟，我有個不情之請求，這一回希望你能答應。」

「我在聽着。」

「船到上海，你伴着我把銀子送到來人手中之後，我打算不再爲官家效力了。」

君不畏道：「我上一次就是陪在你身邊呀，唉，使我差點命也不保。」

他拉過包老爺子低聲問：「上一回那個叫于文成的傢伙，你們好像是朋友嘛！」

包震天道：「多日不見，姓于的叛了，他背叛了北王，看樣子他投到楊秀清那裡去了。」

君不畏道：「你肯定？」

包震天道：「南京城以東的太平軍，大部份全是東王的防地，于文成往江對岸，正是投向東王。」

君不畏道：「這些銀子……」

包震天道：「太平軍不發餉，但爲了士氣，各王暗中籌銀兩，那些當年與各王有交情的人物，尤其是黑道的梟霸，便甘願暗中出銀子，有了這些現銀，軍士們自然會效命，只不過這可是不公開的事，你老弟知道就好，擱在心裡別多說。」

君不畏微微笑了。

他終於弄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當權的人物也免不了暗中與黑道勾結。

這些銀子不就是由「八手遮天」石不全籌的嗎？

石不全難道爲北王辦事？

於是，君不畏發覺石不全果然不簡單。

* * *

包震天拍拍君不畏，點點頭道：「上一回出乎意外的上了個惡當，差點老命也留在江裡，所幸老弟出手，這一回應該不會再出問題，老夫在北王面前也有了交代。」

君不畏道：「我實在弄不懂，包老呀，你的身份……」

包震天哈哈一聲笑，道：「我親愛的老弟，我們已經生死與共了，老夫便實話對你說，我當年乃是橫山山大王，也可以說是坐地分贓的寨主，人稱『坐山虎』的便是老夫，這以後遇上金田起義的韋昌輝，是他拉了我一把，只不過老夫不耐軍中日子，就在幕後爲他幹些事，暗中籌款便是老夫主要的任務，老弟，我說這話你懂嗎？」

君不畏道：「懂，包老，原來你還是有身份的人，我也算是高攀了，哈哈！」

包震天道：「不，憑老弟本事，北王面前必受重用。」

哈哈一笑，君不畏道：「可惜我與包老一樣，軍中日子過不慣，我喜歡的是三十二張牌九玩玩。」

包震天道：「且等咱們交了差，老夫陪你賭三天。」

君不畏的精神來了。

提到賭牌九，他便眉飛色舞的笑了。

二人正自說着話，黑妞兒過來了。

她站在破艙口低聲道：「君先生，我們小姐有話對你說。」

君不畏走出艙外，他問黑妞兒，道：「小姐找我？」

「有話和你商量。」

君不畏轉身走到後艙門，他看看小劉在把舵，還衝着小劉點點頭。

「君先生嗎？請進來坐。」

君不畏猶疑一下，因爲這間小艙也算得是姑娘家的閨房，不宜貿然進去。

但苗小玉却又道：「請進來，我們有事商量。」

君不畏低頭進去了。

他發現這艙眞乾淨，幾件小型傢具也精緻，兩尺寬的長桌放在正中間，茶水已經倒滿杯了。

君不畏衝着並不高興的苗小玉點頭一笑，道：「苗姑娘，你有甚麼打算要和我商量？」

苗小玉似乎兩眼含着淚，她先是盯着君不畏瞧，然後又咬咬唇。

君不畏木然的等她開口了。

猛提一口氣，苗小玉道：「這次海上遇到風，怕是把我們的『跨海鏢局』毀了。」

君不畏同情的嘆口氣，道：「姑娘，天有不測風雲，誰遇上也難逃。」

苗小玉道：「我哥哥，還有羅副總鏢頭，怕是完了。」

君不畏道：「那也不一定，咱們不是好端端的嗎？」

苗小玉道：「大海茫茫，已無他們的踪影，我眞的已經不抱希望了。」

君不畏道：「姑娘，你有何打算？」

他等的就是苗小玉的幾句心裡話，他仔細的聽着。

苗小玉再一次看看君不畏，道：「君先生，如今鏢局只有這麼一條破船，如何能再經營下去？便是回程也十分艱險。」

君不畏道：「苗姑娘指的是甚麼？」

苗小玉道：「君先生，我沒忘記丁一山那一批海盜，他們是不會放過我們的。」

君不畏道：「我以爲還要加上一個田九旺。」

苗小玉道：「我陷於孤立了，君先生。」

君不畏道：「苗姑娘，你打算要在下幹甚麼？」

苗小玉道：「我求你，隨我一同回小風城，到時候如果仍然沒有我哥哥的消息，我關門大吉，也就不再麻煩你了。」

君不畏想了一下，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你一同再回小風城。」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忘不了殺田九旺這個可惡的大海盜。」

苗小玉道：「希望我也能回報，幫你出刀。」

君不畏道：「你有這番心意就夠

了。」

他準備要出去，却被苗小玉拉住了。

君不畏道：「姑娘，到了上海你打算怎麼辦？」

苗小玉道：「先修好船。」

君不畏道：「那需一大筆銀子的。」

苗小玉道：「也只有欠着了。」

君不畏伸手自懷中摸出銀票，他的銀票用油紙包得好好的，大海上未濕掉。

這些銀票可是來自「石敢當賭坊」少東家石小開的，如今尚有四千多兩，這個數目幾乎夠苗小玉再買一條新船。

「苗姑娘，你拿着，我還用不到這些錢。」

苗小玉怔怔的道：「君兄，你……」

「收下吧，到了上海先修船。」

苗小玉還未有所表示，君不畏一晃身便走出艙外面。

他抬頭看遠方，舟山羣島已出現了。

小劉在船尾叫：「大小姐，咱們去不去沈家門呀？」

苗小玉走出來了。

這時候天上已不見烏雲，天空中有不少海鳥飛到船上面，大暴風過後，這些海鳥便又出現了。

苗小玉只看了一眼，便對小劉道：「咱們不去沈家門，抄近路過舟山。」

小劉把船改航向，却不料遠處出現一條快船，雙桅上滿帆駛得快，好像是往沈家門去的。

苗小玉也發現那條船了，她看得一怔，因爲這條船的船體特別高，聽人說，大海盜田九旺的船體就特別的高，而且船頭上似乎還特別安裝有尖錐。

苗小玉走近君不畏，她指着遠方的船，道：「君兄，那條船好像是屬於田九旺的船，咱們今天躲遠些。」

君不畏道：「你確定那是田九旺的船？」

苗小玉道：「我確定那是海盜船。」

包震天急忙道：「快，咱們躲着它，千萬別被他們盯上了。」

苗小玉道：「是的，船上還裝有鏢銀二十萬兩。」

君不畏恨得直咬牙，却也不能叫船迎上去。

他這裡正在發火，只見遠處的雙桅快船掉頭往這面駛來了。

小劉大叫：「糟，他們朝咱們過來了！」

包震天道：「希望它是官家的船，阿彌陀佛。」

他乃「坐山虎」，如今也叫起阿彌陀佛來了，其實包震天不是怕事的人，怕事就不會當山大王了。

他擔心的乃是船上的二十萬兩銀子。

苗小玉氣忿的道：「聽我哥說過，這種船正是大海盜田九旺的船。」

小劉道：「大小姐，咱們怎麼辦？」

苗小玉走近君不畏，她嘆口氣，道：「君兄，看來今天免不了斷殺了。」

君不畏道：「該來的躲也躲不過，苗姑娘，且看來的是誰了。」

＊　＊　＊

快船上不見旗幟。

快船上却站了不少人，這些人正在船邊指指點點的不知說些甚麼話。

於是，大船追過來了。

船頭上站了兩個人，苗小玉一看心一軟，因爲那人正是沈文斗。

沈文斗一邊站着一位又粗又壯又黑又高的大個子，虬髯發光，雙手箕張似蒲扇，齜牙咧嘴的看這面。

苗小玉身子靠近君不畏，她還在君不畏耳邊嘀咕着，不知說些甚麼。

沈文斗已大聲叫：「苗姑娘，歡迎你來沈家門呀，快跟着我們進港了。」

苗小玉尖聲道：「今天不去了，回程一定拜見沈老爺子。」

沈文斗道：「那有過門不入的道理，走吧！」

苗小玉道：「這回海上遇到風，我們失踪兩條船，我至少得把一船的鏢銀送到地頭上，沈公子，再見了。」

沈文斗還是不放人，他叫船往前面攔。

這時候，沈文斗一邊的大黑漢吼聲如雷，道：「甚麼？船上裝的是鏢銀呀，哈哈！」

他這笑聲似打雷，回身大手猛一揮，道：「兄弟們，去他娘的你們不是聾子吧！」

有幾個大漢哈哈笑，其中一人道：「船上都是銀子啊，財神爺跑錯地方了。」

在一邊的沈文斗猛一怔，他拉住大漢道：「侯二當家，他們也是自家人啊！」

姓侯的手一甩，道：「人情歸人情，銀子是銀子，我們把銀子搬上船，賣你的人情不殺人。」

沈文斗道：「對我爹也無法交代呀！」

大漢面皮一緊，道：「咱們這是幹甚麼的？能看着白花花的銀子從眼皮下面溜走？」

沈文斗指指苗小玉的船上，道：「侯二當家，你不知道，我暗戀那位苗姑娘三年了。」

大個子哈哈一聲笑，道：「更好了，我們搶銀子，你過去搶老婆，各取所需，各拿所好，妙！」

他大聲一吼，又道：「撞過去！」

沈文斗大聲的道：「侯二當家的，我答應送你們銀子兩萬兩，這是帶你們回沈家門拿銀子的，這也是認捐，

我爹知道你們和捻黨連上綫了，你如今又何必……」

大黑漢仰天哈哈笑，道：「沈少東，你省省力氣吧，鏢銀我今天要定了。」

沈文斗沒奈何，他指指「跨海鏢局」的船上，又道：「侯二當家的，我爲那位姑娘請命，如何？」

姓侯的一拍胸脯，道：「我保管不傷她一根毛髮，她是你的了。」

沈文斗總算不再吼叫了。

＊　＊　＊

小劉很會躲，來船船頭上有個尖錐五尺長，撞上船身不得了，有兩次蹭着船邊一閃而過。

君不畏發現，來船上的十五個人，個個半赤膊光着脚，手上的刀全都一樣的。

君不畏不由冷冷笑對苗小玉道：「苗姑娘，你可認得對面船上大黑個兒嗎？」

苗小玉道：「曾聽說大海盜田九旺手下有個狠角色，一斧頭能砍斷大樹，不知是不是這個人。」

君不畏道：「那一定是他。」

苗小玉道：「我未曾看到這個人手上拿兵刃。」

君不畏道：「這黑漢旁邊站的人肩上扛着一把斧頭，至少有三十斤那麼重。」

苗小玉道：「君兄，今天仰仗你了。」

君不畏道：「我盡力。」

便在這時候，那巨大的船一個半旋撞過來，「轟」然一聲，直把鏢船撞得幾乎大翻身。

小劉拚命穩住船，却已看到十幾個漢子舉刀撲殺過來了。

這些人邊殺邊吼叫，氣勢上就不得了。

小劉這面十一個人，分成兩撥迎上去，大伙這裡拚了命，那黑漢仍然站在大船上直瞪眼。

沈文斗躍近苗小玉，他也看到他最不喜歡看到的人——君不畏。

「苗姑娘，跟我過去吧，咱們一齊回沈家門。」

苗小玉冷冷道：「原來你們和海盜一夥的。」

沈文斗道：「苗小姐別誤會，我們只不過認識他們，我們怎會當海盜？」

苗小玉叱道：「你如今就和海盜在一起，我問你，你們這是幹甚麼的？想搶我的鏢銀？」

沈文斗道：「也是侯二當家臨時起意，與我無關。」

他逼向苗小玉，又道：「你的船已爛了，還是跟我去沈家堡，我不會虧待你的呀！」

苗小玉冷哼，道：「誰稀罕你們沈家堡，你滾！」

船上人幹得凶，已有人挨刀倒下了。

黑大個子聞得苗小玉要沈文斗滾，他哈哈大笑了。

沈文斗却把氣出在君不畏身上，道：「王八蛋，你站在這裡惹爺的眼！」

君不畏道：「我奇怪，沈家堡與海盜一鼻孔出氣呀！」

沈文斗怒道：「我提醒你，話多的人死得快！」

君不畏道：「是嗎？」

沈文斗陡然出手，一招「黑虎掏心」打過去。

君不畏哈哈一聲笑：「去！」

沈文斗眞聽話，身子平飛而起，「咚」的一聲跌在大船一邊，正是姓侯的站的地方。

沈文斗撐身而起，戟指君不畏對姓侯的道：「二當家，殺了他！」

姓侯的沉聲道：「看來還眞要我出手。」

他把右手一攤，身邊那人便把一柄板斧送去了。

姓侯的接過斧頭猛一掄，另一手對着君不畏招幾下，道：「小子，小子，過來，過來。」

君不畏指着自己鼻尖，道：「你叫我？」

姓侯的道：「我不叫你難道是你叫我？」

君不畏閃過兩個拚命的漢子，他緩緩的走到大船上。那船高高的，上面還有架子，想是海上打鬥用的。

他走到姓侯的身邊，道：「幹甚麼？」

姓侯的道：「小船上那漂亮妞兒是你甚麼人？」

「甚麼也不是。」

「沈少東要你死，大概你有對不住他的地方了。」

「我們第二次見面。」

「第二次見面他就想你死，可見你人見人厭。」

君不畏叱道：「你放的甚麼屁，亂七八糟，胡說八道，我問你，你和沈家堡是甚麼關係？」

姓侯的一瞪眼，道：「就算是坐地分贜吧！」

君不畏道：「你們是不是田九旺的人？」

「田當家正是俺們頭兒。」

「他人呢？」

「你太多話了，你不需要知道，你就快死了。」

君不畏道：「你以爲你一定能收拾我？」

「你他娘的馬上就知道了。」

只見他雙目看着斧刃，光景就好像在評鑑一把好斧頭似的不動。

姓侯的這動作不奇怪，奇怪的是他那平推一斧夠陰毒，斧刃反射，斧身已到君不畏胸前，姓侯的只需手腕加力，君不畏就會被開膛。

君不畏當然識貨，他上身一個鐵板橋，後背尚未沾地，右足已踢到敵人的身上。

（未完．九）

上文提要：魏薇跟着余懷芝到西湖岳王廟約會青苗幫的人，接見的是一美少女燕翎和一醜少男梁七，他們要魏薇離開，她不肯走而動起武來，余懷芝怕魏薇有失，亦跟踪追去，二人回到肉店，燕翎等亦跟踪而至，二人走避，在山上又打起來，大力神鄺海將他們打走，找余懷芝單獨談話，說出他師父齊天洪的寃情，帶他到師父的墳前拜祭，並勸余懷芝跟燕翎回青苗幫，向她策反……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妙語解頤起妒心　串連策反遭滅口

「這……」余懷芝苦笑道：「該幫幫主喜歡她，我去策反，那不是自投羅網，找麻煩嗎？」

鄺海道：「小子，另外一件事你還不知道。」

「甚麼事？」

「燕翎喜歡的不是該幫幫主，而是你。」

「這……」余懷芝道：「前輩，你別開玩笑。」

「老夫開你的玩笑幹甚麼？」

「前輩，晚輩和她也不過見過兩次面，怎麼會……」

「世上確有一見鍾情的事，她和你就是如此。」

余懷芝道：「前輩怎知她心中的事，她對你說過？」

「這種事不要說外人，就是她的親娘，她也未必肯說。」

「那前輩怎麼知道？」

「老夫是過來人，暗中觀察你們兩次見面及動手，再加上你們分手之後，觀察她的表情，那有看不透之理！」

「前輩，這件事只怕不成！」

「怎麼不成？小燕翎是千中選一的美女，你小子難道要娶個天仙不成？小子，你可眞是不知好歹。」

「前輩，就算眞的如此，只怕晚輩也恕難從命。」

「怎麼說？」

「晚輩和魏姑娘已經……」

「怎麼，已經有夫妻之實了？小子，你……」

「前輩，你先把話聽完嘛！我是說晚輩和她有了情感，我覺得她雖不甚美，年紀及性格却挺配合的。」

「但是有一點也許不配。」

「前輩是說……」

「那就是她的身份不配！」

「身份？她還是個姑娘沒有嫁過人哪！」

「但是，她很可能和你師門的仇人有點關連。」

余懷芝一驚，道：「前輩，這可有証據？」

「怎麼，你以爲老夫信口開河？」

「她要是家師仇人之女，我不是早已被她宰了？」

「就算她是你師父仇人之女，也未必負有殺你的使命，但不論她本身知不知道，既知有些瓜葛恩怨，何不及早迴避，以免將來情仇牽纏不淸。」

余懷芝道：「魏姑娘的長輩也是武林名人？」

「當然，比老夫的名頭還响哩！聽說過『翻天手』魏光庭嗎？」

「魏光庭就是她的父親？」

「對！此人的風評如何？」

「前輩，有其父未必就有其女。」

「這箇我也知道，但凡事小心爲妙！」

余懷芝道：「前輩以爲憑我個人之力眞能策反？」

鄺海道：「自然有人助之。」

「誰呀？」

「燕翎！」

「那是一個幫會，我們二人還是不够吧。」

鄺海道：「這要用點心機才行。」

余懷芝道：「前輩，爲甚麼要先向燕翎下手策反？」

「第一，她喜歡你，其次，她的父親燕子飛爲人正派。」

「前輩自己能不能助一臂之力？」

「我當然也會自燕翎身上下工夫。」

余懷芝道：「聽前輩的口氣，這『青苗幫』的背後有個神秘人物撑腰，我們要把他揪出來？」

「對！但要特別小心！」

「燕翎的父親還健在嗎？」

「不在了！」

「人在人情在，這有用嗎？」

「燕子飛生前和你的前師齊天洪交厚，和老夫也常來常往，加上燕翎喜歡你，就大有可爲了。」

二人計議一番，且訂下連絡方法分了手。

*　　*　　*

太白居的菜很出名，經常滿座，但今天大雨，生意自會受影响。

申、酉之交，太白居只上了三成座。

樓上只有三個食客，這三人之中有燕翎和梁七在。

另外一人鬢髮皆白，正在自酌自飲，此人比燕、梁二人後到。

這工夫小二端着盤子上了樓，走向老人桌邊。

盤上是一道糖醋排骨，色香味俱全。

老人伸筷子就挾了一塊納入口中。

這工夫梁七却道：「小二，那是我們叫的菜！」

小二道：「客官對不起！小的差點弄錯了！」

梁七大聲道：「你已經弄錯了！」

小二道：「幸好發現得早！」

「早甚麼，這道菜被那老鬼挾了一塊吃了！」

小二吶吶道：「客官您如果不要，就讓給這位老伯吧！」

老人連連搖手，道：「不是老夫叫的菜，老夫也不要！」

梁七霍然站起來道：「老賊，你渾球！」

「我渾球，對對，很多人都說我渾球！」

「你不要這道菜爲甚麼挾了一筷子？」

「那是因爲我以爲是自己叫的，適時發現不是我叫的。」

小二道：「老先生，你既然吃了一塊，就要了這道菜吧！」

老人連連搖手，道：「不成！我帶的銀子不够。」

梁七氣怒道：「帶的銀子不够却吃別人的菜，老東西，我揍你一下，就把這道菜送給你吃了。」

梁七走過來，伸腿去勾老人的腿。

老人一收腿，「卜」地一聲，口中射出一物，正好梁七一腿勾空，怒不可遏，齜牙咧嘴地，這東西正好射入他的口中。

梁七立刻發現是一塊骨頭。

那正是老人吃了排骨上的肉，剩下的骨頭。

梁七吐出骨頭，厲聲道：「老賊，你簡直不知死活！」

老人道：「對！老夫活膩了！孫子，你就爲我送終吧！」

梁七一拳砸來，老人頭一偏，把筷子彈出。

梁七有備，閃過了筷子。那知兩根筷子之一飛向那邊的燕翎，十分勁猛，燕翎用筷子一撥，她的筷子差點脫手，力道大得驚人。

這工夫老人離桌，因梁七已拔劍攻上。

燕翎本不想動手，可是老人又向她飛出一個羹匙。

而在此同時，老人又把一碗湯潑在梁七的頭臉上。

幸虧已經不太熱了，却弄得油膩膩地，梁七大肆咆哮。

燕翎也攻上來，因爲那一羹匙的力道也很猛。

她猜出了老人的身份，老人穿窗而出，她也追出。

追出鎭外，燕翎道：「我知道你是易了容的『大力神』鄺海，你給我站住，你爲甚麼和我作對？」

鄺海再奔里許，在小徑上停了下來。

雨已停，山野中在月光下一片淸新。

鄺海道：「老夫想幫妳個忙，好心不得好報！」

「你少耍嘴皮子。」

「怎麼，妳是說不要我幫忙？」

「你能幫我甚麼忙？」

「幫妳逮住余懷芝呀！」

「你……」燕翎哂然道：「好意心領。」

「怎麼？老夫表錯了情，妳根本不想逮住余懷芝？」

「不錯！」

「妳不想逮住他的人，也不想抓住他的心？」

「鄺海，你少管我的閒事！」

「我似乎非管不可！」

「爲甚麼？」

「因爲老夫和妳老子是朋友，小余的師父齊天洪，更是妳爹生前的好友，撮合你們是理所當然的事。」

「還是那句話，好意心領！」

「怎麼？你不喜歡小余？」

「喜不喜歡是我的事！」

「老夫一生就愛管閒事，我是管定了！」

「姑娘的事不要你管！」
「丫頭，妳敢說三句不要我管？」
「不要你管，不要你管，不要你管！」
「丫頭，妳今年幾歲了？」
「我……」燕翎一窒，面紅耳赤。
鄭海笑笑道：「小余二十七，你幾歲呀？」
「老賊，你眞不是塊好料子。」立刻攻上。
鄭海疾退一丈五六，搖搖手道：「丫頭，先別動手！」
「你少來唬我！姑娘不怕你。」
「眞的？」
「不信咱們再戰一百招。」
「老夫不必和你動手，照樣能擊敗妳！」
「憑甚麼？」
「老夫只要告訴小余，妳只有十三歲，會不會一切告吹？」
「這……」燕翎面色一變，吶吶道：「你是謀定而來的？」
「不要這麼說，丫頭，老夫是爲成人之美而來的。」
燕翎當然希望有人幫忙，但矜持的少女可不願向人低頭。
自然也不會輕易承認自己喜歡某人。
但是，一旦余懷芝知道她只有十三歲，一定泡湯。
因爲余懷芝是二十七歲，比她大一倍多，但是她却喜歡成熟的男人，在成熟男人身邊，她才會以爲自己是個成熟女人。
燕翎掉頭就走。
「燕翎……」鄭海道：「老夫是一份善意！」
燕翎停了下來。鄭海道：「我要告訴妳一些事。」
「甚麼事？」
「我必須先向妳打個招呼，要沉住氣聽下去！」
「我當然能沉住氣！」
鄭海以「蟻語蝶音」對她說了約盞茶工夫。
最初燕翎不耐，幾乎要捂住雙耳拒聽。
但後來非但未捂耳，還神色變化萬端，可見她聽到了一些大秘密，而這些秘密她已大半相信了。
說完，鄭海道：「丫頭，妳要牢記在心。」
燕翎不出聲，她太爲難了。
鄭海的話一旦洩漏出去，眞是非同小可。但她如何抉擇？
就憑她和余懷芝二人就能策反「青苗幫」？
但是，她不能峻拒，因爲她信了鄭海的話。
更重要的是，她要爲余懷芝作些事。
鄭海走後不久，梁七就趕了來，還在大罵不停。
鄭海走出不遠，石後步出一個蒙面人來。
月色在這人的黑衣上反映出閃閃光芒。
那是一種青緞子質料的長衫。
鄭海一看此人的步法，雖是緩慢從容，行家一看便知，這是個絕頂高手，至少此人不比他低。
鄭海在五步外站定，道：「閣下何人？」
此人微微聳肩而不答話。
「這麼說，閣下是衝着在下來的了？」
這人微微點頭。
鄭海道：「咱們有仇，還是閣下代人找場？」
這人又攤攤手，表示無可奉告。
鄭海道：「那就亮兵刃吧！」
這人伸出雙手，表示就以徒手相搏，但又以手勢示意，鄭海如要用兵刃，就不必客氣。
這口氣很大，鄭海冷笑道：「鄭某今夜遇上了高人。」
當然，他並未撤出十三節亮銀鞭。
他的力大，鞭的重量也大，每節五斤，十三節共計六十五斤。
對方又打個手勢，要他先出手。
反正此人不但托大，似乎明白表示包贏不輸。
鄭海何等身份？遇上這等人物，雖是十分惱火，却也知道，犯傲的人大多具有眞材實學。
鄭海先出了手。
力大是他的特長，他當然要儘量利用此一特長。
但是此人似乎膂力也不遜色多少。
在膂力方面不能佔絕對的上風，那就不好調理了，因爲此人的奇招異式，詭變無端，忽剛忽柔，變化莫測。
鄭海心頭驚凜不已，果然是來者不善。
難怪此人目無餘子，以其身手來說，的確不算張狂。
此人移步如行雲流水，沉着中不失爲快捷。
五十招以後，鄭海施出了他的看家絕學。
這三招絕學很少用，每次使用却能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只不過這一次就完全走了樣，施出第一招，對方退了半步。
對付一般的高手即使不被擊傷，至少也要被震出三步以外。
第二招對方仍然退了半步。
第三招也就是他最凌厲也最有把握的一招，而且以九成五以上的內力施出，對方也只退了一步，而且稍退即進。
進也就是進攻，奇招乍出，鄭海大驚。
他連接四招，一招比一招詭奇，一招比一招的威力大，第五招施出，

鄭海發現自己無法破解此招。
在無法破解之下，會有甚麼後果？
一是以得天獨厚的膂力迎上，以力抵抗才會勝。
另一個辦法是迴避閃退，也就是採不接觸方式。
鄭海採用了第一個辦法，全力卯上，以力取勝。
既然無法有效破解，以力取勝也未必成。因爲剛才動手，鄭海試出，此人即使膂力不如他，也相差不多。
只不過這一次鄭海不僅僅是全力以赴，使出了最後一成的內力，而且用上了「束氣成雷」的玄功。
也就是把內力集中，束成一個球，所以也可以說是「束氣成球」或者成爲一個大氣泡，陡然炸開。
這種方式能產生數倍的爆發力。
這種玄功，一定是在保命的關頭施出。
也可以說在保持自己的一世英名時才會使用。
它耗損眞力極巨，一擊不成，弄不好還會受傷。
那是由于反震之力所造成的。
對方似也知道鄭海在作孤注一擲，自然也作了適當的準備。當然，他也不敢輕估這全力的一擊。
「蓬」的一大震之下，氣流激漩，土石橫飛，塵土飛揚中，鄭海連退七八步，幾乎倒下。
蒙面人只退了一步，而且沒有那麼狼狽。
這二人的差距不問可知。
當然，鄭海已受了內傷，吐出了一口鮮血，道：「在下技不如人，沒有話說，尊駕不敢出示身份嗎？」
蒙面人一聲不吭，緩緩走近。
這人身上好像佈滿了殺機。鄭海一生中還沒有遇上這種爲了保命，必須奔逃的場面，現在就遇上了。
他扭身全力竄掠，他絕不是死要面子充殼子。
但才掠出三次，不過三十丈左右，衣袂破空，人已在前面了。
鄭海眞正體會到死神光顧、走投無路的滋味。
有很多黑道人物碰上了他，大概就是他現在的狼狽相吧。
他忽然有點恍然，這人是不是「青苗幫」的幕後操縱者？
就在這時，忽然五七丈外山溝中走上一人，頌了一聲「無量壽佛」！是個中年道士，手執拂塵走來。
鄭海凝目望去，不由心頭一凉，這不是清虛道人嗎？
三年前在論劍大會上，清虛在台上指名叫他上台。
在當時清虛已勝了一場，態度頗爲囂張。
鄭海上台，在九十餘招上砸了他一掌。
這件事自然不能怪鄭海，但當衆出醜，清虛不會不放在心上，此時此刻遇上，鄭海怎會樂觀？
那知清虛道：「鄭施主，如果我們二人聯手，你以爲如何？」
鄭海大出意料，不知如何回答。
清虛道：「此人必是一個赫赫有名之輩，但却不敢以眞面目見人，這種人的身手再高，貧道却瞧不起他。」
鄭海忽然覺得清虛這人還算不錯。
至少，他已和兩三年前不大一樣了。但鄭海還是不出聲。
清虛走了過來，道：「這位施主不能賜告大名嗎？」
蒙面人一言不發，改向逼近清虛。
清虛心頭駭然，但未迴避，把拂塵插在衣領中。
鄭海盡管已受了內傷，蒙面人要是向清虛下手，他不能坐視。立刻自左側向蒙面人逼近，這是個以二對一的局面。
不論是鄭海或清虛，這輩子也沒有以二對一。
但是目前，就算以二對一，他們隱隱覺得也未必能穩吃。
蒙面人似乎也正有這意思，立刻向清虛出了手。
清虛接招，鄭海攻上。
蒙面人先把清虛震退了三步，又接下鄭海一招，接着清虛又攻上來。
兩人左右夾擊，非同小可。
儘管鄭海受了內傷，却不太重，二人合擊，似乎仍未能造成絕對的威脅，蒙面人守多攻少，却無敗象。
兩人都有一種想法，若二人聯手也勝不了此人，就算是浪得虛名。
他們發現此人內力渾厚，招術詭奇精博。
甚至他的身法、步法等等，無一不高人一等。
這樣一個樣樣精的高手要是蒙起面來做壞事，那可就太可怕了。所以二人都傾其所有，全力搏殺。
百招之後，仍未分出顯著之勝負。
只不過鄭海和清虛相信，要贏此人不易。
此人要擊敗他們二人，可能兩百招以內就能辦到。
鄭海內傷是主要原因，內傷再和這等高手力搏，很快就惡化，口鼻中淌出血來，清虛不由心驚。
因爲這局面不會維持太久。
近一百八十招時，清虛被掃了一掌，但不太重。
鄭海口鼻中的血漬越來越多，速度已大不如前。
速度緩慢下來，臂力和內力當然也差得太多。
這工夫清虛又挨了一脚，這一脚踩在他的小腿上，痛得他齜牙咧嘴，不一會鄭海的肩背上又中了一掌。
這人顯然不想留他們的活口，所

以二人一點也不敢有奢望。

漸漸地，鄺海的馬步已不穩了。

清虛被擊中兩次，尤其是小腿迎面骨仍然奇痛如裂，必然影响他的招式。此刻變招一緩，小腹上又中了一拳。

小腹中拳比上腹要好得多，却仍然受了內創，退出三大步，口鼻中滲出血絲來，二人這時已知無法倖免。

甚至二人相信，他們已無法拖過三十招了。

當然，對方也傳出了迫促的喘息聲。

如果鄺海沒有受傷而和清虛聯手，勝算就大了。

就在二人各自已中了一掌時，忽然溝中又鑽出一人。

這人奇瘦也很矮，坐在那兒像個八九歲的孩子，道：「你們兩個人打一個居然支持不住，眞差勁！」

兩人也有同感，只不過目前就不僅是差勁的問題了。

這怪人道：「受傷最重的那個叫甚麼名字？」

「老夫鄺海。」

「嘿，原來是『大力神』，不過這工夫快要變成『大力鬼』了。」此人又道：「道士，你是何人？」

「貧道清虛。」

「稍差一點，也都是泛泛之輩。」

這人道：「如果你們能送我十兩銀子，我幫你們把他趕跑。」

鄺海和清虛都不出聲。

「怎麼？連十兩銀子也不捨得？」

清虛道：「十兩銀子算得了甚麼？」

這人又對蒙面人道：「你叫甚麼名字？」

蒙面人當然不會出聲。

雖然不出聲，他却似知此人有點來歷，掏出十兩銀子給了這個人。這人接住，道：「你雖然送我十兩銀子，却不說話，分明像施捨要飯的一樣，我不領情。」

蒙面人當然不能出聲，也不可能是個啞巴。

這人道：「你要是不出聲，我就把銀子還給你。」

所謂「還給你」，就可能是把銀子當暗器使用。

蒙面人不出聲，這人揚手擲出了銀子。

看來不快，而且手法也沒甚麼稀奇之處。

但蒙面人却大爲驚奇，急忙向清虛身後一閃。

清虛以爲他要向他施襲，也急忙一閃。

他閃，蒙面人也閃。

此刻如果蒙面人要暗算他，那是十分容易的，此刻蒙面人正要利用他作屏風，怎麼會暗算他呢？

鄺海傷勢極重，但也要去協助清虛。

就在這時，那塊銀子本是平直飛來，却突然變成螺旋型。

以螺旋型的路線射至，誰也不知要射向誰。

清虛一閃，並未閃過蒙面人，但這塊銀子却自他身旁擦衣而過，擊中了蒙面人的左肩。

這一手太絕。

好像三個人的任何動作都在他的計算中。

似乎此人要擊中的目標正是蒙面人。

這塊銀子擊中左肩，並非正中，但十兩重的銀子擊中也不會太輕，蒙面人看了那怪人一眼，掉頭而去。

鄺海和清虛互視一眼，都有死裡逃生的餘悸。

同時二人立刻向這怪人望去，就這一會工夫，這人竟不見了。

二人走到溝邊望去，山溝不深，才三丈左右，溝中只有半枯的草，沒有樹木，一目了然。清虛道：「鄺大俠，你知不知道這怪人的來路？」

鄺海道：「有個傳說中的人物，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誰？」

「『三寸丁』高喜。」

「他？」清虛想了一下，道：「果然可能是他。」

鄺海道：「道長不來，今夜我要栽得更大。」

「貧道來了不是仍然栽了？」

「總是拖長了時間，而能使『三寸丁』趕上空檔。」

「不錯。『三寸丁』不來，咱們二人……」

鄺海道：「道長能不能猜出此人的身份？」

「猜不出來，想不出黑道上有這麼一號人物。」

鄺海語重心長地道：「也不見得準是黑道上的人物。」

「是白道人物？誰？」

鄺海搖搖頭，在目前是想不出來的，道：「道長不記前嫌，鄺某十分敬佩。」

清虛道：「鄺大俠不提此事，貧道還好過些。」

「本來如此。道長能臨危伸出援手，非比尋常。」

清虛道：「鄺大俠要感激貧道，不如感激自己。」

「這話怎麼說？」

「三年前在論劍會上，要不是鄺大俠的涵養過人，以當時貧道的囂張和狂傲，那一掌就會把貧道砸下台去。」

鄺海當然相信這一點，當時確是如此。

想不到三年前在台上一念之仁，救了今夜自己一命。

鄺海喟然道：「道長意欲何往？」

清虛道：「貧道本欲去華山訪友，不意在此相逢。」

鄺海道：「道長對『青苗幫』有何看

法？」

清虛道：「貧道不信一些毛孩子會有甚麼作爲。」

「却已經屹立兩年了吧！」

「貧道以爲，背後必有人操縱。」

「當然，知不知道是甚麼人？」

「會不會就是剛才那個蒙面人？」

鄺海道：「也不無可能。道長，我們找一地點療傷去。」

* * *

余懷芝又遇上了燕翎，而且他們身邊都沒有別人。

梁七不在燕翎身邊，魏薇也不在余懷芝身邊。

「余大俠，我們又遇上了。」

「是啊，眞巧。」

「看來我們很有緣，余大俠，本幫幫主對余大俠極有誠意，一定要小女子邀請大俠去一趟，參不參加是另一回事。」

余懷芝道：「在下不參加任何幫會，就不想去。」

「好歹本幫幫主十分敬重余大俠，去作作客又有何妨？」

余懷芝想了一下，道：「燕姑娘保証貴幫幫主只是想見見在下，而不會強行留下而訂城下之盟？」

燕翎道：「余大俠，小妹人格保証。」

余懷芝道：「盛情難却，在下就去拜訪一下。」

燕翎顯得很高興，道：「余大俠，你眞豪爽！」

余懷芝道：「也是看在姑娘的誠意份上。」

燕翎道：「我們這就走吧！」

二人交談，正好被魏薇看到和聽到。

因爲她正在四處找余懷芝，魏薇相信他不會走得太遠。

魏薇當然不愉快，甚至極爲不樂。

他以爲固然是燕翎主動邀他去「青春幫」，余懷芝不能堅持也該負責，因而她恨燕翎，也恨余懷芝。

她甚至以爲，這一兩天不免，余懷芝和燕翎必在一起。

因此，余、燕二人向「青春幫」進發，魏薇暗暗跟着。

第一天晚上，余、燕二人宿在開封。

這是個大地方，二人晚飯後在街上閑逛。

燕翎也許是故示親近，貼得很近。余懷芝也能體會出來，這姑娘青春之火洋溢，而且妙語解頤。

和她同行，煩惱不侵。

只不過余懷芝不能不思念魏薇。

他們畢竟作了數年的鄰居，而且也有了點情感。

鄺海的話只能作爲參考，不能視爲命令或鐵的事實。

他以爲，至少魏薇和她的老子不一樣吧！

夜市十分熱鬧，各行各業，應有盡有。

甚至還有賣胭脂花粉的。燕翎指着一盒宮粉，道：「余大哥，你能不能送我一盒粉，我身上不方便。」

余懷芝以爲，送她一盒粉又算得了甚麼。

他立刻買了兩盒送給她。

而燕翎却又推拒，因爲她只要一盒，他却送她兩盒。

二人推推拉拉地，自然被魏薇看到了。

魏薇不敢太接近，而夜市人聲又吵雜，自然聽不到他們在說甚麼，只見他們似在禮讓，而且由余懷芝付了銀子。

魏薇更加妒恨。

這不是見異思遷是甚麼？他們才分開幾天。

當然囉！這個小女人太美也太嫩，幾乎能捏出水來。

最後燕翎還是收下了。

又來到一處賣鞋子處，燕翎爲余懷芝買了雙鞋子，但要他付錢，因爲她身上未帶錢。

女人身上不喜歡帶太多的銀子。

因爲它會把衣衫壓得走樣而歪歪斜斜地。

余懷芝也爲她買了一雙繡花鞋，自然也是他付錢。

魏薇惱得臉都青了，因爲選擇鞋子花樣，似乎余懷芝的建議被燕翎採納了，以他的意見爲意見。

然後，二人還去吃餛飩消夜。

餛飩太熱燙嘴，她還爲他攪着吹氣。

眞正是體貼入微，像一對新婚夫婦一樣。

魏薇眞想拔劍衝入把燕翎殺了，但她却掉頭不顧而去，她是不是較爲理智的女人，相較之下，她似比燕翎遜色。

不但涵養遜色、容貌遜色，最寶貴的青春她已失去了大半。

余、燕二人回店，魏薇一口氣奔出開封。

她要遠離此地，永遠也不再見到余懷芝。

她以爲如果余懷芝不花心，燕翎往上貼也沒有用。

魏薇自然不知道鄺海對小余說的一切，以及他去「青春幫」的眞正目的，只以爲余懷芝意志不堅，色迷心竅。

她一口氣奔出七八里，弦月已高懸天空。

他們相識數年，不如一個只認識不到半個月的人。

她以爲余懷芝太無情也太寒薄了，她忍不住淌下淚水。

就在這時，山窪處轉出二騎。

在月光下一看這二人的打扮，就知道是回子。

時已深秋，回子的打扮是很特別

骨中宓

活血驅風止痛好

鳳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的，即使不太特別也能看出來。這二人大概都在三十七八到四十之間。

魏薇心情惡劣，連看也不看這二人一眼。

雙方對面而過時，路並不窄，但這二人二騎幾乎貼着魏薇通過，第二騎上的人彎腰去抓魏薇。

他似乎想把魏薇拉上馬去。

魏薇本就有一肚子怒火，一側身反抓對方的肘關節。

「噫，這娘們還眞有兩下子，你再接我一傢伙。」

這話妙語雙關，而且下流，又是一把抓來。

魏薇已有備，一抓揪住此人的衣袖大力一抖。此人翻下馬來，她當然並不想殺人，只是予以教訓。

那知她一鬆手，另一個已下了馬，攻了上來。

被揪下馬的道：「師兄，八成就是她。」

「嗯，我也這麼想。」

兩人合擊魏薇，壓力大增，她撤出了長劍。

兩個回子也撤出了雁翅刀。

年紀大的一個道：「我說你這娘們，報上名來。」

「魏薇就是你姑奶奶！」

「師兄，她是『笑面羅刹』，好友張金定是她殺的。」

年紀大的刀法凌厲，道：「魏薇，張金是你殺的？」

「那淫賊死有餘辜，誰殺的都是一樣。」

這本是氣話，對方却認爲是她殺的。

年長的叫長孫奎，另一個叫馬騰，和張金臭味相投，而二人的身手雖不比張金高明，也相去不遠。

只不過二人聯手，威力可就大了。

魏薇暗暗吃驚，一時氣忿，不知厲害。

要是落入這二人手中，只怕貞操難保。

因爲他們是淫魔張金的朋友。

七十多招時，魏薇就只有守勢，無力攻擊了。

由於魏薇跟踪余、燕二人也很吃力，體力消耗不少。

更重要的是，一個人心情不佳，也無法發揮應有的潛力。

在九十七八招上，魏薇被馬騰砸了一掌，又被長孫奎攔腰掃了一腿，往前一栽，被長孫奎制住了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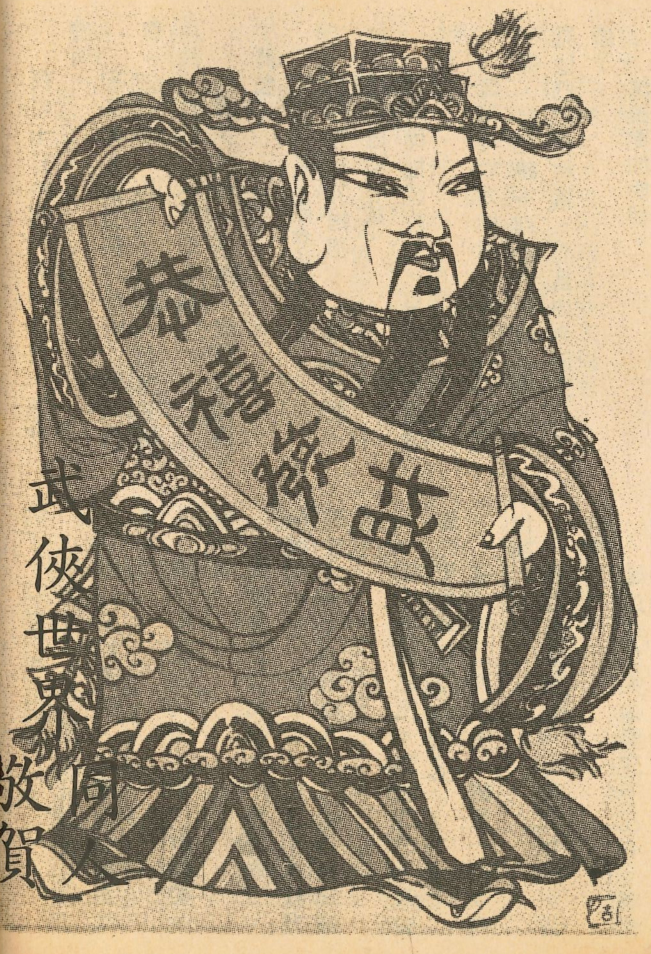
魏薇十分後悔，一時衝動導致這個後果。

也許余、燕二人並沒有甚麼，總之，一切都太遲了。

馬騰道：「師兄，怎麼處理她？」

長孫奎道：「把她弄到張金兄的墓上去。」

「對對，張兄生前未得到她，死後得到也成。」



馬騰挾起魏薇，奔出山窪。

魏薇本想告訴他們，她沒有殺死「血手回子」張金。

只不過她相信，結果必然是越描越黑。

她認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但她仍恨燕翎。

要不是她勾引余懷芝，就不會有這不幸。

大約奔出十來里路，來到一處墓地。

馬騰把她丟在草地上，道：「師兄，如何吊祭？」

「張兄一生別無所好，只好漁色。」

「對對，對醇酒美人，永遠不膩。」

長孫奎道：「對張兄的奠品來說，最好莫過於活色生香的女人。師弟，你看如何？」

馬騰道：「小弟也正有此意。」

「那就把她剝光了吧！我來上香，你把她的衣衫除去。」

魏薇想大叫，但在路上他們又點了她兩處穴道，那是怕她喊叫，或者怕她自解了穴道施襲。

因此，她喊不出聲音來，本來馬騰反對剝光，長孫奎却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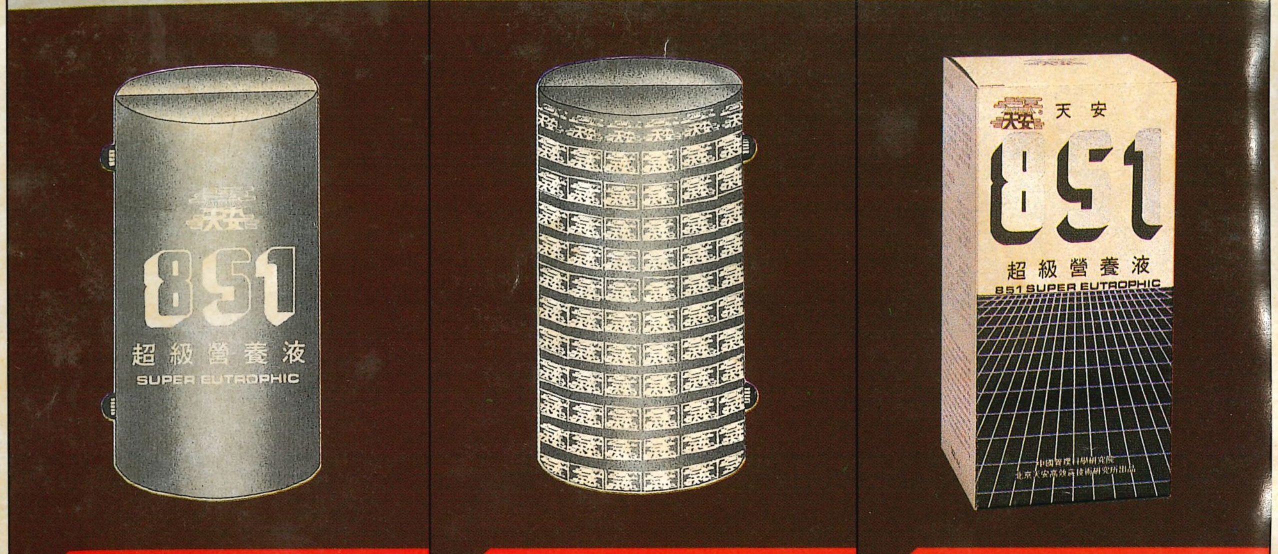
比死亡更殘酷的結果可能即會到來。

（未完・三）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註冊商標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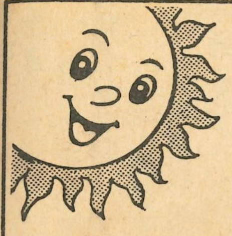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為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冊，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真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真：5597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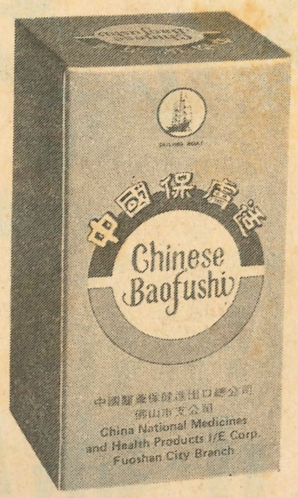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真：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疲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疲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疲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疲癢、消敏感

立止疲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靈芝

（野生万年茸）

M&A®

靈芝 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持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強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保青春，除皺養顔；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規格〕特級550mg100粒。普通350mg40粒及100粒。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Fax：(852) 6918344 Tel：(852) 6015715